

四部叢刊續編經部

春秋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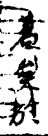
卷一至卷十八

上海涵芬樓景
印海鹽張氏涉
園藏日本覆印
景鈔正宗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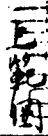
十五經正義表



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醇六籍之文



是也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龜圖出於滎河以章八卦故



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万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烟



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



由生刑改之紀綱乃人倫之隱祐昔官司契之后大紀速

極之君豈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周茲膠序崇以典墳敦稽古

以弘凡闡佛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

於麻荀孟抑揚於後馬邦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回升石渠之

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弥為斯乃邦家之基王化

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純明通三統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

而暉俗經邦韞九德而辯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玄扈以裁仁

化被丹澤政洽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先虛月集團葉闔之瑞史

不絕昏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

茂績冠於勳華而岳拱元為遊心經典以為聖教出曠妙理深玄
訓詁紛綸文蹤踏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
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
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

勅撰撰史加討叢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大尉揚州都
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元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
胥元僕射兼大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
僕射兼大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
大夫侍中兼大子少保監脩國史上護軍齊縣開國公臣李輔光
祿大夫吏部尚書監脩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脩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蘇諫議大夫
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
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大
學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頌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柳奭直
直郎守大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守

大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
大學助教臣邦祖玄徵夏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夏郎守四
門博士臣趙君贊兼務郎守大學助教臣周玄達兼務郎守四門助
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

宸首旁煖群芳釋龙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莖之奧越索
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悉羅万有比之天象与七政而長縣方之
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懇張
禹龜聲庸法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
二十四日大尉楊州都督上柱國越國公臣元思等上

春秋正義序

夫春秋者記人君動作之務是凡史所職之昏王者統三才而宅九
有順四時而治万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室命昌於下故可
以享國永年合閔長在然則有力之務可不慎与國之大夏在祀与
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无罪盟會協於礼興動順其節失則貶
其惠得則褒其善以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鑑也若夫五始之同章

於帝軒六經之道先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義尚矣但年紀繇邈
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比伐神器將移邠伯敗王於赤
晉侯請隧於後齊潛名号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畏下陵
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韜大聖達時若此豈
之以法則无位正之以武則无兵賞之以利則无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
欺銜辱之風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性真去訓於後昆因曆史之
有得失批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葦荻之贈一言所黜无異蓬蒿之
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
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於漢傳尤氏者有
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內詁
訓然難取公羊穀梁以釋尤氏此乃以冠纓屨將絲絲麻方整重圍
柎其可入手晉杜元凱又為尤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
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豈敢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力杜
白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訛于今其心我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
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体本文唯旁攻賈服使

後之學者鑽仰元成劉炫放數君之內實有翹楚然聰慧辯博固亦罕侍而探賾鉤深未已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逐食其木非其理也

多規杜也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係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斬人者未內鄉劉炫規之晉侯林人与穀戰同案穀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之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昨是背喪用兵何得之与敵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教以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展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來逃歸案家語亦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亡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相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度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乱良可悉矣然此諸義既猶有觀

今奉勅刑定批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
申短見坐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与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
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揚士勳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奏定已
十六年又奉勅与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切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
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复郎守四
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
素等對勅使題弘智覆更詳審內之正義凡三十六卷莫貽諸學
者以裨万一焉

春秋正義卷之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序

正義曰此序題曰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
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
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制序後人移之於此

且有豎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_魯杜亦道俱以此序作注豎並不言執例序明未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為此序作者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內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後而執之名釋例異曰之說執例詳之是其執集解而指執例安得由釋例序也序與執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奉其綱要若蘭之抽緒孔子為昏作序為易作序卦子及為詩作序故杜亦稱序七春秋名與經傳體例及已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玉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定之昏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定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旧典禮經也魯國史記定之發政得史本有大法之意周德既衰至使而明之言典禮廢缺言惡无章故仲尼所以修此經之意自丘丘明變經於仲尼至所修之要故也言丘丘明作傳務在解經初有无傳之意自身為國史也

然後為得也言經者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
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傳自故發傳之傳有三等三叛
人名之數是也言仲尼修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例至人倫之
紀備矣摠言聖賢大經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
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
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卷亦先取焉大明春秋
之早晚始德終麟先儒錯謬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
云魯君子丘明作傳批判向別錄云左丘明撰曾中丘授吳起
公授其子期公授楚人鐸椒公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公作抄
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曾若王
棟孔子曰宅於壁中得古文連札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幻及春秋丘氏立明所
修皆古文旧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
間獻无氏及古文周官无氏之書獻无氏学公羊之上書詔公
羊抵无氏公羊之学不至成帝時刘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

秋无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乞治无氏与歆共校傳歆略
後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司馬无氏古字古言學者傳訓
詁而已及歆治无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
備焉歆以為无氏明好惡与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
十二弟子後傳聞之与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乞不乞非
也及歆親近欲建立无氏春秋及乞請逸礼古文尚書皆列於學
官哀帝令歆与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
移唇於大常博士賁讓之祀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
大義奏上无氏始得立學遂以於左丘明時賈逵上春秋大義
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与左氏作長義心鄭康
成嚴无氏青肯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无
氏學蹟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人臣守主品目不同掌夏
曰司掌書曰史之官記夏為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為記夏之書名
也 正考曰後此以下魯記之名也明史官記夏之書名曰春秋
之意春秋之名僅无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

春秋外傳音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表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以夏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已有春秋之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夏但未必名為春秋身祀周也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正解仲尼所脩春秋故指言魯史言修魯史春秋以為褒貶之法也記夏者以夏繫曰心別同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夏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未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所夏故夏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羊舌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夏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之類夏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々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々而先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々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相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各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豈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復知商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无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之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不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無不盡昏日而昏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夏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摠集其夏書之於策簡其精展合其同異量度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无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昏日者凡六百八十夏自文公以上昏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

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句倍此則久遠遺落不与近日且他國
之皆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无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
時之史亦不巳使日月皆具常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曰典
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已盡得知其日月皆使舟曰去其日月則
或害夏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煩旧有日者因
而詳之曰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喪也故春
秋諸夏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鄉卒日食二夏
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与小斂故不
昏日相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
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无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
條見義者君之鄉仇是謂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
与鄉仇之喪公不与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夏之小失不是以
斂人君自不傷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无辭可以為
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喪
甲乙為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

必記月朔之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之與不日
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者先受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
曰或月妄生襲賧先儒溺於二信橫由元氏造日月襲賧之例故
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判定日先襲賧而此序言史官記
夏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夏之休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
有支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
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之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
光明感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昼入則為
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之先後无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
世本云客成造歷大禋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
日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之氣
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
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已半而切及日與日相
會張衡灵憲曰日譬如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
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乾日則明尽然則以明者謂

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遞相統
換紀理庶度記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
月則遠近明也別曰異者共在月下則曰月之度各繫其月則異
月之度觀其月則異曰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
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曰異必須以月繫時者但
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度唯須順敘時既管月不得不以
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柏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
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亦異文仲
尼後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至所記之名也 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度主記
當時之度之有先後須對有度之年表對也首始也夏繫日下年差
夏端故史之所記必先對其年以為度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偏舉
四字以為書号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為所記之名也春先
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
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也舉春秋二字其

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万物生植孳育盡在其中春
秋之書无物不包无夏不記与四時義同故謂此書为春秋孝經
言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
秋猶言四時也是举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
其實一也尔雅釋天子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夏竟舜三代示不相重也
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
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並代有所尚
而名興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三期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差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
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夏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為
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聖周之稱歲也
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為之号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
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秋之为言斂也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
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斂也

物熟斂也冬終也物終斂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夏一月无夏不空舉月一時无夏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爲歲故時至无夏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畧秋七月注云虽无夏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相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夏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无夏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受其說也然一時无夏則書首月在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預於彼无注釋例以爲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爲華素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万物以生秋爲陰中万物以成穀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批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批夏以建寅爲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寒敷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夫性命而失危酒 周禮有史官云亦若有國史 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野記夏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至後

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 正矣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吏書內史詒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之掌邦國四方之吏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吏取內史職文杜愨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豈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吏書內史詒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詒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詒四方之吏各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吏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國內又主四方來告之吏故係二十三子杜注云國史兼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加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係二十三并杜注云曰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吏者執此最愛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執已國有吏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

種故杜預據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皆掌各仍不知而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乞依禮諸侯史官多有之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多是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為商周公封康叔戒之彌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偏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依二十八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與父策命普侯內史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二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內史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為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陸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執其君晉大史屠翹有執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夏也南史闡大史冬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書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同二年傳稱史華竟濟與禮孔曰我大史也又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

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李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李孫後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在內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尤史記言右史記夏亡力春秋言內尚書帝王靡不曰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蚩尤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先左右之名得袖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也之尤右則史掌之夏因為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史謂之左史尤右非史官之名也尤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林尤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大夏書之於策小夏簡牘而已既言為卑皆有史官又論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牒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陸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

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鈎命決之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存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蓋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身牘乃方版之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切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七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櫛余百石以上書於策不及百石者於方鄭玄云石者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夏小夏乃謂夏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夏者謂君舉告廟及隣國赴告經之所存皆是也小夏者謂物不爲哭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夏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執君大夏南史齊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各趨角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夏皆先存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夏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屯子說楚字回數百非一牘一簡所已容者則於衆竹簡

續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倒去賊不告敗
勝不告克不昏于策明是大夏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丘
明得之明是小夏傳闕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修經皆約策書
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注云兼其告辭史
乃書之于策若所傳例切言非時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
於典策此蓋周禮之旧制也又在二十六年經皆先傳之不經
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夏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
本未故傳不後申解是言經秘策書傳馮簡牘經之所言其事
大傳之所言其夏小故知小夏在簡大夏在策也孟子曰其
實一也既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與鄒
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夏孔子之孫子思修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
第四高妾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素
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与此小異是杜其夏二字使
成文也彼趙岐注云素者與於田賦索馬之夏因以力名檮杌者
罵山之類與於記惡之戒因以力名春秋以二始舉四對記乃夏之者是

三者立名並異記夏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爲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修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赤與禘祫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号魯先別号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韓宣子之所以王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備故云此正茅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國以爲氏諡曰宣子者有德之稱也昭公新立身新爲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爲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遷周公之典以序夏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已制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

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姜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
无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也周法所記乃是魯夏故言魯
春秋也春秋易象魯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美善其
人以其旧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
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在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
交則謂易象文王之辭也鄭玄案此文以為易是文王所作鄭
眾賈逵虞翻陸績之後以易為箕子之明夷東陳殺牛皆以為
易之交辭周公所作杜預允明解似同鄭說韓子所見蓋周之旧
典禮經也序言史官所書旧有成法故別韓子之夏以此言結
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旧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
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
旧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春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
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旧有此法韓子所見而
說之即是周之旧典以无正文故言蓋為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
所為明策魯禮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謂五十發凡

是周公曰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曰制者以聖人所為勳皆
有法以能立官紀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
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夏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
之得之何足以為光榮而子魚稱為美談也且仲尼修此春秋
以為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憑斯文何足為典
得與諸書禮樂詩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固有定制韓子所
見是也 周德既衰至多違曰章 正義曰此明仲尼修春
秋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計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
更加筆削但為官失其所守廢軼失中赴告策書多違曰典是故仲
尼修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已守其官職昭
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內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
邦國無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重廣言毀官失職要其
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
婉而辨上之人已使春秋昭明注言上之人謂在位者也被謂賢
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已使春秋廢貶勸戒昭明明周德既衰主掌

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旨使春秋褒貶勸戒昭
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旧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
告然則隣國相命凶夏謂之赴他夏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
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旧章者
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相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
已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赴是也第書記注
多違旧章者仲尼既已脩政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
違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至將來之法 此明仲尼所因并
制作之意所修之經以魯為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曰文也考
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真偽真者因之偽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
法者襲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違周公之遺制使旧典更興下以
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修春秋也前代後代更終一揆
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廢是
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彰後代人主誠巨觀春秋之文揆
苗代之夏辟所惡而以所善順襲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

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為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
道不見用既知被屈莫能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
為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其教之所存文
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此說仲尼改旧史之意教之所存
謂名教善惡義存於此復若文无褒貶无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
若傳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
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
之意未欲為周將牽諸侯共朝天子自嫌疆大不敢至周喻王出
狩得盡臣禮尊其躬縮心是緣非又昭十九年許女子止弑其君實
傳云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宰止之菜卒書曰弑其君女子曰
尽心力復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菜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
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若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无以息晉公逆
之端勸夏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點稱弑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
文之害教則刊削李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守善而知勸見惡
而自成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其餘則皆即用旧史

至不必改也 此說仲尼不改旧史之意甚餘謂新意之外皆用旧史也 昭隱終麟二百餘載史官近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甚辭有詳有略既无所害故不必改也 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 螟螽蜚蠊皆害物之災蜚蠊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无所發諸侯書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史曰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已修之 上傳昭三十一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 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已修春秋使成五例也 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 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既以蓋為疑辭而知其必然者索傳君子論春秋之義而去善志春秋既是旧名明稱旧記為善故知 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 脩者治旧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曰明修前聖之

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旧典禮經
此後重言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夏之法旧史之透周公也
此明仲尼因旧史之文遷修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
以下論傳 无丘明受經於仲尼而隨義而發 正者曰丘明為
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
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為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
之者也非傳所已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為
文以始後經之更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更或依經之言以辨
此經之理或錯經為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文所在而為之發傳
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
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无丘明懼才
子各有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无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
秋別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与无丘明乘如周觀魯於周史歸
而備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若為表裏藝文志云无丘明魯史也
是言丘明為傳以其理无故号为无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昏

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則吁弒其君宇先發在公娶于壽如此
之類是先經以始夏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
列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普納蒯賾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賾
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矣也依經者經有其夏傳辨其
由隱公不昏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案其經文明其歸越
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辨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
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異也
傳文至多不出四体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其例之所重至玉所
備之要故也 以說有經无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
水傳云凡平原出水为大水莊七年秋大水以則例之所重皆是
曰史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後發傳非重人所修之要故也言
遺者曰史已沒策各遺也故曰遺文 身為國史至究其所窮
此說无經有傳之意 正義曰說文云籍部各也張衡東京賦
曰多識前世之載々亦各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
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遙明重意其旨遠將

今學者本原其夏之始要截其夏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曠可得而見是故經无其夏而傳亦言之為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葉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尽其所窮之处也優而柔之也然後力得也此又申說无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学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飲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刻力安寬舒之意也饜飲俱訓为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系既不佚也江河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心說而衆理皆明然後力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为喻脂之釋者为膏言而之力潤若脂膏然故祗膏澤也其發凡以言例至一經之通体正身曰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体此一段說回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因以旧法先儒之

說春秋者多矣皆言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与不凡无新
旧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各旧章者以諸所發
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独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
經十一年又云不昏于筮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昏於筮者皆
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筮者自制此禮也何則天災无牲卒
哭作主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
始造此言也公以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丘明
自制礼乎又公女嫁之送人爲卑哭諸侯之親踈等級王喪之祔
小童分至之昏重物皆經无其變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
說仲尼之經此既重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
垂法史各旧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体也國之有史在於
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
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
但以一屯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
之然凡皇周公之礼經今案周礼步无凡例内家礼外列自有凡

由當凡在禮內令者所批禮也。凡知者案周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內有官或官法却衆注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夏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成夏法也。釋例終篇去林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毋身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夏設法而批經有例於傳元凡多矣。釋例四十部其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附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蚤回例亦非全語丘明未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蚤是周公之旧典丘明撮其体義約以力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批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含意之微致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力言体例不一於一凡之內夏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其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于經之所其直釋經之所其如凡祀啓蟄而郊竟見而雩不言禘祀以經其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旧凡語妙經蚤其夏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曰凡語多經其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禘祀獨舉郊雩故莊十二年

王師敗績于某杜注去夏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曰凡多者唯奉經文也發凡之條凡有二條一夏特為策書一夏兼載國夏特為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昏之類是也兼載國夏者凡婚女子敵國之類是也魯內國夏但他昏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為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為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魯夏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以魯女婚女於天子之禮祭祀例云啓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未合故典裁約為文也 其微對闡函云發也 此下盡曲而暢之既新意也微對闡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緘隱闡謂著明曰說云下云經无夏例此叙經有義例謂孔子備經微其類夏闡其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彰其善夏對者若秦穆悔曰駘四國大夫以例林人觀文与常文无異夏對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約違命城緣陵依例林諸侯与无罪文曰叔孫約去氏与未賜族者文曰皆微其對夏闡函者謂闡其函理使

之宣著若者趙盾鄭暉坐楚以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弑去君
是其罪由德孔子脩經加弑使罪狀宣露是闡也諸春秋褒貶
之例並是也蓋以為皆批曰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點闡
焉乃是經更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列炫以微點闡焉皆說作傳
之意經文點者作傳亦其纖微經文焉者作傳闡使明著點者若
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是知王是天子狩是出據但不知天子何故
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點也焉者若却伯克段于
鄆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由也
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點闡經之由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點者皆
批曰典凡例而起發經身指其人以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
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批曰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
將却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君王點稱却伯丘明正述其更先解
經文是指其以更以正褒貶也此二更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
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為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
失杜旨 諸稱骨不骨至謂之褒例 上既言批曰例而發義故

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昏先昏故書不言不祗及昏曰
七者之彰皆所以起新曰之例令人知發凡是曰七者是新發明
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為變例猶詩之有變風
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
曉人也稱昏者若文二年昏士穀堪其夏襄二十七年昏先晉
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昏即位攝也邾
子克未王命故不昏書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
督為相先君之心故先書弑其君傳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
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若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
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未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
若隱元年葬鄭伯克段于鄆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弒于濟
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祗即位
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祗善戎絕不為親如此之類是也昏曰者若
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眾也如此之類
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地追昏也隱元年祗鄭伯說失教

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外內也先昏故書既是新意則追
昏亦是新意昏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
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為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予釋例然篇
言諸難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參
差竊謂追昏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彪之中足
以包之故也相田傳紹者亦注此序以為序言諸稱之亦即是新
意與下七者合力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
即是新意但案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多為別文明知杜言諸稱
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為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
耳 然亦有史全曲而暢之也 此說因旧力新也仲尼脩
春秋者欲以上述國制下明君教其旧史錯失則得刊而正之
以為變例其旧史不昏則无可刊正故此又辯之亦有史所不
昏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為其改其旧史及史所不書此二
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以蓋
春秋新意其言總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復同者諸

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之訓通故
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先由得即位和克實
未有爵史先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
以肩為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執之云丘明之為
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之所在則
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元亦或改舊史之有無因舊史而更合仲尼
之旨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蓋是舊史不書而更合仲尼
之意也丘明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者宣十年崔氏書奔衛傳
稱魯曰崔氏非其罪也且皆以諱不以名是皆不以名故知舊史元
為及仲尼修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也曰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
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而用之則新舊比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
為義不云所書為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史記之文皆是
舊史所各因而襲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
子不用故特言之其經元矣例至非例也此一說說經元
矣例者國有大史史必書之如史既甘得失其文不著善惡

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廢經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无爰例故傳直言其趣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故發傳之伴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正爰曰傳伴有三即上文發凡正例新意爰例趣非例是也為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各經有以五情緣經以求爰為例言傳為經發例其伴有此五爰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備之聖人指謂孔子義孔子所作成此五爰之文所撰諸例皆下句釋其對者以屬之身以發傳之伴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豈可知耳劉寔分爰例新意以為二爰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對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對之對爰例則隨辭以讚之杜言甚明尚不巨悟其為暗也不亦甚乎一曰微而顯至城郟陵之對是也文見於此謂彼注云辭微而義顯也稱族善君命舍族善夫人成十四年傳為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奔齊逆女九月僑如

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賤責去其氏
衛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為榮與夫人俱遷去其氏所以為辱出
稱叔孫舉其宗名所以為君命也入舍叔孫皆其為稱所以為夫
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為是文見於此而起或在彼
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
經各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迂杞也傳曰不昏其人
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又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甘秦齊相
而各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
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成三隻屬之二曰志而晦
三曰及之彰是也 彼注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及之敘
而又微稱二并秋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舍往來
稱地讓及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舍成及也其意言舍者主
二人共舍則莫肯為主而相推讓舍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
一人為主二人聽命舍更有成故以舍致宣七年公舍齊侯伐萊
傳例曰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舍其意言同志之國若以征伐彼

與我同謀計議之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爲文彼不與我謀不
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舍合爲文此二夏者義之所異在於一
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意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
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至許田之類是也 彼注云婉曲也謂
屈曲其辭有所辭諱以示大順而成爲章言諸所諱辭者其事
非一故言詭以總之也若依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内討而止云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取辭而不言
徑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辭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
師受邑而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古岳之下亦受田邑內後
巡守備陽水以共沐浴焉謂之陽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
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歎受陽沐之邑於泰山祔田是也
隱相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元所用因地勢
之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
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夏相元年經昏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
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魯賜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後

故此二交皆屈曲其辭後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
成其篇章也 四曰尽而不汙至猷捷之辭是也 彼注云謂直言
其意尽其實事所汙曲礼制宮廟之飾櫨不丹楨不到莊二十三
年秋丹栢宮櫨二十四年春刻栢宮栢礼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
私求財栢十五年天王使卷父來求車礼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
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二者皆非礼而動且各其意不内之隱具内
其文以見說意是其意實尽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
至三板人名之彭曼也 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内懲
勸昭二十二年盜殺衛侯之兄繁襄二十一年齊廢其以濼國立其
奔昭五年莒羊息以牟婁及防茲奔昭三十一年邾患肱以濼表
奔是謂盜与三板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神皆昏其名
氏齊豹忽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昏曰
盜名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莒其患肱莒羊息三人皆小國之臣
並非命節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
則春秋故昏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内惡求名而有名章儆則作

原

卷五十一

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卷之四十一

一

趙人賈公仲傳子長卿。仲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仲傳子
咸。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
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尤氏者。亦之賈護。劉歆
是前漢言尤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尤氏不得立於學官。至
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然學者浸多。吳中興以
後。陳元却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御服虔。顧容。之徒。皆傳
尤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方之注。以等。以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
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仿人也。大序轉相祖述。至適。足自亂。禮
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為始。而述於之也。經
之詳略。本不著義。強力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為錯錄。經文
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正明之傳。有不通。別
沒而不說。謂詠家之注。多有以。交但諸注。既已不可指。摘若觀服
虔賈誼之注。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係。公主傳。於係。年
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而作主。及墓。九年。閏月
戊寅。濟于陰。阪之郵。是也。層謂皮膚。層言淺近。別之也。公羊穀梁曰。

相傳授因更起同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
乱也 預今所以为異蓋丘明之志也 丘明与聖同恥内經作傳
經有他義无容不尽故事修丘明之傳以叙經也 作傳解經則經義
在傳故經之際貫必於傳也 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
總歸諸凡也 若有例貫凡則傳有義例如是則推尋義例以正賢
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
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 昭
三年北燕伯款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則知
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 釋例曰朱出奔楚罪失位
而出奔亦其咎也 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 襄二十一年晉栾盈出奔楚
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賢貶也在十九年公子
結媵陳人之婦于鄆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魯女媵陳侯之
婦傷九羊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
類是簡二傳也 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 其有

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集解與敍例每有論錯闕疑之
復非一二也。敍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襲自然
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闕一而知二賢史之闕
文也。今元氏有甘傳之經亦有元經之傳先經之傳或可廣文
傳之經則不知其復又有復由於魯之君親之而後不書者先儒
或強力之說或設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
之之復也。然劉子駿云以見同異。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
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元氏傳
大好之初元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元氏別
傳文以解經之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
例達傳父業作元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穎子釐名容
陳郡人也此於劉賈之後學識最優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爲
一家之學杜以內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
自餘服虔之後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今經之年至集解

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以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
毛公韓嬰之內皆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為故杜分
章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為之作
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又別集諸例之詳之也春秋記夏之各前人後人以夏相繫書
其行夏不得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讓貶
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
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三者並春秋之
事於經傳世例者繁多以特為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
夏同則為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為
部也其四十部珍牙後隱即位為首先有其夏則先次之唯在族
土地夏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巨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
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過於岳也族譜起於先駭卒先駭
卒在遇岳之後故地名在在族之前也或曰春秋之作至所安
正義曰上一問一卷說作陸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

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決故更假問
答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
子自為素王其意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
非其四問龙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杜杜云龙氏
及穀梁无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
春秋之夏案孔舒元公羊傳存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春
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力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无王者
則不至然則孰西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龙氏及穀梁
則无明文故說龙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使撰述春秋三年文
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為春來應言麟為孔子至也
麟豈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為為素王故作春秋
立素王之法立明自以身為素王故為素王作龙氏之傳漢魏諸
儒皆為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万更是
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
法知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号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

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亦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羨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王也言先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羨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由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後以爲素臣其言丘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祀是之王之後本爵爲上公而經稱祀伯以爲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史不昏以何以書新周也其意書周爲王者之後柴爲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宗爲二王之後黜祀同於燕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号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祀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爲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說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設而言之主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說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

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焉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切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力批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爲危行也何晏以危爲危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爲杜肯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危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爲麟後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異乎至時王之政也 以終末以來答上問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批乃得逐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後仲尼曰至無以爲終明作之時節義明白亦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爲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止駿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矣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足以其矣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力非遂并辨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爲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非所闕也答孫言辟害之爲虛也先儒以力未獲

麟而已作春秋遇獲麟而徑猶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謬然後却辯
素王為虛并說引經為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若素
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為盡得其實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
以下言其不可采用以章子段大意其文旨如此問者以所問而
問其異乎余所問一句歎其所執非理故言異乎余所問仲尼曰
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曰臣以人與兵遠而脅之後者驚
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魚身既沒其為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
乎孔子自此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
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乞違天以害已
此言豈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出曰仲尼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乞致
此端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世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
杜欽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却玄以為河出路書龜負
出如中候所說龜負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

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力河口卦
是也未知二者誰為杜音 麟鳳五靈至所以力終也 麟鳳
與龜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
者是非其時也上甘明王是虛其應也為人所得是失其時也夫
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无所行功无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為感
也先有制作之意後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故使中被來也由是所
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各力感麟而
作既以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各上春秋之作尤信无明文之問
又言已所以為獲麟乃作之意独举麟鳳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
為龜白虎者以鳥獸而為瑞不出五者經傳識緯莫不尽然礼
記礼器曰外中于天而鳳皇降龜白虎假序曰麟趾闕唯之應
騶虞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白虎並為瑞應只言麟鳳
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二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
文出尚書緯也礼記礼運曰麟鳳龜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
四靈以為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羞物為群四靈既獲

則羞物皆備。龜是魚鱗之長，鳳是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六之內各舉一長，虎、麟皆足。走獸故略，孟、杜、欽、備、拳、諸瑞，故備言五矣也。直云絕筆獲麟，則文勢已足，而不言之一句者，以春秋備筆之旨，必應。盡筆乃止入筆，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至垂法將耳。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說，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復垂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述居洛邑，平王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首立妾位，讓相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首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甚爵，內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考乎其始，則周公之祚，周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膺也。若使平王已執養下

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乞大宜垂祖之業光啓周王之靈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魯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乞然只為無法故也仲尼怒其如魯內之作法其意言若乞用成道豈致此乎是故固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幻變求周公之旧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無前事已往不可後追實得去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際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答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為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為西都周公振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垂暫至洛邑還故鎬京及幽王滅於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邑為東周謂鎬京為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祚胤言福祚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乞祈天永命言用善

德昭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偃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預用之文也春秋執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弔者春秋所昏為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賜命有天子視邦國之弔公如京師拜賜魯有諸侯率王者之法蓋執魯史內文是成王者之弔也以其會成王弔故得盡法將事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事諸侯也 所昏之王至此其弔也既言作春秋之竟然後答黜周王魯之言經昏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侯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夏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号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云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故列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之欲使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已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將已用我言如其已用我言者吾其為東方之周乎言將執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

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却玄拙異以東周為成周則非社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至非隱之也 此一段答說以羊者言微其文隱其
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答王魯更起言竒故云若夫聖人制
作之文所以章明已性考校方未始使將且之人鑒見既性之事
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言
意遠大章句煩多則更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
常莫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言遠辭約義微豈復孫辭
辟害以彼无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為所隱也其章性考其
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性而察其意不異身
重人包周身之防至非所闕也 此一段答孫言辟害之意若成
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苗帶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藜
自右聖人處困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
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无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隱諱
以辟患害此更實非所闕也云非闕者言前訓未之有也 子路
欲使門人為臣也又非通論也 此一段答喜王素臣為邪也案論

語稱孔子疾痲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訛也其
臣而為有臣吾誰欺也夫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為臣欺
令以臣禮葬君莫甚於蔡夫子之痲而責之我實死臣何故而
曰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誰寧欺我而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
子路使門人為臣終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為欺天况神器之重
非人臣所該而云仲丘為素王立明為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
人之生與運際替運通分功濟畜曰運閉則道存身隱豈復富有
天下哉蓋托堯舜賤為匹庶何擅於仲丘道為升降自由聖與不
重言之臣為乃閭賈與不賈非後假大位以宣為藉虛名以範
老林王稱臣後何所取若使位無人虛稱王号不爵不祿妄竊
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借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豈當
尔也職文仲山節藻祝謂之不知管仲鑿蓋朱林其器小見孝
成葬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丘之竊王号則罪不容誅而言素
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重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之久賴社稷方始
雪之先儒以為制作三羊至而又近誣以下說為得其實

以下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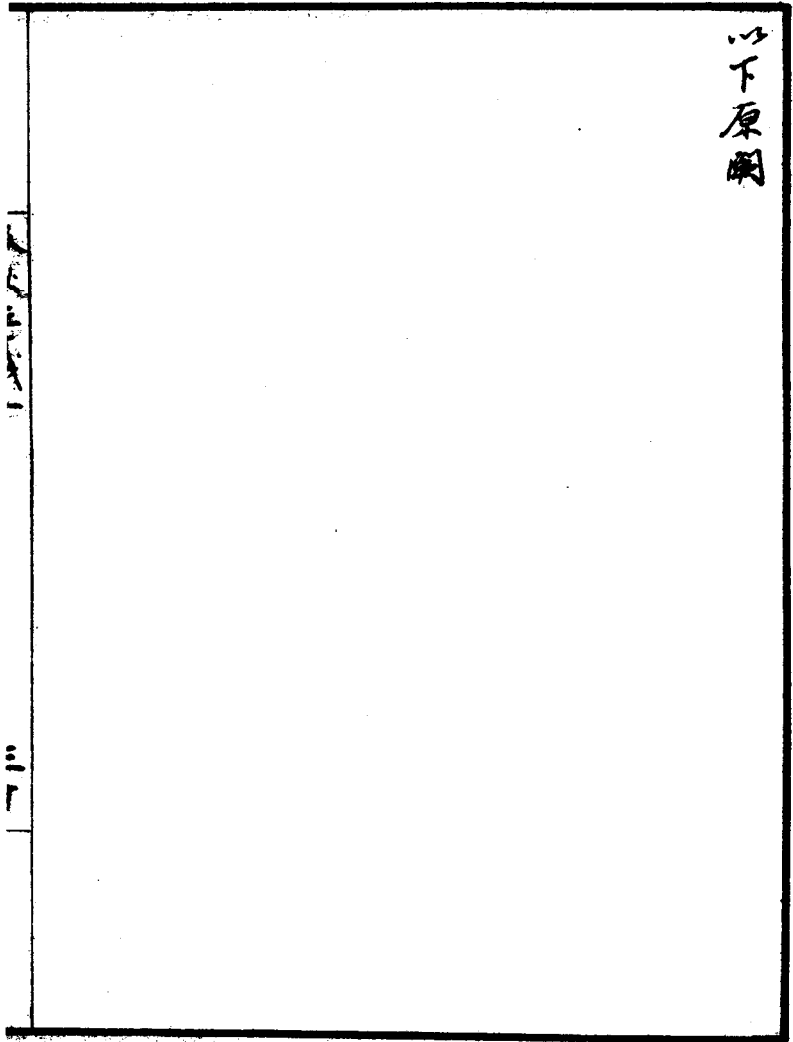


圖
一
上

一
下

春秋正義卷第二

正齋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各常準此本經傳別切則經傳各自有題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後知然今服虔所注題云隱公无氏傳解詁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无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為此題焉經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旧本也經者常也言多有典法可常通用也傳者傳也博叙經意傳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隱公魯君侯爵杜君未大史公昏也本旁引傳記以為在族譜略記國之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公且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為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之滅魯

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在秋韋禮記禮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為之謚周書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魯宣侯爵而祿公者五等之爵矣晉卑殊号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為公是禮之常也字各云第訓次也一考教之始以奉於次也當其一也

杜氏 正字曰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為尚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大僕謚戴侯也恕字裕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婿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為稱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詁解之言又邢先儒說左氏未完正明之意橫以二傳亂之乃銷歸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說力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左氏傳成一卷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刑州刺史食邑八千戶

人號為武庫不言名而言代者註述之人或在謙退不敏自言其
名故但言杜茂毛君孔安國專融王考之徒其所註各皆稱為傳
鄭玄則謂之為註而此於杜茂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
題在上故止云杜茂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代以兼其君之右
諸儒者載字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於自顯其代為諷
辭 傳惠公之 惠公為不皇詒法慶人好字曰惠其子隱公諱
曰君元妃芳菲及傳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丁歷反 傳
惠公元妃孟子正義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謚法慶民好与
曰惠秋結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為
匹故註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字故傳云陳袁公
之元妃鄭姬生悼太子槐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元者
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原始適兩字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
非適者蓋社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者袁姜之類是也妃者配
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礼所云天子之妃曰后
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妾是也鄭玄以為后

言為後蓋執治內重在夫、何也、夫之言杖言能杖成人君之
 化孺、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重人也、妻之言料
 言子夫有等也、厥人之賤見其有等也、以上因其爵、尊卑為立
 別、子其室皆配夫通以妃為稱、少牢饋食禮云、以某妃配某氏是
 大夫、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巨幼、別字也、孟伯俱
 也、禮稱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
 則稱為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註文十五年及秋例皆云、慶父為
 長庶、故曰稱孟也、沈氏亦然、案傳、趙莊子、妻晉景公、婦則趙
 氏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任、卒也、士甸請浚、曰、鄭甥、可則荀
 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室知氏、帝為適、而稱知趙長恒、為庶、而孟
 者也、蓋以趙代趙角、右河為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子慶父
 曰、雅此言、知公、荀首、右傳、云中、行伯、季弟、則俱是適
 妻、子保林、父荀首、並得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以稱伯也、或
 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字无適、康、異、蓋從心所欲、而自
 稱、之、耳、梁姓子宋、是、殿、後、故、子、為、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成喪則知此不稱亮亦不成喪也案傳例不赴則不稱亮然則此
去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礼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諡
誅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當諡故号當繫大釋例曰
諡者興於周之始王變質後文於是者諡專傳曰周人以諡定
神名於將諱之故易之以諡未在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
之无外切於礼自繫夫之諡以明所屬詩稱在姜宣姜即其義
也是言婦人於法當諡故取其夫諡冠於姓之上生以大國冠之韓
拈秦姬是也死以夫諡冠之亦姜宣是也直見此人其某公之
妻故後夫諡此諡非婦人之也夫諡已定妻即後而稱之先夫而
死則夫未有諡或隨其稱字故云其諡言婦人法當諡也先夫死
不得使夫諡解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未及滋蔓則爲之
作諡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礼也重言孟字者服虔
云嫁与惠公偃卒故重言之下仲字亦然 陸色諡也純室
正者曰諡法不生其國曰色是色爲諡也襄二十三年傳稱臧宣
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純室以其姓則姓之与姓皆得純室此

既其文故設疑辭云蓋孟子之姪婦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婦女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
之以姪婦後姪者何兄之子也婦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然則
諸侯娶於三國之別各有三女以言諸侯始娶則曰姓之國以姪
婦媵者故言媵者亦有姪婦省略為文耳其實夫人与媵皆有姪婦
但苞子或星孟子姪婦或星同姓之國媵者姪婦以其雜明故杜兩
解之初云孟孫子之姪婦又云同姓之國以姪婦媵是也故叔例曰古
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婦皆同姓之國之三人凡
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純嗣是其義也然
宋之曰姪國依在李子姓殷時宋宋室同黎比鬻自夷蕭但春秋
不載其國未知宋之曰姓者是何叔言云媵送也言妻送適切故
夫人姪婦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唯有純室之文皆无重娶之
礼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内夏次妃謂姪婦与媵諸妾之最貴
者叔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婦媵純室是夫人之姪婦与二
媵皆可以純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礼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

故黃攝治內豈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純室妻處夫
之室故書傳通謂妻為室言純室元地在夫之室 宋武至于我
正考曰宋國公爵諸子宋子姓其先契仇唐虞為司徒封於商成
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世道周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
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弟乙之元子微子啓為宋
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
魯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也
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
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
微仲九世孫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注婦人至也魯 正考曰婦
人謂婦曰婦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者若
夫之所余使為魯夫人然故婦之於魯也成字唐叔亦有文在其
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
之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當手文有由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為
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余使然故云有若天余也

隸書起於秦末乎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效魯作表乎文容
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
而上重言孟子卒其友同也曰說云若河□洛書天神言語真又
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其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若陸言歸至年
堯正義曰杜知不以相生之年堯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堯也有弟
師大子少葬故有闕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
公而隱公不臨使相為主若堯年出則終二歲未堪為喪主又相父
弑隱與相同謀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謀以知相公之
生非惠公堯之年也年之長幼理无所異杜言以者欲明慶父為
莊公庶兄故毀言以知亦也知例曰今推案傳之上下用益弑
隱公皆謬謀於相然則相公已成人也傳云生相公而惠公堯指
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堯年也相以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
於齊自應有長履之故氏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注隱公即位傳
正義曰泄室豈非夫人而貴於諸妻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為君
隱公為嗣又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天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

仲子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相但為相尚少未堪多難
是以立相為大子帥國人而尊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故於
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孫之節預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即位
傳是謂先經以始夏也凡稱傳者皆是為經唯文五年霍伯曰
季等卒注云為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攻相接故
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復同又異
疑杜隨便而言也鄭眾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奪相為大子衆傳言
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相則隱立之時
亦有大子隱之為君後何所攝若先奉大子乃後攝立不得立
而尊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為隱立相為大子奉以為君隱雖不
即位稱公改元号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相為大子可矣要在
其事以為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
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尊之謂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公以
為大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稱
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為大子者以其未薨為君仍以大子之位故也

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稱大子也經
九年春王正月 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和杜氏所題以今年相
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亦指年
上皆曾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
故赫元年此年之長月故赫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華薨代取天下
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
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
云夏后氏尚黑啟人尚白周人尚赤却康成依此緯候以正朔三
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子而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命
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氏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
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
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起春下周以建子為正
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王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二月者言
是前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前王之三月乃夏
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

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至之後
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樂所以爲先聖通三統師法之
義恭讓之礼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
正其意以爲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周室
之臣民者夏殷之曰王每月昏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其可
祀宗二王之後各行已祖正朔宗不行夏祀不行殷而使天下諸
侯備視二代者諸典籍籍未之或闕祀宗不奉周正周人惑焉夏殷
則是重己去而忽當今爲己固而慢時至其爲顛倒不亦甚乎且經
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
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為夏殷也
若如公羊之說春秋熟周王魯則祀非王後夏先可爲後通夏
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夏君八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
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昏王以其上月已是以王
之月則下月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制竟以先
夏乃昏首月以記時以下三月有會盟之夏則不得空昏首月

也正月无夏而空春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
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春曰元年春王正月公
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蚤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
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脣其夏見以月公即位而不自即
位莊閔僖元年皆春王正月與以同也宣公元年不春正月者
正月之時宣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
見下文正月无所可見故不春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
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
元年紀夏及其史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後前半年後後
蚤非年初亦統以歲故八年即稱元也穀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
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周五日改殯之節因史用
元年即位之禮因以以年為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蚤秋
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之法必改
正朔繼起之王奉而行之每歲頒於諸侯變王正朔故言春王
正月王即當時之王序云所春之王即平王是其夏也公羊傳

曰王者孰謂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為頒於諸侯非後
又王之歷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受也 法隱公至元年
正彖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
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
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口有五始謂以五夏也杜預云氏之受也
元以文而始之理亦於杜元害此非元氏廢敗之要自是史官記
夏之休故晉書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
實是一年一月而別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其體元以居正
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
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廢物其
與元同休故年終元也正者直方之間語也直其行方其美人君
當執直心杖大義其常居正道故月始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
之始月故特假曰名以示其其餘皆即後其數不復改也各稱月
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元夏而各正月之意隱公不即位然授行
君夏而示朝廟告朔改元布政故事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即位而

不為也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上壤分之臣民使之專力已有故
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邦國之夏云僖之元年朝於晉簡
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劉炫為規也云元正
唯取殆長之義不為体元居正規教杜云教其体元以居正謂人
君体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教在下陵奪也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
不為体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或其理非也劉炫又難何休云
唯王者然後改元立号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者
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祿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
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變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
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
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
云黃帝坐於扈閼鳳皇銜曆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以五
夏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
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
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

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兼天以制号令則无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立者曰日並見相須成体非以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非非公之元非公即位不在上之元非安得曰日並見共成体也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元之既為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改正諸侯元者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元忌王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更其細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切聖人有作豈苟尔也黃帝之作五始者為天子法乎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元公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為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言以王之改正諸侯之即位然王者豈後以已之改正已即位不通若以何以引之言在成者或取為說是也狂東走也隱在國依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為例隱不行即位又諱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為故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

與臣子无別不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三月至于蕪

正受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知君字後父者盟于蕪地譜云知
也姓賴頊之後有六終屋天子其弟五子曰安知即安之後也國
武王封其苗裔邾侯爲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後父
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公附後進爵孫子文公徙於繹桓公
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諸侯俱受王命各有采守上夏天
子旁交隣國天子不信諸侯之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
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斷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而禮
曰約信曰誓誰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
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殺之贊牛耳執斝於
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
其禮儀北面詔明神祇去以爲禁教皆器名也珠玉以爲飾合
諸侯者必剝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
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聞辟司盟之官乃此面諫其
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香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

自歃者今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違朝王即時見曰會數見曰同亦為盟禮其盟之法案覲禮為壇十有二尋際四尺方明于其上方面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面璋西方琬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說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群盟遂後之贊牛身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却注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公羊傳林曹子以手劔劫柯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先後定限故襄十一年傳林司慎司盟名山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游佗授衛侯之手及挽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

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昏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
傳二十五羊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
侯自相與盟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言其言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
例曰盟者較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言其言殊繁玉數以奉
流血而曰較是其更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時公求好於
邾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各魯更以公為主言公及之
者言自此及彼也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侯父盟于楚彼言
會以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列炫云策書之例
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以爲不行會
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十七年公
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徑稱會
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 注附庸至姑城 正義曰傳
言宋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齊師取之朝傳曰宋王命解其稱
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
諸侯曰附庸却去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云云者以

國受附於大國未乞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受也王制又云天子
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礼則四命
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
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
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大夫
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考之而稱字叔例曰名
重於字故君父之亦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受賂責各
其名在所重也釵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賂應
名而字則是貴故單桓各名以賂之侯父各字以貴之傳文唯言
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為侯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受而
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案傳云公投佐而
欲求好於邾是以先求邾邾和先慕公後何足貴且書曰儀父
乃是新意仲尼以受有可善乃得各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
以為廢敗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侯父盟
于越桓公不賢不讓彼經亦各侯父故知貴之名言不為慕賢說

讓也附庸不巳自通不與盟會今巳自通大國純好息民故知為
以貴而字之不貴東朝而貴其盟者朝夏大國則附庸常道所
盟結好非附庸所巳故盟則貴之朝後常法 夏五月至于鄆
正義曰鄭國伯爵諸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齊桓公友之後
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无道友徙其民於虢
鄆號鄆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在公二十二年魯
隱公元年也邑公二十二年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
終矣邑公三十七年卒自邑公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此
鄭伯莊公也謚法勝敵克莊曰莊 注不稱至陵燦 正義曰國
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則明其為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
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先罪然說其失兄之教不肯月早
為之所乃是廢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
鄭伯也皆例母弟祿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為弟行故去弟以罪
段也兩罪之者明兄豈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
者祿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

才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却伯既失教若依
例存弟則孺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美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
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王則与却伯曰說而佞夫不去才者
叔例曰佞夫稱弟不與反謀也却段去才身為謀首也然則佞夫
不与反謀罪王而不罪佞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
又段實却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雋曰克莊十一
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
寇實君殺太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
以國討公子皆也傳稱陳人殺其太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
各國討之例也彼其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却伯說失教
也言稱是仲丘之妻例也稱君為罪君則知枯人唐國討序云推
妻例以正廢敗即此意也推以為例故言例在被年諸注言例在
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縣又相新州縣於漢
則宛陵新州各自為縣晉世分河南而立滎陽廢新州而入宛
陵故却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鄆陵縣

廿七

月至之贈 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
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密失其官寤於西
戎至大王為狄所逼去邰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武
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
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
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
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
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
招薨蓋於時有疾王聞其疾謂之已薨故使大夫名咺者專
至於魯并歸惠公仲子之贈之者助喪之物文五年從云車馬皆贈
士喪既夕禮云公贈去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故云贈
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車咺來贈蓋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
復有贈之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穀梁傳曰乘馬曰贈
皆謂車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贈或是史異
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贈二人也服虔云贈也後天

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贈非獨君之
贈臣以贈為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贈猶覆
也蓋謂覆被亡者耳 注宰官至之辭 正義曰傳言饋且子
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賤乃書名知法應各字故云此
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元明例故推以爲例也周禮天官宰甸
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
宰唯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帛夏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
用却玄云帛夏帛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帛夏或即充使
以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贈之者隱立相為大子成相
母為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贈惠公因即贈之杜言仲子者相
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為相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有
諡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
法先諡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叔例曰婦人無外於禮而繫
夫之諡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諡也繫夫諡者夫人而已衆妾
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某色子戴姆有諡者皆越禮妾作

也 注客主至陽縣 正義曰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
經以盟客主無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謂宋
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
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
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列其經
舉國名以內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後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
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魯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喬傳曰
陳穆公請偕好於諸侯以先忘齊桓之德冬盟于喬偕桓公之好
也言偕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為盟
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之例以亦推以內例非凡例也然
則桓十四年公會即伯于曹即是例而遠指僖十九年者以既
是盟故取盟內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注云以曹地曹與會是
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
宋不與盟事地以宋者彼注云宋方見圍也媿於與盟故直

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固宋十五年公孫歸父舍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弟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也 注祭伯至敘使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昨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 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在仕王朝蓋亦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時力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力王卿士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各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林字南李榮叔是也元士中士敘名劉夏石高是也下士敘人公齊王人于流受也其或敘祭公華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敘之世有王之卿士死來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敘云何杜云公卿敘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敘名者彼是天王為封以名若魯如諸侯之例亮則敘名此云公卿敘者謂聘使往還互彼為異也又襄十五年陸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遂王后于齊卿不切非禮也以劉夏非卿各名若卿則應各字以

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鄉各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南云
 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為文明非王命
 而私行也劉炫云鄉而无爵或亦各字大夫有爵或亦各爵傳
 稱王叔陳生與爭政俱是鄉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為周卜
 正各稱齊侯呂恆為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
 不可舍爵而各字鄉而无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鄉士
 亦各字大夫亦各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象祭伯凡伯毛伯單伯
 召伯君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无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
 未必无鄉但无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鄉各字是
 言天子鄉有各字之理注傳例至見矣正矣曰傳文与上
 下作例者注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鄉仇是謂股肱也或虧
 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与小斂大斂慎終敏厚之義也故仲
 尼據春秋鄉仇之喪公不与小斂則不各曰示薄厚戒將來也即
 以新死小斂為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各曰也襄五年
 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与小斂則各日之

夏也其鞶柔濁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昏卒者皆不以鄉禮終也文
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已絕鄉位公不與小斂而昏
曰卒者執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昏
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臧子以救父教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
故傳曰為孟氏且國故也是言孟不與斂恩實過厚故昏曰也莊
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
戊辰叔孫婁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十
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暇在外而卒皆公不與
斂而書曰者執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
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也然則力其有故不得以
責公故昏日也公孫嬰齊昏所卒之地餘皆不各地者釋例曰
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
而先儒以為多以鄉禮終而不滿其喪昏沒而不各杜知不各其
喪亦同不昏日者案慶父之死不以鄉禮終而經不昏足知唯杜
不以鄉禮終者經始不昏明以鄉禮終無全不各喪亦同昏卒

但不昏日耳春秋諸夏日与不日傳皆不發唯此發傳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婦幼之喪獨託日以見愛也言夏之得失未足以發人君者春秋之文襄為厚賞賤為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不足以加賞无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去未足以發賤也止欲賤責死者君自无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為勸戒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為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條特假日以見愛其餘則不以日月為例故无傳也 傳不昏即位攝也 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相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礼史官不昏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先可昏莊閔僖不昏即位為亦然也曰說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昏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絕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昏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純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尊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礼也隱莊閔僖雖居

君位皆有故而不得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思或亂而不得禮廢更異國史固无所不為非行其禮而不為於文也賴氏說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皆即位仲尼散之乃有所不為若實即位則為隱公无讓若實有讓則史无緣虛為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為也仍於隱公云不為即位於莊僖云不為即位者執例且明於四公發傳以不為不稱起又其一也則賈穎為傳文生例云恩深不思則傳言不稱恩淺可思則傳言不為傳說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棄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宵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為姓却伯克段則云稱却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為不稱義同之意也膏肓何休以為古制請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先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操其政更而已所有大夏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操則位亦攝之以相為天子所有大夏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

公死蘇莩是与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為諸侯先後鄭康成引公羊
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此言之何得非允成是鄭意亦
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鄭是位亦攝也又曰惠
公之薨也天子少是以相為天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
行還不告廟不為惠公之葬不成也子之喪尊仲子為夫人薨則
赴於諸侯又曰之立廟以是諫之實也隱公謀位賢君故為春秋
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祭季孫行父為之請於周大史克為之作頌故得入頌隱公無人
為請故不入頌也 注王未至克卒 正義曰莊十三年冬齊
相舍諸國于北杏邾人在魯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由夏
齊相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為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蓋以北杏之會
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與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
爵与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人請滕知滕不列於會
故不各邾滕襄五年戚之會穆叔以為屬鄭為不利使鄭大夫繼命
于會故經各鄭人然則為人私屬則不列於會不為人私屬則列於

今不可擬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會唯夷列焉未必
有爵也知今先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
于鄆傳曰齊桓霸則齊桓力霸自鄆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未後
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勳後父何足可紀且齊桓未自功於王意
已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後但未定是何年身服虔云
爵者黜也所以黜其材也 注賈伯至放此 正彖曰史之策
昏皆君命者謂君所命力之吏乃得昏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者
方始昏也又解史策不昏經亦不昏之意仲尼昏於經者亦周史
之旧法旧史不昏則亦不昏故傳發以夏秋經不昏之意諸魯
夏傳秋不昏他皆放以謂下盟于翼作南門之類是也 初邦至
武姜 正彖曰杜以力凡例本其吏者皆言初也賈達云凡言初者
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注申國至宛縣 正彖曰
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奭秉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
夷同為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封也然
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中絕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故封

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饗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宅也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注段出至鄂侯正茂曰賈服以共為謚之法故長夏上曰共作亂不出非有共德可稱餽口四方无人與之內謚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莊公至魯之正茂曰諛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故杜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注魏叔至陽縣正茂曰僖五年傳曰魏仲魏叔王季之穆也晉語林文王敬友二魏則魏國亦有二也吾所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為東魏也知語史伯為相公誤謀云魏叔恃勢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无不克矣桓公後之是其恃險而不脩德為知滅之之夏也云魏故封西魏仲封東而此云魏叔東魏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傳云魏仲譜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案傳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魏國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魏已滅故西魏不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

云河南郡滎陽縣應劭云故魏國令魏亭是也 注祭仲至百雉
正義曰注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无卑賤之驗者皆
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以否亦不可委知也是十二并公羊
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內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
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
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七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
為板七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
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
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為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
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
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七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
為三百雉則雉長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內古學者皆云
雉長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先正文周禮冬官考
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门謂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
禮而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此為定說也但春官典

命職乃稱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以命數為節却玄以為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如與命
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却玄兩解之其注尚各
大傳以天子九里為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
邑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為公大
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為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考又云却伯
城方五里以面人與命俱是正文因甚不同故兩申其說今杜等
二解以侯伯五里為正者蓋以與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為
之法禮儀之度未必以為城居也大都至九之一正考曰定以
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為
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
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二百步
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
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
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

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
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
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
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內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內諸
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隅高七
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後成城其都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
四縣內都周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狹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
狹先後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並下邑謂之
都々亦一名邑莊二十八年傳曰宗邑先王閔元年傳曰今之都
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死使滋蔓 正矣
曰以草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芟除喻政之威勢稍大
難可口謀也 注弊路也 正矣曰釋言文也孫炎曰二節後
曰路 固不堪貳 正矣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
堪也 厚將崩 正矣曰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崩喻眾
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 注完城郭聚人民

正義曰服虔以聚為聚朱秦也段欲輕行龍象却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為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

如二君故曰克 正義曰謂實非二君雋傑疆盛如彼二君伐而勝之然後赫克非謂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則以戰電表敗取內文然既非二君而杜注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備之前應云却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才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却伯亦是旧史之文而得內新意者段以去弟為欺宜以國討為文仍存却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旧史即是仲尼新意也 注傳言至其奔 正義曰經皆孔子所存以夏特言書曰必是旧史不然夫子殆然故知傳之此辭言夫子作春秋改旧史以明義也克者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鄆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獲段之實出奔而以克為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却伯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錄其

本志而昏克也。知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予之大邑，恣其榮寵，實无殺心。但大叔无多恃，電驕盈，若微加裁，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內之所子，封請性除之，公皆不許。是其无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旨害國及其謀。勸襄却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性前則其殺意，傅林公曰：姜氏欲之，害辟害，洵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余不得裁之，非欲恃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亦欲殄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知伯之志，意也。言知伯亦有殺意，故乃殄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知伯說失教也。止責知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知伯元有殺害之心。若段亦以東，即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遇其萌漸，惡未就，且階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知伯也。則炫云以克力，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知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知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知伯志在於殺心，故其克難。

言其奔故仲尼魯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力文所以惡鄭伯也

注封人典封疆者 正彘曰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玄云

畿上有封若令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

傳言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衰為蕭封人論語有侯封人此言顧

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顧谷侯祭皆

是國之邊邑也 注食不至之常 正彘曰禮公食大夫及曲禮

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餼載非徒設羹而已此與華元

饋士唯言有羹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 注賦之至樂也

正彘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融各自為韻蓋所賦之詩有此

辭傳略而否之也融和柔澁之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

服虔云入言以出言善明俱出入互相見 注純猶篤也 正彘

曰本雅款詁訓純內大則純孝純臣者謂大孝大忠也此純猶篤

者言孝之篤厚也 詩曰至謂乎 正彘曰詩毛傳及爾雅之割

匱竭永長錫予爾女也此詩大雅既醉之五章言孝子為孝不有

竭極之時故已以此孝道長賜予女之族鄭言行孝之至旨延及

旁人其以夏之謂乎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

陸不遜至放此 正矣曰穎考叔有純孝之行也錫莊公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穎考叔同是孝之族類也今考叔有感而通之是謂永錫尔勳也諸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也孟子文也詩云春秋傳別焉不皆與今說諸君同何以昭八年注云叔向時詩矣如此所以不同者以是立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別詩所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夏近荀代當時說刺故多叔向時詩矣如此也詩注意彰謂子孫族類傳意以為夏之般類也 天王至故名 正矣曰綾贈惠公至贈仲子夏由於王非咍之過所以致咍者天王至晉不可致責敗王之使足見王非且綾贈惠公惠是王已生贈仲子咍亦有愆使者受命不違辭故令違時設宜媿祝制喪王謂仲子已薨令咍并致其贈仲子尚存贈宜須止宰咍知其未薨猶尚致贈是則不違時宜恥辱君命王則任非其人咍力辱命之使君臣一体好惡同之致咍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不指所贈之人此指言惠孫

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白誰來贈文九年秦人未歸僖公成風之祔亦為年月已遠故指其所祔与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變不貶者寧啗无喪致贈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与此不同 天子至姻至 正妾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禮亦異數赴弔遠近各相等差因其序答以力華節且位高則禮大爵卑則奠小大禮踰時乃備小奠累月即成聖王制為常規而民軌法勸使各脩其典无敢忒差資父莫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也期而葬謂之緩慢春秋後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又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哀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礼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の卜近日辟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度唯也期の葬者傳言後以示託再相王以相十五年崩

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說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為州吁所殺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閏元年六月乃葬積十月也二者雖亦包期而固有變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昏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志云靜也適康嗣故傳見莊之葬成昏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於以包群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无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也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魯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圍卒去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陸云踰月度月者言位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与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与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为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曰軌曰盟至者認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親例曰万

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奇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潘越竟而奔備
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无故而穆伯如周弔以天子崩諸
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曷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
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
正禮也曰位至待其使还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
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焉極海內力恣天下間喪无敢不至故
言畢也諸侯同盟或寡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或閭喪未必
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仍休膏育以為
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死為短葬康成云人君殯教來日葬教
性月大夫殯葬皆教性日來月士殯葬皆教性日性月士之三月
大夫之踰月也却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教性月於死為死焉云大
夫葬教來月恐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教來
日來月士殯葬教性日性月宜云古礼事无所出不可依用也列
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為經張例此葬葬之大期以
訖寧啗之饗非是為葬發例故不言凡也 注言同至之因

正姜曰却玄服虔皆以軌內車轍也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各
曰文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天子之
喪不乞以時赴弔故言曰軌以別四夷之國也周禮中車木路以封
蕃國之六即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曰軌而言別四夷者四夷
來朝天子之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曰軌其在本國軌必不向
若以中車之文即言與華及同軌豈亦乞同文也 注曰在方嶽
之盟 正姜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舍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然則天子之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唯有巡守
其非巡守則有變而舍之多少唯王所命不得有曰盟常禮之
之同盟唯方嶽耳故左氏曰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既分天子
展姜巡守紫望既畢諸侯遂朝建相與盟曰好惡禱王室是其尚
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曰盟情親吉凶相告遣使會葬也
注古者互踰時 正姜曰曰極謂同為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
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
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注尸未葬之通稱 正姜曰曲禮

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未而云不
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
葬為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
曰含然而悲謂之贈故傳曰賻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魚贈發其
實賵賻含襚總名為贈但及未葬皆无所說也襚以衣尸含以實
口大斂之後无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
也今讚曰雜記弔含襚贈馱之等未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是
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
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注諸侯至終喪 正考曰昭十五年傳稱
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子
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令王既葬而除故託其不遂也案僖三十三
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之止也如杜
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後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
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竟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
葬則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批雜記云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賒或有因更稱号云何是知
葬與卒哭相連間无更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者案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与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
喪唯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
也昭十二年傳曰齊侯衛侯知伯如晉々侯享諸侯子產相知伯
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却有簡公之喪未
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知簡公丘明作傳未嘗虛舉經
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
之服既除則无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尔尚各高宗亮陰三年
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
陰終喪也晉各杜預傳云大昭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旧制既葬
帝及群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各舍僕射盧欽論
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
闇以居心喪終制不与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同預證預曰
春秋昔侯享諸侯子產相知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

之得禮宰啗歸惠公仲子之贈傳曰平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各傳之說既多字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內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諶曰周景王有后屯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采芻叔向說之曰三年之喪垂貴遂服禮也王卒不遂宴采以早此亦天子喪復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去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說景王不說其除喪而說其宴采早則既葬志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克喪葬諒闇三年故林過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所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无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極履苦枕曲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无孝賤一也又云端喪車皆无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葬亦无服喪三年之文字之位至善万无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廣不得曰之於凡人故大斂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

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苟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
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
俗之本也談奎皇太子遂除棗麻而諫閣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
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鄉人段暢曰茲更休大本
務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令也宜博采典籍為之證擬全大方明
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查杜議引尚
書傳云亮信也陸黜也為腫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却玄以諫閣為
凶房杜所不用 紀人伐夷 正考曰在族譜紀姜姓侯爵在四
年齊滅之在齊夷姓偁元其人不知為誰所滅欽例土地名夷
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伐夷執夷詭諸杜云詭諸國大
大夷來地名釋例土地名陸內闕則二夷別也在族譜於夷詭諸
之下注云姓更元夷國則以二夷內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去
不得內闕大夫之來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注蜚負至放此
正考曰釋夷云蜚蠶蛋舍人孝巡皆云蜚蠶一名蜚郭璞云蜚即
負蠶臭其洪範五切傳云蜚負蠶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而蟲臭

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李中曰蜚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
臭害人之物故或曰其或不為臭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虫以直
名蜚耳不名蜚蠊尔雅所叙當蜚一名蠊蜚說尔雅者言蜚蠊
一名蜚非也此虫一名負蠊漢晉及此注多作負蜚者韋忠云韋
金鉅負蠊彼則歲時常有非其是也蓋相涉誤為蠊耳又明下有成
例此不合各而傳發之者明伯之所批非独正史之策亦兼采簡
牘所有故傳批而言之策上傳紀人伐夷注云傳見其更以明春
秋例則此有蜚亦明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批非唯史策兼采簡牘
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故以明例解
之蜚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言之其案二注互以相通他如
此彭有宋至改葬 正彖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齋
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
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更於大子故
有闕也服虔以內宋師即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魯公自與戰然
則隱自敗宋还自求成信何南屬敗於惠公而別言公立也且薨

之與葬相去既遠豈有宋師薨時已來葬時未去

衛侯本

會葬

正義曰衛國侯爵譜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

公既誅祿父以其地封康叔內衛侯居殷虛今朝歌是也秋滅衛
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
公之元年也出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
悼公三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也魯宣祖公
康叔十一世孫尚存顧命康叔內衛侯則初封侯爵也魯康
叔子則稱伯至頃侯後為侯故今桓公內侯爵 注諸侯至故
此 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賜共葬夏皆不書諸侯親
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按公成禮故不居此云不見公不
各介葛盧亦不見公而書者或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相見故不
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負禮之又欲見其一年再來故居之也
注禮卿至居日 正義曰喪大記君臨臣喪之禮云君於大夫斂
專為之賜則小斂焉知是大夫之為者也明小斂大斂君皆親之

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親之獨以小斂為文故知始死情之所寓故也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昏卒然則在殯又不性者後啟何以裁之且傳死其夏不宣其說故杜以為但慮大斂及不禭其喪亦曰不昏日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

計一万八千三百一十七字

春秋正義卷第三

隱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二年注我秋盟魯地 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
四者是九列之外別名也皆商頌曰自彼成羌成羌西戎之國名
也杜欽明其在遠先以相形故云成羌之別種謂是相彰之物耳
非謂四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成羌乃是我內之別耳戎子駒支
云我諸我飮食衣服不与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軒轅不堪會
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為禮也沈氏云會批公性戎為主人故得
隨主人之俗以內會禮朝聘來嘗為主人我不包該主人之俗故
朝禮不成我西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者戎
子駒支者也駒支見襄十四年 莒人入向 正義曰在莒莒
已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
頃已氏是莒已向姜見於傳也講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
茲輿於莒初都於陵後莒令城陽莒縣是也在季白紀公以下為

已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也茲在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
不復見四也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旨知其終始 注向小至
三年 正戈曰將 早帥少稱人者周禮万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
五百人師五百人為旅用兵多少其數无常重其舉大隻動大數
滿師則昏之不滿則不昏輕其數少故強皆不昏旅也師者數也
多後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其數少故強亦不昏軍也釋
例曰春秋不昏軍旅壹皆曰師從與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
將者言君不言帥卿將者滿師則將並昏不滿則空舉將名大
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帥師
從卿行旅從則君到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
將不言帥帥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
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若自合昏名師文又須別見
故師將並舉言某師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師
旅言數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
之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數則例所不昏

大夫位卑又名不爲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者即大夫身也其將者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郟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者師少稱將者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者其重者也穀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卿將不言師旅此史策記法之常此用公羊力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各人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各人亦與盟會同注无駭記八年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各於經傳言司空故知无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陸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穀梁以極爲國社云附庸者沈去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告君命今不各氏故解云未賜族也

族可稱故也賞云極戎邑也極為戎邑傳其文焉我之於魯亦无
怨惡言修惠公之好則星求與魯親公未信我心故辭其盟耳秋
即與盟後修戎好若已共戎舍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
好其為惠行亦不覺是也謀使賢君國應不尔良史直筆豈得无說
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注高平記有誤 正帝

曰杜勳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為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

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无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

九月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

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

有誤也 注黎縞記放此 正帝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為君逆也

豈五年齊高固未逆叔姬傳曰昏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為君逆則

林女自逆則昏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称逆王

后卿内君逆則称逆女其自為逆則称所逆之字焉卑之別也亦

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赤寡納幣俱是昏

礼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言昏礼不称主人者主人謂婿也為羽

虞恥之心不敏自言娶婦故婦為君昏行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
之命不得通於隣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
其无母者臣无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
隨其實變而昏之非廢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
稱主人然則曷稱之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其納幣則其稱
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无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母則何以
不稱母之不通也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
作自尊之文也公羊言无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
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死父母命之親皆沒已
賜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况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
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身稱其兄是也
陸子昂至密辨 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不在莒子上者
案諸經文魯丈夫出舍他國皆先昏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子
昂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曰魯大夫故也 陸柏未記三舉
正義曰妻子為君其母成為夫人敬嬴再歸是也仲子實娶柏未

為君故仲子不應祔夫人也。今祔夫人，竟隱成之讓，相為大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祔，竟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祔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相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相立，故曰相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為夫人也。傳注許其說而足。曰：我貪而先信盟，或背之，公未得，我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慆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又言制慆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三年注曰：行祀七年。正義曰：古今之言歷者，大率皆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此月為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月乃行一周。天月行此日為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切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舍集，以其一舍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舍，故一舍為十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注外而入，或月在日

裡浸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已半月及日者以
歷考一日分為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為半今月朏及日凡
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較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言
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
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
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
則交食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食應每月當食故解之言日月
動物彘行度有大量不乞不小有盈縮故有交食而不食者或
有虧交而食者自隱之元年尽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
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
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食无常
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南陽盛之日不宜
力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變餘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昏朔已
已之下經无朔字長歷推此已已實是朔日而不昏朔史失之也
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歷紀全廢漢末漸候天時始造其所

列缺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夕月之二十而日一食出得食日而
不得加時漢末舍督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
加時後代修之漸益微密今力歷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无虧
月食法故漢初以來殆將千歲力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
始一交會未有虧月食者今虧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
世考之歷術更无不驗不可謂之踈失由是注不旨定故未言之
也又漢晉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日
有虧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
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
朔也 天王崩 正義曰坤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
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却去云異死名者為人衰其无知若猶
不曰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窮壞之甚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
之言漸也精神漸盡也是由天子善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甚
以爲善卑之甚也不昏天王名者以涵內之主祀善之極故敬而
不敢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善曰崩天子之崩以善也以

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大子卒不昏者赴不及魯也今以內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內文不通南射赴不言登假也注周平至不書正節曰今檢杜預死葬者皆顯言其謚此為中葬故書周平王也仲尼修經而改正真偽以為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偽而書若周人欺今諸侯連至故述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偽言人知其偽則已足章矣故即傳其偽以懲創臣子之過叔則曰天王借赴遂用其虛明日月嗣否亦從赴辭君子不愛其文以信其疑且虛實相生隨而長之真偽之情可以兩見某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或也君氏卒正節曰君氏者隱公之母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舅為母氏舅氏言其與已異氏也注武氏即叔也正節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昏其字則其人未成爲大夫也若是上士則尚書名又不應繫之父族謂之內子明其是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詔晉皆言天

王使某此後不言王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
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故事終於
冢宰之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命故作自來之文傳言王未葬
者意兼兩夏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
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攻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綱目二夏故傳
以未葬解之 陸晉使臣六葬 正帝曰文九葬叔孫得臣如京
師葬襄王昭三葬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討之彭道卿均者皆昏
其使名以不各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各
名故直各其所為之夏而已盟則云及某盟舍則云舍某人葬則
云葬某公舉其所為之夏明有使性可知也 叔例曰先生之制諸
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夫也禮已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
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夏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古制
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墨公傳曰大夫如秦葬墨
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重他國之葬必須魯舍王以示
奉使非卿則不各於經時立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

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晉君死曰薨若滕國亦曰薨
則與已君死別國史自在已國兼他國赴告方與已君同故惡其
薨名至赴稱薨皆改晉卒略外以別內也如於晉葬則五等之
爵皆奉謚稱公者舍葬者在於國外被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
曰公書使之行不得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晉者穀例曰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
義內稱公而晉薨所以自莠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晉卒以自
異也至於既葬魚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
兩通其義是其祝也案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訃於他國之君曰
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亦无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
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
知王侯喪者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答主人之問
飾其又辭耳若以記文无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
辭皆云不祿豈大夫无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皆必以薨而又但
擯者口傳赴辭在謙退及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

但改赴昏卒耳史之昏莫莫不在國舍葬者自可在外舍葬者國
內昏之而去也彼國之辭者昏使行之言使為此更行故又從
彼林不謂昏不在國也鄉內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昏已之使也彼
林女与此同也 傳注夫人說詳矣 正帝曰倍八葬教夫人傳
曰不赴於同則弗教故赴者赴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
去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乃反
哭於廟遂過殯宮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今之即殯
宮也倍三十三葬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祔喪服小記曰婦祔
於祖姑雜記曰妾祔於妾祖姑是祔於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
皆夫人之喪禮夫人喪禮有三史策所居有二唯卒葬兩重而已
其卒之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葬是也或云某氏卒
定以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嬴之類是
也或云葬某氏葬定以是也或則不居葬也今色子三禮皆闕經
異常辭必是闕一更則更一文但傳既并教注不顯配魚言教例
詳之例亦未甚分明以傳故上三更故下三更若以次打配則不

赴於諸侯故不曰薨不反哭於殯故不稱夫人不稱於柩故不言
葬文攻相屬夏乃似然但顧下傳多則不尔定十五年如氏卒傳
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稱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
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解不稱夫人以
不反哭解不昏葬然則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反哭故不昏葬也
二事既然則由不稱故不稱夫人亦可矣傳文不以次配者
初死即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稱三者依夏之先後力文也聖
於昏經則夫人与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昏葬順經之
先後為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稱乃稱夫人反哭乃昏葬者
夫人与君同体死必赴於隣國若不以赴告於隣國則夫人之禮
不成焉成以否矣由赴告成昔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
則不稱薨也禮適稱於適祖姑妾稱於妾祖姑亦既不稱於姑使
是適妾莫辨故稱則稱夫人不稱則不稱夫人也既葬於墓反哭
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與不
葬殆可以異故不反哭則不昏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

也人之行礼自勤有惰未必廢則但廢行則皆行此也子自三礼
 皆闕其餘或可一行一否穀則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昏
 葬空以則反哭而不赴故昏葬而不言小君以以二者批傳則然
 理在不惑但不知赴而不祔也而不知者辭云何耳薨者夫人
 之死号不称夫人必不得称薨也小君者夫人之别号不称夫人
 必不得称小君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称夫人故不言薨是夫人与
 薨文相摺也葬定以傳曰不称小君不成喪也注云不赴不祔故
 不称小君傳以不赴不祔解不称夫人注以不赴不祔解不称小
 君是夫人小君文相摺也夫人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摺之物不
 可致詰蓋赴祔二礼課行一變則具以三文二變並廢則三文皆
 去耳何則檢以傳相配不赴則不曰薨不祔則不称夫人是称夫
 人由祔不由赴也孟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称夫人是称夫人由
 於赴不由於祔也定以之傳云不称夫人不赴且不祔又以二變
 並解不称夫人注云赴曰祔姑夫人之礼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
 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課行一變則称夫人称夫人則必昏薨

昏薨則必稱小君所異者不反哭則不昏葬若不昏葬則小君之
文无所施身即仲子是也赴曰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祔
而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由仲子立廟則
仲子未必祔姑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薨也 注不昏祀妾媵
正考曰辟正夫人謂辟仲子耳何則妾子為君則其母得為夫人
不須辟孟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踐正君之禮故亦不備於其
母使之辟仲子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也先君不
命其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妾得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
夫人矣故姬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也風之喪王使令葬借曰禮
也隱以讓相攝位故不成禮於邑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
一時之宜德之留考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注四月正陽縣也
正考曰曰直言終有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七月杜必知秋今
之夏者以時信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
知以是七月故為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蓋熱在夏而去冬未嘗
未熟者謂四月之時麥未熟七月之時水未熟二者異時故言皆

也 澗谿之菜 正帝曰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谿沼言地之

旭蕨藻言菜之薄故文重也 注谿亦沼毛中 正帝曰水雅教

山云山夾水澗李巡曰山間有水教名曰言水在兩山間也教水

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教山又云山嶺无所通

谿李巡曰山中水澗虽有所通与水注川同名宋均曰无水曰谷

有水曰谿然則谿亦山間有水之名是澗之類故云谿亦澗也沼

者池之别名张揖廣雅亦云沼池也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也

水也邑止与时音交同教水曰小渚曰止教名曰止止也小水可

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礼宅不毛謂宅内草中木也故杜以毛

為中毛即下句蕨藻蘆藻是也藻陸菜而云沼止之毛者或來之

水旁非皆水内也 注蕨大也聚藻也 正帝曰教中云草萍其

大者蕨舍人曰草一名萍大者名蕨郭璞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

藻陸稅毛詩豸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大者謂之蘋小者曰

萍李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教中又云蘋蒿

孫奕曰白蒿也陸稅疏曰凡莖白色為蒿蒿令白蒿春始生及秋

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及小
正傳曰纂遊胡々々旁勃也許慎說文云藻水草陸升從水巢色
或作藻按藻毛詩傳曰藻聚藻也然則以草好聚生蓋訓聚也故
去蘊藻聚藻也陸玩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蘆莖大
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
人謂之藻聚為發色也^以二藻皆可食廣熟接去腥氣米麩糝蒸
為茹嘉美揚州人既荒可以為穀食 注方曰至曰錡 正義曰
此皆詩毛傳鄭箋之文也說文云筮飯牛筐也廣雅云錡釜也
注潢汗也流潦 正義曰傳水謂水不流也^以道也雨水謂之潦
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汗行潦道
路之水是也此水用為飲食故^以洞酌之篇藻^也潦水所生要此
潦非生萊也 可薦^也王公 正義曰上言鬼神^以言王公是
生王公也或以為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此傳之意取詩為
言洞酌論天子之夏是羞於王也采藻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也言
薦又言羞者即云注庖人去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 雅有

行葦 正義曰未葬未葬訕酌上情所言皆有彼篇之度其言未
及行葦令言行葦者其意別取忠厚非以結上也 武氏至葬也
正義曰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信曰不各王命未葬也
信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報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
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度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
而立寡人 正義曰曲礼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
言自稱曰寡人令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曰也老
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命以
義夫 正義曰義宜也錯心方直動合宜宜乃謂之由義宜公
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棄其子今穆公方奉命孔父
以義理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
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陸云帥義而列
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以穆公子馮不帥父義終傷成宜之福明
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同有成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
為義也 商頌云謂乎 正義曰商頌玄鳥之卒章言殷湯武丁

此二王者受天之命皆得其宜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荷負之
言天祿皆得故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立殤公亦得其宜故殤公宜
荷此祿詩之意甚是此事之謂乎 注詩頌高頌 正義曰唐
虞之代契為司徒封於商十四世武湯王有天下遂以商為代号
後有武丁者中興賢君時有作詩頌之者謂之高頌義陽與武
丁也荷天祿令殤公亦荷天祿與詩頌同故別以證之公羊傳言
宋之禍宣公為之尤其舍子立身果令馮有爭心以馮之爭為宣
公之過今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師矣而行則殤公宜受
此命宜荷此祿但公子馮不帥父矣失其威宣故知人之結唯在
宣公止善宣公知穆公身馮自爭國非宣公之罪故善之傳言使
公子馮出居于邾則是父使之出誑言恣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
子馮出奔邾邾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邾以除君害是馮
出奔邾求入欲害宋國也父使居邾欲以辟殤公馮乃因邾欲以
害殤公故說父言之則云使之出居邾馮言之則云恣而出奔各
據其實而為之文也謚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 注既

盟曰日語 曰我日親言之債也舍人曰皆路意也車路而入
濟是風吹之隊濟水非常之變故云傳記異也高直道流水東流
內濟入于河溢為萊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道至濟陰北
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桑阿博昌縣入諸案檢水流之
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拙首時取見載於叙例今一皆依杜
雖与水經卒異亦不依根尋也庚戌元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
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時亦十二月也經昏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
穆公針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日不得若在二月故長歷推此
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勝有庚戌
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謬知日誤也 衛莊公莊姜 正考曰為
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仇雋有功或封於呂或
封於申故大公曰呂望也大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營
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
身平公十二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三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
而田氏奪壽大公之後滅矣案衛也也莊公生僖公亦宮得臣未

知何公大子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
五并齊侯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侯公之女蓋
是莊公之女齊公姊妹也得臣為大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齊
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為大子云常處東宮者
四時亦為春万物生長在東西內秋万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
宮大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擬易象西北為乾今為君父故君在西
東方震為長男故大子在東也 所謂賦碩人也 正考曰此
賦釋自作坊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
誦古然則賦有二矣時與閔二并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
皆初造篇也其餘書賦者則皆誦古詩也 又娶于陳 正考曰陳
國侯爵譜云妫姓虞舜之後而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
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配之周文之子蒯封於
陳賜姓曰妫号胡公柏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齊公二十
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為柏公時二猶蓋柏公姊
妹也 注為陳也未定 正考曰謚法暴慢无親曰厉典礼无愆

曰戴是皆謚也石碯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諸侯州吁明天子之位未定衛在亦言立元乃天子非也弗納也也 正彖曰驕謂恃已陵物者謂夸於僭上淫謂者怒也度決理故怒先藝此四者之來既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已該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力之不已將至於邪也禮惡逆之事列又難服云邪是何妄乞起四過君該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竈祿過也竈祿豈是邪更四者得該而求乎且言弗納於邪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夫竈而乞鮮矣 正彖曰恃君竈愛未有不驕亦既驕於必不乞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求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乞自重其身執言云珍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乞自安自重也竈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乞不然者少也驕而不乞降憾而不乞矜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乞然者少也鮮訓少以一鮮極四更言四事皆鮮也 賤妨破爻 正彖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愛小國之賤以僭子重子卒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邪捷蓄以才而欲奪兄位

是年少而陵年長也奇東郭德崇元啓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
疆是疎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郤是新臣
而間旧臣也息伐却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灵蔡景表穢
无度是邪淫而破正矣也坊謂有所善陵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
使彼疎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墜矣不兩立行忠則破善故言
破也 去順效逆 正矣曰刑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才不敬
是去順效逆也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刑吁褊犯之也 注老
致心務事 正矣曰礼七十而致事言还其所掌之事於君也信
之初殆有此故言信先經以信更餘不徒漢可知也 四軍莒人
正矣曰譜云杞妘姓及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
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也及成公迁綠陵
文公居溥于成公始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潛公弟袁公
三年春秋之信終矣袁公十年卒自袁公以下二卷十三年而楚
滅杞檢杞於此也 見於經相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
伯來朝於魯並無号謚又不居其卒依二十三有杞成公卒其

謚乃見於傳未知何年祀國定是何君而及成公之父祖耳年表
祀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後常內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
是也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絲取王官及郊襄襄二十三年齊侯伐
晉伯狄取朝歌並晉伐不晉取許伐取兩晉者被告伐不告取此伐
取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郟晉取不晉伐昭十年伐莒取郟晉
伐不晉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郟逆服故晉取不晉伐十年晉以
取郟討公故晉伐不晉取其伐國困邑晉圍以否亦後告也注
晉取至婁鄉正義曰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晉取言易也知何書
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高之後東
樓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志又云北海郡濰于縣應劭曰春
秋列公如曹尤伐傳曰濰于公如曹臣攢案列國名濰于國之
所都此濰于縣於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執例土地名云
列國都於東莞濰于縣以雍丘濰于塗郡別而竟連也桓五年傳
稱濰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伐六年春寧耳豈知其國必滅不
知何國取之襄二十九年晉師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

之功云城溥于是知溥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臨侯城緣陵而遷杞不知遷何而遷故云溥于公七國杞似并之而遷居其地僖十四年又遷溥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又遷緣陵而遷於溥于以无明文疑不敢質故言推尋夏跡似自然也雖然溥于爲杞所并定似不虛而遷都溥于未有夏跡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矣而杜必言遷都溥于又遷溥于於緣陵者以相六年溥于公七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溥于則溥于始未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緣陵之前亦都溥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都取鄆之類是也故不須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甚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妻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與兵伐齊得邑既難而未書取者因其伐齊書復不攻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昏取理易也列君或疑此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陸稼谷云凡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亡也通也稱臣亡之罪也陸云稱君謂唯昏君名而稱

國以執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眉弒者之名，以示其死於國不
死，然則曰稱州吁之名，稱臣弒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无道而州
吁為賊也。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傳文更无也。棄歿直星者，
辭不同，史有詳略耳。公子雖後非族，而文直族，處春秋，各書族，
以否大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族之稱甚多，
參差而先儒皆以為例。執託之於外，赴則惠有人，身自尋者例
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族為執弒君不各族者四事。州吁實知
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為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案公子商，人
亦弒君取國，而稱公子。宋督賈氏以為督有甘君之心，故去
氏。案傳自以先各弒君見矣，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以為未賜
族，案傳稱南宮長万，則內已氏。南宮不得為未賜族也。執殺大夫
不各族者二：夏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為陋。案楚殺大
夫公子側，大夫成蕉之等去。七人皆稱氏族，甘為獨於日二
人。陋也。故以內通例，則有若此之錯。故以內甘受例，則傳曰嘉
之，故不名。各曰仲孫嘉之，各曰崔氏，非其罪。鞅溺師，皆曰疾之。

林族昔君命舍族考夫人晉晉罪己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造也斯蓋非史策曰法故重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修春秋固未以示幾々之所起則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而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經便稱李傳曰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族明皆後其本也各司馬華孫未盟亦无他比知非大例也然則摠而推之春秋之矣諸侯之卿尚以名氏備昏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與則或稱官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宜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先榮先敗傳所不發者則皆就曰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稱執君者皆不居氏閔公以下皆居氏亦更明時史之異曰非仲尼所著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昏先常此例褒則或昏官或昏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明非曰與仲尼有所起發則刊正曰史无所褒貶則因循故筆仲尼改者傳辨甚由傳所不言則知无矣正是史官自有詳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

周則八十五日往羊十二月癸未暮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
戊申彗二月之下未必是三月之日故長歷推此年二月癸亥
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
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星字誤故
去有日而元月僖二十八年冬下元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
有日而元月經有此彰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夏 陸
遇者可清亭 正義曰由礼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
僻地曰舍然則舍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
節示威於衆各重其礼彘特舍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舍也過者
或未及舍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礼若道蹻相逢遇然此時宗魯
特舍移尊旧盟未及舍期衛來告亂故二國相遇若三國簡礼亦
曰過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過于垂曼也曲礼称未及期而相
見指此彰也周礼冬見曰過則与此別刘賈以過者用冬過之礼
故杜雅之釋例曰過者倉卒簡儀若道蹻相逢過者耳周礼諸侯
冬見天子曰過刘氏因以名以說春秋自与傳違案礼春曰朝夏

曰宋秋曰覲冬曰過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過禮簡易經曆季姬及鄩子過于防此婦呼夫共朝豈為後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過與周禮冬過異也革攻猶造次之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注他國至魯人 正義曰案鄭伯使宛來歸柩庚寅我入柩及齊侯伐我北鄙及我師敗績然魯夏皆得稱我則已之卿佐被敗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我稱我魯人出舍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 陸州吁至水名 正義曰春秋之安王政不行賞罰之根不在天子弑君取國力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舍者則不復討也甚有臣子殺之即與弑君無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是宣公殺愚取國納賂於齊以請命信曰舍于^平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舍而位定是其非也款例又云諸侯篡立無以會諸侯由正此列國之制也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

曰矣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諸侯既与之舍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則若未舍諸侯臣子殺之不与弑君同似與殺例違者殺例所云諸殺不成君亦與成君同者即莊九年齊人殺无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其未舍諸侯故不昏爵猶不殺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成君同者若既舍諸侯則臣弑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天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于威曹伯既列於會然援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七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殺例土地名此濮下注云闕哀二十七羊傳濮下注云濮自陳道駿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矣異故杜於此不言闕哀云濮陳地水名注衛人乞八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而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自昏入宣與齊小白曰文傳言昏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例變文以示愛也

傳注請二之怨 正彖曰二年伐衛見經故以屬之未必往而
更无怨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曰州吁所弑則隱之二年為
桓之在服虔以先君為莊公非也何則宣公庶夷姜生急子公納
急子之妻生壽及朔今乞構兄壽已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
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終昭二十年矣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
之娶尚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庶父
妾生急子也史記多誤語時南信然 注蔡令至蔡縣 正彖
曰蔡國侯爵譜云萊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
上蔡為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後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
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
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邕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邕侯十四
年卒自邕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
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阻兵而安忍 正彖曰阻訓恃
也恃兵以求勝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殺也 故晉至
疾之也 正彖曰彖元年傳知人知人盟于翼公子豫請往公不

許遂行彼則不昏又不加賅責此公子翬之行公亦不許而昏於
經又加賅責者公子豫公不許私竊而行聲則強暴因請公更不
獲已令其去會故以君命而昏又加賅責 王覲為可 正彖曰
於王處行覲禮此更是為可也 宣公即位 正彖曰賅討乃立
自純前君故不待踰年也 五年往昏陳至魚臺 正彖曰陳魚
者獸羶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者
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宴觀奠而書陳奠者因君晉位焉
重非鬼將大事則不面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詭其陳
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故知昏棠說遠地
也 九月至六月 正彖曰三羊之內本主特祀於寢宮廟初成
本主迂入其中設祭以尚神也祭則有兼故初獻六羽初始也往
前用八令乃用六也獻者奏也奏進色采以饗神也六羽謂六幼
之人象羽雉也 注成仲至名宮 正彖曰考成契祐文也言初
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始始用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祔獻社
云遂以為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彖明不与彼同故春秋之經

有文曰夏異如此之類是也。陸以祭文不見故辨之云成仲子宮
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宮
成也。又解立宮之意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豈不
以為夫人有欲以為夫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死。二國孟子
入惠公之廟。仲子无享祭之所。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仲子
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十二月已再期矣。喪畢即應入廟。至此始
成宮。若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既終。將為者祭。主身祭。始
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用六佾。不書佾而昏羽者。以公問羽數。故
昏羽也。婦人法不當謚。仲子其謚。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必書於
策。羽則非當所昏。善其校正。故各之傳載。衆仲之對而言。公踐之
是其善之意也。為昏天羽。故言考宮言其因考以獻羽也。若不為
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立武宮。煬宮。然不須言考也。禮雜記下云
成廟則饗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饗。似廟則尚饗。寢則尚考。此廟
言考者。考是成就之。尚廟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寢則生人所
宅。飲食以成之。雜記注云。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饗者。不神之也。考

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是也廟成饗之者若而神之蓋本主未入之前已行饗禮也案雜記饗廟之禮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門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廟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血皆持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奠宗人告奠畢乃皆退是饗廟之禮此言考宮獻羽自為主已入廟則祭以成之非饗禮與彼異也故公羊傳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祭仲子也是謂祭為考也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為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其意謂考即星饗也案雜記饗廟之禮止有雞羊既不用采何由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仍未入宮然則作采獻羽敬奠何神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蘇氏云不稱夫人宮者相宮依宮不言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大廟群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若然案文十三丘大室屋壞大廟稱室者謂大廟之室屋壞耳若傳

文則大廟或稱宮即大宮之極量也群公或稱廟即宗於祖廟
曰旗於祢廟是也注都主至都上 正義曰天下有道諸侯不
得專行征伐春秋之時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者為
蚤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
大夫為主國君殺之亦序主兵於上傷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
鄭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晉人者恥不得志
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微人主兵亦序國君之上
史策之常法也 注喪食至故書 正義曰穀梁云食苗心蠧食
葉蠧食節賊食根柔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蠧言冥也然難知也李
巡曰食木心為蠧言其冥也冥也難知也食木葉者其假冥也
故曰蠧也食其節者言其食根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
民財貨故曰柔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郭璞曰各別
味食柔所在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政致為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為
名陸杭疏云曰說蠧蠧蟲賊一種也如言寇賊盜充內外言之
耳故隄力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各別叙之然則蠧

非以貴者食苗之處為名耳。陸大夫之所及。正矣。曰禮弓下
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昏者。弔喪向。喪人君
之常。假有得失。不足。壞如此。小更制。皆不昏。葬若國。亦所常。則
亦不可不昏。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為。非公家。所及。更不。國。世。以
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舍。須昏。君命。故。身。侍。觀。奠
者。正矣。曰說文云。陳捕奠也。然則捕奠。謂之奠。天官。數人。掌以
時。獻。為。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捕。奠。為。奠。之。者。猶。言。攝。者。也。
臧。僖。至。敗。也。正矣。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
服。之。屬。若。其。為。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
盂。魚。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為。大。事。而。陳。此。物。故。云
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
其。為。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用。遊。宴。戲。弄。所。得。之。材。不。堪
足。以。備。飾。器。用。止。謂。不。為。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
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已。而。行。之。以。法。歐。民。而。納。之。於。善。
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為。軌。力。物。納。民。於。其中。也。既

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
為軌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
明物色米飾謂之內物章明物米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量也劉
炫云捕魚獵獸其茅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操獸不可觀捕
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
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
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拳豎其意言操
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為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
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為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
君以下云々曰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
物上下其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教行國亦之所以禍
敗也其意言魚非講度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豈為
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順時將獵
以教習戎變也材章物米正謂取其皮革以備造器物也下云四
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

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鱉
有首引自相配成也注臧僖伯與戎正彘曰僖伯名弼字子
臧也李云孝公之子即此冬魯公子翬卒是也諡法小心畏忌曰
僖是依考證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之子稱公孫公之子不
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為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為氏今於
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成十
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祀者
以下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故也列炫云田獵止教我而言祀者
獵將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登宗廟器見此意也注
言器器所起正彘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有法度器用
衆物不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尚法用非其物則為不軌不物政
不在君則亂敗之所起也注蒐索也擇也正彘曰爾雅韋天
四時之獮名与此同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用之周禮大司馬職
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交教蒞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
蒐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与此同却玄解苗田与此小

異言擇取不孳任者若啓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相四年公羊
傳曰春日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後夏時不田穀梁
傳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日田交曰苗秋日蒐冬曰狩
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純曲辨妄生丘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
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爰因穀梁之文為之
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力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
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季舉耆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拔
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
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力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之拔
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蟲名通爰不通也故先
儒皆依周禮左傳亦雅之文而力之說其名亦有意焉爰後春獵
獲則取之不巳拔取不孳夏獵所取死多不巳力苗除害力因時
異而爰文耳謂之獵者纂邕因全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注
各隨時事之間正爰曰陳訓闕也四仲之月自是常期就其因
中簡選間日爰則農月必有間時故曰隨時事之間也仲冬農之

最陳故大備禮也

注 孟四至也

正義 曰孟每年常四時講

武備後三年而一大習備如四時常祀

三年而後內禘祭意相類

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兵禮畢

整頓而還振旅是整理之義故振有整也旅與也穀祐文治兵振

旅坐作進退其禮皆曰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穀天云出為治兵

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為卑也孫炎曰出則功賤在府貴勇力也

入則孝老在前後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

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

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力出口曰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却玄均

箋別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而四時教之

但於三年大習詳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

各以其宜春即止兵收斂專心於農秋即繕甲厉兵將威不軌故

異其文耳 注 飲於孟獲也 正義 曰栢二年傳例曰凡公行告

于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也軍之資

實唯有車徒器械櫛則有所獲均序車攻義宣王備車馬備器械

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說文云
械器之總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兜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世
日不討軍實而申微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二注並云軍實軍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言也
注車服旌旗 正義曰周禮中車職曰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木路
建大麾以田司服職曰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鄭玄云甸田
搨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但三年治兵乃習兵大禮不宜乘
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革路服韋弁也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
蓋亦乘兵車服兵服也其旌旗則吾卑異建治兵之禮為辨旗物
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
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旒
遂以旂田郊去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
或載旛或載物郊屬軍吏无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
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旐者
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叙者登異物先者帛而已然則治兵

旌旗自如司馬職文也案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旌
 縣鄙建旒道車載旌旂車載旌計大閱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
 物所建不同者郑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魯卑之
 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加出軍之時空辟實然則大閱
 所建魯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与秋教治兵其
 名既同建常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文明是旌旗所建用
 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馬職教治兵王載大常所以中車云大麾
 以田又云大白以即戎者先儒以為王田春及則大麾秋冬則大
 常旌旗所用虽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鳥獸至於
 器正義曰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內皮去
 毛內革同礼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小異故別時斂之斂文則
 皮革通也頷上大齒謂之牙鳥翼若毛謂之羽齒牙毛羽各
 自小異故歷言之也查於頷謂升頷以共祭查於器謂在器以為飾
 諸器之飾有用寸材者注頷祭字廟器正義曰鄉食燕之饌莫

不用俎獨言宗廟器者明曰犧取會主內祭祀若止共燕食則公亦不爲下注去法度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奉登訓爲升服虔以上登力升下登爲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內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寧後待之乃成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奠之魚鳧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內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令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麋羞雜物細小之倫魚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蓬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成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射小鳥小獸則公不射也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况與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云々同 若夫至及也 正義曰山林之實謂材木蕪薪之類川澤之實謂鱉芡魚蟹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魚意諫觀魚而厲言小事故注云取此雜糧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

也雜猥謂諸雜猥辟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
感皆量也穀梁傳曰礼者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與卑者之是也
公觀之非正与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
魚先薦寢廟彼礼天子親往此說公者彼以時魚絮養取之以薦
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故事鬼神非欲以為戲乘隱公觀
魚志在遊戲故說之也 注孫辭元否矣 正彖曰僖九年傳曰
車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鄭且東略也略者巡行
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畧言欲案行也竟孫辭也若圍竟之內
不應說公遠避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穀例曰旧說棠魯地秘傳
公辭畧略地則非魯竟也穀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李棠地蓋
宗魯之界上也 注矢亦陳也 正彖曰穀祐云矢陳也 注曲
沃至國縣 正彖曰晉國侯爵譜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
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太原晉陽縣是也靈父改之曰晉靈父孫成
侯徙都曲沃今河東閩喜縣是也穆侯徙却緡鄂侯二年魯隱公
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

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
地理志云河東閭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遂改名應邵
曰武帝於此閭南越破改曰閭喜志又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然
則於漢屬趙國於晉屬廣平 注南燕至燕縣 正考曰燕有二
國一稱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世本燕國姑姓地理志東郡
燕縣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号謚唯莊
二十年燕仲父見信耳 注邲國至邲鄉 正考曰史記管蔡也
家稱邲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也無所見既無世家不知其
君号謚唯文十二年邲大子宋儒奔魯魯曰邲伯來奔見於經傳
則邲國伯爵也 注万彘也 正考曰柔公羊傳曰万者何于彘
也彘者何羽彘也則万与羽不同今傳云將万彘問羽教於於仲
是万与羽為一者万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万彘也則
万是彘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雖有羽彘无于彘者婦
人無武事独奏文樂也列炫云公羊傳曰万者云彘者云于羽
者為文万者為武也則尤執朱于右秉玉載文則尤執彘右秉翟

此傳揚方同羽即似方羽同者以當此時方羽俱作但將方而尚
羽數非謂羽即方也經直昏羽者與傳互見之 陸六々三十六人
正爻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丈夫四爲四八
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到既減即每行人數
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糸二八爲
二侑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糸之
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爲下半糸弦者耳非以
二八爲二侑若二八即是二侑鄭人豈以二侑之糸賂晉侯晉侯
豈以一侑之樂賜魏絳 夫舞爲八風 正爻曰舞爲糸主音逐
舞爲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
不同糸氣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
也 正八音至其情 正爻曰八音爲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陶禮
大帥職文也郊玄玄金鐘鐃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
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籥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爲八卦
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同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

其風明廣巽音木其風清明雷音條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允音
金其風闔闔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廣風至立夏清
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闔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
冬至廣莫風至風律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為之立名耳調與融
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曰也沈氏云案樂
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長主立春樂用壎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
立夏樂用笙离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
鍾乾主立冬樂用祝敎此八方之音既有二祝未知孰是故兩存
案更說制未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
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礼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
蕪結也蟋蟀詩曰无以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舞歌南風曰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
兮是序其情也 注魯唯至用六 正年曰襄十二年傳曰魯西
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無用八礼記祭
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宋干王

戚以葬大武八佾以葬大夏此天子之祭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
堂位曰命魯公在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祭是周公之廟用八也
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亦用八何休云僭存也下微上之辭魯之
僭做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
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魯仲忽仲因明大典公疑其
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認仲子之廟用
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
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葬大
夏八佾以葬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誠
使正禮尚各於經若更僭非禮无容不各自此之後不各僭用八
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葬八佾於庭知准
在仲子廟用六也注諸侯至不能正者曰殆伐本篇毛傳曰
天子認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親禮載
天子呼諸侯之敘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
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

夫无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為異莊十四年借祿却后公謂原繁為伯父礼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伋為叔曼諸侯呼異姓大夫為伯舅同姓大夫為叔父者豈則无文明亦然矣魯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親叔父也此陸自言呼臣之大法耳

春秋正義卷第三

計一萬七千九百八十字

文化十二年三月以常陸國入高野郡高野山
西宮寺藏本四卷之四為家珍

德島義行進藤守重



春秋正義卷第四

隱公

各季酒上護軍由阜縣備國子臣孔 頴達 康

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濼上似乎皆有盟而去不盟

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

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注無元至放此 正義曰公羊傳

曰此無事何以春春秋重無特也則春首特也則何以春春秋

編年四時具然後有年此注用公羊為說叙例曰年之四時重或

葛不繫知者刺不能既有其邑凡邑为他國所取皆是不已撫
有之何故於此獨為惡却故杜以為上有伐却國長葛則長葛却
邑可知故不言却也既言執取之實在執因其經文在冬遊言冬
乘先備襄十三年傳例曰凡各取言易也知以乘其先備而取之
也杜知長葛不繫却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却國長葛之
之文繫於却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非也 傳注渝
妻到更成 正笺曰渝妻也執言文妻平者妻更前惡而後為和
好妻即更之矣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
与却不知今日後和故曰更成言更後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
公為却所獲執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
公賂尹氏而与之也歸非却所執安釋而結平也 陸翼晉之
大夫 正笺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芻職官五正者謂周成王滅
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及是先代五官之长子孫賜之言
五官之者謂於殷時為五行官長今雖從唐叔故以其族族賜
之身今去頃文之子嘉父者以頃父旧居職位名号章顯嘉父新為

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內文者皆同此也

注諸地至放此 正義曰杜言不後記其闕者裡但言某邑而已

下不云闕若鄂直云晉別邑及翼使奔隨注云隨晉地却人侵衛

牧注云牧衛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

言闕若虞公出奔共他公孫嬰奔卒于狸服並注云闕是也亦有

雖知某國之地注亦云闕則隱十一年蘇忿生十二邑注陸云闕者

以餘邑皆知所在唯此獨闕故也 五月庚申 正義曰案經盟

于艾亦在五月傳略不言月庚申之日須月以統之故別言五月

他皆故此 注告既至之賢 正義曰王使至魯皆意存經此獨不

存故解之以人情怒之不得自不輸粟空告他人故知已國不違旁

請隣國故曰禮也定五年取粟于秦尚存於經此不存者魯以性

歲煩吳故已國既困所輸不多宋却輸粟不後告魯故皆不存此

夏无經而後故解傳意見隱之賢諸无經之傳皆意有所見悉皆

故此 注周栢至 焉依 正義曰栢公是周公黑肩之見栢十

八年傳也幽王娶申女內后生太子宜臼後厲彘如壁之生子伯

也

也

也

也

服廢申后適太子以廢嬖內右伯服為太子冢曰李申之侯乃與
犬戎共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
臼是為平王以而都偃我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毛
詩尚存國語史記皆略有其事 七年注叔姬至故晉 正義曰
女嫁於他國皆有媵婦與適俱也則所為在適晉適不晉媵婦叔
姬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各其媵魯女嫁於他國之齊皆書之
夫人之媵多與婦同其晉國是常例賈云晉之者刺紀貴叔姬信
无其事是妄說也 滕侯卒 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
繇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繇至宣公十七
在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在而齊滅之在李云齊景公七
滕柔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在李言隱公之後仍有六在為君而去
齊景亡滕之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
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繇所封
三十一在為齊所滅 注諸聘至元年 正義曰聘禮使者執圭
以致命東帛加璧以致幣鄭玄云事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

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琢圭璋璧琮八寸以觀聘注
之八寸者執上公之臣案聘礼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行聘之
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却去注小行人云使卿大夫覲聘降其
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
行人云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注云
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右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
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大國夫人璜以黼是至
帛之文也注戎鳴至西南正義曰傳創有鐘鼓曰伐此既言
伐知其鳴鐘鼓也杜意以伐者以彼隨已而已非因執之辭故云
但言以飯非執也杜必知以飯非執者穀梁傳云以飯猶愈乎執
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飯若以飯是執何須別起執
文明直言以飯者非執也至如宣四年以沈子嘉餽經云殺之哀
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因諸負瑕既有因殺之文容或疑執若直
言以飯無因殺之爭者則非執者也春秋有文曰事異此即其類
也則君引沈子邾子云以飯者皆執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傳凡諸至禮經 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摠號侯訓
 君也五等之主去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摠稱諸侯也諸發凡
 者皆周公之密法史胥之旧章立明采合旧語以發明史例密意
 是旧典而辭去立明非全寫旧語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是周公
 之旧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解釋赴意非旧語也僖二十三年
 又發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紼
 好是禮純好息民是禮之大意非禮之實明是立明言此以解赴
 名之意彼云禮也此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禮此赴名為禮之
 常法立明之意言周公禮之然也禮之禮經史指此一事諸發凡者
 莫不盡然以此為例之初故特言之 注此言至放此 正義曰
 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乎亦无所出以傳言禮之禮經則是先聖禮
 之非立明自禮之也史之各策必有旧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
 知凡例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云禮之禮經下言凡例則云不
 昏于策以此明所謂禮經皆為各策後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
 特顯此二句者謂之經是二句与不昏于策為二句也然則

九年凡兩自三日以牲心霖不以力招而遂取十一年云始開凡
例者以九年唯凡自國雨雪之事史策曰文非是赴告國家大事
之例注朝而至所寺正彖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
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昔時諸州年終道會社之吏獻物於
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
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舊府
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廷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款名曰
寺嗣也殆事者相嗣繞於其內款如忘正彖曰款謂口含血
也當款血之時如似遺忘物然故注云忘不在於款血也服虔云
如而也臨款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
史讀以告神非款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爻終不
自言已忘池伯安知其忘而說之八年注宛鄭司東南正彖
曰內卿款則去族外卿款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宛元族傳無
說文故知未賜族也傳言鄭釋泰山之祀使來款初知是鄭祀泰
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後牲物祭

使共湯休寧故公羊謂之湯休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別廟列炫云
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之內有郊宗廟之祀蓋祀
桓武之神 注襄六至以名 正義曰同盟起名自有成例而引
祀桓公者泰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引祀桓公
例桓公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起襄公信曰同盟故也則與其父盟得
以名起其子故疑泰與惠盟故以名起隱也同盟稱名則兩君相
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父蚤薨得以名起彼子以此名嘗
與彼父對稱故也若父與彼盟彼君蚤在此子不得以其名起以
此名未與彼君對稱也 注元年至備故 正義曰於例盟以國
地則地主與之元年盟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是做人宿
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時異俱是告神荀偃之禘先林
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與國以名
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
故引信二十三年信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蚤知未不得各也
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起魯注云大夫盟於某者蚤皆出此衛異隆

維社云周人以諱亶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身非正祀也何獨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杜必以此辭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山川之神為於諸侯故尚畚武成告名山大川云有直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若七年滕侯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若于宗廟是或發於始事也宣四年凡弑君稱君及依二十六年凡師乞尤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因宜有所異同者宣四年鄭公子假生執君孺假生无罪及宣五年高固未逆叔姬孺見傷成昏故傳因以明之是也云亦或立明所得記注李末不乞皆備者但杜又自疑以有諸例皆應從始事而發在後發者以記注周公曰凡不繫於始事繫於後事立明作傳因記注所繫遂以發之如杜此言則周公曰凡於記注之文散在諸事立明作傳因記注之文發例故或先或後也 注府使至周地 正義曰春秋之例國以大小為序外傳却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而僖公也此

盟平宋衡也。齊為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過，故齊侯為宋使，為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溫，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注：晉人至宋間，正父曰：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設公不言，貶卿，林人直言會某人，之，傳曰：卿不皆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使會伯子男可也。此言人乃對會公使，故解之。莒是小國，郊，南林人非賤，辭也。微者不嫌，忌敵公使，故直稱公也。傳注：犬丘，丘兩名。正父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此犬丘與岳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宣穀，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時來之屬，是也。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陸成王至之曰：正父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為君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魯頌曰：居常與許，桓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為魯朝宿之邑。鄭諸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

知為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也。鄭指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祫田以為湯沐之邑。祫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祫元所用，故欲以祫易許田。近鄭初田，近魯各陵，本國所宜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統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已廢此祀。魯祭泰山，祭祀之重，无所祭祀，故欲為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為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獨云取於魯閭之士，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舍王之東蒐，有閭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祫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祭。必沐浴隨，更立名朝宿。

湯沐也。互言之，身異爰，尤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內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田？許也。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利君更無所馮，直言別有許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力許以規杜，或非其爰也。陸鍼子至後祖。正爰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杜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身去，而有啓生，豈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元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无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礼无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去以祖為較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于鄭，乃去先配，而後祖，豈是未去之身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說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

引楚公子困告廟之妄言却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
祖此何忽父兄在計告廟以居齒是莊公之事而訛忽若楚公子
困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余知逆者
其後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為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訛
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却伯為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
說之公子困告廟者專權自由非正也 陸言却至丙戌

正亥曰庚午之後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辛卯七月有庚
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遙一周則
丙戌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力日誤長
歷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六
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
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日壬戌未知丙戌二字孰為誤也不直
去日誤而檢上下看周傳明文故顯言之他皆放此 注因其記
物姓 正亥曰陳在否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襄
人時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媯氏武王克殷得媯滿封之

於陳是舜由媯汭故陳爲媯姓也案在帝舜妣姚姓哀元年傳
林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
公不濟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媯耳史記以爲胡公之前已姓
媯非也 注報之至曰陳 正義曰昨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
報之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爲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
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與賜姓曰媯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此爲祖令之相生蚩下
及百在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皆拉連屬其旁支別屬
則各自立氏禮記文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在而昏姻不通者
周道然也是言子孫尚昔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
是言子孫爲別氏也氏猶家也信林盟于子哲氏逐癭狗入於華
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爲氏之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身和例曰別而稱
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
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栢公独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
去戴族栢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

祖者庶姓之亦或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宗之於
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
以此姓此族之始祖身其不賜者各後父之姓族非後人之賜也
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
姓況餘人哉國當後其父身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
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
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媾滿之徒身賜族者有大功德宜立享祀
者方始賜之无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
蓋亦自父祖字其異姓則有旧族可稱不世其祿不須賜也衆仲
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昨工命我孤諸侯言身其王朝丈夫不
封为国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有尹氏武氏之徒明
亦天子賜之与諸侯之臣身无異也此無駭是卿因父為之請族
蓋為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力其極既登極
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为卿以其位既等倫其族
不復因故身未被賜无效可稱魯挾却完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

或身以才舉暫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蚤為卿竟不賜族
 羽父為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
 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无族者魯之單挾柔
 溺名見於經而其族无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舍之幣也秦者為
 列氏位負之子在齊為王孫氏外傳林知果知伯之楨滅自別
 其族者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為之非後君賜歟例曰子孫繁
 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百姓其言自
 有百姓百姓未必皆君賜也魯語林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
 姜自是其本姓而去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
 賜伯夷更使為一姓之祖耳非後因旧姓也猶右釋別姓姬不是
 因黃帝姓也 諸侯至為族 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
 字為族也為謚因以為族謂賜族蚤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
 力之謚因將為族以為謚為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都是也而列
 君乃稱以謚為族全無一人在規杜氏非其言也死後賜族乃是
 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礼生賜族者華督是也歟例曰曰說以為

大夫齊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於鄭祭仲為祭封人後升為卿
經存祭仲似生賜族者檢傳既先同華氏之丈則祭者是仲之曰
氏也諸侯以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
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為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
為氏矣昭慶之公之母才則以長幼為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
庶公子則以配字為氏焉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厉
公之弟栢十四年鄭伯使其才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後為子人
氏不以仲叔為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為氏其事未必然也
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
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所稱叔不稱孫而三
栢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
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
君賜也以字為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為族也諸侯之子
稱公子之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敗
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僖如齊逆女傳曰稱族為君命也

儒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者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迎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儒如正同其傳直云為君命為夫人不言祿族舍族既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祿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祿公曾孫如元駮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為族也此元駮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稱曾孫曰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在身必死賜族之理經春季友仲遂叔肘者皆是字配名連言之故杜預並云字也其蕩伯姓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去之叔孫氏稱德伯職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祖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孫世不以為公之子字公孟名施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則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邕亦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孟孫以外姜及異姓有新升內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即為此族案也季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輩父是督之字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

應死於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妾也沈亦云督
之子方可有族耳 注謂取至時君 正義曰曰官謂若晉之
士氏旧邑若韓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為族嫌其居官邑不
待公命故云皆稟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
又引宋司城韓魏力證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自屬系氏不以
司城為族也 九章大雨震電 正義曰說文云震辟歷震物
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力雷陰激陽力電然剋震
是雷之辟歷電是雷光依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辟歷破之
雷之甚者為震故何休云震雷也 大雨雪 正義曰說文云雨
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上下者
因即以雨言之雨亦稱名雨故下子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為大
水直昏大水平地尺為大雪不直昏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
天入地出地乃為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
水雪則自天而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不言其下雪之多
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立文有異其大雨電亦與雪

同 傳注此解之經語 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无霖字則

傳无由發故知經然則經南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南之大雨

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 先者心以逞 正義曰

嘗寇速去知我心逐之逐其去者必有所獲也謂獲却人也在先

者見逐有所獲不後顧後必務在速進謂棄其後者独自先進

而過覆必速迴奔是後者不救則是无繼繞矣无繼則易敗如是

乃可以解患服屢去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

利也其言見獲者謂我後却獲也却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我

也在先者已被却獲重進者將後為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

貪利也此則不言可解无故以解亂之 注内三句死也 正義

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才一伏逆其前也後謂視緝與後

伏逐其後也中謂才二伏擊其中也袁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

中殪死也叔詰文也 十一月戎師 正義曰此即上傳所說擊

戎之克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为之辭經之所陳皆是也袁既不容

經故寧經為文以摠之 十年注公子至七年 正義曰傳錄羽父

先舍齊侯却伯是不待公命也。會舍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
其專進故疑去公。子以與同故以氏言之。中丘之舍計君
自親行。今齊鄭人使微者授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曰。及偕林
盟于鄆。師期公既與謀。計尚昏及。今乃言會。明其以聲專行。非
鄆之謀。叔例曰。王命伐宋。羽父不匡。君以速進。而先舍二國自以
為名。故敗去其族。君曰。侯伯。又曰。王卿士。二君至。王命以計
宋惡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曰。伐勤而元功。故死成敗也。案四
年鞏固請而行。故敗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舍。齊侯却伯死國。請
之文亦敗之者。又公子豫。鄭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各。此鞏
亦不待公命而經。昏者鞏於四年偕林。固請此先舍亦固請也。
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略耳。據舍。鄭人。人。人。本非公命。故
不各。此則公舍。齊。鄭。于。中。丘。己。力。師。期。聲。又。請。公。先。舍。先。舍。則
是君命。故以昏之。陸。齊。鄭。至。宋。地。正。美。曰。案。傳。公。舍。齊。侯
却。伯。于。右。桃。然。後。公。敗。宋。師。則。知。左。桃。之。舍。謀。與。宋。戰。彼。與。公。謀
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却。後。期。也。陸。三。國。志。載。增。正。美。曰。案

傳別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批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
者批取者但取者安批克邑之文其克得師衆而易者亦白取是
以莊十一年注云城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
前敵之易何已覆而取之故欽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
易辭利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圖明日取
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氏所用之義地理志
云梁國留縣故戰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留縣相近故
却玄詩箋說做戰善熾留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戰國立留縣於善
屬陳留 傳注尋九至魯地 正義曰九年傳徐舍于防謀伐宋
未及伐宋而更力此舍為師伐宋之期知是尋防舍也欽例曰盟
于鄆盟于帶盟于戚公既在舍而不昏盟者以理推之舍在盟前
知非後盟也蓋公匹告舍而不告盟 注舍不亡日語 正義曰
六月无戊申者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
三十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日誤月不誤長
歷推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誤 注皆者至

王爵 正考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月束帛勞觀禮至
于郊王使人皮弁用辟者周禮司儀曰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皆
不言以饗餼勞案禮饗餼乃是既相見致大礼不應於郊以設之
杜意蓋以熟食曰饗生牲曰餼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饌故以饗餼
言之非謂大礼之饗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
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凡
近郊勞皆君自行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掌容又云上公五積皆
賂賡牽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雖是
牽亦或有墊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禮注其郊之遠近
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注三國記
通經 正義曰三國之軍在戴城下故郊伯合國之不言圍戴者
未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尤
經以取告不以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為將帥少而傳言三
師故辯之師者軍旅之通稱 注報入祀四日 正義曰九月无戊
寅者經有十月壬午七月推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之

前四日月故九月不得有戊寅上有八月下有冬則誤在日也
十有一年至來朝 正考曰十下言有者于室云十盈則更始
以奇性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借性略故傳不言有栢七年穀伯
鄧陸劉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劉行禮此同行禮由日時行初
商七年有先故爭之 性與謀之昌縣 正考曰與謀曰及宣七
年傳例也傳栢舍于鄆謀伐許是公與謀也 諧云許姜姓與齊同
相堯四嶽伯夷之殘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
是也 公徒掌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
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在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
而戰國初楚滅之地理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
四世為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昌 性實執至諱
也 正考曰他君見我則昏我昏君見我則昏 堯公堯例皆地此
公又不敢故解之言魯史策昏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我又不忍
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昏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昏日知是旧史諱
之也 董狐昏趙盾弑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昏君弑則是史之不良

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為人臣者或心實愛君而諱愆也或志
在疾惡故章賊名而實跡不同而俱是為國聖賢兩通其文欲
見仁非一除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力史
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惡知力史又直諱也叙例曰臣之直君
猶子復父微諫見志造膝說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蓋臣
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等事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
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劫君而自刎晏嬰端委
而引直聖賢亦錄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傳大道殷有三仁此之類
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却伯斃頑楚子麇舟侯陽生之徒俱
實見弒而以存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注薛魯國薛縣正義曰譖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
為薛使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陽丘相武
王後以其胃為薛侯齊桓霸諸侯黜右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
先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
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注薛祖至之前正義曰定元

年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是夏所封也 陸卜正
卜官之考 正義曰周礼春官大上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
龜人筮人大卜考之長正訓長也故稱之卜正 注庶姓心姓也
正義曰周礼司僕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
大揖同姓却立去庶姓无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
也周之至為後 正義曰賈逵以宗為為服虔以宗盟為同宗
之盟孫毓以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重明
解盟之為卑自有至法不得言為盟也周礼司盟之官乃是司
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實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
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裨於宗斯不然矣天子
之盟諸侯令其共奠王室未可難逃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
貴親先敘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禮之宗盟魯人之為此言見
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无與異姓然則公与族則異姓
為賓後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
之謂也異姓為婚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

春秋之在押主有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各云王
若曰晉重營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宣故祝佗引
踐土為比為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
前不先姬姓若姬姓常先則楚不得競也且言周之宗盟是淮國
乃然故欵訓曰斤周而言稱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
必皆然是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踐其爵故鄭
康成注禮云朝親爵同位若然案觀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
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鄉玄之言諸侯明未朝者數
矣觀其入觀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爵者先後也若如此
言則似朝親不爵者但朝親實以爵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
姓後異姓若盟則爵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
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
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
西北面東觀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為
說是則諸侯摠見皆以爵為班多不分別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

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蠻群后咸在常先
 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己也取譬之事聊舉一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謂於彼國自可下主國之宗諸侯
 聚盟不肯先盟主之宗也 注薛任姓齒列也 正義曰在季氏
 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高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
 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然則齒是年之列名人以年
 齒相次列以齒位相次列亦名為齒故云齒列也 扶輪以走
 正義曰廟內殺車未有馬駕故手扶以走輪轅也方言之楚衛謂
 轅曰軻軻履去者軻車軻筥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軻服馬夾之若
 馬已在軻不可復扶且筥馬而走非徒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
 逐之 注達道方九軌也 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塗
 九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五九車也亦雅官云一達謂之道路
 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
 之巷七達謂之劇駘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遠說爾雅者皆以
 為四通交出後有旁通故列於此也且達由九道交出也今以為

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在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
自九軌故以達尚之言蓋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
巡注亦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
皆有唯邦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於邦國每言達也故桓十四年
焚渠門入及大塗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宣王五年入
自皇門至于塗路列君以為國者皆有達道以規杜氏其塗昧也
注殺虫弧旗名 正義曰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旌而充皆却有螭
弧舟有灵姑鉦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蟬旗卿之旗也其名為
時為之其義不可知也 注弟共至元年 正義曰莊公之弟逃
於四方故知雅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餽寄食也以此為言餽曰方
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去饘於是饘於是餽余口釋言云餽
饘也則餽是饘饘別名今人以薄饘塗物禮之餽紙餽帛則餽
者以饘食口之名故去餽其口也 注謁告至曰餽 正義曰謁告
也釋詁文婦之父曰昏釋親文也餽與昏同文故先儒皆以為重
昏曰媾 注繫紉至之祀 正義曰紉祔云禮祭也孫炎曰禮繫

敬之祭國語曰精意以享禮也是絜身以享禮之禮享訓獻也言
絜身而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若其受許
之士則皆祭許山川故知祀禮許山川之祀 陸圉也 正夷
曰教祐去圉也 舍人曰圉也 岳也 注此今至京兆 正夷曰地理
志云河南郡新鄭縣治 鄭國 鄭桓公之子 武公所國 是知新邑於此
禮河南新鄭也 且志又云京兆 鄭縣 周宣王弟 鄭桓公 邑 是知鄭
在京兆也 志又云李陶 宣王才友 為周司徒 食采於宗周 畿內 是
為 鄭桓公 之 國 於 史 伯 曰 王 室 多 故 何 所 可 以 述 死 史 伯 為 桓 公
謀 取 魏 郟 之 地 今 寄 郟 與 鄭 而 魏 郟 受 之 後 三 年 禹 王 敗 桓 公 死 其
子 武 公 與 平 王 東 遷 卒 定 魏 郟 之 地 然 則 傳 云 先 君 新 邑 於 此 謂
武 公 始 居 此 也 史 記 鄭 桓 公 始 居 郟 自 今 十 邑 獻 於 桓 公 之 竟 國 之
案 鄭 語 桓 公 始 謀 未 取 之 也 武 公 始 居 郟 公 也 全 滅 魏 郟 非 獻
邑 也 禹 迹 之 言 皆 誤 耳 昭 十 六 年 傳 子 產 禮 韓 宣 子 曰 我 先 君 桓
公 與 商 人 皆 出 自 周 以 艾 殺 此 地 而 共 處 之 者 禮 寄 郟 與 鄭 之 時 商
人 即 與 俱 行 身 非 桓 公 身 至 新 鄭 陸 大 岳 至 能 也 正 夷 曰 周 昭

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黃炎之後言鯀為黃帝之後共工為炎帝
之後炎帝則神農之別号周禮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後孫四岳
仇之胖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達云共工也侯
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魯姜炎帝之姓其
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後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
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香之故稱大岳神國是其後也
胤純也欽祐文舍人去胤純也 禮純至嗣者也 正氏曰經記
理之若滿之經營經始也國亦非礼不治社稷得礼乃安故礼所以經
理國亦安定社稷以礼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礼守位則澤及子孫
故礼所以次序民人利益後嗣強國亦猶滿序之言經夫婦也
注百人至詛之 正氏曰周礼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此言二十五人為行者以傅先卒後行駮大於大知行之人
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下唯有二十五人為兩耳又大司馬之屬
官行司馬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礼之兩即此行是
也周礼之行禮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也詛者盟之細殺

性告神令加之致谷瘞射禴考叔者令卒及行閱祝詛之欲使神
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獾又更令一行之內或用雞或用犬重
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
殺狸豕之牡者亦雅獸豕也曰豕者豕也知獾者是牡祭祀
例不用牝且宋人禮宗廟為文獾明以確猪喻也注蘇忿至公
也正彖曰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執封蘇忿生以盪
為司寇尚存立政林同公告大史曰司寇蘇公是其事也注息國
至息燹正彖曰屯李息國姬姓此息侯伐鄭者其不親也知與
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
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燹故息國也應劭云其後東徙
故加新云若其後東徙南去故息何以反加新字乎蓋本自祀祭
從此也凡諸至于策正彖曰此傳黃罔宋不告敗而發此例
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為被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更改政令也
謂諸侯大事崩卒舍盟戰伐克服君臣乖離水火災害經皆他
國之災皆之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則昏若或彼以實告改其

告辭而書之或後彼以虛告國其虛言而記之立文褒貶章其善惡
蚤後依告者多不必令皆依告衛獻公之出奔也傳錄孫林父寤
預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及其各經則去衛侯出奔齊如此之類
是改告辭也晉人之敗秦也傳錄潛師夜起以敗秦于令狐秦實
未陳不与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及其各經乃言晉人及
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也蚤後或因其虛或改其實
終是假於勸戒得告乃各也不然則在者蚤後傳聞行言實知其
事但非故違來告知亦不各所以慎謀誤辭不審者楚滅六莒臧
文仲歎而乃言魯非不知但死命來告故不各也師去臧否亦如之
者傳因被兵發例媿出師伐人不必須告故聖明之至及滅國者
既既侵伐發例又媿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各于策
者明告命大事皆各於國史正策以見仲丘修定意國正策之文
陸臧否至乃各 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臧否者明其臧否之言
非徒勝敗之理故知是善惡得失總理有由直兵有疆弱也秋
伐邢之對非狄也告也楚滅庸之徒非庸也告也故知敗克互言

春秋正義卷第五

相公

國子舍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

等奉

初撰

正義曰魯世節桓公名允惠公之子懿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也桓公名軌世族諸亦為軌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法非一略萃一身亦不知本以何行而力此謚也皆效此是歲七在玄枵元年注嗣子之備矣正義曰顏命曰乙丑成王崩使舟侯呂伋以二千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弟孔安國去明室路廢延之使居臺內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自然也釋例曰尚各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礼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哀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薨偁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礼於廟今遭喪絕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圖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礼也相之於隱本無

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
晉房被弑悼公即位改元今桓公實篡立歸罪高氏詐言不與賊
謀而用常礼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各之
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注公以立所隱 正義曰成舍礼於岳既易許田然後盟以治之
故先舍次假田然後昏盟也言迎之成礼於岳者岳是衛地沈以
為公迎也伯於岳知特史之所忌諱者傳不言各曰知非仲尼新
意也 傳注魯不立易也 正義曰初傳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
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為文故傳言為周公初故解經壁
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
子賜魯以許田非魯得之獲世不宜易取初曰於此一變犯二不宜
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初易并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壁於
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初假而言以璧
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稱侯相交有執圭璧數信命之理今言以
璧假似若進壁以致辭然故壁猶可言初則不可言也何則初許俱

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後得為隱諱故也 注渝妻也正亥日
秋言文也借載其盟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言不更改見其終死悔心
所以深惡魯也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許頑僖公去居常與許後
周公之字蓋僖公之甥後得之也齊人取讎及聞及其婦也後
各之自此以後不答鄭人來餒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
地仍魯物不得為鄭人取之 凡平原至大水 正亥曰洪範去
水曰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漫潤於土故鄭下地可使水潦停宜平
原高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為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
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 注廣華曰原 正亥曰釋地也
李巡曰禮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注鄭伯至繆 正亥
曰六年傳去魯為其班格鄭注去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成齊
矣經不答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答自有闕文之類注既疑此事
不云闕文而繆孫者所出在伐齊賤皆各經所不答必是文闕若
其事重使人無賊亦書鄭人來渝平舟人取讎及聞是也今以拜
盟事輕若其後則例不合各故杜子善遣使來傳而鄭人疑

信繆誤知非實是却伯為不見公不省者以魯鄭相親易曰信好
鄭伯既拜盟而未魯君允容不見故知非實是却伯止是鄭人而
已 注華父至世祖 正黃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宗戴公之孫
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水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叔防叔
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字孟孫生仲尼是孔父嘉為孔子大在祖
目逆至而豔 正黃曰未至則目逆既迎則目送俱是目也故以
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好故曰美而豔也二事
之辭也美曰豔詩毛傳文也 二年宋督弑孔父 正黃曰凡言
其者是其身之所為君是臣之君故臣弑君則去弑其君臣是君
之臣故君殺臣則去殺其大天子亦君之子故去殺其天子稱國
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与國並舉一國之辭君与大夫皆是國人
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皆名大夫
得言其則王孔子殺君伯毛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言弑其君則
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与君俱死弑君為文言宋
督弑其君弑督為文而上弑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弑君為文

而下及其大夫言及与夷之大夫弗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意亦同 注称督至其君 正貨曰宣四年例曰弑君称君人无道也称臣人之罪也故知称督以弑罪在督也 诸言父者 豈或星字而春秋之世有奇倭禄父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曼名故杜以孔父為名又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偕曰不称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称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為名因論為罪之狀內不已治其闔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怒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无而禍及其君故各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強書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矣无善孔父之文孔父力國政則取怒於民治其家則無闔門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无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於後言季无大節先儒者隨加善例又力不卒强書臣蒙君殺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即案由文仲尼以督為有无君之心改督一事而已无他例也是以孔父行无可善昏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

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倍極極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倍以死罪不各名令孔父之死倍死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之名言若齊侯殺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名孔則為氏猶仇牧首身被皆昏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為氏故倍去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鄙蔽甚而孔父事行令人見其色羨是不毛治其閨門又陽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各名責之利君不達此旨幸為規也非也

注臨十之所點 正義曰杞以夷禮倍每發之此不發倍非夷禮自是以下滕常林子故疑為時王所點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為天下宗主尚得命於諸侯明也點滕為子禽

注成平至宋地 正義曰成平釋祐文也宣十五年修晉侯昭兵于稷治兵於以禦秦明其不武晉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山此成平宋故以稷為宋地 陸宗以至十日 正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倍曰周

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於平宋亂故今于授終今宋罪
而受其賂故得失備各之始昏成宋亂終昏取郟鼎是其備各之
也却錄服虔皆以成宋亂為成就也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
四月庚午朔其月无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无
月也 注潁川之鄧城 正莒曰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邦舍於鄧
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
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邦不宜遠舍其都且蔡邦懼楚始為此
舍何尚反求近楚小國而与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注傳例至
策勲 正莒曰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
八十二其不胥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諫也餘公
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胥之意也知隱不胥至力諫者以
隱是讓位與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情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礼不
應終隱之身竟不胥至知其以讓之故勞非所憚勲无可紀不敢
自問於正君者勞策勲故不告至也 傳君子至其君 正莒曰
諸傳言君子者或為質買者或相斥仲尼或語去丘明之意而記

諸賢者明於明理而已不後曲為身例雖所陽之將趙盾之弑池
治之罪危疑之理須取重證故特稱神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
子之口者言其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君弑
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
非獨仲尼也皆有先君之心而先君弑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
各事禦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忌
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雖為公怒始與毒害
君先辱孔父後各弑君便似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君弑君後
君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若不義之極故也往往稱至妾也
正弟曰傳言為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厥
殺賊臣宣常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受平錡之狀而傳以解經
故注中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力會之者謀及其既會這背
前誅非徒不討宋督乃更力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辱平宋亂
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為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
可言四國內會縱賊取財故逃言為會之本意言魯子釋故以平

宋亂也。傳以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之華
氏故也。爲周公訪故文。与此同。故以彰相明。然案力用公訪故
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而應云。白略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
乃在立華氏之上。力賂之下者。以周公訪故其文約少。得以故字
在下。摠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可摠而結之。先舉力賂惡重所
以云力賂故也。然後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曾
宋古本佳。先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帥會于澶淵。謀敗
宋財。既而元敵。昏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有成宋亂。知非說受賂尤
四國者。澶淵之會。敗師。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元數責
非尤過之狀。知力賂故而不本其含意。隨其平文。七文十七年。晉會
諸侯于扈。款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吏。与此正。月而
後。各語使令于扈。借曰。書曰。諸侯。甘功也。此亦先功不言。諸侯會
于扈。而歷序諸國者。扈之令。晉爲伯。令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
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綠陵。存柎。爲伯。城而不終。故敗。稱諸侯。此
則存陳。斯自相平。亂故不加。敗文。知不爲公諱。不敗。諸侯者。以狄

泉之諱雅沒公文其餘皆敗此若必諱雅須沒公而已何煩不貶
 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成平曰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
 史官非一置辭不同猶暨之與及更无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
 改也文十三年信衞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
 无異也 注陽公至公世 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戰
 伐却圖其東門再戰取其朱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郟四戰却郟
 入其郟五戰伐却圖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却伯以王命伐宋在
 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衞入郟九戰宋人蓋人衞人
 伐戴十戰伐寅却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却伯以旆師大敗
 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注郟國至郟城 正義曰
 穀梁傳曰郟鼎者郟之所為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郟大鼎也
 公羊傳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
 人是知郟國所造故繫名於郟劉向難杜陸都回濟陰成武縣東
 南有北部城郟宋邑洵陰成武縣東南有郟城俱是成武縣東南
 相去不遠何得所為郟國所為宋邑則以南郟北郟並宋邑

別有鄙國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遠則鄙國
鄙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其過
如劉所解鄙國竟在何處 君人至子孫 正身曰君人智與
人為君也昭德禮昭明善德使德益章國也塞違禮則塞違補
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禮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為德施
之為行德受行之求致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見故聖王設
法以外物表之儉與度數文物也明者是昭德之表故借每事
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却先塞違
之事自滅德立遠以下言遠德之事了德之與遠義不並立德明
則遠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立則德滅故立遠之上言滅德立
這謂建立遠命之臣知塞違禮過絕違命之人也國亦之敗
禮邦國喪亡知猶懼或失之禮恐失國亦此諫辭有為尾故理之
相見 注以茅至之棘 正身曰冬官考工記有葦屋瓦屋則
屋之葢蓋或草或瓦皆古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且用葦葢
屋更无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後廟重磬制楹達婦反始也

崇垣康至既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文不應以茅為覆得
而茅者杜玄以茅飾屋若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摠
力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
以立宗廟何緣生以莫死敬亡者存故以宗廟而莫之此孝子之
心也宗者為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為貌然則象考之貌其祭之
所敬其舍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
之大稱皆項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
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特文王故以清稱解
之 注大路至結草 已茅曰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
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名也周禮中
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冢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冢
其實諸侯之車亦稱路大路之最大者中車五路至路由大
故杜以玉路為大路巾車之玉路錫鑿纓十有再就遠大帶十有
二旂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為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
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為說尚書顧命陳列

器物自大輅繼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為玉金象以飾車以其備
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
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輅注皆以為金路以同孔金路
同姓以封五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蟠
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
車之摠名以周禮孤亦夏象卿亦夏纁釋例以所賜穆叔子蟠為
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為賜車之摠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
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
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与越席各为一物豈清廟与
茅屋又為別乎故杜以大路為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是方以示
儉故沈氏云玉路雜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列君橫生異義以大路
為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注大羹至五味 曰羹曰酏特牲云大羹
不和貴其質也饌禮士虞猶牲皆設大羹清知玄云大羹醑煮肉汁
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是祭祀之礼有大羹也大羹者太古
初食肉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

記言大羹不知故知不致者不致五味也即洪範所云酸若辛
鹹甘也 陸春櫻王精鑿 正者曰釋州云染櫻舍人曰染一名
櫻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染士虞祀云明奇鄭云今文曰
明染七櫻也然則染是櫻之別名但櫻是諸穀之長染亦諸穀也
名周礼小宗伯辨六染之名物鄭玄云六染禮泰稷稻梁麥苽
諸穀皆名染也祭服用殺黍稷為多故云黍稷曰染飯謂之食倍
云染食不致也禮以黍稷為飯不使細也九章算術粟率五十鑿二
十四吉粟五斗為末二斗四分是則末之精鑿 注衣畫至指臂
正義曰畫衣謂畫畫於衣祭服去衣紳畫衣詩稱玄衣是玄衣而畫
以衣畫衣之言卷也禮竟為春然玉藻曰竟冬以祭知禮竟為卷
也尚春益櫻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夷作舍
宗彝藻火妙未黼黻絺紵言觀古人之象禮觀衣服所象日月以
之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等與以上官作舍宗彝以下言
絺繡則二者皆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績與紵布采
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礼注及詩箋皆云衣績

而裳緇以此知裳是畫文故去衾衾衣七衾衣以下章數却去注
司服云有裳次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各於旌旗
又登冕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白也草而下如却此言九章者畫
一山二華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鸞冕右
去龜去山白華與而下七章華與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去冕者
去華與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
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
玄冕者其衣无畫畫上刺黻而已杠也二十五章數九文不取宗則與鄭
異也冠者為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号故去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
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礼文残缺形制難詳周礼弁師掌五
之五冕皆玄冕朱表上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
礼也蓋以朱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
傳先文既述三礼圖禮制禮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
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
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三寸

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
故備載享司馬彪漢各與服志之考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乘
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
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
五旒皆有前无後此則漢法耳古禮却玄左弁師云天子衮冕以
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旒有五采五下羽二鷩冕前後九旒衮冕
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皆五采五下羽二上
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有三星玉九旒伯鷩冕三采繅前
後七旒有三星玉七子男衮冕三采繅前後五旒有三星玉
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至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禮之冕
者冕旒也以其後高前下均旒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上位者
失於驕矜欲令位孤高而志跡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輔
制同而名異鄭玄坊等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禮之芾耳他
服禮之鞞以韋為之故云黻韋鞞也詩云赤芾在服則芾是韋
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曰渙而食困衣

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之王易之以布帛而独存其蔽前者重
古道而不忘孝也是說蔽韠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
天下也作為網罟以佃以廩則田廩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
之時去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廩而食因衣其皮
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
始始於黃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
虞氏服韠言舜始作韠也昔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
也冕服禮之蔽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禮之韠者朱
士冠礼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也服禮之韠以冕為主非冕禮
之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禮蔽為韠韠韠之與韠祭服他服之
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韠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
韠發首言韠句未言韠明皆以韠為之凡韠皆象衣色言君朱大
夫素則皆卑之韠直色別而已无他飾也其蔽則有文飾焉明堂
位曰有虞氏服蔽夏后氏山殷火周章章知玄云韠冕服之韠也

舜始作之以爲祭服禹湯至周坤以昼文後王飾飾也山取其仁
可仰也火取其明也竜取其變化也天子備尊諸侯火而下鄉大
夫山士飾韋而已是說蔽之飾也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却玄玉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
央有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
記傳更元蔽制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傳作蔽或作鞞或作
鞞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鞞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鞞
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後制鞞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鞞也然則漢
世蔽膝猶用赤皮鞞晉以來用絳紗爲之異其古今異也以其用
絳故字或有爲絳者天子之笏以玉爲之故云班玉笏也管子云
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星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
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各於笏執名曰笏忽也君有
命則各其上備忽忘也或曰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
古者賦皆執笏即令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曷志林
秦竇見大守以簿擊類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

薄玉藻云笏畢用也。用飾季言贊賤。冬皆用笏。用飾以示為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竹也。鄭玄云。球。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為卑。吳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為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班。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註。後直。讓於天子也。亦前註。有註。後註。元所不讓也。鄭玄以為禮之班。七之言。班。然。元所屈。前德。方。正也。荼。體。舒。暢。所。畏。在。前。也。圓。較。其。為。屈。於。更。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首不背圓。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右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班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玉晉大圭以朝。日星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班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廣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亦皆然也。注。帶。華。垂。覆。後。正。或曰。下。有。聲。是。紳。帶。知。此。帶。為。華。帶。玉藻。華。帶。博二寸。知云。凡。佩。繫。於。華。帶。白。虎。通。云。男。子。佩。華。帶。者。示。有。金。華。之。更。然。則。示。有。華。更。故。用。華。為。帶。為。佩。也。昭。十。二。年。

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与行
膝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膝跖云邪幅在下毛信曰幅福也所
以自福束也邪美云邪幅如人行膝也福束其股自足至膝之訓
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膝邪纒束之故名邪幅焉者屨之
小別邪玄周礼屨人注云履下曰駟禪下曰屨然則駟之与屨下
有禪履由異履是摠名故云駟履履禮其履下也却玄又云天子
諸侯吉事皆駟亦駟者冕服之駟白駟者皮弁之駟黑駟者玄端
之駟其士皆若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
朝服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亦亦駟餘服則屨其王后禕衣玄駟
輸狄有駟闕狄亦駟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祿衣黑屨其諸侯夫人
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駟其餘皆屨其駟之飾用對方之色
亦駟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此方白屨黑飾是也注衞維至上履
正步曰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礼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衞笄
却日農去衞維持冠者却玄云祭服有衞垂于副之兩旁為其
下以紕縣項被婦人首服有衞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

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衝以玉為之故師掌享
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筭則天子之衝亦用玉其諸侯
以下衝之所用則未聞統者縣頊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
魯路敬善曰王后親織玄統則統必織線為之若今之條繩却玄統
箋云充耳視所以縣頊者或名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
也條必雜色而魯路杜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那謂純玄
也統纁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纁用兩組屬之於兩
旁結之於頊下垂其餘也統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
其餘也統纁同彭以之相形故云統纁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
五冕皆玉筭朱紘條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
組纁皮弁筭爵弁筭緇組纁鄭玄云有筭者屈組內紘垂為飾無
筭者纁而結其條以其有筭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无筭
者用纁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相筭故用紘緇布冠无筭
故用纁也魯路稱公侯夫人織紘緇知紘亦織而由之士冠禮言
組纁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緇冠上覆者冕以木為幹

以玄布衣其上禮之。緹論語尚書皆去麻冕知其尚用布也。弁師
掌五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
升布以為冕即是緹也。知玄玉藻注去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後
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衡及緹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注為
卑各有制度。正義曰此上十二物者皆冕明其制度哀伯思及
則言元次才也。鄭玄覲禮注云上公衮元弁。天子有弁。弁降
冕是衮兩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
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班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
景公有度也。衮冕鷩冕鷩冕四章。冕希冕。此表二章。是衮有度
也。鄭玄舜人注云王吉服冕有三等。布冕為上。冕服之冕。下有
白。冕黑。冕王后祭服。冕有三等。玄冕為上。禕衣之冕。下有青。冕
赤。冕是冕有度也。統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統有度也。天子
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緹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
度也。明其昔卑各有制度。注藻率垂下飾。正義曰鄭玄覲禮
注云。纁所以藉玉以韋衣不廣。表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注云。

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爲之
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爲幹也禮之言纁皆角玉共文大行人謂之
纁藉曲礼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栢圭九寸纁
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注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板
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角奠之時須有纁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
耳典瑞職曰玉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栢圭侯執信
圭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
就以朝覲宗過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
言五采者皆祀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
就禮五币每一币一就也礼之言藻其文虽多典瑞大行人聘礼
覲礼皆單言纁或云纁藉未相言纁率者故服虔以藻爲畫藻率
內制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中无名率者服言礼有
刷中夏无所出且哀伯禮之昭數固應礼之大者寧有率拭物之
中与藻藉爲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称为藻藉何以
不可名爲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畫先

箴功却玄士以下皆禫不合而縹積如今作縹野為之也然則禫而不合縹縹其邊裡之為率此以韋衣木蓋亦縹縹其邊故林率也鄭司農典瑞注讀縹白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為藻也詩曰鞞琫容刀故知鞞鞞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獲穎削楛楛是刀之類故与刀連言之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為上飾鞞為下飾列君以毛為飾下曰鞞上曰琫而規社或但鞞鞞或上或下俱是死正文不可以規社也注鞞紳至常帶正戈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鞞鞞知鞞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心為飾裡之紳上帶為華帶故云鞞紳帶所以別上帶也至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房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為房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後名之為房紳是帶之名房是垂之與坊餘垂帶而房是房之垂也至藻林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縹四寸縹辟下垂賈服等說華房皆与社曰雅却玄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鞞為小囊琫房如裂縹之列衣言

鞶囊必刻表綰緣之以為飾。素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船革是帶之別稱。遂以鞶革為帶名。古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号也。禮記又云婦夏舅姑施繁褻。是囊之别名。今人謂裏書之物為褻。言其飾帶施囊耳。其繁亦非囊也。若以繁為小囊則褻是什器。若褻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為得其字附是旒之畫者。旒之别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力之總号。故云旌旗之辨。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旒。又大行人公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其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其旒各如其命。數其目。旒則七旒。熊旗則六旒。龜旒則四旒。故考工記云。鳥旒七旒。以象鷩。火熊旗六旒。以象伐。龜旒四旒。以象管。室是也。鄭司農巾車注云。禮尚說曰。纓當骨以削革為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背前也。服虔云。纓如索。羣令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背有索。羣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羣也。案巾車玉路。纓纓十有再。就鄭玄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木路。前樊

鵠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內樊鵠色飾韋內纓不言就數飾與韋路同注韋甲各有數正考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藻垂有數也毛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玉琫而珞玳諸侯瑩琫而珞玳是鞞鞞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鞞房有數也玉路十二旂金路九旂是鞞有數也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大同小異度裡限制教裡多少言其若甲有節數也注火登至相庚正考曰考工記火登績之夏云火以圓鄭司農云為圓形似水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竟鄭玄云竟水物登水者并登竟是在有登火登竟也白與黑裡之黼黑與青裡之黻考工記丈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為說孔安國虞各信而云黼若斧形蔽為兩已相背是其同說然也周世衮冕九章信唯言火竟黼蔽四章者略以明矣故文不具衮衣之所登竟先於火今火先於竟知其言不以次也

注車服至屨設正考曰考工記云登績之夏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

象天地四方也此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
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
為之五行之色為五色加天色則為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
其物者以木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
注錫在至鳴色 正齊曰却玄巾車注云錫馬面有盧刻金為之
所理錫錫也注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有盧也然則錫在肩
上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為鑣知為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
在服馬頸上為和亦鈴也以起異故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旗
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旌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
先儒更无異說其當和所在則曰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
鑣曰為鞞傳內傳曰為在衡和在軾前却玄經解注取鞞為
說秦詩箋云置為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為在衡
曰車之為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為在鑣是疑不為定故
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
耳詩辭每言八為南禮馬有二為者若在衡者唯兩馬安得置八

書乎以此知書必在鑲意既在鑲則和商在衡經傳不言和數
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力之故動則皆有鳴鳧也 注三辰
謂之明 正堂曰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却玄布以為日月星也
理之辰之時也日以照昼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逸而
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天之
光明照居天下故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
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萃威姬
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文竟為旂熊虎為旗不畫
三元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
為言也 注九鼎之郊 正節曰批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
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蘇秦救周求九鼎類率神府王曰昔周
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
數或更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如武王近九鼎於洛邑
故以為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為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
置西周乃徙九鼎於洛邑故亦竟欲以為內都又以尚書洛誥說

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迂意周公乃卒營之地理志云河南
縣故鄆野地也武王遷九鼎寧周公致大平嘗以內都是內王城
至平王君之言即今河南城者晉賈誼以為河南縣成王定鼎重
三年傳文注蓋伯夷之屬正平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
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
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安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
節乎左右欲辱之大公曰此豈人也杖而去之武王既平殷夷齊
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
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檢晉傳之說非武王者唯付人
故知是伯夷之屬注內史至於魯正平曰周禮春官內史中
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齒必有餘慶易文言文也陸楚國
心含謀正平曰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
陽徙此也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
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紀文王徙都于郢地理志
依史記內流付時商楚武王也譜云楚芊姓顛頊之後也其後

有常能。夏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
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
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
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信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
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
吾号王弗聽還報楚王怒乃自立为楚武王是楚之武王始僭号
稱王也劉炫号武为耶謚也冬公至礼也 正義曰凡
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夏親也出必告反必
告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至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
者諸廟皆告亦獨禰也礼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
于祔會祝史告于宗廟諸侯死必告于祔會祝史告于五廟反
必親告于祖祔乃會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
子則親告祖亦祝史告餘廟朝隣國則親告祔祝史告餘廟其祭
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于祖祔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
言祔者郑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

親與不親而錫廟皆告故摠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无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也采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春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勲其夏一也舍爵乃策勲也春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春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春勞則策勲者非唯討伐之勲矣常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祿有功則舍爵策勲无功則告奠而已无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皆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告者數例曰凡公之行不告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諱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為榮則克躬罪己不以告廟非為慢於禮也若夏

實可恥而不以為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
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季友公至自齊書曰也釋例曰執止之
辱厭者數列所以累其先君齊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
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隣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
曰齊也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也也教例又曰桓公之喪至
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昏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親社用飲至之
禮此則失禮之昏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昏盟而後
昏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
昭公至自齊居于郟此則宜告而昏至者也諸昏至皆告廟啓反
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宜見昏也之說
於朝見昏勞于廟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十六年公會諸侯
于淮未飯而取項齊人以為對而止公十七年秋邑姜以公故會
齊侯于平公始得飯而昏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
傳曰猶有諸侯之事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
在會後齊昏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盟是因會而為之初

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矣并以盟告亦不云
之自盟而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溫遂因
許經會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柘遂滅偃陽經晉公至
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鄭更勢相推或以媾致或以終致蓋
時史之異耳无他矣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竟而布告廟者
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偪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後故
公凱伐之矣不越竟動衆興兵大其更故出入皆告于廟也注爵
飲重功也 正考曰韓詩說一升曰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觶寡也
飲而寡少三升曰解適也飲而自適四升曰角觶也飲不自適
觸罪也也五升曰散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搃名曰爵其
實曰觶之餉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摠林為爵案燕禮
爵用觶解此飲重之爵不過用觶解而已為人君者賞不踰月飲
民速親為善之利故舍爵即各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十畝之戰
正考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与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史以
力子名也 夫名至生亂 正考曰出口力名合且力之人去言使合於夏

宜故云名以制義杖弔而行所以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後禮而別所以修成政教故云禮以修政以禮為政以正下民故云政以正民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禮教无所從出政不以禮則民各有心故為始亂也 注穆侯之諷諫 正義曰大子與栢叔並周戰為名而所附意異仇敵於戰栢叔怨成師取邑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大子多怨仇而成有徒衆穆侯才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但蹇躓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栢叔將威故推出此理因解其名以為諷諫故使之強幹弱枝耳入臣規諫若无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志非禮人之立名必將有驗而何休禮充氏傳有興七由立名善惡引右穆名意為膏肓以難充氏非也 注靖侯至傅栢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之生獻侯之生穆侯之生栢叔靖侯是栢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禮高祖為高祖父亦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貴蹇公為為傅相也此人之後遂為東氏蓋其父字栗 注側室至一室正義曰禮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廢子寄公官正室寄

大廟却玄之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知側室是配子言其在
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年信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屬立此官也
卿之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更連於國臨時
選用異姓皆得為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庶所及唯知宗
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穿受夙之廢孫於趙有內及父昆申而
內有側室然遠其宗之廢者而力之未必立卿之親弟陸適子
之輔貳正考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子禮之別子及
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最嗣百世不遷禮之大宗為父
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禮之小宗五世遷者禮高祖以下喪服
未純其純高祖之適則認服之內共宗之其純而祖之適則小功
之內共宗之姓相統稱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
有四或繼高祖或繼中祖或繼祖或繼祚皆至五世則遷以認服
既窮不相宗故既即遞遷也禮記大信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
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
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皇言大宗小宗

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小宗故其法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副貳，亦立之為此官也。杜知少大宗而去小宗者，以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也。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為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公族為說，故言別子為祖，主說諸侯庶子，其貳宗亦立。禮記亦為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祖記又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為小宗，禮是大夫之身為小宗。禮者為貳宗，禮大夫廢身貳宗與側室，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注諸侯也。服者。正義曰：周公作大九州，廣土方里制，為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為中國。夷鎮蕃三服，為夷狄。大司馬禮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禮之九服，言其服宜王也。如其數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在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七百里，南北短長相覆，逾千里。周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

既不方服必差改晉在旬服也

春秋正義卷第五

計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五字

春秋經義卷第六

桓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南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勅撰

三年注經之可羸懸 曰季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无王无月其餘十三年蚤春有月悉皆无王穀梁傳曰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註始也其曰无王何也桓才弑兄臣弑君天子不乞定祿位不乞救百姓不乞去以无王之道遂可以至寡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与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年春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各王弑君易妨田成宗乱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桓杜以正是王正歷徙王出故以內王者班歷史乃春王明以歷天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春王言此十三年无王皆王不班歷故也劉炫規曰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理不各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體无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廢王定

有子嗣之亂經傳瑤豈是王宮猶已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
杜之魯之司歷頗置兩閏又襄十三年十二月魯杜云季孫雖閏
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
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後有他
人尚已班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
王矣時未有王歷无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
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闕於魯之人矣或知之无由輒得改
正襄二十七年信林司歷過再失閏者豈周司歷也魯司歷也
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頗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當王
班苟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二年十二月魯
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也杜於教例又云季孫雖閏此言猶
不即改明年後念如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
既言歷為王班又稱魯人輒改之之不憚於王亦後何須王歷杜
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
事非一也如夫人有氏无姜有姜无氏及大雨霖唐各如墮之

虧也此元王者正星闕大耳今刪定知此不昏王耶是經之闕文
必以為失不班歷者杜之所秘矣元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隻兩
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札有頒告朔于
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為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尊翼戴天子王室
豈微猶也班歷之矣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為亦違
棠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負人所不得也猶如
大夫之卒公侯在外豈不与小敘亦同昏日之限然則司歷之色
魯史所改概時而言有何可責列君不尋此有損生異因以規杜
也恐非其矣也 注既盡而不見 正哉曰食既者禮日光也
故去既也月体无光侍日照而光生半照即力弦全照乃成望
也向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為日之衝有大如日者
禮之闕虛闕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曰月食張衡靈憲曰日月
之衝光常不合是禮闕虛在星則星微過月則月食是言日奪
月光故月食也若星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亦有不食者
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則互犯故日月遮食交在

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符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亦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亦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厥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言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巨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体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理月在日南恆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恆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爻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体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体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体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月光不掩日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体不見聖人不

言月采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注禮
君之御逆 正黃曰天子舊先與敵不自親逆使卿逆而上公臨
之若侯則親逆有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右于紀傳曰禮也是商
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宮師送單靖公逆王右于齊
卿不行冰禮也是知天子之禮尚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
公問曰免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
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禮已重乎此對哀公指言魯宣
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云如齊逆女丘明不為之傳
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冰禮也以卿不
行為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 有年 正黃曰年刻為稔
謂歲內年者取其歲穀一孰之義故禾稼既收農功畢入以其
歲豐於常故史書有年於策此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孰為有年五穀大孰為大有年杜取穀梁為說
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疢以五穀養病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
豆即月令五疇所食穀也賈曰相惡而相年豐異之也言有非

其所宜有彙昭元年傳曰國亂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是言
歲豐為佐助之祿狀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
輒以為異是則无道之世唯宜有大飭不宜有豐年亦上天祐
氏之本意也且言有不宜相傳无其說釋例曰劉賈許國有年
大有年之經有鸛鵲來巢書所无之傳以力短語言有皆不宜
有之辭也按經螟螣不各有傳發於魯之无鸛鵲不以有字為
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
也螟螣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 傳注武公至之
右 正義曰武公莊伯子韓万莊伯弟世本在弟文也周礼戎僕
掌馭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故知御為戎僕右是戎車之
右也 注汾隰汾水也 正義曰叙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
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陽縣入河爾雅釋地
云下瀝曰隰知汾隰汾水也 注驂驂馬 正義曰說文云
驂驂旁馬是驂驂為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
与兩服為參故禮之驂又駕一馬乃禮之駟故說文云驂加馬三

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為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並名爲駟故摠舉一乘則禮之駟指其駟馬則禮之駟指其兩駟如舞二馬皆稱駟禮記稱說駟而駟之一馬亦稱駟是亦其初參遂以爲名也駟馬在衙外挽鞞每結於木由頸不當衙故也名駟者以駟馬有駟之容故少儀云駟々翼々是也注公不心禮也正義曰此成昏禮聘文姜也防刺魯桓公不忌禁制文姜云取事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去不由媒者公親舍齊侯必无媒也齊奉正法以刺上信桓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注昏禮云其義正齊曰公子遂逆女偕言者君命是存時君之余也此言備先君之好是稱先君爲辭也輩遂俱是逆女偕文各言其一是一舉其義承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其納微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微是男家辭也主人醒賓辭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醒後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稱先君以此知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凡公至進之正義曰昏以相敵爲耦先以敵

國力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邦送之於
 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協輕重也則小國亦
 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某公子之下謂送公子亦
 送姊妹也周礼序官唯有中大夫先上大夫也礼記王制曰諸侯
 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即卿也又先上大夫
 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
 上下成三年信曰公國之上卿爲大國之中大夫其下大夫其上下
 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是分大夫爲上下也 注古者至釋之 正矣曰經書身聘傳言
 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故知使大夫隨加聘問得所以存讓
 故序殷勤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飯也成九年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與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
 他國而來則曰聘是詳內略外之文傳據其不同故以致夫人
 釋之 陸乃明至此 正矣曰地理志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故
 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姑魏國也 在秦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

王將崩有芮伯為卿士名謚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晉
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四年注冬獵至書地正黃曰冬
獵曰狩爾雅釋天文也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玄云
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
在前求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
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布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
為敵不敵已加以仁恩養威之道是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
唯有三驅故知行三驅之正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
善其得時明禮皆充達矣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
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
王異正朔而交數為得天象在周伐於言時舉事皆起交正故公以
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隱五年公矢奠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非
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弗其地也恭地名者皆言其弗地
故知此即弗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
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亦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

由此而言則狩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取隙地而為之依三十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則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說之 注宰官至放此 正義曰周礼天官有大宰小宰大夫知宰是官也傳言父在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為氏矣周礼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大夫宰未夫知伯糾是何宰也賤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大夫慎疑故也坊稱濟多士書戒死殲廢官有政有三擇人為急王官之宰者以才授位令其父居官而使者攝職是王者恆侮爵位遭人則可故書名以說之糾之出勝受由於王而賤糾者王不應殺糾不應受使二者俱有其色賤糾亦所以責王如宰啗之比也春秋編年之書四竹畢具乃得為年此无秋冬知是史闕文也旧史先闕故仲左困之膏育何休以左氏宰

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
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去仍叔之子者說其幼弱故略
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已堪聘妻私觀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多
也即氏所箴与杜同云伯糾名且字非杜也傳注即非至合礼
正義曰春秋之世狩獵多矣見於經者先數事一宜良由得時
得地則常身不各故也以獲麟在於大野得地則不書其地知地
時並得則例皆不各此各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說刺所刺之意在
於失常也但傳於棠与河陽已云言非其地則非地責於理
已見而此猶得時恐并時亦刺駁書合礼而亦非礼自明故注申其
意言即時狩地唯時合礼以時合礼地非礼也公羊傳曰常事
不書此何以書說何說不遠也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也郊故有
遠道之言凡氏无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說其失常地也五年注
未同也兩各正義曰依二十三年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檢
經傳魯未与陳盟而書觀名知其來赴以名故也隱八年蔡侯考
父卒注去蓋春秋前与惠公過故赴以名案史記年表隱之元年

是陳桓公之二十三年則桓公亦得與惠公盟而云未同盟者以
蔡侯之卒去惠尚近故疑與惠公盟此去惠公年八月已遠且自惠
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惠公之世亦似死盟故以未同盟解之
也以長歷推之知甲戌己丑別月而赴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
日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
設令兩以月赴則當於四年十二月甲戌陳侯鮑卒五年正
月己丑陳侯鮑卒 注外相至故各 正義曰傳言朝經言如
知々即朝也下文州公如曹與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
魯公朝聘例言如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如故
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教祐云如往也朝者兩君相
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卿通問隣國執圭以致君命批以禮
而為言也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即昏於策未知成禮以否
經每有在塗乃後是禮未必成故直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
必成朝聘也公朝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
亦應朝訖乃書但略外故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各

者傳言故以裏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

注仍叔

乞出聘

正義曰天子大夫例皆各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

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為父老代父從政尤成直云弱也言

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

行父事故稱名以賤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說

之說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為父老身聘

非父沒義或當然注蚣蟻至故各正義曰穀梁云蟻蚣蚣

蟻楊雄方言之春黍禮之蚣蟻陸稅毛詩疏云出則人禮之春箕

之春即春黍蝗也長而青股鳴者或禮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

如蜚習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色聞十數步亦雅又有蟻

蝻上蝻蟻光去皆蚣蟻之屬然則蝻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

之傳稱凡物不為災不為知此為災故書

列公如曹

正

義曰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

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

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

紀與宋耳此列公及依五年羽人執事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
却玄王制注以爲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
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
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也百里
豈是以周世有爵焉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焉苟國小蓋指
此列公侯公也案侯是克商始封非內殷之餘國鄭玄之言
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元明言唯在族譜云侯姬姓武
王克商封侯仲之庶孫以爲侯仲之後也中國爲西吳後世禮
之侯公服夏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焉公未知孰是
或可嘗爲三公之官若親公之屬故稱公也以甚多文故
備言之列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臣後周公
大以之勳存相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列有何功得
此公爵若其爵得稱公上亦應唐以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
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旣削小爵尚爲宗此則理之
不通也

注不書主陶縣

正義曰如者朝也以朝出國不得

書奔外朝不書以國專向魯故書其本也。在春秋列國姜姓曹
國伯爵諸子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今
濟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三十五年魯僖公之元年也。伯陽立
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地理志云濟陰縣定陶縣
訪曹國是也。 仿公疾病 正彘曰鄭玄論語注云病譏疾益
困也。 注奪不使知至政 正彘曰隱三年傳執王貳于觀禮
款分政於執不使專任知伯也。及平王崩國人將界執云政即
周鄭交惡未得與之八年傳曰執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於
是始與之政。共鄭伯云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為王尼卿士。然
則執公為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政。金奪與
執不使知伯復知王政。故鄭伯積恨不使朝王。 注曼伯檀
伯 正彘曰十五年傳曰鄭伯因祿人較檀伯昭十一年傳曰鄭
京棟突較曼伯知一人也。 注司馬遷陳法 正彘曰史記陳齊
景公之時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奪之位為大司馬。古國時齊
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使大夫追論百者司馬兵法而

附傳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昔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內偏是彼文也五人為伍周礼司馬序官文也

注旂旂至号令

正矣曰旂之為旂事无所出既者相佑為然成二年信然侯曰帥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使之是在軍之士視旂旂以進退也今命二拒令旂動而鼓望旂之動鼓以進兵明旂是司觀之物又旂字及於旂旂之類故知旂為旂也周礼司常通帛為旂故去通帛為之禮通用一旂帛先畫飾也郑玄云凡旂旗有軍象者皆異物无者帛而已鄉遂大夫或載旂或載物象為軍象者皆將如郑之意則將不得建旂而此軍得有旂者依二十八章傳曰城濮之戰晋中軍夙于澤七大夫之左旂是知戰必有旂故以旂為旂也郑氏之言自理治兵之時去軍所建不廢戰陣之上猶自用旂指麾今時營軍猶以旂麾号令故去蓋今大將並麾執以為号令也賈逵以旂為發石一曰毛石引范蠡兵法作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机以追敵與賈同也案范蠡兵法亦有毛石之事不言名為旂也發石

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矣且三軍之
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為擊鼓傳也
注以旃說為考故從之 注祭足至勝也 正美曰隱元年

傳稱祭仲上去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
與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為字元氏先儒亦以為
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御嘉之乃各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
元可嘉注意以仲為名故去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
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為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
為字既禮之字元餅以善之固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遂
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
字告政各字此為因有告命之例故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
穿梁伯糾蕭叔大以昏以伯叔為名則仲亦名也傳文曰祭仲
足或備稱仲或備稱足蓋名仲字足也是辨其名仲之意也凡
傳所記事必有意在豈此丁寧說却言其志在苟免知其意言
王討之也 注仍叔元末恭 正美曰此子耳聘豈不言聘意

蓋為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伐鄭之上修在伐鄭之下明其必
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為童子將命先速反之心也苗在魯晉故經
書夏聘傳釋之於未秋說其夏至而秋未反也下句更之言
秋大雩則秋未為未注云未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仍
叙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吉秋也下文更云秋者自為秋對天句
更別言秋 注十二句凡章 正義曰上既言秋王以諸侯伐鄭
而此後言秋故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月故顯言天
時以指急慢之夏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不須每事重舉
特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被注自數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
楚客已在他年 注言凡之南郊 正義曰下三句謂雩嘗蒸也
雩是祭天嘗蒸祭宗廟此无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上言地耳
周礼天神曰祀地秋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力三名散則摠也一
号礼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各
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
凡言例也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摠包天子及諸國則凡公

始於天子諸節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摠包
天子及諸國則有祭地之文故杜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舉郊雲燕
嘗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群祀不錄可知也禘祠及地
祇惟无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禘祠之祭過則亦祭但
无過時者故經不畚耳又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
故漢氏之格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
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醫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歷
正月雨水申四月小滿申八月秋分申十月小雪申注皆以此四
句為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為雨水為見為小滿
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正之歷亦以雨水為正月中而殺例
去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
漢初氣名款今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雖則不同
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驚蟄而無見始殺
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
畢此理十月始蟄也記十一月則遠而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

修遂驚而走也始蟄之後又月南盡也是言皆蟄為正月中閉蟄
 句十月中也注以閉蟄為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
 月半蟄於啓戶二月初則驚而走也十月半蟄於始閉十一月
 初遂閉之皆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汝月
 初氣仍是魯限攻月中氣乃為巳時既以閉蟄為建亥之月又
 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故見閉蟄以始冬至以前皆得燕祭也故
 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之而後耕也禮春分也言得啓蟄
 而卜郊不惑過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燕
 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說其時所宜卜而不說其
 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燕也正
 申節卻月蘇未涉後月中氣故耳本不舉月為限而舉爰以言
 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五十六日外
 句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
 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奉天宿氣節為文而不以月力正也
 土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言屯見而事務成事也火見而致用

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其大率也是言凡候天時皆不以月為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奉天象故以月為正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禘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禮孟月不得祭也禮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起建中之月此言始殺而嘗禮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月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為烝春材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之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烝此為烝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登正月之烝而絕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明再烝清也然仲月豈不為時而月節有前有節若使節前月節即為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時明傳其中氣故說之秋例云竟星之休畢見經互反之月得此月則前卜祀已涉涉節則以過而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涉建秋之月中氣節也已涉次節

亦禮中節非初節也若始涉初節則不說之矣如此傳注必是
建寅之月方始郊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
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於大廟季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祖七月而禘獻子曰如彼祀文則魯郊周之孟春而傳
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正
禮表七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禮无傳俱稱獻子曰之言
日至傳言啓蟄一人兩說必有誤者若七月而禘獻子曰之
時應有七月禘矣然常已則各禘適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
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无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无傳非也
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
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禮正月為常明堂位後世之
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某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也春秋之也三君見弑整而弔士有誅俗變多矣尚云死之

此言既誣見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祀也郊去後書
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
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
祭天皇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
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
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
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祀此也其及正郊
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本德祭靈威仰也魯元冬至之
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郊去立此白矣而先儒志不然故王肅作
聖證論引群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也即郊天休唯一安得
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秦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
一天用三帛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造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
有二天然則杜葛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
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与郊異
也刘炫去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注電見五膏雨 正者曰天官東方之星尽为苍电之病見禮
合昏見也雲之言遠也遠为百穀祈膏雨遠者豫为秋收言
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訪每言百穀成數也雨之潤物
若脂膏然故禮甘雨为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穀之仰膏
雨是也傳直言雲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剝山川之雩
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練大月令云大雩帝用
獻亦是雩帝練大雩也此電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
祀於仲夏章者鄭去之雩之正者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
中而早亦備雩祀而求雨因若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為
月令秦法非是周典禮子嚴以電見即是非月釋例日月令
之合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為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為
竟見五月々々之時竟星已過於見此為強牽天宿以附會
呂不韋之月令非所擬而擬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練秋
大雩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秦
是言月令不得与雩合也鄭志礼注去雩之言吁也言吁咷哭

注以求雨也郊禘俱是祈穀何故禘禘呼禘早而備禘言呼禘
可矣四月常禘於時未旱何禘已呼禘也賈服以禘為遠故杜
預之也 注建酉至宗廟 正義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於
力名知必待嘉穀孰乃為之也杜林八月其穫今則嘉穀在於
八月知始殺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穀例引竹葉蒹蒼蒼白
露為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善秋霜始降然則
七月有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有漸歲事稍成八月
嘉穀孰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
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饗廟則似七月穀孰矣七
月尚嘗祭而去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
實起於建申之月今去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
限者以秋物初孰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
十三年子服景伯視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嘗祭之驗也何
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魯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
則於時舍吳在夏公則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

建申而言九月不應遂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嘗祭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蒹葭蒼蒼白露白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者以夏服始殺唯執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秋例破夏服而為此言也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月故注云先其時亦過也 注建亥至備矣 正亥曰偁赫火伏而後執虫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蟲以孟冬蟄故知閉執虫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盟蟲者溥陽而生得陰而獻陰陽即冬溫也祭統注云昆蟲祀溫生冬死之蟲也是蟄蟲祀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之蟄蟲咸動啓戶始也言啓戶故蟄言閉戶亦雅釋詁云烝衆也知万物皆成可薦者衆故名此祭為烝 卜日至慢也 正亥曰祭必當卜有古否不古則當改卜次句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月

過涉次月之節則各之以說其慢 六年大閱 正義 公狩
于郎公狩于禚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豈四時教戰而
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之始後舍未必皆閱車
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
狩于禚乃與隣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失魚于棠非教戰之
事主為遊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亦主為遊戲故特書公也
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豈在禚為遊戲如此之虧例不各
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此蒲祁子孫舍公身身在蒐而經不書
公知其法所不各以其國當大事非云私欲故也且此蒲昌間皆
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
兵大蒐在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 陸舟為心車馬 正
義曰大閱之禮在於仲冬令農時閱兵必有所為傳不言其意
故注者原之於時四隣與魯无怨又竟无征伐之處諸侯成齊
經所不見而傳說却忽如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與齊衛
交戰于郎知此大閱是懼鄰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

馬也

注他立至二年

正義曰殺陳佗佗无文不言無

傳者以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是全會其事故不書

會傳

注桓公惡生也

正義曰適妻七子於法尚為大

子故以大子之礼举之由举以正礼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

子其礼虽则曾文蓋亦倚其長大特加礼命如今之臨軒策

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為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礼故書其生

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

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

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桓公衡之

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同亂適夫人之長子

備用大子之礼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

之礼亦不書也 傳注隨國祀隨縣 正義曰在齊

隨國姬姓不知昭封為誰隨以此年見傳係二十年經書經

人伐隨自是以後遂為楚之私屬不与諸侯會同至定四年

年景入郢昭王奔隨今人免之卒後楚國楚人德之使列諸國哀

耳隨侯見經甚後不知為誰所滅 以白至其君 正彖曰言

此計今亟亟以為在後圖謀也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使耳少

帥得其君心君將必用其計若用少師則此謀必合故請示弱

以布日之利 天方授楚 正彖曰楚之先君熊繹始對於楚

在蠻夷之間食子男之地至此君始疆威威服隣國似有天

助故云天方授楚 臣聞至可也 正彖曰聖聞小國之已敵

大國也必小國得道大國滋辟如是乃得為敵也其意上言隨未

有道而楚未為淫辟隨不乞敵楚也既言隨未有道更說為

道之事道猶道路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君則治民尊神

使之得所乃可稱為道矣故云所謂道者忠恕於民而誠信於

神也此覆說忠信之美於文中心為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白

信理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故民之安飽是其忠也

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飢餓

而君快情款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飾功德以祭鬼神是

不正言辭是不信也死忘死信不可理道小而死道何以敵大君

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欲君之下楚也 注牲牛至日歲 正

義曰諸侯祭用大羊祭以三牲力立知牲內三牲牛羊豕也周禮

做人掌共祭祀之牲牲祭用純色故知牲禮純色字全言毛體全

具也曲禮曰豚曰膾肥也膾共文知膾亦肥也重言肥膾者古人自有

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膾案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案

是黍稷之別名亦曰諸穀之總名祭之用未黍稷為多故云

黍稷曰案是穀之俸也盛禮盛於器故云在器曰盛對曰夫民

至於雉 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

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

就然後致力者事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雉之意祭之所用有

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多為立嘉名以告神季梁奉其

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膾者非謂所奉牲

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

膾者由四種之禮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

普備安存故致力二畜之碩文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

民也。嘗役養畜以贖。故六畜碩大。善多。滋息。民力善存。又
致才。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善存。身甘瘕。苦
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婦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甘齊。疥疾病
民力善存。又致才。四備膾。咸有所以。然者。由民力善存。人皆
此種養畜。群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日絮。菜豐盛者。非
謂所祭之食。潔淨豐多而已。乃言民之糧食。盡豐多也。言
豐潔者。理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為政不害於民。得使
力耕。杜自爭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曰嘉
粟。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粟善味美而已。乃言百姓之情。上
下皆善美也。言嘉音者。理其國內上下群臣及民。皆有善德
而中。禮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穢。由上下皆善。故酒
食馨香。此言酒食馨香。甘。腥臄臠臠。乃謂民德馨香。甘
醜。醜邪惡也。所謂馨香。德上三者。由是王者。將祝神心。先和民
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甘。廢業備。具五教。使忠道協和。親其九
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絮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民俗大和。

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之不克令民各有心或欲後主或欲叛君不得由也遠上之心而鬼神之主百姓飢餓民力彫竭不得為年歲豐也民既不知則神心不說君豈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脩政旣其民人而親兄弟之國以為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梁豐潔言民食多告酒吉嘉旨不言民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為之於歲已言年豐故於酒要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 陸龜告所闕

正義曰劉炫云杜以博碩肥腍祝牲傳而言季梁推此出理嫌其不美故云其實皆畜此四禮又民力普存求畜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完則得生養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蓄滋言其生乳多碩外蕃滋皆複語也疲羸畜之小病故以為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 注嘉善至敬心 正義曰嘉善釋詁文也杜訓秉為謹敬言善敬為酒秉詩實穎實粟與田秉守相連

故粟為穗貌此粟與嘉善音同相類故粟為謹敬之心即論語
之使民戰粟与此相似列炫以粟為穗貌而規杜包於現恐非
注父義至子孝 正義曰父母於子並為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枕翰
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為稱義者
宜也教之義方使得其宜弟之於兄亦宜為友但兄弟相於乃
有長幼為卑故分出其弟使之為共言敬其兄而反愛 注禮
繫主族者也 正義曰釋詁云禮敬也故以禮為繫敬十一年注
之繫奔以享禮之禮意亦与此同也漢女儒者說九族有二異
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
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
子為一族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
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
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昏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
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經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
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八姓知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故

宗女子蚤適人字猶繫姓明... 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
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故反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身
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也其服皆總禮雜
記下總麻之服不送婦女取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
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人以三
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之玄孫昭然察矣是鄭氏
古尚書說以九族為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
等說以却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為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
其子以服重者為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疑古學與鄭說者以
言親其九族姑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就遠恩情已薄故
刺其不親而美其已親耳高祖至父已之所崇奉也子至玄孫
已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已親也姑刺棄
其九族豈後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禮棄
其出高祖出中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
鄭玄為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

先相及之理則是族終其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々
名虫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雜九族為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
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為昏禮何不言九
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注班改國
文 正義曰劉炫云在戎爰饋而使魯為班明魯人在矣襄五
年成陳書經此成齊亦宜書今不各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
仲尼不得書之十年說此云此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魯亦
往救但傳其夏之驗魯不救不須解之 注大牢至適也
正義曰大牢々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為大牢 儀禮少牢饋
食之禮以羊豕為少牢以牲多少林大少也 詩公劉曰執豕于
牢周禮充人掌繫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系于牢繫之三月
是牢者養牲之處故因以為名却玄 詩箋云繫系養曰牢是
其義也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
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却云蚤三日
之內必匿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接日接之為子接母故記稱

接子此傳舉之。下即云接。人字亦以接子為文。其實接母
故去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玄云接讀為捷。勝也。謂食其母
使補虛強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云接
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屯子。大夫牢。其非家子則
皆降一等。注禮世至乳母。正義曰四方以上皆內則文也。
內則又云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乳也。故以乳母
言之。鄭玄云。柔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相射也。
士妻大夫之妾。禮時自有子者。定本直云射四方。射。天地案
禮云。柔弧蓬矢。六今无。天地。誤也。賈逵云。柔者木中之衆。蓬
者草中之亂。取其長大。統衆而治亂。注世子之婦。
正義曰。乃降以上皆內則文也。鄭玄云。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
在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
室。見於路寢。故於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奇侯使諸
姜宗婦。才也。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
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注若文至名發。正義

曰周李紀稱大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在商有興者其在
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商興故名之曰昌欲今昌感周
也其度德命發則先以言之服虔云禮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
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旧說也旧說以為文王見武王之
生以由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注若孔曰尼丘 正美曰
孔子在商云叔梁紇與顏氏禱於丘得孔子之生而首上舒
項故因名曰丘字仲尼是其象尼丘也注若伯至曰鯉 正美曰
語李姓篇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之生
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之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以
注不言昭公賜而去人有饋之者如志語則伯魚之生商昭公
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占書重聖人礼其生子取其意
而道其人疑其非昭公故注因君至名也 正美曰下云以國則
廢名以國不可易須廢名不諱若以他國內名則不須自廢名
也且春秋之在晉侯同衛侯却陳侯吳衛侯晉之侯皆以他國
之名以此知不以國者禮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為名不以山

川者亦理國內之山川下云山川則廢主禮廢國內之所主
祭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魯國公之問而對以
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此注以其言國故特云國君
子耳其實豈非國君之子亦不得以國為名其言廢名廢禮
之徒唯認國君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亦不為之廢也然則
臣民之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尼丘魯山得以丘為名
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彰命非常例也 注隱痛至祥也

正矣曰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禮若黑黧月黑肱矣疾在外
者豈不得言尚可指攝此則女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為醫案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股月以黑
日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与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
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矣詩稱
如有隱憂是隱為痛也以痛疾為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為辟
不祥 注畜牲六畜 正矣曰尔雅叙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

下題曰六畜故知象服虔皆以六畜為馬牛羊豕犬雞禮

牧人掌牧六牲却玄亦以馬牛等六者為之然則畜牲一物養

之則為畜共用則為牲故并以六畜解六牲注幣玉帛 正身

曰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

以黼然則幣玉帛者謂此圭璋璧琮帛錦繡黼之屬也以幣

之為玉帛則器者非徒玉器服虔以為俎豆罍彝犧象之

屬皆不可以為名也 同人至諱之 正身曰自殷以往未有諱

法諱始於周人舊神之故為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故

言周人以諱夏神子生三月內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

有所辟為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 注君父

至斥言 正身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

臣子不得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却玄云對至

者元大小皆和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

非此則不可也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煩驪公之為政

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被以不煩

故本其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乘書將載晉侯
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
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豈不斥其名猶未是為諱
曲禮曰卒哭乃諱邦去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
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為之
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
死後力之加諱欲表由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
木鐸徇日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禮記檀弓文也
既引其文更解其意禮舍親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禮高
祖之父服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復之故
言以諱復神又解終特諱之所諱也教自父上必高祖皆不敢
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遠復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遠
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禮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豈
不遠復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先容不內之諱也天子諸侯
立親廟曰故高祖以下皆由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行則

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諱雖禘太祖祭文王之廟也
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臨人有昌本之道七月之詩周公
所作經曰一之日歲發蒸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諱而得
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自言
不諱曲禮曰詩各不諱臨文不諱是內詩為書不辟諱也由
作詩不諱故黍得歌之高各牧誓云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
王稱台若與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
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各親自詔之諱其父名曰改為某既統
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宜諱矣
人宣託即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
力或明其不得諱也在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注國不至廢名 正義曰國名受之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為
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為名則改
其所名者之先君唐叔封唐虞父稱晉若國不可易而晉得改
者蓋王命使改之 注改其山川之名 正義曰廢主謂廢其

所主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知者漢文帝諱伯改北嶽為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得共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 廢祀廢

禮 正義曰祀以牲白圭无牲則祀廢器幣以行禮器少則禮

闕祀器用器少一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廢禮摠

之 注二山至名山 正義曰晉語云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

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牛對曰先君獻武之諱

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林舍故而諱新親不復更諱計獻

子勝魯在昭公之世獻武文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為諱

之時改其山号諱也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

徒司空蚤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為夫禮而去

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礼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

故以之為慙耳 注物彭也謂同日 正義曰魯在齊云桓公六

年夫人生子与桓公同日故名之曰同是知同物为同日也言物

類者辨此以為類命也



春秋正義卷第七

柏公

國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

奉

物撰

七年注焚火至故各

正義曰咸丘地名以火焚地明為田獵故

知是火田也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各其焚以

說其本物也釋例曰咸丘魯地非蒐狩常處經不言蒐狩但稱焚

咸丘言火田也物非蒐狩之義是言火田非狩法故不各狩之既非法

豈得地亦說不說其失地咸丘知地亦非也禮記王制云昆蟲

未蟄不以火田則豈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云火田為狩似

法得火田而說其焚者說亦雅者李巡探交胥云故火燒岫守其

下凡周禮羅氏踏則作羅襦却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

可以羅罔罔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

其一叢一聚羅守下凡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罔諸侯不

掩群尚不盡取一群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說冬物故各也沈氏以

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說其冬

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說其冬

物義亦通也 傳注 陋至昏友 正義曰傳直云賤之不言賤
意以穀鄧是南方諸侯近楚小國明以辟陋小國故賤之也賤之
者以其朝禮不足故昏名也曲禮云諸侯不生名今生昏其名欲
比之附庸但實非附庸故仍昏其爵介葛盧言來不言朝全不忌
行朝禮此則行朝禮但禮不足耳傳在春經在夏經昏實朝之日
故春來至夏乃昏之安本鄧由曼姓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穀則
不知何姓是誰滅之服注云穀鄧密迹於楚不親仁善隣以自固
卒由楚所滅死同好之救栢又有執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衛莫
隆雖杜云傳曰要結外援好交隣國以衛社稷又云服於有禮社
稷之衛穀鄧在南地偏衡岳以越棄強楚遠朝惡人卒至滅亡故
昏名以賤之杜駁論先儒自誤一準丘明之傳今辟陋之語傳本
无文杜何所準馮知其辟陋傳又稱嘗之辟陋而經无賤文穀鄧
辟陋何以昏名此杜義不通秦道靜釋云杞栢公采朝用夷禮故
曰子祀文公采盟傳云賤之明賤其行夷禮也然則穀鄧二君地
接荆蠻來朝昏名明是賤其辟陋也此則傳有理例故杜秘而言

之若必魯桓惡人不合朝聘何以伯糾來聘說其父在仍叔之子
說其幼弱又魯班奔饋春秋所善羨魯桓之有礼責三國之來伐而
言遠朝惡人非其辭也注盟向至邦成正彖曰此盟向之邑必
有主執之言求成于邦是主求成也隱十一年王以與邦信稱王
不巳有然則邦豈得之亦不巳有故今始求成既而背之是背邦婦
王故王遷于邦若主不敵王則王无由得遷之也八年春正月己卯燕
正彖曰虜氏難杜云上五年閉摯而燕謂十月此正月燕則是也
時而燕春秋有一貶而起二夏者若武氏子來求聘一責天王求聘二
責魯之不共此正月燕一責過時二責見瀆何為不可而云非為
過時者秦氏釋云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夏
之仲冬何為不得燕而云包時也又傳无包時之文明知直句再
燕而瀆也注祭公至略輕正彖曰隱元年云祭伯今而稱公
知其為天子三公羊舌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按周向紀不由
魯國綴令因使過魯自為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
上事生下夏之辭既書其來又言遂逆是先来見魯君然後向

紀知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魯命而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
敵體相對行礼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由主令與夫家自礼天
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為主令與后家自礼嫁女則送女於魯令
魯媾女與人迎后則令魯為主使魯遣使往迎故祭公受魯命也
媾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
姬至魯侍夫家之逆以為礼故須至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甘
亥故即飯京師於逆稱王后奉其得王之命后礼已成於飯稱季
姜申父母之羞言子魯不知於父母後父母之家而將歸於王
妣父母之家為文故於歸申父母之羞也公不獨以必有婦
故鄉不書奉重略輕也知非鄉不封者以傳云礼也釋例曰襄
十五年利夏迎王后于齊傳曰鄉不行非礼也知祭公如紀時
亦有鄉之不肯奉重略輕猶鞏邲之戰唯書卻克林父此天子
使公卿之文是杜絢彼文知公行必鄉故也異義公羊說天子
至庶人皆親迎尤氏說王者至魯无敵體之羞不親迎鄭玄駁
之曰文王親迎於渭濱即天子親迎也天子至魯其於后則夫

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元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合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繼先聖之後以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郊以天子當親迎也此注之意猶以天子不親迎者以此時祭迎后偕言禮也劉夏逆后說郊不行皆不說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為公子迎在殷世未可執此以為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曾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為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郊玄注禮自以先聖周公及駁異義別以為天子二三其德自先定矣 傳漢淮之間 正義曰漢淮二水名漢淮之間漢北淮南島貢云嶠家遵潯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為潯水東南流為泗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釋例曰漢一名泗水出武都沮縣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陽東南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島貢又云導淮自桐柏東合于泗沂東入于海釋例曰淮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

此經汝陰淮南燕國沛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也 九年注季姜
至之尊 正義曰時當桓王故云桓王后也公羊傳曰其稱紀季
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蚤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申父母之
尊也公羊又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
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注黃伯至來朝 正義曰朝禮者
君自親行不應使大子也當享而大子歎明年而黃伯卒知其有
疾故使大子來朝也大子不合稱朝攝行父夏故言朝也諸經林
女子及衛女叔申經作女字傳皆為大然則古者女之與大字義
通也 傳注韓服至州縣 正義曰以巴所使故言巴行人
謂使人也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江州是其治下縣也昭十三年楚共
王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也此年見傳文十六年與秦楚滅庸
以後不見蓋楚滅之 三逐巴師不克正義曰三逐巴師謂鄧師
逐巴師也不克謂楚巴不克克鄧故闕原設權以誘之 注梁國
至國名 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是梁在夏陽
也唐十七年傳曰惠公之在果也梁伯事之梁言祇孕過期既以國

配嬴則梁由嬴姓也李荀賈皆姬姓僖十九年秦人滅梁荀賈
不知誰滅之晉大夫有荀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 注諸侯
至上卿 正義曰純子男以上皆周禮典命職文也鄭玄云誓猶
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白之嗣樹子不易也穀例曰周禮諸侯
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純子男此謂
公侯伯子男之妾子出舍朝聘之儀也誓者告於天子正以白世子
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曹之妾子
未誓而來故賓之以上卿謂此於諸侯之上卿純子男之未命數
相準故也是言曹天子由未誓之故賓之以上卿謂以賓客待之
同上卿之禮也卿禮殮瘞積膳之數掌客賂禮略有其事傳不
言未誓知曹天子必未誓者若誓則下其君一等而已侯伯之子
當如子男不得徒以上卿之禮待之也穀例摠論妾子故言此於
諸侯之上卿此指說曹國故分明辨之云各如其國之上卿僖二
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命曹侯伯子男可也昭二十三年傳曰
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國周制也然則小國之君乃南大國之卿

小國之在子必不得齒大國之卿故知各如其國之上卿耳何休
膏肓以內厄民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在救失之宜於弟尤氏
為短却歲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老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蘇
云誓死天子下君一等未嘗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寧是安居父
位非歎所也正父曰服虔云古之力享食所以觀威伐省福禍无
喪而威憂必離享今天子臨柔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十
年注改侵至有辭 正父曰周礼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
賢害民則伐之負國不服則侵之然則侵伐者師旅討罪之名也
魯以周礼為班則魯有礼矣三國伐有礼是討有辭矣春秋善魯
之用周班不使三國得伐之故改侵伐而各來戰言若三國自來
戰而魯人不與戰也釋例曰齊侯衛侯却伯來戰于郎夫子善魯
人之秉周班惡三國之伐有礼故正王爵以表周制去侵伐以見
无罪此聖人之所以杖弊王室敦崇大教故詭常例以特見之見其
弟也 傳注執仲至大夫 正父曰周礼每卿之下皆有大夫傳
言讚其大夫知是屬己之大夫非執大夫者若執國大夫執仲自也

加罪死有諸之加王且其若是親人不得以王師伐親故也

注虞國至陽縣 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周大夫王之子大伯之

弟仲雍是為虞仲嗣大伯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

仲之後也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倍五年晉滅之地理志

河東大陽縣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為虞公志言大伯後

者以仲雍嗣大伯故也 注虞叔虞公之弟 正義曰祭叔既

為祭公之弟知虞叔亦是虞公之才 匹夫死罪 正義曰士

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唯夫妻相匹其名既定蚤單亦通故

昏偕通謂之匹夫匹婦也 注知主至周禮 正義曰偕言

先昏齊衛則齊衛不合先書當先書鄭也春秋之例主兵

者先書此則知人主兵鄭宜在先而先序齊衛者王爵齊

衛為侯為於鄭伯故以王爵為卑為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

王爵序者魯班諸侯之戍以王爵為次知忽負功懷怒致有此

師故特改常例還以王爵為之先魯猶東周禮故也 十一

年注祭氏至詳之 正義曰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孫聘魯

曰嘉之故不名是諸侯之歸嘉之乃不名則於法當書名祭仲
 行先可嘉知仲非其字故云祭氏仲名也祭仲却卿而至宋
 見執必是行至宋也行使被執例稱行人此句云執却行人
 而不稱行人者聽宋迫脅以逐出其君罪之故不稱行人昭
 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以
 罪不在則稱行人知祭仲罪在其身故去行人也釋例曰祭仲
 之如宋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亡死節扶傷
 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是說罪仲之意襄十一
 年楚人執却行人良霄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是變例
 也傳稱誘祭仲而執之則本非行人故經不言杜必知以行人
 應命罪之故不稱行人者祭仲若不至宋人何得執之既往至
 宋即是因事而以亦既因事而以使人之例杜以傳文稱
 誘故序其本意言非聘非會聽宋迫脅故不稱行人罪之經與
 齊人執却誓言文亦何異列君以祭仲是字却人嘉之妻規杜氏
 就如列言既云罪其逐君何以嘉而稱字杜以蕭叔子故知祭仲

是名仲既各名曰罪則不稱行人是其敗責刑云祭仲本非汙宋
知有何所批 注突厉至言郑 正彘曰成十八年傳例曰諸侯
納之曰既知此為宋所納故曰歸也突突公子而不稱公子傳既
歟之例知後告者之辭告言不言公名故不稱也十五年許叔入
于許十七年蔡季既于蔡皆以字繫國突不繫郑者以文連祭仲
祭仲之上已有郑字蒙上郑文故下言郑也以宋人執仲納突乃是
一事連書故突得蒙上文其郑忽奔衛則郑人別告故不連上文
注忽昭至名赴 正彘曰僂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舍
諸侯故曰子里克殺奚齊于次各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彼以未葬
故繫父知既葬則成君此在公既葬則忽成君矣宜書郑伯出
奔今春忽之名知郑人賊之以名赴也其賊之意說在忽之後
婦 注柔魯至地國 正彘曰以柔不稱族与无駭相類是死族
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无善可嘉知叔是名叔亦死族
蓋亦未賜族也 傳注宋不書經闕 正彘曰丘明作傳本以
解經之傳不同皆傳是其實今傳有宋而經无宋知是經之闕

文宋為大國傳也。鄭天夏史文曰：闕傳先舉經之所有，乃以闕者
實之。故後言宋且非認盟之序列，宋在下也。服虔以為不書
宋之後，盟宋若後盟之本。先宋傳不得言齊衛鄭宋，為此盟也。
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舉此盟者，為經闕宋故也。注邑亦
國也。正義曰：書云，啟完洛邑，傳每云，啟邑是也。注君謂屈瑕
也。正義曰：禮坊記云，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然
則大夫不得稱君，此謂屈瑕為君者，楚僭王号，縣尹稱公，故呼卿
為君。大夫正法，苟呼為王，昭元年傳，醫和謂趙文子曰：主相
晉國，是其事也。祁盈之臣謂祁盈為君，伯有之臣謂伯有為公，
是為臣稱其主耳。鄭有虞心。正義曰：鄭人曰：虞四邑之至
莫其，與已合勢，有虞度外，援之心，而又自恃近城，故无闕志。
注商紂至夷人。正義曰：古文尚書，秦誓曰：受有億兆夷人，
齊心，齊德，子有亂。臣十人，曰：心曰：德昭二十四年傳，引之云：亦
有齊德，已與李，小珠此注，改子為武王，又倒其先後者，便文耳。
蚤言傳曰：非傳本文，劉炫云：欲以證商周之不敵，故先少而後。

非便文

注祭仲至應余

正義曰傳言誘而執之則祭仲誘誘

如宋在宋見執不在會知非會也被誘而往知非誘也直內見誘而以行人應彼宋會也行人謂行往宋耳劉炫云杜欽成不執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十二年注厉公至後赴正義曰躍为厉公在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厉公荼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六年殺佗而厉公立也陳世家以佗与五父为二人言蔡人为佗殺五父及栢公太子免而立佗是厉公立七年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曰共弑厉公而躍立是利公之立五月卒林立是栢公案傳五父佗一人而世家以为二人案經蔡人殺佗栢公卒之明年不得为佗立七年也佗以六年見殺躍以此年始卒不得为躍立五月也既以佗为厉公又妄称躍为利公也本之先利公皆是馬迁妄說東晉言馬迁分一人以为两人以无内有所謂此事也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上有七月書於八月之下如此者注皆理之日語今云後赴者以其終不可通蓋訪兩解故也以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侯匄卒甲戌非正月之日而以正

月起文傳言再赴曼執以正月也彼以十二月之日為正月赴魯
知赴者或有以前月之日後後月而赴故因此以示別意 注重
各至以名 正者曰春秋之中唯此重各日其餘亦應有一日兩
更各各日名但更无其日不可後知計赴告之体本應皆以日
告史官有策後應各各其日但他國之告或有詳略魯史記注
多違曰章致使日与不日无後定準及其仲尼居經不以日月襲
歟或略或詳非此所急故日月詳略皆依旧文此重各丙戌非
是矣例以旧史所重故因史成文耳 注既各至為文 正者
曰春秋之例戰不言伐以其伐可知故略其文也伐者討有罪之
辭言戰又言伐者皆是罪彼所伐之國此既各伐宋又重各戰者以
見宋之无信言以鍾鼓色其罪而伐之彼不服眾而反与我戰所
以深責之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之人及齊人戰此文亦尚如
彼宜云及宋人戰今直言戰于宋者尤其无信故以独戰為文皆
陳曰戰亡是敵辭不言及宋戰不使宋得敵也十年郎之戰我有
礼彼无礼齊却无辞以罪我不令我与彼敵彼自據為文此戰

我有信而宋无信我有辞以責宋不使宋敢敵我自獨戰有文
即戰我有辞故言戰不言伐此戰宋无辞故言伐不言与宋戰一若
垂文皆獨戰而美存彼此俱是善惡有殊不得相敵故也 傳
注城下至深恥 正義曰宣十五年楚圍宋信孫華元禮子友曰
敝邑易子而食折穀以嬰蚩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亡後也寧
以國斃不肯從城下之盟是其深恥也必為深恥者諸侯當好更
四隣以衛社稷相時而動量力而行今乃構怨彊敵兵陷城下力
屈勢沮求服受盟是其不知之甚將為隣國所笑故深恥之
注彭水至魏煇 正義曰釋例云彭水出新城昌魏煇東北至
南鄉筑陽煇入漢 注羅熊至偏也 正義曰羅熊姓也本又
也說文云譚軍中反間也謂詐為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
以反報其主故此訓譚為伺而兵昏謂之反間也巡偏也謂巡遊
偏州之 十三年公會至敗績 正義曰傳稱宋多責賂於鄭故
以紀魯及齊与宋衛燕戰然則此戰之興本由宋鄭相怨垂後各
連同好而以宋鄭為其序紀在鄭上宋處齊下者若魯人不

與而隣國自行則以夫兵內先若與魯同行魯史所記則魯以
魯為主不得後先主兵亦既不先主兵即以大小為序故紀先鄭也
宋使存白主猶隱四年列吁伐鄭使宋為主故存先宋此以公
在會故不以主兵為先焉甲為序故紀在鄭先若然莊二十六年
會宋人齊人伐徐在云宋主兵故序齊上彼魯亦在而先主兵者
彼是魯之微人所舍之國又少此則公自在會及所戰之國歷序
人多故不與彼同也戰稱將敗稱師是史策之常法也史所以然
者師是將之所帥戰則舉將力重敗則群師盡崩固當舉師言
敗若其敗也書將則是將身獨敗無以見師之大崩故戰則稱將
敗則稱師言其與師盡敗非獨將身敗也此燕人謂將也楚子傷
目故稱楚子敗績此若云燕人敗績則是燕將身傷以此不得不
稱師敗唯莊二十八年衛人敗績違常文耳 注大崩至禮也
正義曰言史異辭者沈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也
此敗稱師而彼敗稱人是史異辭也史非一人之辭自異非襲之
例也此二者按理則師是而人非但不以為異故命合後其本耳林

以既葬為成君。蚤則踰年猶待葬訖。故以惠公為非。禮記例曰。父
蚤未葬喪服在身。踰年則於其國內即位。稱君伐鄭之役。宋公衛
侯是也。春秋魯魯復皆踰年即位。稱公不可。曠年无君。則知他國
亦同。然拋父未葬於其國內。蚤得伸其葬。若以接隣國則違。禮失
制也。是言先君未葬。則不得稱爵成君。以接隣國也。杜言違。禮失
制。禮制亦无明文。案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
曰。不存。王命未葬也。彼以踰年未葬。不得稱王。命使是其禮制。未
可以此知接隣國則違。禮制也。傷大夫至行也。正義曰。大夫
伯比言濟。與者其非益。與之理也。其此伯比之意。尚理君宜。抚慰
小人士卒。以言信也。教訓諸司長。率以令德。而威懼莫敢。以刑罰
也。莫敢拒於蒲騷之役。租賈也。貫於蒲騷之得勝。遂恃勝。以為
常。將自用其心。不受規諫。必輕小羅國。以為无忌。君若不以言辭
刑罰。鎮重。抚慰之。莫敢其將不設備乎。夫謂伯比之之意。固尚
謂君教訓眾民。而好以言辭鎮抚之。召軍之諸司。而勸勉之。以善
德。見莫敢而告之道。天之意。不借貸慢易之人。不使慢易之人。

得勝言其必須敬懼也其意如此耳若其不然此伯比豈不知
林之師之盡行也而更請益師乎注祖怵也正彘曰說文云祖
狎也快習也郭璞云貫怵也今俗語皆然則祖怵皆貫習之彘以
貫得勝則輕易敵將自用其意不後持重注鄆水至八漢正
彘曰穀例曰鄆水出新城沅鄉縣東南經襄陽至宜城縣入漢
注公後至之地正彘曰兩敵將戰必豫期戰地公未見紀鄭紀
鄭已與齊宋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唯及其戰故言戰而不昏所
戰之地言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昏也穀例曰栢十三戰不昏所
者期戰所在之地也公舍戰而後其期猶及諸侯共其成敗故備昏
諸國而不各地成十六年傳曰戰之日齊國仇至於師此其類也
然則諸戰昏日者日即是月計此經當云二月已巳公會紀侯鄭
伯今退已巳於知伯之下者春秋之例公之出舍例多似月要
盟戰敗例多以日故已巳之文在公會紀侯鄭伯之下十二年十
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亦其類也服虔云下日者公至而
後定戰日地夜与日南月時設期公既不及期地非得及期日也

劉焯云公會紀郊告廟而行始行即春會也其戰之公則戰罷乃告廟史官亟運并其文而存其本旨己巳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十四年注御廩至六年 正義曰傳稱御廩災乙亥嘗各不害也明嘗之所用是御廩之所截也禮記祭義云天子內藉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夏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无良農工女也以內人之所食夏其祖祢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知古去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內神倉以此諸文知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廩即倉之別名周禮廩人為倉人之長其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知古云接讀為扱以授春人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是公所親耕之粟擬共祭祀藏於倉廩故謂之御廩災其屋而不損其穀故曰昏不害也 注先其至示法正義曰八月建未是始殺故云先其時亦過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爨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十日者容

散七日致齋三日壬申在乙亥之前三日是致齋之初日也既已戒
日致齋御廟蚤災苟其不害嘉穀有教可以共祭祀則祭不應
廢故各以示法也若害穀則當廢不可苟用他穀故也先時亦包
之則當各但各過已有成例故傳指言不害故沈氏云杜以先時
亦過之則當各指何以專言不害此丘明之意若非先時有災
不害亦各若非御廟有災先時亦各進退明例也服虔云魯以
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為恐故衛難杜云若救之則息
不害嘉穀則傳苟有救火之文若如第災傳舉救火今直言不害
明知不以災為害杜必為不害嘉穀者秦氏答云傳所以不載救
火者傳以指救經文略舉其要所以不載救火至於宋却之災彼由
簡牘備載詳略不等不可相難也 傳注熟曰饗生曰饒 正義
曰周礼外内饗皆掌割亨之夏亨人給外内饗之饗有煮饗者
煮肉之名知熟曰饗哀二十四年信林晉人饒臧石牛以生牛賜
之知生曰饒又聘致饗饒五年飪一牢腥二牢饒二牢飪是熟
肉腥是生肉知饒是未殺却云以為生牲曰饒 注孤葉第公腥曰饒故以

舉力牽行故餒為已殺非定解也定解猶以生為仇信諸言餒者皆致生物於賔也十五年注突既至三年正彘曰凡諸侯去奔皆被逐而出非自出也旧史各臣以逐君仲尼脩春秋責其不巳自固皆以自奔為文以故此注迹突之惡言其罪之意叙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不巳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言其所犯處多非後逐者独惡君不巳君故臣亦不臣之逐君其罪已著沒其臣名独見君眾言眾不純在其臣故也衛獻公出奔不名鄭伯突及北燕伯款蒞侯朱等皆各名者從彼告辭故叙例曰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隨赴而各之者在彼不在此也言責其不巳自安自固自奔即是身罪名与不名不復著矣故沒告也昭三年傳曰各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是變例也左忽實到八年正彘曰成八年車傳曰後其位曰後既忽本既居君位然後出奔故今選以後位之例為文也經言後既明是後位之例注言此者以忽之出奔不

稱鄭伯故言在子又非君号非君而稱後故嫌其不是後位故明
之礼父在稱孝子忽父之喪於今五年在子非所為稱故逆其稱
之意鄭曼所生立為在子是有母氏之菴也宗廟謂同姓之卿祭
仲之女曰雍姬則祭仲姬姓是同宗卿也救齊敗戎是有功也而
等介節謂牙瑣之稱介之節不娶齊女也經昏鄭忽出奔不稱鄭
伯是降名以赴也今稱在子後歸曼逆以大子之礼也逆以大子之
礼者以突曼廢子无道出奔更欲扶君莫踰於忽以未曼在子故
迎之使還為曼在子所以得歸鄭以在子名若不以背為君若何史
因其告辭昏曰在子實復本位昏曰後飯而忽之為君不為自固
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為君亂鄭國者實忽之由殺例
与此注大同其末云故仲尼因以示義言因旧史之文即稱在子
示鄭人本有不以為君之義忽於隱公之世每稱公子古尊稱大
子則殺昏之咎已立為大子故也 注許叔至逆例 正義曰入者
自外之辭本其所自之処言其自許東徧而入于許國非從外
國入也鄭在公以十一年在許叔今始入者蓋鄭襄公使其後忽既

得位親仁善隱存許以德許人冀其自已之援故此年始得入也
小白陽生入皆稱名此叔稱字故云許人嘉之以字告也杜知是字
者以蔡季歸於蔡季子來歸亦以昏字故知之也杜以傳例云凡
去其國上逆而立之曰入嫌此亦由國逆之例歟例曰諸在例外稱
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美死所取賈氏蚩夫人姜氏之入
皆以爲例由先儒以爲國逆故言許叔亦不去國非國逆之正例
國逆正例掘去國而來許叔本非去國故云非國逆例其實許始
後國許叔得逐上下交歡同心既逆指其實宜有國逆之理故
於歟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但非國逆正例耳列君不達此百安
規杜失非也 注三人到東北 正美曰三國俱稱人合行礼知其
秀卑也也以邾子未得王命知牟葛之等是附庸郟鄩犂耳上朝
附庸昏名此若君自親來則亦應稱名若遣臣來聘又不得稱
朝曹伯使在子射姑來朝是也子有稱朝之矣知此三人皆附庸
在子攝行文宣而來朝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曼人之於
名例卷一等若附庸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歟例曰王之在子

不名諸侯也子則名會王也子于首止曹也子射姑來朝是也附庸也子稱人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也是言也子稱謂之等級也地理志泰山郡牟縣故牟國也陳留郡寧陵縣應劭曰故葛伯國然則於晉屬梁國也注先行會禮正彘曰知非不与謀言會者以言于袁故知此行會禮也若不言地直言會則是不與謀例也召陵會杜注云於召陵先行會禮与此同也十六年春既而友至正彘曰宣七年例云與謀日及不与謀日會此春既謀之例當言及今春會者曾諱與諸侯聚議納不正之人故後不与謀之文叙例曰魯既春會于垂以謀伐鄭及遂與師而更後不与謀之文者厉公篡大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之後不与謀之例是其彘也諸侯之序以大小為次班序譜稱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盟會者凡十六國時先霸主會同不并先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亦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內蓋後至也注傳曰至月別正彘曰杜以城向與下月月故檢叔弓如滕經傳之異如滕與薛同月知此城向與出奔同月但本

事既異各隨本而各之下有月而此无月耳其實也星十一月也
但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後推校歷數此年月却管前水星可
在十一月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內方欲向中而實
未正中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昏時非傳語也刘炫規過以為案周禮
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
而脩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
以為建戌之中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郑
玄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心星是也自然
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別詩云杜之方中
未正中也定星宣正月未正中乎抑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
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无土功之理而杜以為建戌之月得城向
者非也今以為周語之文單子見陳不除道故說為此言故所举
時節並_注早月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單子云隕霜而冬裘具九
月已裘是其早也且周語之文抑尋常節氣九月而除道十月而

興五功社以此年閏在六月則建成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
是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五功之夏何為不可諸侯城楚丘自在
正月衛人初作宮室必在其節社去歲星方欲正中於理何失利
君廣引周語之文以規社也月却節前何須致難 傳注夷姜
至曰烝 正義曰晉獻公烝於齊姜惠公烝於賈君皆是淫父
之妾知此亦父妾故去厥母也成二年信稱楚莊王以反姬子連
尹襄老之之死其子黑要烝焉淫母而謂之烝知烝是上淫蓋訓
烝為進言自進與之淫也妾也去初宣公娶夫人夷姜烝淫而謂
之夫人焉遷謬耳 注左右至內号 正義曰公子伋伋左右明
其因母為号公羊稱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有二媵故分
為左右說公羊者言右媵貴於左媵義或尚然此左右公子蓋宣
公之兄弟也 載其旌 正義曰代之而載其旌蓋旌有志識故
也在家言與大子白旄而告盜曰見白旄者殺之或當以白旄為
旄但馬迂演此文而為之說其辭至鄙未必其言可信也 十
七年注林侯蓋謬湯 正義曰五等諸侯卒則各各其爵葬

則舉謚稱公禮之常也此死貶責而独稱侯故云蓋謬誤也按例曰卒而外赴者皆王爵而稱名慎死考終不敢違大典也魯葬者皆從主人私稱客主之人敬各有本謙敬各得其所而後二國之禮成也葬蔡桓侯独不稱公刘賈許曰桓卒而季歸无臣子之辭也蔡侯无子以弟兼位群臣无廢主社稷不之祀故傳稱蔡人嘉之非貶所也杞伯稱子信為三廢蔡侯有貶信亦宜說史有謬誤疑在闕文是其疑之意也 傳疆場至不真 正字曰疆場謂界畔也至此易主故名曰場典封疆者不得已住使人无使人來侵已謹慎守其一家之所有以備不慮度之事 注曰官至歷數正字曰周礼大史掌正歲年以序復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大史也大史下大夫非卿故不在六卿之數傳言居卿則是為之若卿故知非卿而位後卿故言居卿也平歷數者謂嘗作歷數乎其遲速而頒於邦國也晦朔弦望交會日期日月五星行道有度歷而數之故曰歷數也 君子至惡矣 正字曰執君者人臣之極惡也昭公惡其人果行大惡是昭公知所惡矣言昭公惡之不

矣也韓子以為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也

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如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

无權也昭公知其惡而不忌也其誅致使渠弒言憎懼死以激幸故

昭公不免於弒成人君使疆於斷也注公子達魯大夫正義

曰知非却人者若是却人為在君子之前言之傳先載君子之議

後陳子達之言是達聞其言而評之與臧文仲閔莒六之滅其事

相類故知是魯人也十八年公与至如齊正義曰僖十二年公

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及

夫人之在外也言夫人淫於齊侯而陳外公故不言及也穀梁傳曰

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不稱教也言夫人驕仇不可及故舍

而不教也杜預明解傳載中婦之言說公男女相瀆蓋以相褻瀆之

故果致大禍時史說其男女无別故不昏及也注公本至曰遂

正義曰批傳文知其嚮舍之時即与夫人俱行至於灤水之上不

言及夫人會者夫人從公行耳其舍之時夫人不与既舍乃相隨

嚮齊故如齊之上始昏夫人公自困會而行政言遂耳傳女有處

男有室 正義曰沈氏云卿大夫稱家者內外之大名戶內曰室
但男子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亦婦人主國內之妻故曰室也列
煇之教官云官理之室其內謂之家則家之與室並先以異於見
男女之別故以室屬之其實室家同也 注上車至殺之 正義
曰莊元年公羊偕曰夫人讚公於齊侯之怒與之飲酒於其出
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搯幹而殺之何休云搯折也
齊在亦之襄公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搯殺魯柎公下車
則死矣搯搯拉音義同也 注車裂曰輓 正義曰襄二十二年
柎林輓觀起於四竟又曰觀起車裂是其事也周禮滌狼氏誓
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輓然則周法有此刑也

春秋正義卷第七

計一万五百五十九字

老翁正身入

十一

春秋正義卷第八

莊公

國子黍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凡 穎達

等

勅撰

正義曰魯世家云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文姜所生即桓六年子同生者也以莊王四年即位諡法勝敵克壯曰莊是歲在鶉火元年王正月 正義曰此月先事而空昏月者莊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各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父弒母去不忍即位故空各其文闕倍亦然 注夫人至而去 正義曰夫人孫意倍文不明故云魯人責之蓋責其訴公於齊侯而使公見殺故慙懼而出奔也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穀梁傳曰孫之內言猶孫也諱奔也杜用彼內說昔帝克孫位以讓虞舜故假彼美夏而內之名猶孫讓而去 穀例曰使若不由臣子所逐自孫位而去者 注單伯至不敵 正義曰檢經上下公卿書爵大夫昏字單伯各辭故內卿也單者天子畿內地名人居賜臣以邑今未取賦統謂之米地禮運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

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為采地單氏在任王朝此及文
公之在魯也單伯成公以下常稱單子知伯子皆爵也時稱伯後
降為子耳又解不稱王使之意王於時將遣魯主昏必先有命豈
得未嘗命魯徑送女來故知主已命魯為主魯已奉命王命單伯
送女付魯而已不復重宣王命故不稱使也十一年王姬不云王
使送者為送者微也以姬繫王不稱女字以王為送故繫之於王
且以別於內女內女則以字配姓謂之伯姬是也公羊傳曰使我
主之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
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所以然者昏之行禮必宿
主相敵天子於諸侯之於大夫不親昏者為卑不敵故也二王
之後魯王所賓客示崇先代而已不得即與王敵媾於二王之及
亦使諸侯主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為公主注公在亞於
外正義曰較梁傳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雝之人非所以接昏
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意言公與奇為讎又身有重服不
得與奔侯為禮故築于外也充氏先儒亦用此為說杜案傳文稱

請以彭生除之齊人蚩為殺彭生心實讎齊但不敢逆王命故以諒闇為辭故築館于外杜謂諸侯之喪既葬則衰麻除矣不得以喪服為言也若讎不除服未教則諸侯之國曰姓多矣天王不應強使魯侯冒斬衰接父讎與之行吉禮也以此益明杜諒闇之言為得其實從以昏姻吉禮行事在廟公在諒闇之內魯齊侯尚來親迎不可使以全吉之禮接賓於廟又讎除服教不敢逆王命辭主昏故築舍於外使齊侯從外迎之注榮叔至之比正美曰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又詩唐風无衣之篇齊人為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无衣為辭則王賜諸侯當有服也傳稱王賜晉惠公命受玉情則王賜又有玉也但賜諸侯以玉者欲使執而朝覲所以合瑞今追命桓公若追命衛襄之比止應襄稱其德賜之策各或當有服以表尊卑不後合瑞未必有玉也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公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

存乎其事言存乎其事者觀其錫之早晚知息之厚薄觀其人之善惡知夏之得失故傳不後顯言其是非也杜於追命衛襄之下注云命如今之哀策魏晉以來唯天子崩乃有哀策將葬於是遺奠讀之陳大行功德敎臣子哀情非此類也人臣之喪不作哀策良臣既卒或贈之以官褒德敎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哀策蓋此謂也 注不昏逆公不与接 正義曰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杜云宋不使婦逆非礼以逆者非婦故不昏此云公不与接者杜意以公不与接虽婦亦不昏也所以知者十一年齊侯來逆共姬而經不昏故也又嫡伯姬于宋魯與宋无故此時有故知不与接也春秋之例送女不昏者取受我而厚之此單伯書者為送至於魯不至於齊故也 注齊欲至此城 正義曰齊人迁此三邑非三邑之人自迁也故知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蘇氏云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迁不云取不言所往之處者志在去之而已非欲安存其人故与宋人迁宿文同其文異於邢迁也叔例曰邢迁于夷後則以自遷内文宿人

迂宿齊人迂陽則以宋齊為文各從彼此所迂之實記住之常
辭亦非例也那在東茅言郡郡在宋虛不言郡者教例之地名朱
虛亦屬東茅使之蒙上郡 信住文姜至告廟 正姜曰不稱即
位為文姜出故也則即位之日文姜未還故知莊公以父弒母出
不忍行其即位之禮也經昏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是夫人來而後
去故知文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也三月以來經信皆死夫人還夏
故解之還不昏不告廟釋例曰文姜之身終始七如齊再如莒皆
以淫行昏行而不昏反則元年之還亦不告廟推此可知也公羊
信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
首事穀梁信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其意言文姜住年如
齊至此年三月猶尚不反三月練祭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
月始從魯去也左氏先儒皆用此說杜不然者史之所昏批突而
錄未有虛昏其事者也夫人若遂不還則孫已久矣何故至是三
月始言孫于齊乎公若念及於母自可迎使來歸何以反昏其孫
豈在公召命史官使昏其母孫乎又禮三年之喪期月而練桓公

以往年四月薨也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由練而去按練錄變存君念母也若以經死還文即言留存不反則自是以後亦死還文二葬夫人會存侯于禋豈復自存會之哉以此知三月始從魯去也 注姜氏至示姜 正姜曰文姜終始皆稱姜氏唯此一文獨異故傳解其意云不稱姜氏絕不為親言於夫人之義宜與存絕不復為親也姜氏者存之姓也禮婦人在家則天父出姑則天夫為夫斬衰三年為兄大功九月今兄殺已夫於文姜之義宜與存絕姜意不與存絕而後奔之故於其奔也特去姜氏去姜氏者若言夫人不是存女不姓姜氏以示應絕之義應絕不絕所以刺文姜也傳言禮者為夫絕兄禮之意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敗曷為敗與執公也其與執公奈何夫人讚公於存侯公曰曰非吾子存侯之子也存侯怒使公子彭生擠幹而殺之殺梁伯亦云不言氏姓敗之也左氏先儒取二傳為說言傳稱絕不為親禮也謂莊公絕母不復以之為親為父絕母得禮為父之義故曰禮也杜不然者叔例曰文姜與公如存以淫見適懼而歸訴

於襄公之殺公而毒罪於彭生弑公之謀姜所不與疑懼而自
首於齊莊公感其不反以嗣即位之禮故姜氏自齊而還魯之人
探情以責之故後出奔夫子以姜氏罪不與弑於莊公之義而
以毋淫於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信曰絕
不曰親禮也明絕之於齊也又姜稱夫人明毋妾存也哀姜外淫
故孫林姜氏明妾異也觀此解之意夫人宜與齊絕釋例之文言
莊公宜與齊絕者夫人猶尚宜絕莊公固宜絕矣先儒謂莊公宜
與母絕杜惠莊公宜與齊絕故偏批莊公為文所以排回說耳其
實夫人及公俱有與齊絕也 莊齊疆互之變 正義曰信不直
言禮而去為外禮者築之是常未足褒美正為築之于外是應變
之禮故解其意齊疆魯弱又委罪彭生魯既不與離齊魯內實深
雖外若死怨既不敢辭王命又不欲見齊侯因其喪制未闕故異
其禮由之於外是其得禮之變也糸息為妾則閻訓為息也未闕
言其未息也王姬之館必築之者公羊傳曰主王姬者必由之改
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

之改築者也。穀梁傳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句之築節矣。却
歲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无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
是言須築之意也。但杜意若其內不恨，存非有喪制，不須築於城
之外耳。此言外者，謂城之外。說云：羊穀梁者，亦以內城外。然王姬
來婚，必須築館，所以十一年王姬不築館者，或因其旧館，或築而
不存也。二羊注於餘至廢，兄正。羊曰：公羊穀梁皆以於餘丘
白邾之別邑，无氏无信，正以春秋上。下未有人之邑而不繫國
者，此无繫故知是國。秋例注闕，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莊公
時年十五者，以栢六年生至此二羊，由十五莊二十七羊。公羊傳
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无氏先儒用此句
說杜以不然，故明之。秋例曰：徑居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
力在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言統軍，又无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
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力无氏。羊今推索傳之
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謀於栢公，則栢公已成人也。傳曰：生
栢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栢以

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
公疾向後於叔牙々稱慶父材疑同母也傳稱孝友文姜之愛子
與公同生故以死辱般情義相推考之无氏有若符契是杜明其
異母之意也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无明歟八年傳
稱仲慶父其舉謚稱之則謂之共仲蓋慶父蚤為庶長而以仲
為字其後子孫以字為氏是以經稱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
傳稱孟孫其以謚配字而謂之共仲猶臧僖伯管敬仲之類也列
炫去蓋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於莊公有三家之故
以莊公為伯而自稱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為
時之夏春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存由仲傳序已適
之事舉其時人之語時人呼由孟氏不得而以孟錄論語去孟孫
向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弑君取國改名為
居經居楚子居卒是槩其自稱也 注魯為至內女 正蒙
曰化國夫人之卒例皆不合唯魯女為諸侯之妻書其卒耳王
姬非是內女亦書其卒由比之內女故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

魯莊公少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力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內也。
注再與相同，盟也。正義曰：桓十一年盟于折，十二年于穀，丘是再也。三年
注溺魯至去，公正義曰：隱四年，鞏令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僖
曰：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因請而行，故魯曰鞏帥師，疾之也。彼不
稱公子，僖言疾之，今溺亦不稱公子，僖亦言疾之，知其事與鞏同。
疾其專命而行，故去公也。公子，非公也。與公同，故言公也。注季紀亞
貴之，正義曰：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
乎？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
鄆，夏齊也。杜取彼句說，知季是紀侯之弟，以鄆邑入齊，由附庸之
君附屬齊國也。諸侯之卿例，南各名善，其已自存，立故各字貴之
也。秋例曰：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襄之紀人，大懼而謀難於魯。
請王命以未成于齊，公告不巳，齊遂偏之，迂其三邑。國有且夕之
危，而不巳，自入為附庸，故多季以鄆使請書于齊，夫去之後，季由
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各字不各名，各入不各叛
也。判分也。傳曰：始分，句紀侯大去，強本也。劉賈謂紀季以鄆奔齊。

不言叛不忌專鄰也信林紀侯不忌下齊以與紀季之叛叛也紀
亡之後叔姬歸于鄫明而附庸猶得去鄰故可歸也是杜是說貴
之意也以叔姬歸鄫知鄫向附庸之之君無所命而分地建
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詹二十一年詹曰任宿須句顓臾
皆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
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竟內山川明得
祀先君奉社稷注滑鄭至虛也正義曰此解略而教例詳教
例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周公之典以詳錄師
出入行止遲速因分之名也兵事尚速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
秋告命三日以上必記其次舍之與信不各者輕碎不以告也兵
未有所加所次則各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各
兵所加則不各其所次以事为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各次是
也既各兵所加而又各次者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
杜丘遂次于平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夏也或次在事後
夏成而次也皆隨夏實先夏例也杜言既各兵所加則不各其

次者或伐或戰曠日持久其間必有三日之次既各戰伐則不各
次也次在事前次在事後皆不各也既各兵所加而又各次者義
有取於次者後伐楚之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盟
于牡丘本為救徐各使大夫救徐次丘以為之援義取於必故
各兵所加而又各其次之在事前謂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
莒北救邢也次在事後謂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雍榆也莒北之下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雍榆
之下公羊傳曰曷為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尤氏先儒取彼
句說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
救後次杜以傳元此言故改正其謬言此二更或次以成事或事
成而次皆隨實先後而各之元義例也先儒又言各次者皆善
之辭叔例曰叔孫救晉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
次為禮也齊桓次于莒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師人无私見
善不在次也而賈氏皆即以善次之之與否自是臨時用兵之
宜非禮之所素制也言非素制者非禮家制此名以為善号

也沈氏云特舍鄭伯非軍旅而各次者古者君行師從歸行旅
從故亦從師行之例也 宿住內經至君臣 正義曰舍者軍行一
曰止而舍息也信者住經再宿得相信問也穀梁傳曰次止也則次亦
止舍之名過信以上蚤多曰亦次不復別立名也通君臣者公
次于滑君也叔孫豹次于雍榆臣也但是師行皆從此例君將不
言帥師故止云公次亦師次也非師之次則不在此例教例說實
氏云若魯公次乾侯之比非力用師不應在例而後例之亦力濫
也 四年注享食至魯地 正義曰鄭玄儀禮注云饗謂享大
牢以飲賓則享是飲酒大禮與舍小別而以享為舍者言夫人与
將侯舍而設享禮故各享將侯也定十年夾谷之舍傳稱將侯
將享公孔丘拒之乃不果享是享者兩君相見之禮二年穀梁傳
曰婦人不言舍言舍非正也饗甚矣是享非夫人所尚用也禮
不合用而夫人用之故直昏以見其失也定本享舍作享食
注隱二至敵休 正義曰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同也
吾女也通諸侯則善同以吾力之喪卒之也白之妻者白之服也

禮諸侯絕期若同則為之喪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敵。休故各其卒。適大夫則略之。釋例曰。內女唯諸侯夫人卒。乃各恩成於敵。休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各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後外大夫之訖也。注以國至之辭。正義曰。傳稱紀侯不貶下齊。以與紀季是任年分鄰與之紀。國猶在今。則全以紀國與之。故云以國與季。叔則曰。紀侯力弱。意窮。自以列國。不忍屈臣於齊。使季以鄰求安。而脫身外。寓季果為附庸。社稷有奉。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蓋時史即宣而言。仲尼弗改。故傳不言。故各。日也是說大去之意也。滅人國者。皆毀其宗廟。遷其社稷。紀季雖降。為附庸。得自立廟社。而其國不滅也。諸侯之奔。皆被逐而也。此則不見迫逐。故不言奔。時史謂之大去。仲尼以自得理。故因而用之。十二年。叔姬歸于鄆。則紀季雖全得紀國。亦不移就紀都。紀之宗廟社稷。皆遷之於鄆。承祀如本。故曰不滅。雖去國。祚不滅。其實為齊所吞。紀之器物財賄。亦悉為齊所得。成二年。齊林紀獻玉。磬。同之以紀。得非滅紀所得也。季既入臣於齊。縱使齊不自取。必應以

之內賂假令季以賂齊亦是滅紀所得也 注紀季至葬之正季
曰紀侯由齊大去則是齊為紀讎而葬其夫人故解其意云魯為齊
侯所葬亦由魯往舍之故各款別曰紀侯大去其國令才納邑附
齊魯侯嘉而慰之恩及伯姬之魯女故以來告大夫舍葬故各
齊侯葬紀伯姬也不各諡者亡國之婦夫妻皆降奠身之諡而實
許方以諡侯禮說又失之也 傳注尸陳至內陳 正季曰尸陳也
叔祐文荆即楚之曰邑故去荆亦楚也楚本小國地狹民少魯時
後出師來自內法武今始言荆尸則武王初為此楚國陳兵之法
名曰荆尸使後人用之宣十二年傳稱荆尸而奔是遂行之也楊
雄以本雅釋古今之語作各擬之米異方之語謂之方言方言云
戰謂之子躬環云取名於鉤子也戟是擊刺之兵有上刺之月又
有下鉤之月故以鉤子為名也始去授師子豈是往前未以此器
授師故去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言參用之者參雜用之陳
之所用專用戟 注楠木之名 正義曰此字之音或為曼或為
朗若以蒲為邑為作曼以兩為邑為作朗字體雜定故兩為之音杜

直去木名不知何所似榆者俗呼為朗榆蓋為朗也注時秘至行
成 正義曰除道謂除治新路故知更開直道渠澆乃作渠於
澆故為橋也釋例曰義陽厥縣西有澆水原出縣北後縣西東南至
隨縣入鄭水杜以澆解澆蓋色相近而字轉耳 且請至發喪
正義曰莫敖既與隨侯盟且又請隨侯與楚為會禮於漢水之內
而我還楚也隨侯畏楚遂從莫敖為會禮會訖隨侯因濟漢還
國而後發王喪也 五年夫人至齊師 正義曰於時齊先征伐
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驪理紀地有師在紀杜云齊莊公發
夫人荀向紀地後之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訂會禮
傳注未愛至邾子 正義曰邾者附庸之國挾來其君之名傳言
未王命者辭其稱名之意由未得爵命為諸侯故稱名也經各其
名傳言未王命此傳所發即是附庸稱名之例荀稱名故傳父
稱字為貴之也邾之上在出於邦國也本云邾邾居邾肥徙邾宋
仲子注云邾邾別封小子肥於邾為小邾子則邾是邾君肥始封
邾譜云小邾之侯之後也真父頗有功於國其子友別封為附庸

居郟魯孫犁孳始見春秋附徒奔栢以昔周室命內小邾子穰公
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卷而楚滅之也本言肥杜譜言友商是
一人僖七年經各小邾子來朝知奔栢請王命之六年佳王
人至稱字正義曰昭十二年傳稱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則昭
子之父叔孫豹再命也再命而名見於經知諸侯之卿再命三命
皆各名一命乃稱人諸侯之臣既然則王朝之臣亦然周禮王之
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杜以為劉夏石尚稱名自者上
士中士也稱王人者下士也僖八年公羊傳曰王人微者知此王
人亦微者故去王人王之微官也春秋之世二字而子在上者皆
是字故知子突是字救衛必以師救而文不稱師於例為將軍師
少以卑官而帥少師救衛不乞使衛侯不入是元功也元功而稱
字者以朔既諛搆取因而又不乞於民王意即定點卒不欲使朔
得入故遣師救之時史惡諸侯逆王命故為王使言子突與則官
甲蒙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費王人所以責諸侯也款例
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

突是說進之意也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止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之同中士未足以為榮故楚後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又二年垂隱之舍晉士穀堪其事即各名氏似若真為卿然故不復稱人此賈子突止力數責諸侯非是人實堪進故稱人依其本班稱字見其別有所為耳穀梁傳曰王人卑者也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杜意取彼內說唯以子突為字耳范甯注穀梁亦云此名當為字誤爾 注胡為至八年 正

彘曰五年齊字陳蔡伐衛傳曰納惠公也此年衛侯得入則是諸侯納之當言歸而經各入成十五年宋花元奔晉宋人迎而反之當言後故而經各故釋例曰胡懼有違與之托而以國逆告花元實國逆故執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後而各之亦二子之情也凡諸侯外納有三一者以言語告請得入蔡季故于蔡是也二者與師送入其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三者所納之君別在他國而諸侯師伐彼國令其得入今公及諸侯伐衛是也 注公羊云囚也 正義曰釋例曰齊人來故衛室公羊穀梁經傳及

无氏傳皆曰唯无氏經獨言儻傳考三家經皆有六而其五皆言
室此必无氏經之獨誤也案說文保使人系省色古文保不省
然則古字通用室或作保字与保相似故誤作保耳杜既以爲誤
而又解傳爲因是其不敢正次故且從之 傳君子至百安 正
矣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也爲不知按度形勢矣夫立人爲
君使已自堅固其位者必當按度於本末度其本者謂其人才德
質善根本牢固處末者謂其人終已保有邦國蕃育子孫知其
堪已自固而後立其裏焉哀謂節適言使得節適時乃立之也若
不巳知其本之可立与否則不當謀之如似樹木知其根本之弱
不巳長枝葉以喻所立之人材力方弱不巳保有邦國蕃育子
孫則不須自強立之詩以樹木本幹喻適枝葉喻衰言文王子
孫李幹枝葉適子廢子皆傳國百安由文王之德堪使蕃滋故也
刘炫云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无氏之寃有先君之愛有強臣
之援内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
治術爲下民所愛也 注邪謚至曰甥 正義曰謚法經四不易

曰祁衡有石祁子亦謚也釋親去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姊妹之子
曰甥人將不食吾餘正彖曰食譟噉之有甥設享而因享害
之所有餘食更為人設之將賤吾不肯後食噉吾之餘食也膏肓
以為楚鄧彊弱相縣若使三甥之言楚子蚤死鄧滅曾不旋踵若
剗版去度效卷止淋石氏內短知箴云楚之強盛後滅鄧以後於時楚
未為強何得云彊弱相縣蘇氏云三甥既有此語石氏因史記之
又錄其實實非君子之論何以弗之注魯莊公十六年正彖曰
知非楚文王十六年者以文王莊五年即位至十九年卒唯十五
年耳七年注恒常至昏後正彖曰恒常教詁文災者自昏至
且之摠名但此經下言災中則以言災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
耳非竟夜不見星也穀梁夜作昔偁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
見者可以見也必如彼言星出以前名之曰昔則名昔之時法為
未有星矣何以怪其不見而各為異也明經所言災者夜昏之後
星應見之寸而不見耳公羊偁曰恒星者何列星也言天官列宿
常見之星也於周之四月則夜之仲春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

昏弧中邦玄云弧在嚮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冬當列見謂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杜以五日月光尚微不乞尙星使不見若有雲蔽為時後无雲蓋日光不以昏沒是故以為異也 注如而至知之 正義曰羊說如雨者言其狀似雨也此俗言星隕如雨與雨偕也俗訓內俱與雨俱下不得為狀似雨也故轉如內而謂星落而且雨其數多與雨雜下所落非一星也非常為異害物為災付二季豈是天之變異不見物被災皆記異也星隕非常固可記異雨乃常災亦言之者見星之隕其勢宜明時乃陰雨內見星所以為異主言星之異不言雨之內異也夜之早晚以星為驗日光不匿怕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漏者晝夜百刻於時春分之夜夜當五十刻二十五刻而夜半也 注今五至之苗 正義曰直言无麥苗似麥麥之苗而知麥苗別者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无麥而後言无苗待无麥然後各无苗如彼傳文知麥苗別也且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无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為水漂殺也

種之日稼斂之曰穡月令五時食穀黍稷麻麥豆周禮謂之五穀
故去五稼之苗何休云禾初生日苗秀曰禾 傳注文姜至言之
正姜曰文姜數与齊侯會者二年于禚四年于祝丘五年如齊
師此年于防于穀是也哀十五年傳稱齊致禚媚杏於衛則禚
是齊地定五年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則防是魯地傳於
齊地言魯於魯地言齊志故知至齊地則在魯夫人至魯地
則齊侯之志也二年會之始此年會之末故傳略奉二端以言之
之明其餘意同也杜于禚于穀皆言齊地于祝丘言魯地見其有
二意若其不然相五年經魯城祝丘之魯地不須解之數例曰
婦人死外更見兄弟不踰闕故其他行非礼所及亦例所不存而
苟其時實有出入或以率宜或以滌縱小君之行不得不各故直
各其行而其善惡各繫於本會于禚傳稱魯女夫人入齊地也會
于防傳稱齊志齊侯入魯地也於經无例傳以實言之
八年注期共至待之 正姜曰唯言以俟陳蔡不知何故待之
下有師及齊師圍郟與陳蔡同計故去期共伐郟陳蔡不至

故得之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得之陳蔡於魯竟
絕路送春秋以寸未嘗措怨何因輟伐魯也又後者相須月行之
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畏其來伐者謂之禦不得稱侯故知期
共伐邠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邠住治兵至邠鄭正義曰
周禮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
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釋天云出曰治兵尚威武也入曰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
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善老在前後常法也被言治兵振旅皆理
因田獵而遷車徒教戰法習号令知治兵亦是習号令也治
兵於廟欲就善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廟內所
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邾人簡兵大蒐
將力蒐除杜云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
也下有國師知治兵為國師也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令
去是月也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為國師故非時治兵
猶如備難而城豈非時不說沈又云治兵之禮必須告廟云云是

內夏治兵乃是外夏故蚩告廟仍用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
為國師蚩在郊內亦用剛曰甲午治兵公羊以為祠兵謂殺牲饗
士卒師及至齊師正義曰於例將軍師眾稱師此直言師
則公不自將信稱仲慶父請伐齊師閔邴降齊師在國請耳非
是軍中請也注時史至師也正義曰春秋之例公行征伐還
則各至命將出師未有各師還者也慶父請伐齊師欲以自邴邴
之師迴伐齊師若用其言則方相戰鬪師或喪敗公乃自責先德
刑罪歸己時史善公克己後禮全軍而還喜其得還故特各師還
也信言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君子謂當時之史各此師還以善魯
莊公也仲尼以為得理故因而用之克己後禮論語文也克勝也
己魚恨齊勝情而止責己而不責於人合於人合於禮意倍三
十年秦晉圍鄭信稱秦人竊與鄭盟子犯請擊秦師晉侯不許
與以事同而被死善文者魯莊公中平之主已有善夏故為可嘉
晉文身為霸主而私為恨鄭於秦共伐而秦人背之失其所與
則白不知得免不知之說己白幸矣蚩不從子犯未足可高時史

不善其夏故仲尼亦无褒文 傳及魯至乃降 正義曰此虞書
臯陶謨之文以述禹故傳謂之夏各孔安國以爲邁行種而降
下也言臯陶言行布其德乃下洽於民故民服之今引之漸章
取證降義尚言臯陶言布行其德由其有德乃爲人降服也杜不見
古文故以爲逸魯以邁爲勉言臯陶言勉力種樹功德不知德乃
降亦是魯文謂爲莊公之語故爾後下注言言慕臯陶之種德乃
人自降服之自恨不已如臯陶也 九年注无知至六年 正義
曰无知弑君自立則是內齊君矣而不言弑其君者內未列於會
故不登爵不登爵者正謂不登弑其君也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
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各之齊商人荼侯般之屬
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章殺公子比蔡人殺
陳佗齊人殺无知衛人殺伋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而
以會諸侯力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
已定故雖殺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也是言殺而不稱君之意也
曹伯負芻殺太子而立成十五年普侯討而執之十六年曹人

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舍矣是列舍則成君故指彼以內例
 注齊亂至既亭 正義曰依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舍公侯舍
 伯子男可也是大夫不得敵公也若敵公則經沒公不昏而貶卿
 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不沒公者齊亂无君故大夫得敵公既得
 敵公當昏名氏而直言齊大夫者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也文七
 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與也是與則不得昏名 公伐齊
 納子糾 正義曰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
 前臣名也何休云嫌為齊君在魯君前不為臣禮故去公子見
 臣於魯也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
 以正不稱公子其事又无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
 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若辭有詳略
 故內文不同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納捷誓于齊為无伐
 齊之文故須言于齊 注二云至无位 正義曰傳稱鮑叔牙
 以小自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寔均勢敵
 故國內各有其黨今齊大夫來盟于既直是子糾之黨來近子

糾耳小白之黨猶自向晉迎小白也若其奉國同心共推子糾等
迎即宜付之不須以盛衰之今既與之盟而興師送糾是二公子
各自有黨須伐乃得入故公伐齊也昭十三年傳稱栢公有國高
以為內主則國子高子曼小白之黨也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
糾又遲公伐齊納子糾始行即各小白入齊得告乃各故至齊之
時出小白之後也傳例曰凡去國之逆而立之曰入小白稱入後
國逆之文以其本先位也若本有位則尚云後故實服以為齊大
夫來迎子糾公不棄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故迎小白謂迎小白者
是盟莒大夫故杜言各自有黨以辨之 注小白至乾時 正義
曰公以反伐齊已出小白之後齊人得養襄公便是國寧位定公
可退而不退戰而敗績是公之罪時史各策不稱公戰公敗有公
諱也若言此戰非公是將卑卑則史各師戰師敗耳此戰史諱
猶各敗外陞之戰敗亦不各者彼力獲公冒恥諱之深故不各敗
也 取子糾殺之 正義曰此名糾耳稱子者公羊傳曰其稱子
糾何貴也其實奈何宜為君者也何休云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

著其宜為君後未踰年君例實達云稱子者慙之案定本上綱子
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慙之也沈去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後其所
稱而經各子糾知者信云子糾親也諸君討之豈後是慙之乎劉
與賈同注公子之言云正義曰諸侯之臣力卿乃見經公
子為賊亂者則書其名不阿位之貴賤歟例曰禍福不告則不各
然則國之大事見告則皆兼告而各貴賤各以所告為文也福莫
大於尊國有尚禍更甚於骨肉相殘故公子取國及為亂見殺者
亦皆各之不必繫於為卿故子糾意恢以公子見各於經也是說
公子書經之意也注洙水至齊備正義曰歟例云洙水出魯
國東北西南入沅水下合泗公羊傳曰洙者沅水也洙之者何深之
也洙為深之畏齊也是畏齊故深之由阻國也傳鮑叔牙可也
正義曰以傳大略也齊有管子各或是在人所錄其言甚詳其小
序篇曰桓公自言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牙曰君有加惠於
臣使臣不更辭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已也其
能管夷吾乎臣之所不亦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

東臣不如也忠信可對不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
不如也介冑執袍地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
之父母也橫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
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向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
其內君猶是也公曰然則勿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
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
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群臣魯君必諾且
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已弱矣夷
吾不受彼知其將反奇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先及公乃使鮑叔
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向殺公子糾又曰管仲雖也
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非戮之也將用其政
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
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奇是戮壽也殺
之魯是戮魯也寡君躬生得之以徇於國內群臣戮若不生得是
君與寡君之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於墨乎魯

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以与奇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後而笑
 之埋大夫曰管仲必不死矣鮑叔文不忍戮賢人其知也稱賢以
 自成也此於堂阜之上鮑叔後而浴之三桓公親迎於郊遂与既礼
 之於廟三酌而向为政焉外傳奇語与管子大同管子當是本耳
 管子无治於高篋之言鮑叔之美管子其言非一說者各記所闻
 故不同耳 十年注奇人即魯地 正義曰例稱敵未陳曰敗某
 師皆陳曰戰此傳稱奇人成陳擊鼓不應稱敗奇師故解之孫
 子兵各曰管稽之使失其先後謂稽苗被敵不暗与戰使先後未
 其次才魯以曹戲之語設權謀譎詐以稽苗之列成而不得用与
 未陳相似故以未陳为文釋例曰長勺之役虽俱陳而鼓音不奇
 稽季之役越人患号之整以死士乱吴蛮皆已陳猶以独克为文
 举其權詐是也此注稽或作掩誤耳今定本作稽 注不言
 此勺同 正義曰此春敗奇師于長勺傳移奇師伐我則今次于
 即亦是移我伐我而移並不稱侵伐之者責罪之文也桓十年
 奇使却伯來戰于郎也曰我有辭也故不稱侵伐則知此与長勺

不各侵伐亦力然有辭也我有辭者焉來伐我力公伐齊納子糾
來報伐也公之伐齊大夫來盟于莒許以子糾為君令魯伐齊納
子糾彼自背盟伐魯非責魯也魯有此辭故齊人不合伐也杜言
二公子各有黨則迎子糾者非小白之徒而責齊背盟者言彼既
盟大夫背盟而侵小白誤公使伐齊耳不言桓公背盟也杜以傳於
長句之彼有伐我之語故就傳為辭而以此句之注荆楚至秦地
正義曰荆楚一本二名故以為國号亦得二名終莊公之世經皆
各前後之元年乃各楚人伐鄭蓋於此時始改為楚以後常執齊
也他國蚤將有焉早師有多少或稱師或稱不稱直魯國名史之
各策義彼告辭此直稱國知其告命之辭未合典礼故不稱將帥
也以蔡侯獻乘歸正義曰穀梁傳曰以婦猶愈乎執也杜於
隱七年注云但言以婦非執也則以飯者直將與共飯不被囚
執其恥輕於執也釋例得獲例曰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款殊
別君臣故於君曰滅於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
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蚤存若亡之與生皆與

滅國至於偏軍元帥君之臣僕出身致命榮辱得失自其常復故
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蠶君臣之辭也如杜此言師敗身
虜亦應稱滅此不言滅而去以飯者穀例所云樞宗廟社稷已亡
而君見獲於敵君身豈在与亡無異皆以滅為文則定六年鄭游
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飯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於
敵則去以飯此蒸侯獻舞飯是也劉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
則言以飯以規杜氏非也 注不言至所出 正義曰公羊傳曰
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無死所出也 傳注曹劌魯人 正義曰非
記作曹沫亦云魯人 注肉食至与也 正義曰孟子論齊人云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死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肉食是賤人不得食肉故云在位者也襄二十八年傳
說子雅子尾之食云膳日雙雞昭四年傳說頌冰之法云食肉
之祿冰皆与雪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蓋位為大夫乃得食肉也間
謂間雜言不應間其中而勿之謀故云尚猶与也 衣食所安
正義曰公意衣食二者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已有之必以之

古人 犧牲玉帛 正義曰四者皆祭神之物曲禮曰天子以犧
牛諸侯以肥牛邦去云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然則牲謂三牲牛
羊豕也犧者牲之純色也魯自得用天子之礼要犧牲相配之語
未必內得用乃言之也 注孚大信也 正義曰孚亦信厚以言
小信未孚故解孚為大信以形之 注上恩利民忠也 正義曰
栢六年傳文也言以情審察不用使之有枉則是思欲利民故有
忠之屬也 登軾而望之 正義曰考工記去兵車之廣六尺有
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內隧七謂輿內前後深四尺四寸也三分
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之在輿間後前量之深一尺四寸三分
寸之二也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之三尺二寸也謂當車輿之
內去前軾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下去車板三尺三寸橫施一木
名之曰軾得使人立於其後時依倚之曹劇登軾得臣去君馮軾
皆謂此也 注雲門至虎皮 正義曰雲門為魯南城門蓋時人
猶以名之故知也僖二十八年傳稱晉臣蒙馬以虎皮此去蒙舉
比而先犯之事与彼同知臯比是虎皮也以胥臣之牽譬之必知

定是虎皮其名曰皐此則其義未聞系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鄭玄以力兵甲之衣曰橐之翰也而其字或作建皐故服虔句以解此 注妻之姊妹曰媿 正義曰教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媿孫炎云同出俱已嫁也 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郕 正義曰往年公敗宋師于乘丘今為乘丘之役侵我則是報後前恐魯為死辭亦不稱侵伐者莊立以來未嘗犯宋之黨奇伐我故敗于乘丘今後重來更是宋之可責非魯罪也 傳注通謂至為文 正義曰設權譎妻詐以勝敵者謂若長勺之役待齊人非鼓氣襄乃擊之空十四年稱孝之役越子患吳之整使罪人屬劍自剄吳師屬之自越子因而伐之此二者敵在已陳設權勝之成列而不得用也此及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傳皆云未陳而薄之是其未成列也彼我不得成列與成列而不得用皆以未陳獨敗為文言彼不巳扼而此獨克之也昭五年叔弓敗晉師于蚡泉傳曰莒未陳也此已發例彼後發者教例曰魯敗宋莒再發未陳之例有嫌居臣有異也 莊堅而訂者也 正義曰戰者共創之

辭彼此成列權无所施故內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兩國
交戰必有勝負或有未至成敗各自收斂故有言戰不言敗者桓
十年齊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如此
之類交戰而未至於敗故不各敗也或有彼實未陳應楚未陳之
例亦各戰者或有實敗而不各敗者皆從各辭也穀例曰令狐之
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
也河曲之戰秦晉交綏長岸之戰吳楚兩敗交綏並退軍士未怒
吳楚俱病莫肯以告故皆書戰而不各敗也邲之戰上軍先陳棘
父乃敗故書戰又書敗也注師徒至敗績正義曰師徒撓敗
成二年傳文穀梁傳曰高日崩厚日崩解其師非高厚而祿崩意
沮訓壞也沮岸謂河岸崩也師旅大敗似岸崩山崩也績訓為功
喪其功績故曰敗績唯成十六年言楚子却師敗績者穀例曰鄢
陵之戰楚師徒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指事而言也言楚子身
敗非師敗也故言楚子敗績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
侯其君被獲而不各敗者晉侯戎馬還陣而止內秦所獲師不大

崩故不各敗也城濮之戰傳稱楚左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是二軍敗而經書敗績鄆陵之戰傳稱子反曰臣之卒實奔是一軍敗而杜去師未大崩然則績者是大崩之名敗多存少乃稱敗績敗少存多則不稱敗績也注謂若至之名正義曰克訓勝也戰勝其師獲得其軍內之雄雋者故去得雋曰克春秋稱克者唯有叔段一變而已既非敵國相伐又非君之討臣而於戰陳之例別立此名彼傳後云如二君故曰克故與逆叔段之變以克之凡例乃是旧典非獨為段發故去叔段之比釋例与此不同注覆謂之為文正義曰取謂取無遺漏之意也哀九年宋皇瑗取却師于雍丘傳稱皇瑗圍却師每日往舍壘合却師哭是自知死死無逃之路也又曰使有死者死死是其合軍之內死生在宋也取狀如以而云覆而敗之知其如羅網掩西後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服虔云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其先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即如服言與未陳何異而別以為例謂之取也荀吳敗狄于夷原於越敗吳于檇李並攻其先備出其

不意而經不言取郟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郟人大敗戎師是設
伏敗之而借不言取服謂此為取何也宋圍鄭師聖合而哭自知
必敗非敵人不知而昏取何也 注王者至得校 正義曰此亦周
公曰凡杜解曰凡之意得有王師敗績者以周公制禮理包盛衰
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之喪故曰凡例有敗績之史杜以昏
卑逆順言之天王不應有戰敗之喪遂申說凡例故云死敵於天
下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極有其變成元年王師敗績于
茅戎是受列於經丘明不得不因申曰凡之義蘇氏之說義亦非
此沈氏不解杜意以京師敗績非周公曰凡是孔子新意丘明力
借不得不因申孔子新意之義劉炫亦不達杜旨謂杜與沈氏意
同也 烏湯罪已桀紂罪人 正義曰湯誥云其尔万方有罪
在于一人是罪己也秦誓數紂之罪云焚炙忠良剗別孕婦是罪
人也禹桀之時昏多亡兵回亦應有此夏沈引帝王世紀云禹先
罪人下車泣之是罪己也桀殺閼菴逢是罪人也 注列國至寡
人 正義曰列國謂大國也曲禮曰庶方小侯自稱曰孤諸侯與

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鄭去去與臣言亦自謂寡人
是死凶則常稱寡人有凶則稱孤也 既而心之心 正義曰謂
御說明年為君之後方始閔之閔之時已為君故去是人宜其右
君也傳以御說有禮故以此言實之 注金僕姑矢名 正義曰
用之射人必知是矢其名僕姑其義未聞 公右欲孫生 正義曰
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責父御卜國為右車右與
此不同者禮記後人所錄闕於所闕之口其意未必實也案傳云
公子偃先犯宋師公焜而大敗之則本非交戰禮記稱焉驚敗績
公隊伏車獲綏御與車右皆死之必如記言則是魯師敗績經安
得稱公敗宋師于乘丘傳記不月固當記文在耳 注戲而至得
還 正義曰服虔云恥而惡之曰斬傳稱宋人請之羞是恥惡其
人不應為之請魯故杜以為戲而相愧曰斬鄭玄注禮記儒行云
遭人名為儒而以儒斬故相戲俗有斬故之語知是戲而相愧之
名也公羊傳以為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
淑魯侯之美閔公矜此婦人始其言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

何休去惡乎至猶何所至万怒搏閔公絕其脰是其斬之夏也
十二年注紀侯至大故 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故于斷何隱之
也何隱尔其國亡矣徒故于叔尔殺梁傳曰其曰故何吾女也失
國喜得其所故言故尔杜略取彼意為說親例与此大同大意
以其賢懸其國亡乃依附於叔故書之耳 注捷閔至可襲 正
矣曰隱十一年公羊傳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
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各葬以力不繫乎臣子也
无氏无此義故杜明之不各葬為乱故也凡葬魯不各則不各葬
使宋亂不葬魯本无可舍之理兼見此義故言乱也万及仇牧並
名見於經智皆卿也万不各氏者釋例曰宋萬賈氏以為未賜族
案傳称南宮長万則為己氏南宮不得為未賜族也推尋經大
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各氏閔公以下皆各氏亦足明時史
之異同非仲尼所皆駁也是杜意以為史有詳略无義例也文八
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侈曰司馬握節以死故各以官然則有善
可褒尚變文以見義此仇牧各名不警言而遇賊无善可褒故不

變其文公羊善其不畏強御故言此以異之注蒙澤之蒙縣
 正義曰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各地
 此弑閔公子蒙澤不各地者穀例曰先儒旁米二傳橫生異例宋
 之蒙沃楚之乾谿俱在國內閔公之弑則以不各蒙沃國內為義
 楚弑灵王後以地乾谿為失所明仲尼本不以為義例則丘明亦
 无異文也是亦言史自詳略无義例也 注子游宋公子 正義
 曰在族譜子游雜人不知何公之子 注叔蕭大夫名 正義曰
 鄉大夫采邑之長則謂之宰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
 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為附庸二十三年
 經魯蕭叔朝公附庸例称名故杜以叔為名 于陳以賂 正
 義曰漸以賂為自言用賂請于陳也請猛獲于衛不言以賂蓋於
 衛无賂十三年傳注宋有至霸業 正義曰栢二年舍于稷以成
 宋乱者為舍之意故平除宋督弑君之賊此云平宋乱者宋万已
 誅宋新立君其位未定苟相欲脩霸業為舍以安定之非欲平除
 新君故宋人聽命宋列於舍也 十四年注既伐至大夫 正義曰

借稱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則伐夏已成單伯始至故云會伐宋
言來孰宋地會之也元年注云單伯天子鄉也此云周大夫者大
夫亦卿之摠名故兩言之單伯至于郟正義曰春秋因魯史
之失魯史自書其夏會他國者皆言已往會之不同君之與臣會
諸侯者皆魯人在會字之上若微人往會則會上无字直言其會
明魯往會之微人不合各名各其所為之夏而已十六年會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夷是也若魯人不
與而諸侯自會則并序諸侯言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會于郵是也魯霸主召會諸侯霸王之身列在諸侯之上
耳不言霸主會諸侯以其俱是王臣不得與諸侯為主故也若霸
主之國遣大夫往會諸侯魯政在霸國大夫名列諸侯之下由非
諸侯之主列位從其班爵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是也若王臣在會不向為早皆列諸
侯之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屯子欵盟
于洮九年公會宰同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是

也此會魯人不與單伯宜列在諸侯之上下言會于野耳今會字乃在齊侯之上是齊桓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所以昔天子不名齊也此會魯自不與魯所與者皆魯人在上史文以魯為主耳當會之時以大小為序魯不在上也穀例曰魯為春秋主常列諸侯上非其次也子昂卿也依魯大夫之比列於莒上故傳曰魯故也叔孫豹曰宋衛吾匹也又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夏魯在衛上也宋既先代之後又襄公一合諸侯以紹齊桓之伯或在齊上則魯次宋也 傳注齊魯至之辭 正義申齊既以諸侯伐宋而更請師于周者齊桓始備霸業方欲尊宗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耳非慮伐不克而藉王威也經各人而傳言諸侯先儒以為諸如此輩皆是諸侯之身穀例曰傳滅八例衛侯燬齊邢月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鄭侯吾當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谷蔡許之君柔楚也車也禮之失位此皆貶諸侯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美而諸儒皆批棄生意原无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內君

臣曰天非正等差之謂也又澶淵大夫之舍倍曰不各其人案經
皆去名稱人至諸侯親戚緣後倍亦曰不各其人而經傳稱諸侯
此大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為別也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
數十年諸侯之祭甚多而皆无貶稱人者蓋明此蓋當時告命記
注之異亦仲丘所以為例故也是言諸侯之貶或各名或沒而不
各必不得稱人故以此經書人傳言諸侯為穆衆國之辭依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救邢於例齊師與稱師則三國皆大夫師也傳
稱諸侯救邢亦是穆衆國之辭与此同也 六年而虜公入

服虔去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虜公入 猶有至有妖
正美曰公閱房公之入向於申繻曰猶有蛇妖而房公得入乎古
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申繻對公曰人之所忌謂子儀畏懼房公
心不堅正其畏忌之氣饒々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取此妖來應人
也蛇闕之夏由人與也若使人无覺隙焉則妖孽不巳自作人棄
其常則妖自興以此故有收章常謂既不巳強又不巳弱失常度
也 注相公至守臣 正美曰相公初封西鄭蓋是歲內之國周

礼王子毋弟有功者得立祖王之廟故相公始封為君即命臣使
典宗祫也者慮有非常災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
有夏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祫字從示神之也注繩譽也
正義曰字各繩作詭字隱言訓為譽十五年注夫人至御寧
正義曰文姜倍公之女故為相公姊妹詩姜后妃之德去飯寧父
母是父母在則礼有婦寧裏十二年傳曰秦嬴飯于楚台司馬子
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礼也是父母及則使卿寧先才不得自飯
也但不知乎相公有母以否故杜不明言得失

春秋正義卷第八

計一万六千一百五字

春秋正義卷第九

莊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勅撰

十六年注宋主至效此 正義曰往年齊桓始霸未敢即尸其任
故惠討罪今為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諸
侯舍許男在曹滑之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不以爵之尊卑
也隱五年鄭人伐宋附庸在伯爵之上是以主兵為先也歷
檢上下皆然知是春秋常法禮記卷義云有尊氏貴德而尚齒及
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而春秋序
舍不先同姓而大國在上者孔子修春秋有喪周之文使殷之賢
故也 注書舍至宋地 正義曰公羊傳曰同盟者何同姓也教
梁傳曰同者同為周也杜云服異者亦是同其款同為周也各同
盟者為盟之時若稱同釋例曰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故載辭
或稱川以服異力言也是言載辭稱同也二十七年同盟于齒傳
曰陳却服也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傳曰使於楚者服且謀却也

成五年同盟于夷牟傳曰鄭服也七年同盟于馬陵傳曰尋夷牟之盟且苦服故也襄三年同盟于雞澤傳曰晉為鄭服故合諸侯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傳曰齊成故也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傳曰齊服也如此之類皆是服異故稱同也喪服純父不同君傳曰嘗同居乃為異君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君春秋同盟亦猶是也嘗同盟而異乃稱服異未嘗同盟則不為服異故盟不稱同也倍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曰服江黃也定四年陳許頓胡楚之屬圍皆來會于召陵其下云公及諸侯盟于臯馳二盟並不稱同皆為未嘗同盟非服異故不稱同也應同而不稱同者倍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七年盟于甯母鄭伯使文子華聽命於舍而不稱同者鄭心未服故傳稱子華請去三族管仲曰君其勿許却必變盟是寧母之時却未服也八年盟于泚鄭伯乞盟傳稱請服也而泚盟不稱同者鄭伯始請服耳未列於會故不稱同也文十五年交晉卻缺帥師伐秦成申入秦其冬諸侯盟于扈傳稱晉侯宋公衛侯秦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則是秦新來服

不稱曰者傳稱卻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是則蔡已先服故不
稱曰也宣十二年同盟于涪丘傳曰恤病討貳十七年同盟于澠
道傳曰討貳也成九年同盟于蒲傳曰為崑以陽九由故諸侯貳
於晉士人懼舍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十五年同盟于戚傳曰討曹
成公也十七年同盟于柯陵傳曰尋戚之盟也十八年同盟于虛
柯傳曰謀救宋也此六盟皆非服異稱曰盟者涪丘澠道與蒲於
時諸侯已有二心同心討貳故稱曰盟戚與虛柯同心疾惡故稱
同盟柯陵之盟鄰人不服欲令諸侯同心伐鄭故稱曰盟猶襄十
八年諸侯同心疾齊稱曰圍齊自以以前陳在衛下今在上知齊
相始進之款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
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年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
上故知是齊相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也 注克後至同盟
正義曰此古之令鄰人在冢今而稱子故云蓋齊侯請王命以為
諸侯得為子爵見經也隱元年盟于蔑桓十七年盟于趙是再同
盟也 傳注二多記曰剛 正義曰周禮司刑則罪五百尚各只

刑刑罰之屬五百孔塞國去刑足曰刺教言去跡刑也李巡曰斷

足曰刑也說文去刑絕也則刑則是斷絕之名斬足之罪故云斷

足曰刑 注數滿於十 正義曰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至十而止是數滿於十也閔元年

傳曰萬盈數也數起十則小盈至萬則大盈傳具載定叔事者服

虔多定叔之祖共叔既有伐君之罪直而不長而云不可使共叔

死後於鄭言其刑之偏願却房公以孽篡適同惡相恤故黨於共

叔欲令其後不絕傳所以惡房公也 注曲沃武公一軍 正義曰

栢八年傳稱曲沃武公滅翼其年冬王命親仲立晉哀侯之弟緡

于晉至是乃并之也晉奄衰云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是以其

室器賂獻於周僖王云云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其

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自栢叔始封曲沃

以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伐晉為諸侯是傳王命之夏也

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注魯栢至之志 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莊王元年當魯

相十六年即位十五年而崩僖王元年當魯莊十三年即位五年而崩惠王元年當魯莊十八年即位在此年僖王立者杜云僖因周公忌父之復而見惠王立在此年未夫是杜以周公忌父此年出奔至惠王立而得後與史記不違十七年注齊桓公賤故正美曰僖七年僖曰知有叔譽堵叔師叔先言譽是魯最貴也且僖稱鄭不朝也以君不朝而譽被執明譽是執政大臣為不道君使朝故執之也若譽不至齊則死由被執知是諸齊見執蓋聘齊也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澠師殺之僖曰罪不在行人也死罪乃稱行人知不稱行人罪之也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僖曰各行人言使人也言使人者言非使人之罪也僖曰者是仲尼新惠故指以為例也執諸侯有稱人稱侯之異執大夫者悉皆稱人以執之為大夫賤故也劉炫以此注云詣齊見執叔例曰卷言本誅出使謂二者自相矛盾今知非者齊以知不朝而責於知之令譽詣齊謝罪齊人執之故叔例云元昨出聘之使集解云詣齊被執二文雖異更宜同耳劉炫不尋此意乃為規也亦也

注職盡至為文

正義曰職盡也執詁文舍人曰職盡之

也時史惡其輕敵而以自盡為文罪存成也執例曰齊人職于遂

知棄其師亦時史即是以安文或後赴辭故傳亦不顯明義例也

注誓不至賊之 正義曰伏節守死以解國患尚如昭元年叔孫

豹之居位待罪也逃若匹夫逃竄故云昏逃以賊之知誓自齊

逃來過魯而後飯却故各之 注塵多至災昏 正義曰塵是次

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亡則害五稼故言多以災昏也 十八

年注不昏日官失之 正義曰經亦无朔字尚云不昏朔与日注

不言朔脫也 注職短至為災 正義曰穀梁傳曰職射人者也

洪範五行傳曰職如鼃三足生於南越亡亡婦人多淫故其地多

鼃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玩毛詩義疏云職短狐也一名射景

如鼃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

射景或謂含砂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偏身腫或云故

為災沈氏云以有職傳重發例者以頓首與與蜚同是害禾稼此職

則害人故傳特發之 傳注王之至備設 正義曰王饗醴命之

賓者王為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賓助款祐
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
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觀群也則行禮
禮也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日盎齊四曰緹齊
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之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
將如今怡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之然葱白色銀者成而紅赤沈
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然別以其允濁故先置
之亦不忘古也知者禮運云燹黍稷厭下即云以燹以麥以為醴
醴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詩序曰鹿鳴燕
群臣嘉賓也既飲之會又宴幣帛芹苴篚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
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饗禮有
醴幣也礼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
曰醑謂之醑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至馬是
也傳稱饗醴命賓言其備設盛禮也此陸命之賓者命在下以
幣物賓助倍二十八年命晉侯賓注云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

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喪故也 注双玉為鼓

正彖曰倉頡篇鼓作珏双玉為鼓故字從兩玉 注侯而至人礼

正彖曰執君不知何爵稱公謂內三公也周礼王之三公八命侯

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礼各以命數為節是礼亦異數也

今侯而与公同賜是借人礼也假借曰彖取者假為上色借為入

色与者假借皆為去色 注戎來至其來 正彖曰借例有

鐘鼓曰伐死曰侵戎之甚也魯人不知宜无鐘鼓故以侵言之

叙例曰戎之入魯人不知去而速追又无甚獲也竟不備侯不

在疆所以為諱也此君之廟亦所以示戒將來之君也 閩縉尹

之 正彖曰尹訓正也楚宮多以尹為名此滅權為邑使縉為長

故曰尹也 十九年注公子元來伐 正彖曰公羊傳曰滕者何

諸侯聚一國則二國往滕之滕不各此何以各為其有遂夏吞大

夫死遂夏此甚言遂何勝礼大夫受命不受辭出郭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而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定不明其意而為魯女尤氏死

借取彼而說故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滕陳侯之婦穀梁傳曰

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以未入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嫁于宋晉衛奇三國來媵然則為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浸適而行此鄆是衛之東也蓋陳取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鄆閔奇弟為令將謀伐魯故權爭之宜去其本職不使送如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合之也送女至鄆停女會盟鄆是盟也故言于鄆本期送女使之鄆也既盟之始遂不使送女其盟本亦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无益故无嘉善之文々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四日之間不容反報亦是專命而盟惠難復解故再稱名氏珍而貴之與以異也宣十二年宋華椒義群偽之言以謀其國宋人被伐而敗華椒今三國伐魯不疑公子結者結之為盟本欲安社稷利國尚與華椒事異故不疑 注亦父之昏也 正美曰此既无婚不知何為如舊婦不以礼出為喪故曰昏也 傳注黃嬴姓 正美曰喪本文

注經皇曰失職

正美曰帶奉自殺以殉尚是近墓之地宜

十四年傳稱楚子庚宋殺申舟投袂而起屣及於室皇劔及於寢
門之外則室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知此經皇亦是冢扉闕
也且此人生為大闕職掌守門明以亦是守門示死不失職也餘
各无經皇之名蓋唯楚有此号也 以為大闕禮之大伯 正義
曰周礼天官闕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邦去闕人司昏晨以
啓閉者刑人暑者使守門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刑者使守闕則
闕不便刑而鬻拳得為闕者周礼地官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二
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邦去去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
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而
使典此職非為刑而役之其為大闕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
之闕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闕為名專禮之大伯七長也為門官
之長也 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 正義曰何休膏肓云人臣諫
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筓弑之路尤氏以為愛君於多
尤氏為短故注言此以釋何休之難 注圍園也園苑也
正義曰冢宰職云園圃毓草木邦去去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

云折柳樊圃成十八年築鹿園然則圃以蓄力之所以樹果菰圃則築牆力之所以養禽獸二者相類故取圃為圖二十年注宋告之六年正考曰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邦災皆不言大知以宋告以大故居大也傳注燕仲父南燕伯正考曰譜亦云南燕伯爵不知所出服虔亦云南燕伯爵注皆葬六代之系正考曰言宋及偏葬則宋之所有葬悉周偏故知皆葬六代之系也周禮大司馬以系葬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濶大武却玄去此周所存六代之系也傳記所說雲門大卷黃帝也大咸堯也大韶舜也大夏禹也大濶湯也大武周武王也是為六代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蕤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濶以享先妣奏夾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注去盛饌正考曰周禮膳大職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系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邦去去殺牲獻饌曰舉裏二十六年傳曰古之治民者將刑內之不舉不舉則徹采是不舉者敗膳食徹采也二十一年注薨寢也各之正義曰經死所闕禮具可知杜內此注者以先儒之說使莊公絕母子之親故於此明之知母子不絕下葬注亦然傳注闕象魏也正義曰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云兩觀闕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夏畢出遊於觀之上鄭云云觀闕也穀官云觀謂之闕郭璞云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觀治象鄭與云象魏闕也哀三年魯災傳稱季柎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蒞象魏曰曰章不可七也由此言之則觀闕象魏其更一也劉熙教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棟法象其狀巍々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闕西辟者辟是旁側之培也服虔云西辟西偏也南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注略界至身縣正義曰孟子云仁政必自經界始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々略之內何非君土孟子經界即傳之經略且云封略之內封是竟

則知略是界也武公車却之始封君也言武公之略則是武公曰
竟若其由來不失不須今日後与故知後失其地惠王今後与之
隱十一年王取郟劉蕞邠之田于郟蓋桓王之也注也注巡
守巡守 正義曰孟子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天子適諸侯曰
巡守也者守也言諸侯為天子守土天子時巡行之易稱后不省
方故云天子省方視之巡守 注后王適服 正義曰擊是帶
也鑑是鏡也此与夏六年竹皆擊鑑双言則擊鑑一物故知以
鏡飾帶奉今羗胡之服以明之 執公之於王 正義曰鄭
伯謂牙公子文公也服虔云擊鑑王后婦人之物冰所以賜有功
爵飲酒器王爵也一升曰爵人之所貴者言鄭伯以其父得
賜不如魏公為是始惡於王積而成惡傷二十四年遂執王使以
為彼既本 二十二年注赦有至故各 正義曰肆大音者肆
緩也音過也緩縱大過是赦有罪也大罪猶赦則小罪亦赦之猶
今赦各大辟罪以下悉皆免也易解卦象云雷雨作解君子以
赦過宥罪解卦坎下震上震為雷坎為雨雷動雨下而万物解散

故君子以此卦象而放赦有過寬宥罪人也各稱青以災肆赦
舜典文孔安國云昔過災害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肆青
困知襄九年傳又也此諸言肆者皆是放赦罪人蕩滌衆故
除其瑕穢以新其心也必其因有大患非赦不解或上有嘉慶
頒布大恩如是乃行此夏故教例曰天有四時得以成歲雷霆
以振之霜雪以齊之春陽以煖之雲雨以潤之然後三相育也
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物不可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者與人
同也解天下之已結成天下之壅也肆大青之謂也堯曰咨爾
舜有罪不敢赦所以須待革命有時而用之弗制所常故各之
也杜唯言有時用之而不知此時何以須赦殺梁傳曰肆大青為
嫌天子之葬也其意言文姜有罪不合以禮而葬若不赦不後各
葬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故為赦也賈逵以文姜為有罪
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教國中罪過皆令文姜之
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杜不明說要文姜出奔之日尚稱夫
人々々之名未嘗有貶何須以赦除之此赦必不向文姜但夫

人以去年七月薨十一月則當合葬乃至此年正月經七月始葬如此遲緩必是國家有吏須赦解之但不知其所由耳 注宣

公王子告 正義曰傳言天子必是天子也僖五年晉侯殺其

世子申生稱君稱世子此不然者釋例曰古者討殺其大夫各以

罪狀宣告諸侯所以懲不義重刑戮也晉侯使以殺天子申生之

故采告衝殺孔達傳載其辭云魚唇時之狀其告則常也然則

殺大夫公子當以罪狀告人此傳不說御寇之罪則陳人不以

罪告而經各公子是惡殺天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交五月 正義曰秋例曰年之四時魚或元夏必空春首月以紀

時變以明歷數莊公独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具者立明元文

皆屬繆也 注公不至明故 正義曰秋例曰宗公使花元來聘

之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之應使

卿故傳明言其禮禮也是納幣尚使卿公不使卿親納幣非禮也

傳注齊桓公酒 正義曰春秋之禮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

擅寔如衛公叔文子來相鬼之徒始為之耳為之非禮法也敬仲

羈旅之臣且知礼者也必不召公唐已知是相公賢之自就其家
 舍也概敬仲向王人之辭故言飲公酒耳 臣卜必不敢 正爻
 曰服虔云臣猶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此相公自就其家非敬仲
 發心請享不得言將享必卜也蓋相公告其佳日乃卜之耳言未
 卜其爻者詩云厭々夜飲在宗載考邦云考成也夜飲之礼
 在宗室同姓則成於庶姓讓之則止引此敬仲之爻云此之禮不
 成是言敬仲非奇同性故不敢也 注龜曰卜 正爻曰曲礼文
 也周礼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
 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郑玄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
 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鹽鱗是用名之要原由也頌謂繇也
 每体十繇然則卜人所占之語古人謂之為繇其辭視兆而作出
 於席為之占或是旧辭或是新造猶如筮者引周易或别造辭卜
 之繇辭未必皆在其頌千有二百之中也此傳鳳皇于天下冬莫
 之与京襄十年傳稱衛卜禦寇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
 而喪甚雄哀九年傳稱晉筮鞅卜政知過水適火史龜曰是謂

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繇辭其辭並韻
則繇辭法當韻也鄭璞撰自所卜夏禮之辭林其辭音韻習於古
也 注雄曰至色蒼 正義曰秋鳥去鷗風其雌皇郭璞云瑞
應鳥說文去風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啓後蛇頭魚尾
鶴親鴛思竟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翔
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
寧後鳥凡色鳳毛則群鳥後之以萬數故古文鳳作朋字山海經
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而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
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
舞是說鳳皇之狀也鳳皇雄雌俱毛喻敬仲夫妻相隨銜之鳴之
色故以喻有毛蒼也 五卷記与京 正義曰五卷其昌言其
始昌盛也並于正卿位与卿並居为上大夫也莫之与京謂死与
之比大言其位最高也五卷八卷當是卜兆之間有其象傳言其
占之辭不言其知之意固非後學所屬詳之 注姊妹之子曰出
正義曰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言姊妹出嫁而生子也

注周大史也 正彖曰直言周史知是大史者周禮大史掌三

二年傳稱韓宣子觀魯於大史氏此以周易見陳侯故知是大史

也以周易見者自以知周易見陳侯言已明易已筮故陳侯使之

筮也 注著曰筮 正彖曰曲禮文也其揲著求卦之法則易

繫辭是也 過觀之否 正彖曰此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

及六四爻變諸如此輩皆批周易之文知之劉炫規曰云觀之

否者乃觀卦之否爻此之比者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美今

刪定以為不然何者以閔元年畢万筮仕過屯之比云屯國比入

傳十五年晉獻公筮媯伯姬得飯妹之媯云士卦羊亦无益飯妹

上六爻辭又云飯妹媯孤冠冕之媯媯之九爻辭又云婦媯之

媯猶死相也昭五年明夷之謙云明夷于屯垂其翼又云謙不羸

屯不翔此之等類皆取前後二卦以占吉凶今人之筮亦皆如此

故賈服及杜並皆曰焉劉炫荀異前儒好由別見以規杜氏非也

沈去過者不期而舍之名筮者所得卦之吉凶非有宿契達過而

已故謂之過劉炫云下体坤上体巽坤上体巽坤上体巽坤上体巽

体有艮女为门阙地上有木而为门阙宫室之象宫室而可夙化使
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也下体坤女为地上体乾女为天七不
下降地不上騰天地不通其氣上下否塞故謂之否也 是謂王
子孫 正爻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二句周易文也此先云不
在此其在異國後云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所以在下覆後結先云其
在後乎後云在異國者其在異國之下更欲廣說異國是大歡美
姓其言稍多且須以結未故追其在後乎於上先解之也庭實旅
百以下方解利用賓于王則上句故曰觀國之下未須賓王之句
而再言利用賓于王者蓋以觀國之光即是朝王之更直言觀光
於文不足故連言賓王但未解賓王之爻故於下更重解之借稱
於詩斷章則引易論爻亦未必如本此言觀國之光謂所為筮
者觀他人有國之光榮也此有國之人利用為賓客於王朝也其
意言見其子孫有國作賓於王也耳非其身也伐陳有國言伐陳
王適子孫有其國家陳激此與是伐之也 注此周禮論之
正爻曰易之為春擇善求艾重爻为卦爻有七八九六其七八

者六爻並皆不爻卦下德為之辭名之曰彖之者才也摠論一卦之才德若乾元亨利貞之類皆是也其九六者尚爻有變每爻別為其辭名之曰象之者像也指言一爻所像若乾初九潛龍勿用之類皆是也不爻者聚而為彖其畫者散而為象計每於一卦當畫兩体但以此爻陰陽既同唯變否有異且每爻異辭不可爻作二爻後上可知不爻二也傳之筮者指取易義不由論卦丘明不爻卦也諸為注者皆言上体下体若其爻卦示人則當不煩此注之亦不爻卦也今昏有爻卦者尚是後之學者自恐不識私爻以備忘遂傳之耳每爻各有象辭是六爻皆有其象二之四三之五兩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体聖人隨其爻而論之或取爻象或取互体言其取爻死常也

先遠之耀者也

正義曰易稱觀國之光故解其光爻言光在此處遠照於他物後他物之上而有明耀者也謂光已遠照於他

物有明故下云照之以天光是也於土上山也正義曰六四之爻位在坤上坤由土地山是地之高者居於土上是白土上山

也又巽變為乾六四變為九四後二可四互休有艮之象艮為山故言山也 有山可于王 正養曰山則材之所生此人有山之材言其必大富也上天以明燭下照之以天光言天子燭照之也於是乎又居於土上既富矣而被天照又後居有土地是為國君之象也易在四為諸侯貴而為乾之為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庭實可于王 正養曰觀禮侯氏執圭見王之變圭禮成乃出又入行享禮獻國之所有此說行享禮也旅陳也處之所實陳有百品之為言物備也奉之以玉帛謂執玉帛而致享禮被天之照有地之材天子賜之土田國君獻國所有天地之養備具享朝王之儀畢足矣故曰利用賓于王 注艮為物備 正養曰易說卦艮為門闕乾為金玉坤為布帛杜以門內有庭仿言庭實故改言艮為門庭耳杜言諸侯朝王陳饗幣之象者謂陳之以行享禮也觀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為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饗幣皆三享其禮差又先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

次享三牲魚腊豆之實也金也丹漆絲纒竹箭也其餘无常
貨此物非一國所自有唯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
之大寶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豆之薦四時
之和氣也內金亦和也束帛加璧者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
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纒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无常貨各以其
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先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
節遠途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
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性德也郊玄覲禮之注所言出於彼也
杜言贄幣即鄭所謂璧帛也此奉之以玉帛執以致庭實耳其玉
帛不入王也覲禮侯氏致享執玉致命王執之而已不復之也又
曰侯氏降後宰幣是庭實之幣皆庭實之唯馬受之於門外耳
旅陳穀祐文也百者言其物備也注國觀記子孫正義曰
以卦名觀故國觀文以博古也觀者視他之辭以賓王之變若所
爲筮者身自嘗有則不應觀他此卦猶有觀焉觀非在已之言其
人觀他有之故知在其子孫也風行而著於上正義曰服虔

去巽在坤上故為著土也一日巽為風後力不風吹木實落去更
生地土而長育是在巽國 注善姓也四嶽 正美曰周禮稱
克命禹治水共之後孫四嶽佐之胙四嶽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
氏曰有呂賈遠也共工也後孫同姓未嗣之孫四嶽官名大岳
也主四岳之祭焉然則以其主嶽之祀焉之故稱大也 注斐而
至必表 正美曰六四爻變為九四與二共為艮象艮為山故知
興於山嶽之國善姓大岳之後知其精育于基地之高者莫過於
山詩云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其大能至天故山嶽則配天也且
乾在上艮在下亦是山嶽配天之象此人子孫養於大嶽之後官
為位貴得大嶽之權則其功德有配天之大然天子其功配天今
縱得大嶽之權唯諸侯耳言配天者以其功大故甚言之物莫已
兩火此有興兆故知陳必衰也 注栢子已死字 正美曰史記
田完世家完卒諡為敬仲々生穉孟夷々生潘孟莊々生文子須
无文子生栢子死字是為敬仲五世孫也 注成子已效此
正美曰沈氏云世象栢子生武子啓及依子気々卒子常代之是

內田成子是於敬仲為七世言八世者其相代在位為八世也
成子弑簡公專政是莫之與大也成子生襄子磐若生莊子
白生大公和生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孫威王稱
王四世而秦滅之作傳之皆先之子孫已盛故借備言其終始也
左靈云敬仲之如齊以陳李為田氏无傳終始於陳田必非敬仲
所改未知何時改耳右節之初以此始有卜筮故杜於此通說及
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禍福也是先王立
之本意也因而生義教但教人以行善則德悅於卜行惡
則遇害反凶必以行善乃可卜也洪範曰此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而以下筮曰之要通筮
筮以卜卿士之教也南蒯卜為亂不信則不可臧舍卜為僭不
信乃違吉二夏相反故特引之言卜筮應人行也南蒯在昭十二
年臧舍在昭二十五年南蒯筮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杜引洪範
者欲明筮未必神是故云以卜卿士之教言筮所見總與卿
士同耳又引南蒯者明吉凶由行不由卜筮欲使人慎德行不可

純信卜筮也。又引臧會者，吉凶亦由卜筮，不可專在於行，欲使人
敬卜筮也。故丘明奉縣，驗於行，夏者以示其在情，德行敬龜筮，
言驗於行，夏者南蒯則行，驗而龜筮不驗，臧會則行不驗，而龜
筮驗，言君子志其善者，遠者善者，謂勸人脩德行，敬龜筮是也。
遠者謂奉其大綱，勸人為善，長久遠道，非有臨時應驗。此遠者
即上善者，指其夏，謂之善，指其教，謂之遠。劉炫云：計春秋之時，
卜筮多矣，丘明所載，唯二十許，夏奉其縣，驗於行，夏者其不驗
者不載之。君子之人，當記其忠之善者，知之遠者，他皆效此。
二十三年注，穀梁，包使聘。曰：美曰諸言聘者，皆言某侯使某
來聘，此不言使，尤氏无傳，故取穀梁為說。穀梁傳云：其不言使，
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支故不与使也。然則言內臣不
得外交，必是畿內之國，畿內之國非唯祭耳，傳不言為祭，公或
聘，杜言為祭，公未聘者，但祭叔連祭，為文必是祭人，虞叔是虞
公之才，此祭叔或是祭公之才，故以為祭公來聘。天子內臣不
得外交，諸侯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情也。魯受其聘，行其禮，故魯

聘耳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此先可嘉而稱叔者杜
意叔為名為字先以可知故不明言 注齊國之觀之 正義曰

魯語說以事云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孔晁云襄民於

社觀戎器也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蓬啓疆如齊社蒐軍

實使客觀之知此亦然故公往觀之穀例曰凡公出朝聘奔喪

會葬皆但各如不言之其夏此春秋之常然則喪葬常事故

不各觀社非常故特各 注不各至其禮 正義曰穀例曰楚之

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辭自生周

異楚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猶未已自列國故稱荊敗秦

師荆人來聘後其所居之稱而德其君臣是言楚之始通未成其禮之

意君臣同辭者此云荆人來聘是臣喜也依二十七年楚人使宜

申來獻捷言使則是君也而臣亦各楚人是君臣同辭 注蕭附

至野合 正義曰先爵而稱朝知是附庸國也邾僕父貴之乃各

字此无所貴知叔為名也公羊傳曰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文連

通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焉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此

蒲和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穀梁傳曰朝於廟正也於外
非正也是言在外行朝則禮不得具定十年傳稱嘉禾不野合
知嘉禮亦不野合嘉禮禮善禮冰五禮之嘉也朝於五禮屬賓
傳夫禮之不然 正義曰夫禮者所以整理天下之民也禮既廢
貴賤者皆是也諸侯會聚所謀皆是吾王室脩臣禮故會以訓上
下之則以諸侯復天子訓在下復其君也於會必号令諸國出貢
賦多少即是制財用之節度也禮使小國朝大國是朝以正班爵
之等齊也爵同則小國在下是帥長幼之次序也諸侯之序以爵
不以年此言長幼謂國大小也沈氏云爵同者視年之長幼故云
帥長幼之序不朝不令則征討之故言征伐以討其不然
二十四年注刻鏤之盛飾 正義曰執器之金器之鏤木謂之
刻之木鏤金其夏相類故以刻為鏤也楠禮之棖也即棖也穀梁
傳曰刻楠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与非正而加之於
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栢宮楠丹栢宮楹斥言栢宮以惡莊也
是言丹楹刻楠皆為栢宮夫人故為盛飾 注親迎禮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何以各親迎禮也親逆是正禮有故漢使卿逆
名无說也 注哀姜至朝廟 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

其難奈何夫人不可使入与公有所約然後入唯言有所要不知
要何復故云蓋以孟任故也明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夫人若
未朝廟不得受臣覲禮知明日乃朝廟既朝乃見大夫宗婦杜言
朝廟者乃覲用幣發也各入不各至者款例曰莊公顧割臂之盟
宗室孟任故即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魚舟楹刻楠身自納幣
而有孟任之嫌故与姜氏俱反而異入徑所以不以至礼各也

注宗婦至俱見 正義曰襄二年葬齊姜傳稱齊侯使諸姜宗
婦來送葬諸姜是問姓之女知宗婦是問姓大夫之婦也礼小君
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礼亦无此文士相見礼称大夫始
見于君執贄夫人善与君同臣始为臣有見君之礼明小君初至
亦尚有礼以見也且傳唯說婦贄不宜用幣不言覲之为非知其
礼尚然也大夫尚用羔鴈用幣亦为求礼也莊公欲奢夸夫人
故使男女同贄恐其男女无别且說僭为失礼故各之 注羈蓋

名赴 正義曰此事无氏穀梁並無借公羊以曹羈為曹大其
三諫不從而出奔杜以此經各曹羈出奔陳赤飯于曹与郑忽
出奔漸突飯于郑其文相類故附彼為之說稱蓋為疑辭微弱不
已自定曹人以名赴亦如郑忽之出奔 注赤曹云曰婦

正義曰史記曹在魯与年表皆云偃公名夷三家經傳有五而皆
言赤杜以知突類之知赤是曹君故以赤為偃公各有舛誤何必
史記是而杜說非也傳例曰諸侯納之曰飯以我侵曹而赤飯故
之蓋為戎所納也賈逵以為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我侵曹
逐羈而立赤亦以意言之无所據也 注蓋經云米用 正義曰

公羊穀梁並以赤飯于曹郭公運文為句言郭公名赤失因而飯
于曹是為說不了故不米用 傳注并非丹楹故言皆 正義曰

穀梁傳曰孔楹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礼也注云黜
聖黑色黜黃色又曰礼天子之楨斷之龔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楨
斷之龔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刻楨非正也加密石注云以細石磨
之晉語云天子之室斷其楨而竟之加密石焉諸侯龔之大夫斷

之士首之言也小異要知正禮楹不丹楠不刻故云皆非禮也

注信不至非常 正義曰士相見禮云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

相見以羔如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君執摯鄭玄云士大夫一也如

彼禮又大夫始見於君用羔鴈始見夫人亦尚然也則大夫用幣

亦非常而以大夫為常者禮孤執皮帛則諸侯之臣有執帛者矣

大夫執帛唯上僭耳其帛猶是男子所執婦人執幣則全非常矣

御孫唯諫婦人不宜執幣丘明為諫發信故唯舉非常也尤傳

諸為諫者或言諫曰或不言諫意在載辭不為例也 注公侯

至執帛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云公執栢圭侯執信圭伯執躬

圭子執敔璧男執蒲璧是公侯伯子男皆執玉也典命職曰凡

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

皮帛饒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賤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與孤

卿執帛也附庸也則文而為一國之主來則謂之內朝未有爵命

不合執玉明與世子同執帛也且哀七年信稱禹合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附庸是國明執帛者附庸也鄭玄周禮注云皮帛

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壁色罽也周禮以玉作六瑞以禽作六摯則瑞摯有異而此仿玉帛因言摯者鄭玄曲禮注云摯之言至也荀謂執之見人以表至誠也典瑞注云瑞節信也禮天子執冒以見諸侯々々執圭璧以朝天子々々以冒々々之以為信故以瑞為名皮帛以下死此合信之度故以摯為名其實皆以表至誠故傳以摯言之凡摯皆以爵不以命數也

注卿執至執雉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文也鄭玄云雉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迺難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厂者以績言天子之臣飾羔厂以布又蚤之諸侯之臣飾以布不蚤之自雉以下先飾注榛小至示敬 正義曰曲禮云婦人之摯椶榛脯備棗栗鄭玄云婦人死外復見以羞物也椶榛木名椶枳也有實今邳郊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郑又注周禮脂人云薄析曰脯搗之而施薑桂曰鍛脩然則脩脯大同故以脩為脯也虔敬教祐文皆取其名以示敬者先儒以為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

脩也唯榛无說蓋以榛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 二十五年注鼓

伐至常也 正義曰尚春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如此之類言用

牲者皆用之以祭知此用牲以祭社也鼓之所用必是伐之伐理

可見故不言伐鼓牲不言用則牲无所施於文不足故言用牲傳

稱正月之朔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正月

謂周六月也此經與春六月杜以七歷校之此是七月也用鼓

非常月也鼓在于朝而此鼓于社非其地也社應用幣而於社用

牲非所用也一舉而有三失故說之 注門國門也 正義曰祭

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門皆曰國門知此門亦國門也

謂城門也傳稱天災有幣无牲非日月之書不鼓則鼓与牲二

失皆失故說之 注報女至七年 正義曰魯出朝聘多有在道

後者假令得到彼國尚不知愛之以否故皆各如之者往也直言

往彼而已不果彼國必成其礼故不稱朝聘為春秋之常也依二

十八年公朝于王所朝訖乃各故即稱為朝此公子友在公之母

身也莊莊老稱公子昭元年陳公子招陳哀公母弟也於哀世稱

公子故解之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也。穀例曰：展才不得稱弟而
母才，稱稱公子。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
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是言公子母才，稱通言之意也。穀例
又曰：兄而害弟，則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
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是言
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弟也。穀例又曰：君夫朝聘，盟舍嘉好之夏，
此乃兄才之篤睦，非弟例之所興，故仍曰：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
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案：涇栢三年，齊侯使其才，
聘十四年，邾伯使其弟，語采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北月帥師
侵邾，彼皆稱弟。季友陳招，並稱公子，俱死，廢敗所稱不同，知是史
文之異，不為弟例。仲尼死，所見弟，故仍曰：史耳。信，陸非常，之
月，錯。正義曰：此及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各六月朔，日有食，
之，昭十七年，修稱祝史，請所用幣，昭子許之，平子禦之，日止也。唯
正月朔，憲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
史曰：在此月也。經各六月，而史言在此月，則知修言正月之朔，憲

未作者謂此周之六月及之四月也文十五年傳直說天子堵侯
鼓幣異禮不言非常知彼言六月直六月也此亦六月而云非常
下句怡言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之禮明此經垂昏六月實非
六月故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此年未為七月之朔由置閏失所
故致月錯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為六月也穀例曰莊二十
五年經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災是七月朔非六月故傳去赤
常也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明此食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
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曰而更後穀傳曰非禮者明非傳欲
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穀例欲以明諸侯之禮此乃聖賢之微旨而
先儒所未喻也劉炫云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
之傳去日也今而未至此君是五月亦應去也今而未至也今言
息未作則是已作之辨故知非五月案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
季氏入使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
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注正月
也陽氣正矣昭十七年傳大史論正月之夏去焉夏四月是

謂孟夏知正月是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詩云正月繁霜鄭玄云
夏之四月建巳純陽用夏是謂正月為正陽之月惡也人情愛
陽而惡陰故謂陰為惡故云惡陰氣也宋作謂陰氣未起也

注月食曰大眚 正義曰古之歷者七矣漢與以來草創其術三
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夕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也古歷者皆以
為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是日食者歷之常也古之聖王
因夏設戒夫以昭大明照臨下土忽亦殲亡俾昼作夜其為怪
異莫斯之甚故立求神請救之禮責躬罪己之法正陽之月陽氣
尤盛於此尤盛之月而為弱陰所侵故尤忌之社是上公之神春
於諸侯故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攻責也日食
者月掩之也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日君道也月臣道也以明
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也昭二十九年傳曰故有五
行之官是謂五官寅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
為是官故社以社為上公之神 注天災至牲也 正義曰傳言亦
非常亦上日食也但日食之數非常月伐鼓于社非常禮入水用牲

亦非常禮俱是非常故亦前也傳既亦前即發凡例知天災之言
夏月食大水也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故令改過脩善此亦未
人飲食既遇天災隨時即告唯尚告請而已是故有帶死牲者乃
元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禘祀群神求弭災沴者設禮以祭之
必有牲特重虞之篇美宣王乃旱禘請自郊但宮死所不祭云靡
神不奉靡愛斯牲是其內旱禘祭皆用牲也祭法曰埋少牢於
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地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埋明祭月也
幽祭祭星也雲祭祭水旱也郊玄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
寒暑不時則或禘之或祈之是說祈禘之祭皆用牲 注者猶至
鼓之 正義曰易林是謂災者皆稱普災肆赦是普災相類故云
普猶災也月後日為普陰犯陽為逆之類之夏實聖所重故見其
逆夏而特鼓之此批日食為既耳傳稱日月之青日月並言則月
食亦有鼓周禮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是
日食月食皆有鼓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
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左氏云死傳美或然也

二十六年注不稱至七年 正義曰文七年傳稱各曰宋人殺其

大夫不稱名與也且言非其罪也是仲尼新舊更例也 傳注

大司空卿官 正義曰傳於此年以來說士為公敵計晉

國以安今又言大司空明任以卿位也直言司空者是大夫即司

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也晉自文公以後在為盟主征伐諸國

卿以軍將為名司空非後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蓋則

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幸為司空使備士為之伍是

其與夏月也 注力傳引而已 正義曰此年傳不解經力傳各

自言事伐戎日食條例已奉或可經是直文不須傳記苗穀大夫

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丘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已

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此一說言下

以明上 二十七年注伯姬莊公女 正義曰上二十五年婦婦

于杞莊公无母而此來寧知是莊公女也今女邢常故於此言女

以辯之 注原仲至知說 正義曰玉藻記云士於君所言大夫

沒矣則稱諡若字栢二年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

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陳公不稱其名故魯史亦各其
字注祀稱之所黜正義曰桓二年祀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
侯莒子盟于曲池自爾以寡不見經傳後以稱伯終於春秋故云
蓋為時王所黜於時周王尚桓莊微惠不知何王黜之傳注二
十之服也正義曰比年以寡陳鄭无不服之狀此言其服故注
者原之二十一年鄭厉公卒二十五年是知文公之四年也文十
七年傳稱鄭子家與趙宣子昏云文公四年二月壬戌力齊侵
蔡亦獲成於楚是二十五年既與楚軍故至此始服也凡諸至
于某正義曰秋例曰既寧者女子既嫁有時而既問父母之寧
否父母沒則使卿既問兄弟也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既者
有所往之稱某者有所反之言故婦謂之既而寧謂之某見絕而
出則以來歸為歸某而不反也如某者亦終寧之稱既于某者亦
不反之辭是辭其文異之意也此祀伯姬來寧也宣十六年鄭伯
姬來既出也又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既寧也魯之夫人死被出
者又十八年夫人姜氏既于齊姜子死自去既而不反亦出之

新故与出月文 夫礼之用也 正美曰礼条慈爱谓国君款
民之间有此四者蓄聚此更然後可与人战故去战所畜也士属
既言其日更以其多而後之礼尚諫讓之更謂礼也条以和親柔
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衰盡之謂安也
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注召伯召侯伯 正美曰召伯
稱爵知是王之卿士召康公之封召也而在西都畿内款例曰扶
以雍煥東南有召亭也春秋曰召伯猶是召公之後西都既已
賜秦則東都別有召地不復知其所在依二十八年傳稱王命尹
氏及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則知此賜齊侯命者亦賜命為侯
伯也彼注云周礼九命作伯則此亦九命之伯謂九州之長而二
伯也傳元年傳曰凡侯伯敕惠分災討罪礼也注云侯伯列長也
彼主說齊桓之更亦禮九州之長非列牧也言列長者兼見列牧
之更耳 二十八年注齊侯之失之 正美曰傳稱齊侯而後各
人知其諱取賂以賤者告也諸姜徽公之伐淮夷得其元龜象齒
大賂而金象十一年傳稱晉侯伐鄭之賂告于諸侯皆不以

為諱而此諱之者彼服罪致賂乃以得賂為榮此舍罪受賂故以受之為恥舍于釋舍宋智取部鼎亦此之類也戰皆各地此獨不地知是史失之也莊十年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各其重者花氏无此爻而以韓筆邲令狐河曲鄆陵城濮大棘彭衙長岸柏拳之屬皆各戰不各伐此各伐又各戰襄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言圍不言伐文十五年晉郤缺伐秦戊申入秦各伐又各入丘明无文杜不為說皆是後若而各史有詳略无爻例也此經既言齊人伐衛不言齊及衛戰而言衛人及齊人戰者公羊以為伐人者為客被伐者為主以主及客故使衛人主齊人客經傳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主及客也戰時外臣及董皆魯與人戰以魯為主城濮鄆陵與邲外楚而內晉也柏拳內秦而外楚也被伐為主或如公羊之說注郟魯也曰築正義曰國都為上邑為下故云魯下邑成十八年築鹿圍傳曰魯不時也此傳唯發城築之例不言時與不時者春秋重上功无備而興作者傳每更各言時與不時以別有所備御云如各

旱暵之別也。旱也。其有所畏懼而與作者唯一發而已。襄十九年城西郭傳曰懼存也。是其事也。此年大无麥。禾時歲飢。虛恐或侵伐。故策之以備。難後。西郭之例。故不發傳也。注各於己。各也。正義曰。麥孰於夏。禾成在秋。而各於冬者。計食不足。而後德各之。此年不吉水旱。而得无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飢而經不春者。得存之。糴救民之急。不記於飢也。傳言飢者。指未糴之前。說告糴之意。故言飢也。臧孫

曰于存。正義曰。何休云。買穀曰糴。告糴者。將貸財告存。以買穀。魯語云。文仲以幣主。與玉磬如存。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救告滯積。以紓執。復存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屨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孰。告糴。說也。穀梁亦然。批經。魯臣出使例。不言使何以爲怪。此也。傳言告糴。禮也。必不得如二傷之說。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

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存。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注臧孫曰文仲。正義曰。在李孝公。伯驅之生哀。伯連之生

伯氏餅七生文仲辰是臧傳伯曾延傳注大戎也狄者

正彖曰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又曰狐偃

其舅也注小戎也女也正彖曰昭九年傳稱晉率陰戎伐潁

王使辭於晉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女生于瓜州知戎

為允姓也凡言子者通男女也知子謂女也二戎相對為大小也

蓋文夫人正彖曰昭元年傳稱周易女惑男謂之蓋知蓋謂惑

以淫夏住枯扶至門也正彖曰此已入一門矣又云入自純

門又是入一門矣後言縣門不發則更有一門矣不發是城門則

知純門外郭門枯扶遠郊門也尚各費誓序云東郊弗闢是郊

有門也注子元注曰旆正彖曰軍行之次旆最在先故宣十

二年傳稱令尹南轅反旆是旆居前而殿在後也秋天之緇廣充

幅長尋曰旆純旆曰旆耶璞云旆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純旆末為

燕尾者注周礼至非例正彖曰周礼小司徒職云九夫為井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注引此者以

證都大邑小耳經傳之言都邑者非是都則四縣邑皆四井此傳

所廢乃為小邑。廢例大者皆名都，七則悉各曰城。小邑有宗廟，則
蚤小曰都，无乃為邑。則曰築都，則曰城。為宗廟故小邑與大
都同。名執例曰：君邑有先君宗廟，蚤小曰都，為其所居而大之也。
然則都而无廟，固宜稱城。漆是也。而顧氏唯繫於有先君之廟，
思漆亦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邦之曰廟，是使魯人為邦之廢廟，與
先君同。非經仿意也。又解仿言：凡邑則主為邑，言則他築亦例也。
若築臺築圓，築王姬之館，則皆稱為築。无大小之異。二十九年
注仿例至之辭。正旁曰：馬之所處謂之廄，延是廄之名。之曰
延，其旁不可知也。公羊仿曰：新延廄者，何修旧也？謂旧廄故壞不
可因而補治，故言新為更造之辭也。仿言新作延廄，而經无作
字。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宣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言新作。而
此独无作是作仿之。後轉寫廄文也。秋例曰：言新，意所起。言
作，以與夏通。謂興起功役之更搗而言之。不校分，別因旧而與造
新也。注各延廄，稱新而不言作仿。言新作延廄，各不時也。此稱經
文而以不時為說，旁不在作也。然尋經意以知經例作字也。而列

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殿延春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
凡諸興造固當有新固尚有因今為春秋微義直記別此門此觀
有新木故木既已鄰近且材木者立殿之具也公命立殿則費用
皆隨之至季有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此為匠人受命立殿而盜共
其用豈然乎哉 城諸及防 正義曰此言城諸及防文十二年
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宵裏十年僖晉師城梧及制因時
城二邑者皆言及數果信曰以大及小也何休云諸君邑防臣邑
言及別君臣之差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杜不為注先後之辭是
也 僖注日中節不時 正義曰中者謂日之長短與夜中分故
春秋二節謂之春分秋分也釋例曰春秋分而晝夜著謂之日
中凡馬春分百中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澤之草枯
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今春而作廢已失民務又違馬節故曰
各不時也 凡師曰重衣 正義曰敝制曰侵伐重者師旅討
罪之名也鳴鐘鼓以聲其包曰伐寢鐘鼓以入其竟曰侵掩其
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然則春秋之安兵加於人

唯此三名擊鼓斬木俱名伐鳴鐘鼓聲其罪性討伐之若擊鼓
斬木然優者加陵之意寢其鐘鼓潛入其竟性侵陵之意若重衣
之名倍通輕行掩其不備忽然而至若披衣然立此三名制討罪
之等級也周礼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天子討罪无掩衷之度唯侵伐二名与礼合而礼更有
七名馮弱犯寡則晉之暴内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賊殺
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殲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内外乱鳥獸行
則滅之彼謂王者行兵此概首射更更时无其更則仿不为例其
滅与入为例故不列於此 凡土至而畢 正更曰親例曰都邑
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衛不同則敗不備則壞故重
不倍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无妨民務仿曰竟見而畢務戒更
也謂交之九月周之十一月竟星角元晨見東方於是納其禾稼
三務始畢而戒氏以土功更也火見而致用火火星攻角尤而晨
見於是致其用也水昏正而戒謂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
板幹而興作焉日至而畢謂日既南 儼陽始動故土功是仿既

顯稱凡例而各時各不各重發者。此政別无備而興作如各旱
考之則包雲也。若城西郭傳特曰懼存此其意也。然則此爻例者
止謂預備禦冰有為之急故取間月而為之。若有時交急則
不拘此制畢者竟也。異務謂農務竟而民間也。日至而畢謂土
功竟也。冬至之後當更脩耒耜農度下屬後興土功也。注謂
今至功竟。正爻曰今之九月則季秋也。月令季秋之日月在房
漢各律歷志論星之度數云角十二元九自十五自角之初至房
初三十六度晨謂之曉且於晨之時日体在房故角元見在東
方也。東方之宿名為角星角即蒼角也。故角元者得角名。我
謂令語之也。春夏秋之時之務始畢民指間暇故預今語民指有
土功之竟使自備也。注大火至之物。正爻曰襄九年傳曰心
向大火星度心五尾十八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自心初至於尾
本二十三度十月之初心星度角元之後而晨見東方也。致築作
之物謂板榦舂楫諸是城之所用皆致之於作所也。注謂今至
興作。正爻曰五行北方水故北方之宿為水星言水感正者夜

之初昏水星有正中者耳非北方七宿皆正中也詩云寅之方中
作了楚宮教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
以營室為正因語曰營室之中上功其始是室星昏而正為之功
之大俟故知水昏正謂十月定星昏而正中時也郑玄鑄筭云定
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月令仲冬之月昏東壁
中室十六度日行一度是十月半而室中十一月初而壁中礼記
中庸云栽者培之栽者樹立之語故知樹板榦而起首興作也秋
詁云植榦榦也舍人曰植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為牆之
兩邊郭土者也然則榦在牆之兩端為樹立之即植是也榦則在
兩邊郭土即板是也板榦既異而去樹板榦者因類連言耳
三十年注將早至設備 正美曰於例將師少祿人々謂大夫
身也大夫早名氏不見故稱人他國可言某人魯竟不得自稱魯
人故魯之大夫使出者皆言其所為之竟而已此大夫帥師而次
于成故直言次也穀梁傳曰次止也謂畏也故救郭而不包是為
降郭故設備也 注郭紀至降附 正以曰公羊穀梁傳並云郭

紀之遺邑也。教例曰：劉賈依二倍以為郭。紀之遺邑計紀侯去國
也。此二十七年紀侯獨不堪奔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
國。若郭郭者也。是言郭之附庸之意，不言郭降于奔而去。奔人降
郭，又不言侵伐，故云。蓋以兵威脅使降附。注：濟水之魯地。
正義曰：教例曰：濟水自棠陽卷縣東經陳留之濟陰北，經高平東
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桑安博昌縣入海。棠高平東平魯曹
也。濟南桑安齊竟內也。指言魯濟故疑魯地。過于魯地，濟水之也。
倍注射師至曰格。正義曰：杜此注與譜並以射師與鬪，廉為一
人不知何也。抑也。服虔云：射師若教子鬪，班也。射師被格，不言舍之
何以得殺子元也。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也。杜譜以為鬪射師若
教子鬪，班若教孫周，禮掌囚上罪格拳而桎中罪桎格下罪格格
拳共文，拳施於手，知格亦手也。鄭玄亦云：在手曰格，在足曰桎。是
先儒以此說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牯，牛云牯者，牛魚元手謂格
前足也。三十一年注：格例至示也。正義曰：捷勝也。戰勝而有
獲，獻其所獲，故以捷為獲也。教例曰：飯者遺也。獻者自下奉上之。

稱遺者敵休相与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也齊侯楚人失辭稱獻
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大甲故各以示也此經言
獻捷傳言遺俘則是獻捷獻囚俘也襄八年邢丘之舍傳稱鄭伯
獻捷于舍又曰獲司馬慶獻于邢丘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
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囚
歸也亦子產獻捷于晉然則元囚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
也 三十二年注小穀之繫國 正義曰傳稱爲管仲知是齊邑
管仲所食未邑也吳滅州來晉滅下陽加此之鄭皆不繫國知大
都不得以名通故繫之宋耳賈逵云不繫者其其祿然則彼不
繫者豈皆在其祿乎 注路寢至凶妻 正義曰云羊傳曰路
寢者向正寢也喪大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
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玄云言死必於正處也是薨于路寢
得其正也言詳凶妻者叔例云詳內更謹凶妻 注子般之諱之
也 正義曰傳林公疾問後於叔牙答邑有大子則不應須向爲

問之對似未有大子也季友以死奉斂既殺叔牙蓋於尔時始命
為大子公薨而般立知其為大子也子惡之死也直昏子卒不昏
名此子般及子野皆昏名者秋例曰公子惡魯之正適嗣後免喪
則魯君也襄仲倚齊而執之國以為諱故不稱君若言君之子也
及子般子野或見殺或不勝喪言罪則不足成斂為孝而滅性故
直略而昏卒也又曰未成君而卒若君未葬則嗣子昏名在喪之
禮也既葬則嗣君諱周群臣後吉免喪則成君也文公既葬襄仲
殺惡及視昏曰子卒与未成君同文所以為諱也如杜此言未葬
之前生則直稱為子死則昏曰子某卒猶外諸侯生稱其爵死昏
其名以為禮之常也既葬則嗣子成君以理而卒昏稱公薨全成
君也子惡父既葬魯人諱其執不得稱君其實已葬不得後子般
子野未葬之例故昏子卒而不稱名以示似未成君其實已成
君上不得曰閔公下不得曰般野故直昏為子斂系之於父若言君
之子也公羊以為君存稱在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
稱子般子野卒似欲自然但允其稱東桓卒未葬而喪公舍諸

佞故曰子即發例曰凡在喪公佞曰子是未葬林子佞之明文不
得如公羊說也 狄伐邢注无佞 正義曰明年有佞而言无者
明年自为管仲之言發端耳非說此年伐邢之夏故言无佞

佞注有神至魏地

正義曰易林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夜鬼神之神亦无形象可見今言神降則人皆聞知故知有神謂
有神声以接人也吳孫權時有神自称王表言語与人无異而形

不可見今此神降于葦蓋亦王表之類神者气也苟在人上今下
接人故称降也國語說于葦林內史包對王云昔昭王娶於房曰

房右室有爽德協於丹朱之馮身以佞之生穆王昏若由是觀
之其丹朱之神乎下說神居葦而魏公請土內史包往閱魏請命

知葦是魏地

虞夏商周皆有之

正義曰國語內史過曰反之

與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隧高之與也檇杓次於

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

宣玉於鎬是夏商周之所有也其厚則國語不言焉未知其所謂

也服虔去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宋魯吳魯蓋說舜

祭所致非神降也必其傳舍尚昏以為得神以興則虞舜得神以
亡者又安在也 注享祭至祭之 正考曰此降莘之神非祀典
所載神必須祭故內史過令以其物享之其物不知所謂更以至
月叔之謂此神初降之日以其至日之物也月令春其日甲乙夏
其日丙丁中央土其日戊己秋其日庚辛冬其日至至祭所用之物月
令具有其文注引甲乙所用奉一隅也丙丁日至祭用肺玉服皆赤
也戊己日至祭用心玉服皆黃也庚辛日至祭用肝玉服皆白也
至癸日至祭用腎玉服皆玄也 神居莘六月 正義曰國語稱
惠王十五年神降于莘年表惠王元年曼魚莊公之十八年則此
年惠王十五年也上云七月神降則今年七月降也居莘六月
執公使祝史享焉則今年十二月也內史過往已閱執請命則過
至執亦十二月也傳先說王事使了後論執更以終內史之言故
文例耳 神聰正自得 正義曰國語曰耳目心之樞也故必
聰和而視正聰和則聰視正則明然則所謂聰明者不聽淫辭不
視邪人之謂也襄七年傳曰正直為正曲為直言正者不自正直

者已正人曲而壹者言其一心不二意也依人而行謂善則就之
惡則去之貌多薄德神所不依其何土之已得言賜之土田必虛
妄也若神所不依則不應賜土而言神賜之土田者神厭其人不
告以實猶晉獻公筮以驪姬為夫人亦云告耳 後之闕 正義曰
服虔云後之言齒與通也 注雩祭至肆也 正義曰魯以周公
之故得郊祀上天故雩亦祭天也文四年傳曰臣以為肆業及之
也肆謂習業故講為肆 注圉人掌養馬者 正義曰周禮圉人
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 注蓋覆至門
上 正義曰稷門為魯南城門蓋射人猶以名之故知也投蓋
者謂自投其身以蓋物故以為走而自投反覆門上劉炫規曰云
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託勁捷耳非有力也南謂投車蓋過於稷
門今知不然者周禮車蓋以物帛為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且
俗直云投蓋于稷門不云已稷門明知自投反覆稷門之上今時
猶然且游楚超乘而出女曰子南夫也則勁捷之人亦是勇力之
夏列君以勁捷非力而規杜氏非也 注醜鳥至則死 正義曰

說文云鶴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鶴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曰鶴鳥狀似鴛大如鷓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椽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鶴鳥食蝮以羽翮椽酒水中飲之則殺人曰制鶴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鶴以与王愷養之大如鴛喙長尺餘純食蛇也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平有官燒於都街是說鶴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为醜 注閔公至八歲 正義曰傳林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入姊必与適俱行苟以二十五年生子故云八歲

春秋正義卷第九

計一万九千六百二十七字



春秋正義卷第十

閔公

國子季孫上護軍曲阜縣用國子臣孔穎達

等孝

勅撰

正義曰魯也魯閔公名嗣莊公之子惠王十六年即位社也族諸

不若格方漢景帝諱濞閔是而杜預云格方侯也本文證法

在國建輝曰閔是歲在大梁元年注季子曰歸

正義曰季是友之字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國人勇而思之得其正

魯哀而呼曰季子耳故史閔其言而存之信稱請後季友奔侯許

之是侯存之力奔侯許納故曰暇也注仲孫心之志

正義曰仲孫仲孫則名淑而字仲孫也杜言以夏出疆或使向

他國因東省魯難非奔侯命之使來也而不稱君命故不言奔侯

使也諸侯之卿例尚存者其人迂國使奔侯務寧魯雖明年即

有高子來盟是奔侯用其言魯人知其事不存其名嘉而字之杜

公林字嘉之則仲孫是字猶楚之孫伯或亦以孫為字也來者身

來也魯是事實也省難心自省之是其志也魯志在省難不告魯

人云已者其難故經批實事但存仲孫之來仿尋仲孫之志言其
來者難也 仿我狄至簡書 正考曰我狄之心若豺狼之獸
不可厭也言其尙我狄也諸夏之國皆親近之人不可遠棄
也言其尙救邢也寧安自遠若醜毒之某不可懷也言其尙自
勞也詩小雅出車之篇美文王勞來諸侯令賢臣出使此臣在外
思飯而以王事自勉言我豈不思飯乎誠思歸也但畏此簡書來
告急耳諸侯有事則存之於簡遣使執簡以告命告則須救故畏
而不歸也以簡書者同有所惡則相慶之禮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仿極勤則不匱安則姓名存侯縱心宴安不欲征伐安則自損其
身故言醜毒以勸之釋獸云豺狗足郭璞云脚似狗說文云豺狼
屬狗也釋獸又云狼牡羶牝狼舍人曰牡名羶牝名狼陸稅毛詩
義疏云狼鳴曰小曰大善為小兒啼也誘人去數十步甚極健
者當善用兵者不己免也二者皆貪殘之獸故此我狄也
注故仲管夷吾 正考曰敬謚之佞風夜動事曰敬仲字管氏
夷吾名也 注諸友元近也 正考曰以言諸友夏四年仿魏

絳諸華必教華夏皆謂中國也中國而謂之華一及者夏大也言
有禮儀之大者文章之華也暹近釋文舍人曰暹威之近也言
中國諸侯情親而路近 注毛重述成之 正考曰服虔云重不
可動因其本可動而堅固之杜以此傳四句相類而據載之皆
間之覆昏亂之皆歎之知此重固皆固之則非固重而固之
注為公之祖父 正考曰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之生趙襄晉語
云趙襄先君之戎御趙夙之才也杜以夙為襄兄從晉語也魏也
海畢万生武子世本畢万生芒季之生武仲州之師擊也杜以万
為擊之祖父依世本也 注大伯之適吳 正考曰史記吳世家
云吳大伯身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
聖子昂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吳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以
辟季歷之果立是為王季是為大伯讓位適吳之事 賴有至
及也 正考曰言逃也失國猶有善名與其苗而及禍也何者為
勝勸之使逃 万盈之名也 正考曰以算法從一至万每十則
改名至万以後秣一千万百方千万万万始名億億是以往皆

以万为極量至万則教備也論語云巍巍乎其有成功曼魏為高
大之名 遇屯之此 正義曰震下坎上為屯說卦云震動也坎
象云坎險也動而遇險有屯難之象坤下坎上為比說卦坎為水
坤為地水洳下而地愛之相親比之象也 注辛廖晉大夫
正義曰杜云辛廖晉大夫則以畢万筮仕在晉國而筮劉炫云若
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
獨為晉大夫今知不然者傳以畢万是畢國子孫今乃筮仕於晉
言於晉以對畢耳非謂筮時在他國也案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
之二子董之晉於曼乎有董史注云辛有周人二子適晉為大史
則辛氏去於周枝流於晉劉炫用服虔之說以為畢万在周筮
仕於晉又以晉國不得有姓辛而規杜包其弟味也 注震為車
坤為馬 正義曰晉語云司空季子占公子重耳之筮云震車
也坤象云利牝馬之貞是坤為馬也下注震為曼震為長男坤
為母坤為親皆說卦文也 注此合至之卦 正義曰震之為穀
傳見明文晉語云震車也車有武昭二十五年傳云為刑罰威

獄以彰其震曜殺戮是震為威武殺戮之意故震為殺也

必俟其始 正彖曰万彖畢公之後公侯之子孫必尚倭其初始

言此人子孫又將為公侯也及春秋之後三亦尚晉而魏為諸侯

是其莖之驗也 二年注陽國在陸之 正彖曰在李尤有陽國

不知何姓杜在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 與象人遷宿文同知陽

是國名蓋奇人偏近之 注三年元示說 正彖曰依三十二年

傳曰凡君薨率哭而袒七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禘祀為

者祭說喪更而言禘知禘是喪終而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

十六年傳稱晉人荅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禮知三年喪畢乃為

禘也喪畢而為禘祭知致新死之主於廟也新主入廟則遠主尚

近知其近入禘者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禘則禘是遠祖廟也周

禮守禘掌爵先王先公之廟禘其遺衣服藏享廟之遠主其廟既

近主先所處國尚近入禘也鄭玄以二禘為文王武王之廟近主

入廟尚各從其班穆入文禘昭入武禘禮諸侯五廟更先別禘則

尚禮大祖之廟為禘也遠主初始入禘新死之主又尚與先君相

接故礼周是而为大祭以富序昭穆故理之禘者禘也言使昭穆
 之次需禘而不乱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
 唯二十二月故丧制未闋也公羊传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称
 宫廟也曷为未可以称宫廟在三年之中矣三年之中未得以礼
 近廟而特云莊公知为莊公别立廟之成而吉祭也依八年禘于
 大廟文二年大夏于大廟宣八年有夏于大廟彼言大事有夏
 亦禘祭也则禘礼必于大廟今未可以吉祭而为吉祭又不于大
 廟故詳各以示說也既云吉禘又云于莊公是其祥也 注哀姜
 之姜氏 正笈曰此决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不称姜氏也曹服之
 說皆以为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
 故社为此言以巽之 言外淫者理与外姓为淫 注蓋高之姜氏
 正笈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侯盟于防自尔以本不見經傳故云
 蓋高侯也往年仲孫湫勸齊侯使寧魯難今而高子適魯知齊
 侯使耳平魯乱也尚存侯初命高子之時慶父未出依公未立及
 其心魯值依公新立因遂与魯結盟而立之不云齊侯使者盟非

齊侯之命故不稱使也齊侯不傳之盟而高子輒為盟者齊侯使
之乘平魯亂新君既立遂盟而安之也且稱齊侯之意其盟非專
擅也魯人不自安高子盟以安之魯人貴之故不各其名子若
男子之美稱故呼之曰高子穀梁休曰其曰乘喜之也其曰高子
貴之也盟立依公也然則盟立依公必僖公共盟不言公及齊高
子盟者相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諸來盟文十五年季華孫來盟皆
不言公及則不書公者春秋之常也晉荀庚衛孫良夫並為來聘
既行聘禮更與公盟非身直為盟來故聘後別言及身 注高克
克魯也 正義曰此夏詩序身等大夫出奔多是本國來告稱
齊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又衛殺孔達告於諸侯是其本
國告也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
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是大夫私茹之告辭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
楚傅林告于諸侯是奔者自告也此知文公心惡高克而欲稱述
之克既奔陳無罪可告故杜以為高克自狀其責以告魯之史以
為克若猶師出奔是為棄師之道不各高克出奔而各稱棄其師

者案詩序云公子素恐高克違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名國
 七師之本身棄其師也穀梁傳曰知棄其師惡其長也弟不反其
 眾則楚棄其師也 備注犬戎曰納 正弟曰西方曰戎知犬
 戎是西戎別在中國者也釋例曰渭水出隴西狄道縣鳥鼠同穴
 山東經南度天水洛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弘農花陰縣入河穀丘
 去隴隈屋內為隈李巡曰屋內近水為隈孫炎云內隈曲
 裏也彼虫不言納今即隈也而納字以內為遠明是水之隈曲之內
 也 注卜辭至國之 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魯年
 八歲此云即位年八歲者閔公之年歲傳文不明服虔於莊三十
 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九歲於此注云公即位時年九歲依二年
 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杜知其不可故於莊公之末注言年八歲
 以異之嗣子位定於初喪言即位者亦謂初立之年也
 注宮中小門禮之闈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之門禮之闈其
 小者禮之闈小闈謂之闈彼就小門之內更別以為二名大率
 宮中之門皆小故云宮中小門也名之曰武則其義未闕

注慶父至書卒 正義曰叔牙之慶父材者始有黨慶父之心本
其惡未顯見故季子隱之而各其卒若自死然慶父弑二君其罪
已章若計苟吞其誅殺季子推親之之恩豈同之叔牙存孟氏之
族故略其罪不昏殺也又不可全同叔牙故又不昏卒慶父子孫
終為孟氏是季子推親之之恩枉正法耳 注兩社至所在
正義曰王者取五色之土封以為社若封諸侯隨方割其土自之
以白茅錫之使立國社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哀四年
亳社災是魯國有亳社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七國也七
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則亳社在宗廟之前也周礼小宗伯掌建
國之神位在社稷左宗廟則諸侯亦尚然也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則兩觀在雉門外也礼運云昔者仲尼与於蜡賓夏畢出遊於觀
之上蜡祭在廟故出廟而遊於觀也由此言之宗廟社稷在雉門
之外左石廟也即去考校礼文以為魯制三門庫雉路天子諸
侯皆三朝國宗人之嘉事則有路寢庭朝日出視朝則在路門之
外其詢國危詢國遷均立君周礼朝士所掌外朝之位者乃在雉

門之外耳維門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間于兩社是在兩社
 之間朝廷詢謀大夏則在此處是執政之所在也 季氏亡則魯
 不昌 正莖曰服虔云謂季友出奔魯殺二君案傳子般既死乃
 云成季奔陳閔公既死乃云成季適邾皆君死乃出奔非由出奔
 乃致君死杜魚元注莖必不然尚理季友子孫與魯外降陸氏以
 後季氏世為上卿終於春秋禮記祔悼公之喪季昭子問為君何
 食以後魚則无文尚是與魯俱滅也 注莖者主君曰 正莖曰
 此莖六五爻妻不取周易之文莖者推演卦意自力其辭也莖是
 乾子还变为乾故去曰復于父言其善与父同也國人敬之其敬
 如君之處所言其貴与君同也說卦乾為君父言其身之為則云
 曰復于父言其為人所敬則云敬如君所屬意異故分為二也
 衛懿公好鶴 正莖曰陸玩毛詩莖疏云鶴形狀大如鴉長脚青
 翼高三尺餘赤目赤頰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
 人裡之赤頰常與半唱故淮南子曰雞知將且鶴知兆半其鳴高
 亮聞八九里唯者色是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

注軒大夫車 正考曰定十三年信林齊侯敘諸大夫之軒故杜

云軒大夫車也服虔云車有藩曰軒 注其榮澤尚在河北

正考曰為黃豫州黃波既歸導沈水入于河溢為榮是榮在河南

此時衛都屬北為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故知時榮澤尚在河北但

沈水入河乃決被河南多故專遷榮名其北魚少亦稱榮也

注蓋年十五六 正考曰衛宣公以隱四年立栢十二年卒終始

二十年耳即位之後乃納惠子之妻生壽及朔今既有兄知其蓋

年十五六耳 注序舍之文公 正考曰周禮秋官野廬氏掌道

路宿息地官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之有飲食是廬為舍

也廬于曹者言隨宜寄舍耳曹邑魚闕不知其處為在河東近楚

丘也戴公名申也李也亦文經傳皆云十二月秋入衛之人東徙

渡河收集鬻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公為君不遇

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滅而後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為禮文公

絕而之明年始為元年故戴公為後日少亦稱一年之表亦以

此年為戴公元年今定中云以其年卒 注歸遺之門戶

正義曰得者不反之絲故為造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圍之
養一馬故云四馬曰乘以乘車并師五人必駕四馬故也表大記
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絲是衣禪複具曰絺
注魚軒至為飾 正義曰詩云豕魚服此云魚軒則用魚為飾
其皮可以飾蓋物者唯魚獸耳故云以魚皮為飾陸稅毛詩義
疏之魚獸似鮪東陽有之其皮背上有斑文腹下有純者今人以
弓韃步人者也其皮虫乾燥為弓韃矣服經年涉水積潮在天
陰毛時起以潮還及晴則毛後如故魚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涉水
之潮自相感也 注重錦至匹也 正義曰服虔云重穿也杜以
其送夫人貴羞不費穿故以兩錦之孰細者雜禮曰納幣一束
五兩五尋八尺四尋則五尋四丈禮之兩者為兩段故也禮
之匹者兩合卷若匹偶然也 注赤狄至氏族 正義曰狄有
赤狄白狄成十三年魯齊侯使呂相絕秦云白狄及君曰則則白
狄與秦相近而在晉西此云東山而在晉東宣十五年晉師滅赤
狄潞氏潞則上黨潞縣在晉之東此云伐東山臯落氏知此亦在晉

東是亦狄別種也。畢落其氏族也。此族之人狄之渠帥也。

注膳廚膳。正莖曰鄭玄膳夫在玉膳之言善也。今何羨物曰珍。

膳是膳者美食之名。廚者造食之處。故云膳廚膳也。禮記云天子

之為世子。食上必在視。寒燠之節。食下同所膳。命膳宰然後退。是

大子朝夕視君膳者也。對曰告之至嚴乎。正莖曰克禔大

子。廷曲汝告百姓。以臨之。下民之事并教之。軍旅之法不共。是二

事之懼矣。何故憂其廢乎。注偏衣至公服。正莖曰下云

服其力。則衣之純言此偏衣不純。知其左右異色也。又云衣身之

偏言以。以身衣之偏。半衣。大子知其半似公服也。狐突曰死之

正莖曰。信之上下。諸言某御戎。其為右者。禮周君自將。此大子亦

然者。攝君之事故。与君同文也。行歷言將帥御右者。以下各有言

故。此舉其同。先友不知君有告大子之心。故推此衣佩以為善。更

勸之。狐突歎先友不知君意。乃徑言時衣佩三者。反覆以答之。卒

夷唯舉服佩三夏。故云先友。甘常金玦不後也。其與餘子養先丹木

唯言服舉其重者。故子養云不獲而趨。余可知也。先木云曼服也。

狂夫阻之曼皆勸天子之行也秋突以與言曰已故決意於
羊台大夫乃以忠孝之事勸之使留各以意之所見故其言或深
或淺 羊台大夫軍尉 正考曰羊台大夫也爵為大夫号曰羊台
大夫不知其為何人也此人 生羊台職之生叔向故為叔向祖父諸
云羊台氏晉之公族羊台其所食邑也或曰羊台氏姓李名果有
人盜羊而送其對不敢不受之而理之獲盜羊事發辭連李氏
七孫羊對而希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台之存階免号曰羊台氏
也或曰者不知誰為此言杜所不記異聞耳 服以心情也
正考曰服以遠之覆上衣之冠服也時以闕之覆上命以時卒也
上先特後服時先服後時者以下連有涼冬殺之文又故使冬殺
與金寒相近冬殺是時故退之在下言有涼則申上衣之冠服也
冬殺則申上命以時卒也宿涼極服冬殺極時耳金寒珠離申上
佩以金珠也金是秋之寒氣故言金寒也 經服宜至張罌
正考曰秋天主起大事動大政必先有事乎杜而後出謂之宜知
出兵必祭社祭社名為宜周禮大宗伯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

夏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聘服知服是器物有執之以賜人也今
言受服於社明是秦社之內盛以服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秦祀
共蜃器之蜃即青蜃大蛤蜊之器以蜃飾因名享 注阻疑也
正義曰劉炫云阻疑以意訓耳今言猶云阻疑是阻障為疑也言
豈狂夫猶知於此服有疑也服虔云阻止也方相之士蒙玄衣朱
裳主索室中敵度号之為狂夫止此服言君与天子以狂夫所止
之服衣之晉語云且是之衣也狂夫阻之衣也韋昭云狂夫方相
氏之士也阻古詛字也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号由世正訓各以意
解劉以為方相氏在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障為偏衣也
尚服此衣非是意所止也詛乃服之文无出故杜別為此解
注曰公辭 正義曰言公辭者尚以公賜之偏衣全玦推其義理
原公之意而為之作辭亦公出言作此辭也 注驪姬之不成
正義曰平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內竟之徒不為晉廢故劉炫云二
五變賊不障為二政天子不以曲沃作亂不障為大都而杜云驪
姬為內竟二五為外竟爰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者今刪定以為

辛伯之言不為晉要晉國之亂復理相尚故托以事託之二五
 為禍墜傷晉室曲沃疆天子奔之又築屈與蒲終為禍難但此
 秘天子故以曲沃為文利君不違此旨而為規也違傳意也考
 而之罪也 正彘曰去則考而安民苗則危身召罪等與其危
 身以召罪也豈若考而安民乎勸使逃也 務材之任已 正彘
 曰務材務在植材用也訓農訓民勸農業也通商之之販之路令
 貨利往來也惠工如惠惠於有工賞其利器用也敬教敬民五教
 也勸學勸民學問也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也任已其所委任
 信用已人也 依公 正彘曰魯在亦依公名申莊公之子閔
 公庶兄其母成風所生也惠王十八年即位謚法小心畏忌曰依
 公威之在鴉為 元年注齊師心邪地 正彘曰公羊穀梁皆
 以為齊師宋師曹師皆魯侯伯之身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
 變稱師耳此時方始救邢之本不滅柯以言其封也在氏女此豈
 將早師與稱師此三國皆師多而大夫將故名氏不見垂稱師公
 羊以為此言於其北救邢與襄五十三軍叔孫豹救晉於于

雍榆二事相反为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
君命賈服取以為說杜以信先此事故不用其言釋例曰所說或
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定實无定
例也此時狄人尚彊未可即擊案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
擊之故次在事前 陸邢迂至邢地 正義曰信稱師逐狄人具
邢器用而迂之則是諸侯迂邢也而文作邢自迂者以邢迂如歸
故以自迂為文公羊傳曰迂者何甚意也迂之者何非其意也言
邢迂于夷儀許迂于白羽者皆是其國之意白款迂之宋人迂病
齊人迂陽者他人強迂其國之意不款迂也 陸信例至師故
正義曰春秋之例先舍而後盟者舍則具序者國盟則惣稱諸侯
云羊翟之前目而後凡此上文已列三國之師救邢救邢與城邢
猶是一事相連耳而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
言諸侯師故也案此十五年歷序諸侯盟于牡丘下各諸侯之大
夫救徐表二十七羊歷序諸國大夫會于棠下云諸侯大夫盟于
棠此不言諸侯之師然邢者此與舍盟小異廿四年諸侯城緣陵

為其事有闕故摠林詰後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為其事有闕
摠存為欺故虫則煩文而再列三國 注皆在至外薨 正莖曰
皆在內二年者彼因孫于邾遂終言之實齊人殺之諱故不言殺
也夫人之薨列不存地書地者明其在外而薨若言夫人自行至
夷邇疾而薨齊人乃以其喪歸耳 注荆始改号曰楚 正莖曰
此前常呼為荆此後遂稱為楚其見經為言故云荆始改号在
二十八年仍存荆伐邾自爾至今不知何年改 注釋象至盟告
正莖曰經春舍于榿皆言盟于榿今即榿也而經不書盟釋例
曰盟于鄧盟于榿盟于戚公既在舍而不存其盟以理推之舍在
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还告舍而不告盟也 注邾魯公三年
正莖曰皆言莖子之才而經不存才者諸侯之臣為卿乃見經見
經則備書名氏若言莖子之才掣則是為卿之備文此不書才見
其非卿也皆曰非卿也嘉獲之也以非卿不應存經嘉季友之功
已獲莖之大將故特存所獲以美季子公羊亦云何以書大季
子之獲也釋例曰莖釋非卿非卿則不應存今嘉獲故特存之特

昏猶不稱才明諸書才者皆卿也 注依公至闕文 正姜崩人

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後魯之夫人其死不合昏

之於策以依公請而葬之外缺國府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

故曰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言元罪而自死然既諱其殺不宜

有敗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敗曷為敗與執公也穀梁傳

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殺之也或曰為奇相諱殺曰姓也賈逵

云殺子後故但敗姜然則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若為一身不得

云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有所敗自可贊其善焉去一姜字後

何所明於薨於葬未嘗有敗何故喪至去一姜公羊傳又曰獨

力不於殺寧敗之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也余禮之成否

在於薨葬何以喪至獨獨為重喪至已加敗責於葬不意備文何

故葬敘小君後厲成禮正以薨葬備禮知其元所題責故上以經

元姜字直是闕文公羊穀梁見其文闕為之說耳 傳元葬至

禮也 正義曰去葬八月閏公死依公出奔邾九月慶父出奔莒

公即歸魯書公出故卷公出而後停即位之禮有闕為往年公出

奔之故非詭應即位之時公在外也存小白湯生之後皆書而後
入經書其入依公彭之亦為書入性年公者後入不書諱之國內
有亂致令公出不書公出後入諱國亂也國亂國之惡事諱國惡
是禮也時史諱而不書仲尼因而不改嫌諱非禮故以礼居之
注掩惡心可也 正身曰坊礼曰善則稱君也則稱己則民作忠
善則稱親也則稱己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功也存君與親也
君親之惡務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諱雖有例而重充
之隱故元深淺常準隱十年公羊信曰於外大惡存小惡不書於
內大惡諱小惡存必如彼言是有常準歷檢春秋都元定例納鼎
惡於易曰諱田而不諱鼎公入小於公去諱入而不諱孫是元
常準也既元常準應諱深淺旧史有所辟諱聖賢因而從之以通
人更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釋例曰有時而掩之則可也正以為
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為之定制言若正為後法更更
皆諱則為惡者元後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諱也人之

所推唯君与親統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後臣子之心全无愛敬之
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时耻之以為諱惡者礼也无德者直也二者
俱通以為老教也 注宣大至之辭 正彘曰於例時卑師款統
帥三國並稱為帥皆是大夫將也宣大夫也而曰諸侯摠親國之
辭也桓五年齊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曰王以諸侯伐鄭彼亦
大夫將摠親國而稱諸侯也先儒以為此役諸侯身行故言曰以
異之 注皆撰至私取 正彘曰邢人潰而奔師棄其亦之器物
師逐狄人為之斂聚皆撰異以还邢人師人无所私取善齊桓季
任碍人用兵嚴整也 注侯伯主穀帛 正彘曰此因齊侯執例
齊侯之為侯伯荀曼王之二伯以言州長必受元次之長祖州敘
於其竟內亦荀敘惠討罪以州敘亦掌以夏故言州長以包之有
吳者者分之財物知分者分教帛也 注厘丘至敘之 正彘曰
釐之盟也邾人在季公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厘丘
之戍不知厘丘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厘丘魯邑魯有仇邾使兵
戍厘丘魯與邾无怨周兵將还栗而敗之所以惡故公也邾之於

魯季元怨德僖公奔邾則為之外主國亂則收其內邑元故而欺
 其師之信皆背其莫斯之甚非僖公作頌之主所南行也杜以為不
 然故別為此說此說亦无所執要其理尚然也案十二月夫人之
 喪始至此九月敗邾師而云以莒求齊之送姜氏之喪者夫人以
 七月薨公即求齊之既許之邾閔許而將歸魯得許而敗邾師耳
 往汶陽至入濟 正義曰水北曰陽故知汶水北也穀例曰汶水出
 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 二年注楚兵至
 未往 正義曰此決城邢也彼既往訖乃為城之不言城夷儀而
 言城邢之已往也以則先城楚丘將以封衛言城楚丘不言城衛
 之未往也 江人黃人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云江人黃人逐國
 之解言其是君也以其逐國降而稱人賈云江黃稱人刺不度
 德善陳情存者楚終為楚所滅其意與異皆以江人黃人為國君
 親來和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則此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
 齊桓成德稍盛遂國未服齊桓謙以待遠故与字公命之
 仍注君死至言對 正義曰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諸侯必

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為封以記之故建國謂之封國衛是曰
國今云封者以其君死國滅更封建之故云封也 假道於虜
正義曰聘禮云若過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來帛將命于朝下
大夫取以入告出許是禮也他國必假道也聘尚假道况乎伐國
故請以璧馬假借也穀梁傳曰借道于虜 注亦曼至軫坂
正義曰服虔以為莫為不道伐鄭三門謂莫伐晉也莫之既病亦
唯君故謂莫助晉也將然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傳荀息以室假
道公尚慮魯不許則晉之於虜曰非與國君其常經助晉則曼若
來通好何憂乎不許而請進國之美室尚畏晉之奇諫乎故杜以
為其自伐虜今自報冀以虜言報冀晉不為報統 注包弱以示其
恥言虜強以說其心此虫元文理必然也 注逆旅至邊邑
正義曰晉語云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知逆旅是客舍也
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保者固守之語知其分依客舍
伺候抄晉邊邑既又入而保之觀其以語則執晉操隣但向其都
邑須過虜見尚以疑彼詣魏路遙山陰易者難性故也 注晉猶

正信虞 正史曰如傳之言直云舍虞俄魏未知誰為兵至但下
去先書虞賄故也若虞為兵主自當在先不須云先晉虞也明著
實為主而仲尼先書虞故知晉猶主兵不信虞也 注寺人至張
本 正史曰周禮內宰之屬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
內五人內豎信寺人之數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豎
掌內外之通令皆掌釋人之夏是自內小臣以下此用奄人為官
也却去去豎末冠者之官名然則寺人者豎幼童為內豎之官以
為齊侯所寵後魯羊長遂呼為豎貂焉此時為寺人之官故林寺
人貂也言漏師者滌池師之密謀也漏師已是大罪以去略者言
其終人甚惡故言始以為奇亂張本 三年注一時至為災
正史曰一州不雨則書首月者解去冬今善也書首月者皆竟時
不雨次月不雨不復書也故夏四月不雨五月不雨不復書六月
得雨乃書之由不雨日久方始追書其事每時一書所以詳其
文也不於去年冬十月及今年正月不雨注必於夏四月不雨注
者以下有六月雨既備書則五月不雨亦應備書今唯云夏四月

不雨故杜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以解五月不書不雨之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二者皆指各不雨又不書得雨之月與今年書不雨文異者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閏雨也閏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之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无志乎民也言傷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各文无憂民之志是以歷時總書賈逵取以爲說杜既不注或不史異辭也 注徐國至三年 正羊曰諸侯相滅七者多是土壤隣接思啓封疆今檢杜注在下邳舒在庐江相去甚遠而越竟滅國无傳无注不知所以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字曰滅然則滅之與取俱是絕其國而有其土地廢則林滅易則爲取釋例曰用大師起大敵重力以陷敵國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爲文也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煩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是勝國而不用大師亦爲取也 涉也也 正羊曰公羊傳曰治盟者初往盟乎彼也來盟

何以在也予我也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人信其上陸我者
出我之意故言往彼席視從外至者我共席視故直舉其來

四年法逐兩事之辭 正為曰栢八年祭公來遂迎王后于紀公

羊指曰遂者何生事也 謂季先向紀之心至魯始生意也殺梁信

曰遂純事之辭也 以云兩事之辭認說有上事後為下事本以本

謀有心死心為異也 以奔侯先有伐楚之心 行而侵秦年三十

年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栢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

齊如以之類本謀為二支也 六年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

許在十九年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野遂及奔侯宋公盟如以之

類本先謀而因事便以也 但是兩事皆稱為遂故曰兩事之辭不

別本謀與否 許男新臣卒 正為曰成十三年曹伯卒卒于師

此不言于師者殺梁信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

為不地內栢師也 注云奔栢威德洽著諸侯安之亟卒於外與其

在國同賈遠云不言於師善令主加礼若卒於國无氏死以殺叙

例曰若卒于朝令或各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其所存然則或

言于師或不言于師亦是史有詳略无定例也注林赴以名考公
蚤在軍死須相赴史得赴乃昏耳注屈完至嫁也正義曰公
羊伯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為屈完也蓋為與屈完
以南栢公也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焉之以敵齊侯若屈完是以
自尊况假君命不為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版更取以為說案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為人之
臣許其不為使輕人之主以為不合使臣是乃縱辟下以覬覦敵
疆臣以苟恣約之以禮豈苟然乎故杜別為討解楚子本使屈完
如師以觀齊師之強弱強則款服弱則款拒屈完觀齊之盛固則
求盟今非楚子之意故不稱使以屈完自來盟為文殺梁伯曰其
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是其權時之宜自求與齊盟也完之本意款
即盟於軍齊栢喜其未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昏屈完之意
也盟于什陵齊室盟之所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不言來而
此言來者彼既云如師不須稱來此不言如師故云來耳以既云
來盟不稱如言及屈完盟彼无來盟之文故別言及國佐盟意異

於此改文不同服虔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元罪言未以外之來者自外之文非別罪之所在若以言來即為罪楚則仲孫高子之來也後外奔而罪之乎且惡楚者苟惡其辟在蠻夷負固不服不服之日容可外之服而又外楚何力也 注受齊至七年

正義曰自言及江黃者將軍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微者及之宣七年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春秋征伐受命於盟主者實是與謀皆不言及釋例曰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或先謀皆隱不與謀之例然則此伐陳者受齊之命討陳之罪亦是上行乎下而經書及者於時齊師不行使魯為主善與江黃謀之然後共伐故以與謀為文 傳注楚界至取喻正義曰襄十三年傳稱楚子囊述共王之德抗有蠻夷奄征南海唯言征南海耳其竟未必至南海也周齊實處北海遼林所近言其相去遠也服虔云風放也北狂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北狂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以夏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 召康公 正義曰謚法安系抗氏曰

康 注五等至夸登 正考曰大公为王官之伯得以王命征討

天下隨罪所在各致其罰故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
齊相因大公有此王命言已上在先公得征討有罪所以夸登也
却去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
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皆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
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內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夏元所出
也且征者征其所統之國非征侯伯之身何尚校計人數以充五
九之言即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統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侯
安詳征九伯也校數煇碑非後人情故先儒元月之者 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 正考曰秋列曰海自遼西北平漢陽章武踰漢系
陸樂安北海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吳郡會稽十四郡之東界以東
所出西平西南二千里使西平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至
故雲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經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
鄆積丘陽平之原東陵之東南入海杜之此言概其尚時之河耳
禹貢導河積石至于崑門南至于華陶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

津東自沿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府大陸又北播為九河曰為
逆河入于海案驗其地自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即是汲
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也降
水故逆不可復知其大陸則然地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為九河
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南縣以北其九河者徒駭一大史
二馬頌三覆金四胡蘆五箭六絮七鈎盤八南津九徒駭最西以
次而東故邱注為河間弓高縣注有其處中假云齊相霸過
八流以自慮計相公之特奇之西竟為在九河之最而徒駭蓋是
齊之西界其東至于海為冬系安北滿之東界也 注包棗至未
審 正茅曰為貢荆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
豆也菁以為道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知玄去茅之以茅
縮去滓也周礼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蒿七讀力縮
束茅立之祭前次酒其上酒決下去若神飲之故禮之縮七滲也
故舟相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元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
也孔安國以菁与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為一特令荆州貢

茅必南異於餘處但更元佑說故云茅之白異未審也沈氏云大
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
月之魚比翼之鳥皆異物不可常有故杜云未審也 注昭王
心問之 正考曰昭王成王之孫周李紀文也呂氏春秋季夏紀
去周昭王親播荊蠻辛餘靡長且力為王右还反涉漢梁敗
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偽
云昭王之不復居其國諸水濱由以言之昭王力沒於漢辛餘靡
季馮振王北濟也振王為虛誠如高誘之注又稱梁敗後非舡壞
旧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舡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
何書 注昭王至受罪 正考曰楚也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
男之田國居丹陽柔仲子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其路
其遠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也 注言諸至護稱 正考曰
諸侯之交必稱先君以相接此時諸侯有魯齊陳衛鄭許曹桓公
以前皆嘗與齊交接故齊侯稱先君之公謙以自廣也老子曰
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也曲禮云諸侯與國言自稱寡人處方小

侯月稱曰孤其在四夷龜大曰子於月自稱不殺禮記龜為定例
夏在臨時所稱此存侯自稱不殺襄王出奔亦稱不殺皆出自為
時之意耳爾雅訓殺為善殺是養人之物言我不似殺之養人是
謙也 資糧靡穰 正義曰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必致金玉貨貝
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却去云資猶用也然則諸所費用之
物皆為資也糧謂米粟行道之食也靡穰俱是在足之物善惡異
名耳楊雄方言云靡穰也絲作之曰履麻作之曰菲不借粗者謂
之屨喪服竹曰疏屨者蕙蒯之菲也是靡用草為之也注云草
屨者後屨通言耳相形以曉人也查本為草屨諸侯屨至三等
正義曰沈氏云朝會亦王事而別言死王事者謂國王或戰陣
而死故別其文也 卜之不吉筮之吉 正義曰曲禮云卜筮不
相裨却去云卜不吉則又筮之吉則又卜是瀆龜策也晉猷公
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如彼記文卜之不吉不合更筮猷
公既受驪姬款必為其位故卜既不吉更令筮之莫乎筮而得吉所
以適已心也待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却去云卜筮教而瀆龜龜靈

厥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由是音聲萬筮不復告之以實故終
實不吉而筮林其吉是筮非不知而不以實告也周礼筮人云凡
國之大亨先筮而後卜郑玄云苟用卜者先筮之即夏漸也於筮
之凶則止不卜而仍称相公卜季友晋猷公卜驪姬晋文公卜納
王趙鞅卜救郑皆先卜而後筮者周礼言其正法耳春秋之在罔
時請罔者或卜或筮出自苟時之心不必皆先筮後卜崔灵思以
为罔之大亨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必以三代之法若
三法皆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內者名為筮逆猶是疑限
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逆是也故大卜掌三兆三易儀礼
特牲少牢筮皆旅丘是筮有疑占之法則灵思之說亦亦可通
注物生至數短 正者曰筮教以上皆十五年倍文象者物初生
之形數者物滋息之狀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息是教陰象生
也龜以未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為長筮以未數七八九
六之策以示人故為短周礼占人掌占龜郑玄云占人亦占筮言
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亦用上仙為說案易繫辭云若

之德因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
是為極妙幽遠之長元以加此聖人演筮以力易所知豈短於卜
之人故令公舍筮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已實長杜欽成筮
短龜長之意故胡氏文以證之若至理而言卜筮實元長短

專之至有具 正彖曰言公若專心愛之公心必將改變乃除

公之美公先有美此人將除去之薰是香草猶是臭中一薰一蕕

言分數正等使之相和魚積十年尚猶有臭氣香氣盡而臭氣

存言善惡聚而多少敵善不己止惡而惡已消善 注繇卜至

之美 正彖曰筮卦之辭亦名為繇但此是卜人之言知是卜非

辭也卜人舉以辭以止公則非頌曰有以辭非卜人始為之也卜

人言其辭而不言其意不知陽何兆以彖何所出也喻變壞除皆

釋言文也釋畜云夏羊牡喻牝殺則喻羊之名美善之字皆從

羊故喻為美也變乃除公之美言公心必變而除公美也 注薰

為至難除 正彖曰此佈之意言善惡相雜二字皆從中知是香

草臭中也月令五時各言其臭中史土云其臭香易較若辭云其臭

如蘭傳稱在君之臭味則臭臭氣之揀名元非惡之稱但既謂
善氣為香故專以惡氣為臭耳十是教之小成故舉以為言與十
耳香氣之矣惡氣尚存言善易消而惡難滅也杜知猶是臭者內
則云牛犬鳴則腐彼腐亦是臭其字雖異其意亦同尚猶有臭
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猶尚書云弗遑暇食遑則暇也 公田至
亦斃 正彖曰晉語說此復云公田驪姬受胙乃賞醢於酒實重
於肉公至召甲士飲公祭地之墳中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
飲小臣酒亦斃此皆既略尚如國語也賈逵云董烏頭也穀梁傳
曰以醢為酒菜脯以毒 注毒酒至之惑 正彖曰毒酒經宿便
敗而公不怪其六日仍得如故明公之惑於驪姬不以六日內怪
也 五年注稱晉至浸告 正彖曰公羊傳曰曷為自稱晉侯以
殺之世子毋身直稱君者甚之也言父子相殘惡之甚者是惡其
用詭殺大子故斥言晉侯以罪之罪晉侯則申生无罪也傳稱晉
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實以去其厄告稱今年殺故以今
年谷也叔例曰晉魯之不交使而弑申生則所告不必等有玉

帛之使但欲廣色其罪自言廣色其罪則晉侯謂諫言為實証
加大子以罪時史知其實改告而書之此於不言昏曰則是旧史
然也 注伯姬至其子 正父曰伯姬未必是成凡所生但哀姜
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繼非其母亦得稱寧也沈氏云伯姬以莊十
五年六月既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矣杜云十歲左右
者以其後母言嗣故云十歲左右也柏九年曹伯使在子射姑采
朝是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礼行朝之義但子幼弱而卒不成
朝故繫於母而曰朝甚子也若其已行朝礼則老子尚如射姑伯
姬別言來耳 注叔孫至為逆 正父曰年是附庸之國唯柏十
五年邾人年人皆人來朝自尔以來更不朝聘於魯之不應使卿
聘以小國尚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得越竟故魯公請
使季居命以聘因自為逆婦故傳稱娶季明其因娶而聘 注問
无至在子 正父曰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更而再見者前
因而後凡也言此諸侯还是上舍之諸侯故後省文不後序也昭
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不

言諸侯者乃閻元異事故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存侯去于葵
丘九月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者為其間有伯姬卒故也此會盟
之閻元化異夏後稱諸侯者為王在子不盟故也穀梁傳曰後舉
諸侯何也為王在子而不敢與盟也穀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
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在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
盟是辨後言諸侯者見王在子不與盟也王在子者王之儲副周
禮膳大掌養王及后王在子歲終則舍唯王及后在子之膳不舍是
其為與王同也齊桓行霸翼戴天子為崇王室故殊貴王之在子
於舍則序諸侯言舍王在子則王在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
諸侯自盟在子不與是殊考在子也 注逃其至三年 正步曰
禮君行師從鄉行旅從舍則舍盟必有帥旅鄭伯棄其帥魯桓身
逃故穀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伐棄其章服群臣不知其
謀社稷不保其安以與匹夫逃竄元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逃
之意也逃在盟前辟盟而逃故去逃故不盟以還先告舍盟故後
舍鄭伯 注虞公之力議 正步曰各晉人執虞公則從元道於

氏之例虞公於傅未有不道之狀但貪璧馬之室拒絕忠諫
今者取以安存社稷保祐下民志在貪室死恤民之意即力不道
於氏是故稱人以執之也實是滅其國而言執其君者所以罪虞
公且言執之易執例曰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
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罪虞且言易也
二十五年備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虞亦晉之同姓不言晉
侯名者仍稱晉侯猶虞祀且畷其職貢於王以是之故不以滅同姓
力說謂不晉晉侯名也 傅辛亥之備故也 正亥曰辛亥朔者月
一日也日南至者冬至日也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受而獻之於
大祖廟每月之朔告廟受而行之諸侯有觀臺所以望氣祥也公
既親自行此視朔之禮遂以其日往登觀臺之上以瞻望雲及物
之氣色而各其所見之物是禮也凡春秋分冬夏至之春立夏為
啓立秋立冬為閉用此八節之日必登觀臺各其所見雲物氣色
若有雲物變異則身獻之狀祥既見其變後必有驗書之者為豫
備故也視朔者月朔之禮也登臺者旦日之禮也以常以一日視朔

心日登臺但此朔即是至日故視朔而遂登臺也

注周正也

南極 正身曰日之行天有南極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

長及心之景又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

後日稍短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

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也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已得中氣

是必前月閏年前之月則中氣在晦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閏者

聚殘餘分之月其月元中氣半屬前月半屬後月是去年閏十二

月十六日已得此年正月朔大雪節故此正月朔得冬至也而杜

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以年閏十二月又閏之相去歷象大率二千

二月耳杜於此閏相去凡五十月不占歷數門者杜推勘春秋日月

上下置閏或稀或概自準春秋時法故不与常歷門

至得禮 正身曰視朔者公既告廟受朔即聽視以朔之政量其

親告朔也禮天子曰奕臺諸侯曰觀臺教宮去四方而高曰臺之

上構屋可以遠觀望故謂之觀臺也古之卜歷者皆奉其大數周

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分十二月則一月各有三

十月十六日之七是故後每月初一也後月初節必三十日有
餘也其日月之行天也日行逢月行疾每二十九日已半而月及
月謂之一月故後朔至朔唯二十九日過半耳計一歲則有餘十
一日而不得周年故作閏月以補之計十九年而有七閏古歷十
九年有一章以其閏餘也故也步歷之始以朔且冬至為首歷之
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且冬至十九年閏餘也後漢十一月朔
且冬至故以十九年為一章積章成部積部成紀治歷者以寸章
部為法固可以明其術數推之而知氣朔也審別陰陽宮暑不
失其時也所以陳敘時變教訓下民魯君不亡常備以夏故善公
之得禮也 注分春至其職 正義曰一年分有四時分皆九十
餘日春之半秋之半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百刻故善秋之半秋
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分訓為至故冬夏之半秋
冬夏至也四時之氣宮暑不同春夏生物秋冬殺物生物則宮暑
殺物則宮閉故立夏至夏為立秋立冬為閉言物裡氣色者理
非宮而別有氣色杜恐與雲相亂故別言氣色也周禮保章氏以

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却去云物色也視日旁雲
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邦與去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
白黃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白豐黑之此言蓋出占候之存
計雲氣之占不啻尺此而已但屯純其字故莫占季无信法所發
凡皆是周之旧典既言礼也更後發凡是重申周典也直言必存
雲物不更云公是日官掌其職非公所為親也劉炫規云昏雲物
亦是云親為之但上文有云既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今刪定知
不然者上言公既視朔是傳家之語下文必書雲物是周云旧凡
旧凡之文包祿侯天子君諸侯稱云書雲物則天子商稱王書雲
物是知旧凡元無王公之文日官掌其夏若以上文有公既視朔
故去公字然則周公旧凡豈豫知有公既視朔沒去公字乎苟生
異見李觀杜氏非也 注不謹慎 正字曰不謹慎所為多實新
於中季若今板木 士為稽首 正字曰周礼大祝辨九拜一曰
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却去云稽首拜即至地也頓首拜即叩
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禮拜手也新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

右異也稽首至地頭下履至地也頭者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尚書每祿拜手稽首者初為拜至手乃後申頭以至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成稽首故尚書拜手稽首連言之皆雖不言拜手而亦先為拜手乃為稽首為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禮此其為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孔安國以為盡禮致敬知此是禮之極也大祝九拜又云曰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云去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之而傍稽顙謂壽表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羊服者奇拜也一拜蒼臣下拜稟拜再拜神與尸肅拜今時禮也介者不拜說者又以為稽首臣拜君也頓首禮敵者相拜也空手禮君蒼臣拜也 詩云至惟城 正義曰詩大雅板之七章懷和也寧安也和其德以抚民則其國唯安矣但已以德安國則宗子之固若城 注袷袂也 正義曰札深衣記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時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幅禮衣之身也袂屬於幅長於手反屬至肘則從幅盡於袖口揔名為袂其袂近

口又別名曰袷此斬其袷斬其袖之末也詩唐風羔裘傳云袷袷
末未鄭玄玉藻注云袷袷口也但袷是揔名得以袷表袷故云袷袷
注惠王至其位 正身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厚罪于母氏
之匱子帶書曰天王去居于却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
与子帶俱身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慶其少子故欲廢大子而立之
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与傅不月史記繆也
七年惠王崩襄王畏子帶不敢廢喪知時有廢大子之意故奔
栢帥孫侯今大子定甚後为王國也 左輔頰輔車牙車
正身曰易咸卦上九成其輔頰者三者並言則各为一物廣雅云
輔頰也則輔頰为一類名曰頰或曰輔車其骨強可以輔持其口
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頰車也衛風碩人去巧笑倩兮毛傳云
好口輔也如詩文牙車頰車牙下骨之名也頰之与輔口旁肌
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为二名耳輔为外表車是内骨故云相依
也 陸王季至君季 正身曰大伯虞仲辟季奄適新當有適
度不須相辭知其皆同母也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大伯决口

虞仲大姜生季歷如史記之文似平與與大伯別母馬匹之言既
終耳以言執仲執叔王季之終國諸稱文王敬友二執故亦以爲文
王母才之之言夏元所出仲叔皆文王之時執君字也秘傳文
却滅一執晉滅一執不知誰是仲核誰是叔後賈逵云執仲封東
甄制是也執叔封西甄之公是也馬融云執叔同母弟執仲異母
弟執仲封下陽執叔封上陽案傳上陽下陽同是執國之邑不得
分封二人也若二執共處却後安得執國而滅之舍賈之言亦元
明證各以意斷不可審知 注盟府司盟之官 正義曰周禮司
盟掌盟載之法合月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載之邦去去貳之
者寫副苟以授六官唯言合月之盟不掌勲功之衰而得有三執
之勲載在盟府者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檀弓云衛大
史柳莊公与之邑襄氏與縣潘氏昏而納諸棺曰也也万子孫毋
變也其言即盟誓之辭也漢書功臣侯表表記高祖即位八載天下
乃平始論功而定封侯者一百四十三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
帶泰山若砥柱以永存後及苗裔其強而盟之數更必有國於右

明知以歎受封必有盟要其辭為藏於司盟之府也 其後之也

正義曰愛之禮後虞也虞蓋已親於栢在乎其南後此虞也

服虔其作甚注云愛之甚為禮後栢在之族甚也愛之若甚何

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失真繆之甚也 注栢叔重五年

正義曰莊伯之族從父昆才也栢叔之族從祖昆才也唯言從祖

昆才舉疏者而略言耳 周書至繫物 正義曰皇天元親惟德

是輔蒞仲之命文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文也人不易物惟

德其物旅藝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為逸各以傳各異考其作

繫帥授不同字改易耳其意亦不異也民不易物者設有二人俱

以物祭其祭相似不改易此物唯有德者繫以乃易物元德而普

神所不享則以物不是物也 以其族行 正義曰晉語云官之

奇諫而不聽也謂其子曰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幣適西山

韋昭云西山國西界也 虞不厭矣 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闈

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以二文而已秦本紀惠

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二年更改臘日嘉平秦絕獨斷云臘若

歲終大率縱吏民寧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燕祀
傳及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之者獵也田獵取獸
祭先祖也以言虞不臘矣明為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
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耳童謠至時也正彘曰秋祭云
徒歌謂之謠言无糸而空歌其色適遙然也於時有童穉之子為
此謠歌之辭故卜偃取以對公也於之向明為晨日月聚舍為辰
皇宿不見為伏言乙日起半之後丙日將旦之時彘尾之星伏在
合辰之下為是之時軍人上下均同其服振々然而盛旂者晉軍
旂也而往取執故云取執之所南方碧鳥之星其體黃々然見於
南方天策之星近日輝々然无光耀甚微也鶉火之次正中於南
方尔時其為成軍夏也執云其為奔走也既引童謠之言乃後指
其時日在亥之九月十月之交乎悞九月十月晦朔之交也十月
朔丙子之日平旦時日休在尾星月在天策星鶉火正中於南方
必是時克之注彘尾不見正彘曰東方七宿皆由蒼彘之
宿其竟南者北尾角是彘角尾即彘尾故云彘尾之星也日月之

舍為辰昭七年傳文於時日係在尾之星與日月共日俱出入故常伏不見也丙之晨者說文云晨早昧爽也禮夜將旦雞鳴時也注我夏上下曰服正義曰周禮司服職去凡兵夏章弁服却去云章弁以韠章弁又以為衣裳今時伍伯繆衣古兵服之遺色然則在兵之服皆章弁均服者謂兵戎之夏貴賤上下均曰弁服也注鵠之至也教正義曰南方七宿皆為朱鳥之宿其鳥首為東尾故未為鵠首午為鵠火已為鵠尾鵠大星者謂柳星張也天策傳說星史記天官書之文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傳說殷高宗之相死而託神於此星故名也傳說星也傳說之星在尾之未合朔在尾故其星近日星微燁々然无光耀也說文云亂毀齒也羅八月齒生八歲而亂女七月齒生七歲而亂童亂之子未有念慮之感不解自為文辭而群聚真舍或以嬉遊戲之言其言頤而有理似若有神為之者其言或中或否不可常用傳覽之士及巨懼畏之人兼而志之以為警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丘教故書傳時有兼用之者文三年傳曰孟明之臣也其不解

也曰懼思也曰懼思之人謂孟明之彭也 注是此在箕
正亥曰以三統歷推之此火是月小餘盡此半合朔在尾十四度
後乙夜半正平旦日行四百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故丙子且日
在尾星月在天策鶉火之次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
中且七星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 注虞所命祀
虞受王所命之祀謂天子命虞使祀其竟內山川之神也既滅其
國故代虞祭之

春秋正義卷十

計一萬七千四百五字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初撰

六年公至自伐鄭 正義曰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于罍祛侯
逢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此年會伐鄭遂救許不稱云自敗
許而云至自伐鄭與溫舍反者敕例曰諸若此類更勢相接或以
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也此更荀由公至自告廟所告不曰
史依者而書不曰伐例 傳注實新至諫侯 正義曰密是邑名
鄭人新築密邑故傳稱新密經不稱圍新密言圍新城傳云鄭所
以不時城也解經言新城之意鄭以非時築城違禮害民存相邑
其罪以告諸侯故書新城以新城為鄭之罪狀利炫云先王之制
諸侯无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
也 注微子祀祖也 正義曰肅宗世有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
荀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將其祭器造於軍門肉
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執微子後其

彼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伏殷之後周於宋史記之言多有錯謬
微子手縛於後故以口銜璧又季得牽羊把茅也此皆馬遷之妄
耳 注被除凶之禮 正笺曰周礼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

明是除凶之禮也襄二十九年称公熿楚喪使巫以桃茢先祓除
此亦苟以桃茢祓之 七年仿心則至於病 正笺曰競彊也言

心則不自強盛則苟須屈服於人何得難於屈服之病而不下舟
吾知其所由來矣 正笺曰孔叔既請郑伯下舟公初欲下舟不

知何更而來得說於舟後更云吾知其說舟所由來矣謂由殺甲
侯說舟之更得來矣 注諸侯至之物 正笺曰周礼大司人云

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
要服貢貨物邦去云祀貢者犧牲之屬嬪物繅紵也器物香彝之

屬服物玄纁黼纁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礼文諸侯所
貢之物皆以服數為差高各為貢任工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路

之遠近然則周礼虫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遠遠求他方之物以
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既衰諸侯惰慢貢賦

之事先後受準故霸王稱帥諸侯為崇天子量其國之大小号令
所出之物信言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其方所荀貢天子之
物言其一聽齊令義齊侯旨以礼服諸侯 注列女用子華正也
曰經書齊侯宗公陳也子款鄭也子華盟于寗母則已列於會矣
管仲方云舍而列女何以不後嗣者相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身
且管仲言列女者謂將用其夾謀故杜云列女用子華也不受子
華之請即是會不列女他國死事可記齊史元所可隱故下句言
他國記其則廢君盟齊史隱諱則損威德也 八年注王人至曹
地 正義曰公羊傳曰王人微者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考王命也弁冕魚曰必加於為周
室垂表必先諸侯釋例以為中士称名下士称人此言王人是天
子之下士也諸侯相与力盟所以同弊王室天子之臣不与諸侯
共盟叙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女
子以下會諸侯者皆月會而不曰盟是言王臣正法不与諸侯盟
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傳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子虎

盟不同故不各宣七年信曰諸侯盟于黑壤王叔相公燹之
以謀不睦杜云王叔相公衝天子之命以監燹諸侯不同故魯卑
之別也哀十三年信曰公會單平公晉宣公吳夫差于黃池杜云
平公周卿士也不書魯之不与舍此三者王臣皆不与盟是其正
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助王室豈非
正法更勢宜然既无喪羞亦无敗責此王人与諸侯盟不說者王
室有難王勅使來盟故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信曰頃王之
故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云之盟于雞澤杜云周灵王新即位
使王官伯出与諸侯盟以安王室將更与以同以情亦可許故都
无貶責二十九葬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无虞而王子虎
下盟列國以禮大典故敗林王人是依礼不合故執法敗之雒林
王臣与諸侯會盟凡十有餘 复說与不說皆從此例 注新服至
乞盟 正考曰鄭伯往年使子華聽命心猶未服齊桓托子華之
請故今始服從奇桓以其新服尚未与之舍故不序列而別言乞
盟止言乞盟不知与盟以否信称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

无不受商是既盟之後而别与之盟諸言气解皆气属其所知此
气盟亦气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後别言盟耳 既禘三至書之
正者曰秋天五禘大祭也言其大於四時之祭故为三年大祭之
名言每積三年而一为此祭也大廟之之大者故有周公廟款例
曰三年後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之之遠主尚近入祧於是乃
大祭於大廟以嘗定昭穆禋之禘是說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
列之昭穆也此致令哀姜也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於今始
致者仿發凡例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哀姜例不應致故傳公疑
其礼喪畢之日不作禘祭之礼以致之既不為哀姜作喪畢禘祭
其禘自復閏云致之二年除閏喪為禘至五年後禘今八年後禘
姜死以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後行之三年一禘之自是常不
為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礼故史官居之若其不
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為用致夫人而書之耳 傳凡夫至致
也 正者曰夫人薨葬之礼有赴月祔姑反哭三事而已此說致
之礼加以薨寢禩廟而不言反哭者蓋以致於廟者終始成其考

死生之礼畢不薨于寢死不得其所也不殯于廟葬之以礼也死
葬非礼則先神祇之故不與四夏皆不合致反哭者直為書葬
以否假使不昏其葬夫人之礼亦成自是生者之可說非由死者
之有失矣不反哭亦殯致之故於此不言反哭也 注寢少至致
也 正黃曰喪大祀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
之手君大人卒於路寢既言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必不得死於
君之路寢言夫人卒於路寢禮卒於夫人之大寢對君路寢為小
故云小寢也周者同盟之國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
也其哀由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啟朝而殯於祖因朝
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因法不殯於廟而此傳及
裏四年皆云不殯于廟以為夫礼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也廟耳
殯也廟者村葬之村殯猶言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也
經哀姜薨葬之文知其赴同附姑可矣亦知其殯於廟者以元年
十二月喪至二年五月始葬明也則殯於寢也既殯於寢自然葬
於廟故秘葬文亦知殯廟唯為以不薨於寢不得致耳 九年

注四月盟

正義曰

衛說以在十三年即位十六年盟于西十九

年于郟二十七年于西僖元年于榘四年于召陵五年于有止七

年于甯母八年于洮皆魯宋俱在是也八月盟不數莊公之盟榘

盟既不數亦不數故云四月盟劉君乃數莊公之盟又不數召陵

以爲六月盟而規杜非也

注周公之葵丘

正義曰傳稱王使

宰孔賜齊侯昨知周公即宰孔也其官爲大宰未地名爲周天子

三公故林公孔則其名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陽其意言

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於陽內是故各其官名也通於四陽者言

禮大宰之長官耳其屬官不應得通而宰唯宰隸伯糾則必非長

官亦祇有宰者蓋自宰夫以上皆通也穀例曰今案春秋以考之

其林公者皆三公非五等之公也曷言祭公周公皆三公也穀例

又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則卿亦不字杜云三公不字者以入春秋

以來家父南季皆大夫稱字罕周公文義其後故云不字不於祭

公逆王后注者因歷序諸國而言之莊八年傳曰連林管至父成

葵丘杜云齊地地淄縣西南地名葵丘知此葵丘與彼異者傳稱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力此舍則此地遂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內宋地陳國外黃鴈東有葵丘或曰阿東涉陰縣而葵丘非也經書夏會葵丘九月乃盟晉力地主死緣歆舍而不及盟也是說不同之意注以羊心之冠正義曰云羊信曰此未通人何以卒許婚矣婦人許婚告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較梁信意亦与之同婦於大夫死不書卒以許婚者婦於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木內婦人笄其笄一也是許婚而笄猶丈夫之冠也禮男子冠而木內錫婦人笄而木內錫故以成人之喪治之內之服成人之服禮婦人錫在室期去婦大功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力夫厚之故我降之也管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平既葬而除之其夫不為服則兄弟不為降禮諸侯絕房期以有猶壻於諸侯故書其卒既昏其卒尚服其本服力之齊衰期也但於時服否不可知耳注及舍禮與盟正義曰平立舍後即盟不言諸侯內間無異事故也以平舍後力盟間有

伯姬卒盟今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又傳林宰孔先歸則宰孔不
盟杜去宰孔先歸不与盟者歛見離元伯姬之卒事商重言諸侯
注本月至從赴 正身曰甲子在戊辰之前而書在盟後從
赴從赴者赴在盟後也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
計諸侯之薨則具以薨之月日告於隣國臨三革傳曰壬戌平王
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妻林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
告喪間崩日以甲寅告各之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林日也文十
四年傳曰七月乙卯齊商人執舍齊人定懿公使季告難故各
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後審問即存以本告之月也此
甲子曾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後審問書其卒本告之
日唯林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若赴以
九月告魯之史商推其日之先後不得甲子在戊辰後也明告不
以月故書其日耳 傳注在喪至相接 正義曰既言相公未葬
即發在喪之例知其在喪禮未葬也童者未冠之名童而又小
故力垂蒙幼末之稱易蒙卦云匪我求童蒙童之來我蒙禮闈

昧也幼童持事多闇昧是以禮之童蒙要由禮曰夫人自稱於其
君曰小童却云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王崩未葬嗣王自稱亦言
曰未成人也子者對父之名故云繫父之辭以未成君故繫於父
不忍絕之稱也諸侯將有五等唯言公侯曰子以公侯為也信稱
在禮卿不含有侯會伯子男可也又子產云鄭伯男也使從公侯
之貢懼弗給也是公侯之誓絕於伯子男也此既言王即云公侯
是其與王相連特力言侯立稱伯子男不得同之也春秋元伯子
男在喪之事既不立稱又不得成君不知其為何所稱也然棠
栢十一弟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也鄭出奔陳杜云先君既葬
不稱爵者國人賤之以名赴則既葬稱爵未葬稱名也周康王在
喪稱子一人劉高喜康王之誥也曲禮云君天下者曰天子朝法
侯少職後政曰余一人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是禮天子自稱亦
不言小童也曲禮王曰小童必有稱之時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
但不知施何處耳如曲禮之文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則是未得
此一入而康王在喪稱子一人劉者當以諸侯列土之君將執各

得其國故正其成君之稱以答諸侯也此小童者王謙自稱之辭
非諸下所得各故經无其事其公侯曰子乃曼史書之文二者非
相對之更而并力一凡是傳通取回典之文以事彭執採耳亦言
小童是策書之例也款例郊雩烝嘗例不云地祇及禘禘者經无
其事故傳略而不言此王曰小童亦經无其事所以言之者郊雩
例多故經无者略之此王曰小童与公侯相接其文簡約經自无
更亦言而言之款例曰位跡高者事跡重之慮周於經遠故儀制
異於凡人存其實篤其志足以敘親疎之情通万夏之理而已故
諸列國之君在喪或不得已而脩會盟之事唯公侯特稱子以別
尊卑曼言獨内公侯立稱之意春秋公侯稱子皆曼其父未葬唯
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於時衛文公已葬而成公稱子
款例曰衛文公斃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
此亦備文公之好与孝子之至感人情之所篤故成公虽已免喪
而於此盟降從在喪之名故經隨而書子傳地而款之云脩文公
之好也 注肸祭至王後 正義曰傳稱天子祭于田沃瘠胙于

此天子有夏于文武賜齊侯以胙知胙是祭肉也周禮大宗伯
 以胙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云胙膳社稷宗廟之內以賜同姓
 之國同福祿也胙膳即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
 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內答天子有夏膳焉是言二
 王之後禮合得之今賜齊侯是普之此二王後也注天子之伯
 舅正姜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禮之伯父異姓禮
 之伯舅鄭玄云禮有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齊桓是九命之伯故
 以伯舅呼之注七十曰耄級等也正姜曰執言云耄老也舍
 人云年六十曰耆也郭璞云八十曰耄執言云八十曰耄也鐵也皮
 黑如鐵彼執或云古十或云八十杜云七十曰耄耄者耄之年齒既
 元明文曲禮云七十曰老老雅以耄為老故以內七十曲禮升階
 之法云陟級聚足是級為等也法荀下拜賜之勿下是進一等
 注言天心曰起正姜曰頤禮頤也楊雄方言云頤頤禮頤也中
 夏禮之頤東齊禮之頤河頤淮泗之間禮之頤魯禮之頤慎氏首
 稽矢長又有咫廣達九寸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

人之偉力法中婦人手長八寸理之咫周尺也 注小白至身也

正彘曰請自稱余者荀林名之處耳齊侯既稱小白而後言余故

解之余身叔孫文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奕曰余舒遲之身也

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為身下拜登受 正彘曰觀禮天子賜侯氏

以車服諸公身筮服加命春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

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

被侯氏降階再拜是此下拜也升成拜是出登受 注言其至縣

蕪 正彘曰蕪者縣遠之言諸子皆長而姜齊幼是大小相去

縣蕪也蕪諸孤者言并既幼韓蕪蕪於諸子之孤 已勸後言而

愛身乎 正彘曰意已勸使尊言可反後而行之得愛惜身余不

死乎 注言表至勸秦 正彘曰秦伯問公子誰恃問公子於晉

國之臣倚恃誰為內主也對言夷吾无黨无離者由无黨故往晉

易无離故此時易入言易出易入以微勸秦使納之 唯則心

利也 正彘曰唯身有則者乃已定國也詩美文王之德不記識

古夏不學知今夏常順夫之法則而行之為此行者文王之懼也

又曰人行不階差不賊害能如此者少不為人所法則言必為人
所法則也以二詩所去者无所偏好无所私惡不為忌羞不好勝
人之禮也今其以夷吾之言多有所忌多欲陵人以此而求安定
難哉今其言多忌克覆上不忘不克上既有先好先惡不覆之者
以身行忌克則有私好私惡之心舉忌克足以包好惡也公曰多
忌於人則多為人怨又豈能勝人以此乃是吾之利也无私好无
忌言文王之行也不忘不克述抑篇之義也列二詩於前以言結之
注詩大至之法 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也則法叔祐文彼鄭
箋云其力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以之是言闡行自然合
天地之法也禮記稱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合天地法者即无私偏好
无私惡之禮也 注僭包也法則 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彼
毛傳云僭差也鄭玄云不殘賊是賊為害也心有所忌則多包尾
志在陵人必多為賊害下云不忘不克覆述上文故言僭賊者皆
忌克也 注其言至吾利 正義曰心忌前人則人亦忌已志在
陵人則人亦陵已若使人皆忌之人皆陵之是適足以自害不為

勝人也秦伯聞其忌克慮其邇來害已故以不臣勝人內是吾利也 十年陸軾卓至於辱 正考曰信於齊年甚詳經以今年昏之明赴以今年軾也信林立云子卓以華是免喪始死故稱君也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信曰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死者不稱名非其罪故知稱名者皆有罪也荀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自諱里克以存君是其與殺後言本死遠謀也襄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信稱稱後君於昏獻公戒於驪姬殺適之庶荀息知其夏而為之信奚齊是其後君於昏也 陸奚齊至罪之正考曰宣四年信例曰弑君稱君之死道也稱臣之罪也里克殺奚齊弑卓子皆各里克之名是奚齊與卓子未為死道也殺大夫信言不稱名者內重眾則稱名內有罪故今稱里克之名以罪之 信陸蘇子至九年 正考曰尚書立政云司寇蘇公成十一年信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以此知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國名為蘇所都之色名為溫故溫蘇逸見於經是得兩稱故也 款加至歸手 正考曰言君今欲加臣之罪其畏死辭以罪

臣乎言必方便有辭耳 陛下圖曲沃新城 正義曰曲沃邑也
而林國者晉昭侯嘗以此邑封相叔也 國之三世武公始并晉
國圯居而就之此曲沃晉之旧國故禮之內下國也 夷吾无礼
正義曰賈逵云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无礼焉融云申生不自
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无礼杜不為注荀以鬼神之意
意難得而知夷吾无礼或非一事不可指言故不說也 神不可
非族 正義曰竹柝非我族斃其心必異則族斃一也皆禮非其
子孫妄祀他人父祖則鬼神不散享之耳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
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復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禦大
菑則祀之以捍大患則祀之若農稷為稷后土為社稷功被天
下乃令率土報功如以之後非獨欲已之族若功不被於下民者
不載於祀典唯其子孫祀之神亦不散祀族然則秦非晉彭而使
祀申生祀之大失也晉无罪而滅以畀秦刑之濫也 天豈不憐此
事而待孤突之言方改國者民之與神不相雜操事理有大故非
曲為小惠豈有一人冤枉即乞訴天受入訴辭便將滅國以吏

十一年傳天王至七世 正彘曰召武公亦名包月浩云襄王使
召云已及內史已賜晉惠公會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已飯
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死後不敬王命棄其禮也執玉卑贊其
質也拜不稽首元其王也替質元鎮元王元人晉侯元主人亦將
元之故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其言多而小異孔晁云左丘明集其
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以爲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內國語凡
尤傷國語有事同而辭異者以其詳於尤傷而略於國語詳於國
語而略於尤傷 伊雒之戎 正彘曰秋例曰諸羅戎居伊水雒
水之間者河南雒陽縣西南有戎城伊水出上雒盧氏縣熊耳山
東北至河南雒陽縣入雒水出上雒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也
河南鞏縣入河 十二年傳注楚丘至衛傳 正彘曰衛以二年
遷於楚丘諸侯自之築其城至以內之繁其邪公羊傳曰邪者
何邪也不單言衛楚丘者見楚丘未有邪也諸侯不告魯不與故不
各免經而內者其言必相承而故云內秋後衛傳 余嘉至朕命
正彘曰余朕皆我也乃女也應句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者女功

勲尚女美德埋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以礼住居女職元陽逆
我之命教令受上卿之礼 君子至宜哉 正彖曰丘明之意假
林君子論管子應合世祀也宜哉而遂不祀子孫絕滅是切善
刑驗故杜注云傳亦舉其元驗是也 注詩大至元驗 正彖曰
詩大雅旱麓之篇惟系仲易皆秋祐文系易言志度弘簡折樂
而和易也在族譜管子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皆有奇管子受
譜以為雜人則非管子之子孫也哀十六年為稱楚向公殺奇管
脩杜云管脩楚賢大夫故奇管子之後是為管子之後於奇管不後
兒也 十三年傳晉荐飢 正彖曰報天去穀不熟為飢仍飢
為荐季遜曰穀不成熟曰飢 注楚理久運入河
汾 正彖曰秦都雍今陪理晉都解陽汾理今在雍而东至弘農
華陰縣入河從功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
東行而通絳故杜云從渭水運入河汾也 十四年注涉鹿至繫
國 正彖曰公羊傳曰涉鹿者何河上之邑也較果傳曰林屬於
山為鹿沙山名也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較梁

內說也漢存元后傳稱右祖翁孺自東平徙魏郡元城委粟里
 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陽雄土火相乘故
 相沙鹿崩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值其
 地日月尚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靈即沙鹿地計尔時去聖猶近
 所言尚得其實故以沙鹿為山名依漢存為是也沙鹿實是晉地
 不言晉沙鹿者凡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之處不繫於所屬之
 國故不繫晉也欽例曰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存陳災者猶晉
 之梁山沙鹿崩不存晉也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
 災為陳災成周宣榭火害為梁山沙鹿崩山崩必有所害故所
 災所害別言之 傳注闕裡至也 正義曰元年奇所宋
 師曹師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迂之師无私焉是器用具而城
 池固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摠云諸侯緣陵不
 言其徒之之与城邢文異不具各其所城之人為其有闕也知
 闕為器用不具城池不同而去為惠不終故摠言諸侯以說之凡
 諸侯盟會不歷序其人摠言諸侯者皆是說之辭文十五年諸侯

盟于扈皆曰昏曰謀侯无邑内也十七年侯侯會于扈皆曰昏曰
諸侯无功也是其揔言諸侯皆說辭也十六年會于淮皆曰城
鄆役人病不果城而還亦是為惠不終而淮會貝晉其人者淮
之會內謀鄆且東略非內城鄆而聚會既會之後乃設城鄆而
不果本意不城鄆无可疑也先儒以為侯侯有邑疑而稱人杜
杞澶淵之會與此皆文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故叙例曰皆滅入
例衛侯燬城邢同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
也又云不昏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此皆諸侯貶之例
不稱人也侯侯在夏皆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丘
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按案生意原无所出疑諸侯而去爵稱
人量為君臣曰文非正等差之體也又澶淵大夫之會皆曰
不昏其人案經皆去名稱人至諸侯親城緣陵皆亦曰不書其
人而經稱稱諸侯曰大夫及諸侯經皆所以為別也通按春秋
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會甚多而皆无貶稱人者
蓋明曰蓋當時皆命注記之異非仲尼所以為例故也 注國

主至之徵 正莖曰成五年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力

之不舉國語出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雒竭而

友亡河竭而商亡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卜偃明

達災異以山崩為亡國之徵知其將有大咎不言知之意非未

學者所得詳也穀例曰天人之際或異而无感或感而不可知沙

鹿崩因禮期年將有大咎梁山崩則云山有朽壤而自崩此皆聖

賢之讜言達者所宜先識是說卜偃之言非後人所已測注

魏射惠公舅 正莖曰晉語云秦餞惠公命輸之粟魏射

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

至于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慶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

其評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魏射為惠公之舅也

十五年陸渚侯之五年 正莖曰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

禮也依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杜云十一年曹伯

來朝至至此乃來年五年也公十年公如齊至此則方年非五

年再朝之牽杜引之者以去朝歲亦五年故引證之劉炫云杜

杜

云礼者谓文十五年傳为礼此仍非礼也 陸夷伯至書字

正考曰公羊穀梁傳皆以晦为冥禮昏日闇冥也杜以長歷推
己卯晦九月三十日為秋值朔昏朔值晦无考例也傳稱
於是展氏有隱惠享如此夷伯展氏之祖父也大夫之論多連
字稱之不夷伯其名為何又不知今之展氏其人豈誰故漫言
祖父耳諡法安人好靜曰夷是夷為諡也伯是其字也祝文云
震勞歷振物者電陰陽激曜也然則震是勞歷而言電今擊
之者勞歷有邑有光電今之大者耳故言電今以明之玉潔
云亡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為字是大夫既没礼尚書其
字也 陸例傳至大崩 正考曰諸侯与大夫因戰而被殺
者昭二十三年傳例君死曰滅大夫死曰獲其被囚虜者大
夫生死同名皆稱為獲國君生獲則曰以既秦侯獻舞沈子嘉
胡子豹之類皆是也今此晉侯稱獲故解之不書效績晉侯
之車還澤而被執耳其師不大崩也 陸夏五至失之

正考曰相十七年已有例以重發若沈氏云彼直不書日今朔日

皆不書故重發之 注晉侯至女也 正彘曰莊二十八年傳曰

晉獻公娶于賈元子燕於舟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先言穆

姬後言申生知是申生姊也言娶于賈則是正妃杜言次妃者蓋

杜別有所見也晉世亦云申生母齊栢女也月母女弟為秦穆夫

人夷吾母重耳母女才也案傳申生之母本景武公之妾武公

末年齊栢始立不傳為齊栢女也魏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

舅二母不傳為姊也皆馬迹之妾耳 陸中大至于等

正彘曰晉語赫婁吾禮秦公子繫曰中大夫墨克與我矣吾命之

以汾陽之田百萬平却與我矣吾命之以自秦之田七十萬此外

猶變更相賂也 注河外至西南 正彘曰河自奄明而南之花

陰而東者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魏略魏

之竟界也獻公滅魏而相之今許以賂秦列城五者自花山而東

秦魏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赫許君焦瑕蓋焦瑕是其二其餘

三城不可知也列城猶列國言是城之大者解梁城則在河北唯

此河外五城之數也 注傳父之言之 正彘曰陸父以下卜冠

名知是掌龜卜者卜人當卜而今用筮知其本非所掌木也通三
易之占其封過蓋不引易文是執其所見雜占而言之劉炫云案
咸十六年筮卦過後云南國盛射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
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而去不乞通三易之占者今刪定以
為此云涉河侯車敗又云千乘三去獲其雄狐了无周易片意又
云卜徒父筮之是卜人掌筮故杜云不乞通三易而成十六年非卜
人為筮且南國盛非易辭还是周易之象不与此月利君以彼
難此而規杜過非也 注秦伯至詰之 正義曰如杜意則卜
千乘三去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
劉炫以為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魏以涉河侯車敗內秦伯車敗
又去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厲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為秦伯
車三敗也今刪定知不然者以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既云徒
車敗故知是晉侯車敗秦伯乍聞車敗禮敗在已不達其有故致
詰問也又以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厲言晉侯車有三敗
者此謂車有敗壞非兵敗也劉君數生異見以規杜非也 注巽

下艮上蓋 正爻曰艮剛巽柔剛上而柔下巽順艮止既順而止

无所爭競可以相克故曰蓋序卦曰蓋者事也 注於周云未凶

正爻曰蓋者若取周易則其克可推此不引易意不可知故杜舍

此傳文而以周易言之蓋卦彖云利涉大川往有克也秦晉隔河

往而有克亦是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不出於易蓋卜筮之存

別有雜辭此雜辭不出周易无可推而推求故去其象未闕

注內卦至晉象 正爻曰蓋之益卦從下而始故以下內內上內

外此言貞悔山知內內貞外內悔洪範論筮云曰貞曰悔是筮

之二体有貞悔之名也貞正也筮者先內下体而以上卦重之是

內內正也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從下而上物極則悔是外內悔

也尺筮者先內其內後為其外內卦內已身外卦內他人故巽為

秦象艮為晉象 注晉侯車三壞 正爻曰禮晉之車乘三度

與秦戰而敗壞非禮晉侯親乘之車也杜言晉侯車壞者成上侯

車敗之文故也且晉之車摠屬晉侯亦得云晉侯車也劉炫云此

一白是史家序克卜人之語云秦伯之車三經敗壞乃至於

韓而哥始懼

亂氣至中乾

正彖曰言馬之亂氣我疾而憤

滿陰血偏身而動作張脉動起外象有彊形內質乾竭外為

陽內為陰血在膚內故稱陰血之既動作脉必張起故言張脉

也氣憤於外內必乾燥內血力故內潤則強內乾則弱言乾竭

者竭也內乾則力盡

注九月十三日

正彖曰以經存十

一月壬戌恐與經全戌相亂故顯言之下注云十一月壬戌十四

月是也

注崑崙至得圓

正彖曰文十八年秦伯崑崙卒即

此康公也崑崙連文即言與女簡璧知弘是崑崙弟簡璧是其姊

妹也刻向列女傳說以夏云與大子崑崙公子弘與女簡璧亦以

簡璧為女也此言登臺履新是自囚之夏哀八年傳稱知子又无

道美子因諸樓臺柝之以棘以計二文知古之宮闈者皆居之於

臺以抗絕之俗未作履者履是在是之服故踐者亦林履是以

誤登臺本作履新

注免表至自殺

正彖曰初死則有免服

成則表經皆為連喪之服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

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八則婢子夕以死夕

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尤信李元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杜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尚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以辭不煩此注服虔解詎其文甚煩信李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辭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云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李元之也今定李元

作爰田

正爰曰服虔

孔晁時云爰易也當與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為易禮曰入公者今政易與所賞之衆

作州兵

正爰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壹其夫家之與寡婢其可任者州長則吾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

過飯

妹之爰

正爰曰元下震上為飯妹震為長男元為少女元說

也震動也少陰而乘長陽說以動是姤妹之象婦人德婦為故名此卦為飯妹元下震上為爰元為沃離為火之動而上澤動而下奔離之象故名此卦為爰之象也

史蘇至之虛

正爰曰易飯妹上六爻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此別

彼文而以血為益實為貶唯倒其句改兩字一加二亦取其意亦不異也二句以外皆史蘇自得卦意而內之辭非易文也易之交辭亦各有顯故去其顯曰剌也剌也賜也剌所以求血士剌羊亦先血也所以柔賜女柔也亦先賜皆所求先獲是不吉之象西方隣國有貢讓之言不可報償也婦妹者敬其與夫和親而其夫妻內賤故妹之值賤爻既嫁而更乖張猶如死助者也言夫不助妻故非貞也震變為雷之匪妻為震今為雷雷為火震變為雷是雷變為火以其雷為火為此贏敗姬言秦將敗晉也震為車上六爻在震則死其意是為車則脫其輻雷為火上九爻在雷則失其位是為火則焚其旗車敗旗焚是不利於行師若其行師敗於宗族之立邑也以其變為賤卦後就賤卦求之賤卦則上九孤絕失位是奔而孤也孤獨死也過寇難則張之孤今也過寇張弓怖懼警備亦是不吉之象姬其從姑言兄子其尚從至姑家與同處也在姑家六年其將遁亡逃故其本國而專道其家室上言將棄妻而獨飯也敵家之明年其將死於

高梁之儀筮為女而陽以卦是不吉之象 陸國易曰士女

正其曰易之爻辭死二亦字信文加之言男亦離女之亦猶男其

意同也易言血而此言益知益是血也既賜教誥文到刺也腐宰

男子之復故到羊士之功也筮筮婦人所掌故柔筮女之職也上

爻與三其位相值一陰一陽乃內相應上三俱是陰爻爻力元應

動而元人應之祈求死獲故下刺元血上承元應是不吉之象上

爻與則震震為為中女故稱女柔筮震為長男之稱士故

為士到羊王弼以元為羊之稱三也上六處卦之窮仰无所承下

又元應為女而上柔則虛筮而莫之與者士而下柔則到羊而元

血不意所命也言士發命而莫之應女柔筮而莫之與是不吉之

象服虔以高為戈兵元為羊震變為高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

重互有坎象坎為血之在羊上故刺元血也震為竹之為筮也依

變為雷之為火之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筮元實也此士到羊女

柔筮是故上六爻辭直枕上六之一爻故杜云上六元應所

求不獲故下到元血上柔元實與王輔嗣同則不須變為雷卦

自相士女之身今杜云者為中女便是批妻之後始有女乘筐之象既為高卦則上九有悲所以與易說卦不同者但易之所論為卦為爻此既用筮法震變為者故以為震雜說其理與易不同故服虔亦稱高為戈兵用妻為說也 注將也至報償

正爻曰如杜此言直以遇卦不吉則知言不可償不知其象何所也服虔以為三至五為坎之內月之生西方故為西隣坎為水兌為澤之聚水故坎責之澤之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此取象甚迂杜言應而不經此彰也 注敵妹至助也 正爻曰杜意嫁女而過駘焉之爻即是元相助也不知其象所出服虔云元內金高之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元助也 注二卦至相通

正爻曰為震與高通也震既與高通則高亦與震通言此二卦相通者與下張本震內雷之是動高內火震之高是動耳通火高之震是火性通動動明火之動熾之意 注羸秦至敗姬

正爻曰震內雷高內火說卦文服虔云高內曰為火秦羸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為羸敗姬 注輾車心宗邑

正義曰子夏易傳云輶車下伏兔也今人認之車履形如伏兔以
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土之高者曰丘艱之所聚也邑故丘猶邑也
晉語震為車也說卦離為火也上爻在震則无應故車脫輶三亦
陰爻是無應也在者則失位故火焚其旗初三五奇為陽位二四
上耦為陰位在者則變為陽而居陰位是失位也師行必乘車
而建旗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也火還害母故敗不亡國近在宗
邑也服虔云五之三有坎為水象震為車之得水而脫其輶也震
為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注此睽至之象正義
曰睽卦上九去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
弧匪寇屬婚往遇雨則吉彼文甚多此略取之先張之弧但見寇
而張弓故曰遇寇難而有弓矢之怒皆不吉之象服虔云坎為寇
內弓故曰寇張之弧注震為至曾泰正義曰親親云父之
婦妹為姑女子禮弟才之子為姪是親我姪者我親之姑注甫
七至懷羸正義曰栢十八年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各亦通言

耳夫謂妻為冢棄其志謂棄其妻故曰懷羸也子圍以十七年
質于秦二十二年逃歸是六年乃通也 注惠公亡故此

正年曰圍以二十二年故二十三年惠公死二十四年二月殺懷
公于高梁是為惠公死之明年也此筮之意言六年通明年死
則是逃歸之明年而去惠公死之明年者以二月即死也反正言
之猶是逃歸之明年也但周正已改故以惠公證之耳春秋筮夏
既多以占最少其象故杜囿而明之云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周
易則不可得知亦意所取不在因易若冬皆附舍爻象以求其夏
則象非其類幸非其害全精虛而不經故略言畝趨而已不巳冬
得其象也陰陽各以內筮則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時日王相
禮也 韓簡曰何益 正年曰卜之用龜灼以出兆是龜以全
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著蓍以內卦是筮以陰陽著筮年
之數而告人也凡是動植毛髮之物之既生訖而後有其形象既
為形象而後滋多之而後始有頭數其意蓋龜以象而示人筮
以數而告人惠公之意以先君若從史蘇之占不嫁伯姬於秦已

便不及此禍尤先君不從卜筮也韓簡之意以爲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猷公盛適立廢之數德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數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數德有其象數筮筮後而知國祿女於秦見於著兆故云史蘇是占縱使當時不從何能如益此禍明禍數既定筮筮知之陰之不已損不從不已益也

注言龜之益禍

正彖曰理象生而後有數是數因象而生也

若易之卦象則因數而生故先揲著而後得卦是象從數生也上云龜象筮數下直言數不言象者上揲論卜筮故筮筮並上言者

時唯筮伯姬故下直言數耳

詩曰由人

正彖曰詩小雅

十月之交篇也下民之有邪惡故孽非是下自上天今小人傳

書之相對譁語皆則相憎主於競逐爲鬼者由人耳因以諷諫惠

公言善惡由公耳

注德惡至內陸

正彖曰德訓惠也隱蔽

之惡不見於外非法令所屬繩也其人善考非刑罰所已加也忽

相震破其廟乃是嵩冥加罪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故章其

夏以感動穢力之人使自懲果也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知此

勃以懼惡人也中下之主亦信此妖祥之夏禮身內惡外神必
加禍以此不妄動作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故云神道助教唯以
夏內原因此遂汎解春秋禘有妖祥之夏皆為此也 注云言遷
至之功 正義曰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知不然者呂甥之
言勸秦伯而納晉侯假稱君子之意若納晉君可以與齒一役之
功故深勸秦伯若直論韓戰之役於秦未有深利何肯納也故
杜別為其說劉炫以服虔規之云於理亦通未為然也 注唐
叔至虜兄 正義曰唐叔晉始封之君晉世亦文也忠也家云箕
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為文也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
為紂之德父服虔以為紂之庶兄既无正文各以其意言耳
歷檢諸存不見箕子之名唯司馬彪注莊子云晉餘箕子名不
知其然否

書經卷第十一

集賢堂奏第十二

倭云

國子祭酒上議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

穎達

等奉

勅撰

十六年注墮落至而書 正者曰墮落釋帖文公羊傳曰曷為先
 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開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墮墮
 見先後而祀之也傳林墮星也則石亦是星而与星墮文倒故解
 之彼見星之墮不見在地之驗此見在地之石不見始墮之星史
 各極更而書故文異也三十三年書墮霜者亦見在地之霜不見
 在天之驗故書上言墮与廿月也星石霜言墮雪電彗言雨者
 其狀似雨者縣雨不似雨者曰神墮 注是月之故書 正者

日月令諸言是月皆是前夏之月知此是墮石之月也石頂鷓退
 俱是東夏相類而月外告故重言是月嫌月日也告者不以鷓
 退之日告故言是月以異之鷓水鳥者相仿內然然秋考異
 都云鷓者毛羽之類生隄而屬於陽洪範五川仿曰鷓者陽禽
 鷓字或作鷓廣志云鷓古退也者今以其為由私類莊子云鷓之

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
凡雌柔下凡剛亦孕是也鳥舌不巳自退信言凡也是鳥高舌過
風而退却也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鷄徐而察之則退是也
亦隨見先後而書之魯史而記宋夏知知其宋人以為吳者於諸
侯故書 陸稼字至書自 正彘曰季夏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
遂叔肝之類皆名字及舉劉焯以季為氏而規杜包非也焯云季
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陸稼准郡左右 正彘曰准水發源
入海其路甚長舍于准者必是舍于水旁不得舍于水內杜欽
指其處元以可明故去陸准郡左右 信 陸祖 言之陸星
正彘曰下云凡也是風使鷄退也若直言星也則嫌是星覆若陸
故重言陸星以明所隕之石即是星也易林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則星之在上其形不可知也古今之說星隕星地皆言內石覆吞
在地之驗故言隕石信未在天之分故言隕星不知星之在上其
形本異石也內者既隕始變為石星質不既難得而知 陸祥吉
司所在 正彘曰中庸云國亦將與必有禎祥國亦將亡必有咎

孽則更之先見善惡異名者之先究謂之祥凶之先見理之致此
總之祥者彼對文耳各序云毫兩祥未殺共生于朝五行傳青
祥白祥之類惡更亦稱為祥也總名凶問是何祥也吉凶惡
在做社并以吉凶辭之言吉凶先見皆由祥也襄公以內石墮鷄
退乞為禍福之始故問其兩至蓋為慮其在已故問之 注魯喪
之知之 正身曰此三者叔興止言其更不說知之所由或觀政
教刑法或他更到有巨驗故云別以政刑他古知之言知之不由
石鷄也劉炫云政者若周大夫入陳竟見管職不俟君臣南冠如
夷氏知簡夾將亂子貢見公執玉早知其替死也刑者若夾壽忌
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者凶有二陰陽綱序四陽至燭付吉也
陰陽錯逆者暑者失度凶多疔疫五殺不登付凶也父慈子孝君愛
臣忠人告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 注言石玉
告人 正義曰劉炫云言是陰陽之更也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
順序則物皆履性必元妖異故云陰陽錯逆而為非人吉凶所生
也傳稱災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也則妖災生從範

谷傲曰狂伯而若之彭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
錯逆非人取生者乃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外
所致裏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禮既有此異將求始者
凶故春云是乃陰陽之是非將求者凶所生言將求者有吉凶悞
以石鶴之異耳非始徒石鶴而出也裏公不知陰陽錯逆乃既往
之咎乃禮將求者凶出石鶴之間是不知陰陽而問人復故云
君失問也叔興若以實對面云由君愆失致有凶異今乃別以政
刑他占橫說存亂魯喪自以對非其實恐有有穢而說故退而告
人以凶言也服虔云鶴退風各君行所致非者凶所隱生裏公
不問已行何失而致凶變但問吉凶尊在以為石鶴退吉凶所
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利炫用服虔有祝也今刑定以杜注云石
鶴傷陽錯逆而為非人所生則陰陽錯逆自無有凶非由人復之
失致凶錯逆又吉凶不由石鶴所生故將云是陰陽之變非者凶
所生是吉凶不由石鶴也今不由於人則吉凶之來則由人行得
失耳故叔例云或異而先感或感而不可知如此之彭是也其將

之仇則效災生階龍曰狂怕雨若此皆假之陰陽以內勸戒神道
助教非實辭也但聖賢之說未知孰是故兩載其說以俟後賢
注積善足以對 正彖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易文之文也言將
來者山由人行所致行善則有吉行惡則有凶吉山自由於君不
從石鶴而出吾不敢逆君之心故假他占以對之 陸狐廚心入
門 正彖曰沚水陸平揚南流折而西入于沚臨沚縣在沚水北
狐谷疑是狐廚乃在縣之西北則狐廚受鐸皆在沚北秋自北而
侵南陸沚水之于昆都之在陸南也 十七年陸項國至禕之
正彖曰知非師少不言師而言禕之唐沈云襄十三年傳云用大
師寧曰滅此旣統滅故知用大師則炫云柔信舟人以為討之其
說固非討用旣不豫滅何以禕師炫謂將卑師少私人不可自
言舟人故不稱師炫不達此旨以內將卑師少以規杜包米也
夫人之于下 正彖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才不踰閭今本會
齊侯曾統文者凡夫人之行禕禮失禮直書其直善惡自明故
於文志死喪敗法時公自奔人所止夫人會以釋之能禮禮不

合聚賁 姓与依心以名 正亥曰元羊盟于葦三年出子友如

存唐盟五年于首止七年于霁母八年于洮九年于葵立十五年

于杜丘四年与屈完盟于石陵活活皆在公亦与享故为八也同

盟相赴以名主理苟时雨君但与其父盟亦得以名赴其子耳与

依盟既多故不依通数在阙也 依注已十心曰孕 正亥曰十

月而产孺人大期又高锦云人十月而生故知已期已十月也蜀

林孺孕不育说文云孕懷子也 注国養之曰妾 正亥曰昭七

年信曰馬有圖牛有牧肉則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是也 痛有

已諱之也 正亥曰实无诸侯之事而言己自舍者高似有诸侯

之夏焉 注乘巫曰易牙 正亥曰因礼常食之膏有肉乘外雍

此人乃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 十八年陆狄拜礼亥也

正亥曰决上狄救舟不林人也於例贈甲师师甲师将甲师少称

人理中文诸侯之例此林邢人是将甲师少者乘狄既无爵余

非有君臣之别文多称我称狄令君臣同文或单称狄或林狄人

是心史異辨非褒贬也穀梁信曰狄其称人何也善累而後逐之伐

衛所以救齊也其意以內上已救齊今後伐衛救齊故遣之稱人
尤氏元此故由史異辨 信注整金利 正義曰考工記云吳
越之劍曼也 十九年注稱人元陸赴 正義曰此云宋人執滕
子下云邾人執鄆子二君於信元不道之狀而皆稱人以執是宋
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武告故史隱而書之以示虛實執例曰凡諸
侯先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時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
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有夫子因示虛實故信隨
而著其本欲以明得失也滕子即子皆稱人見執案欲重二國之
罪故以不道赴或名或不名陸所告之文也信具載子與之辭
以處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杜言書名陸赴者陸侯被執其罪
與不罪直以執若稱人稱侯為異信例不以書名為義釋例曰
欲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言執其侯也
其意言被執已是罪賤書名更无可加故不復以名為義既不以
名為義而被執者有各與不各知其陸赴也 注曹虫元見圖
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決侯之舍侯伯致禮地主歸餼栢十四身

公舍鄭伯于曹信曰曹人致餼禮也蓋秋法舍於國都者即以國
都名爲舍地之主不序於列此舍地於曹南則在曹之都也在曹
之都而曹人在列是曹與曹盟而心猶不服秋宋人用曹信曰討
不服也以不服而被圍知此地以曹南師是不服之狀明是不肯
致餼无地主之禮以此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以秋見圍知以時不服故注言之 陸不及之如舍 正義曰秋
徒盟于曹南鄭子欲往舍之未至於曹 陸徒既罷以邪既盟訖故
如鄭舍之本意欲往舍盟未之於曹 陸徒已去其寔之於鄭國
故得舍盟于邪言其意欲盟也二十八 年踐土盟下去陳侯如舍
彼陳侯也舍所以不之舍所故吞其研之而不言如舍襄七年鄭
之舍下鄭伯駘頑如舍未見陸侯丙戌卒于鄭亦不之舍所而云
如舍者其意欲舍而在道身喪故亦吞其研之也與此月但卒
執夏異故文異耳鄭子不及曹南而至於邪國蓋柔公知其在于
邪故使邪子執之 陸稱人亡他命 正義曰昭十一年春蔡
世子友用之與此執鄭子用之皆惡其无道直各用之言其若

用畜牲所以惡楚宋也惡吳而以特自用而文者南面之君善惡
自專不得託之他命夏實惡宋亦所以惡鄭也特稱用之于社而
經不各于社故云赴不及也劉焯規已云執秦在子友用之不言
岡山片何須云于社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
社今鄭子既同畜牲而用南云鄭人用鄭子于社今不云于社故
知赴不及則昭十一年執秦在子友用之亦赴不及也注地於之
與盟 正彘曰地於齊者言即以齊為所盟之地也特稱陳穆公
請脩桓公之好而為此盟明是齊亦與盟地於齊而齊不存法
盟會以國都而地主不列於序者地主亦與盟會時以此而知之
耳 注以自乞惡梁 正彘曰梁使受命天子為地建國元相滅
之理此以自乞而文不存所取之國以為梁國自亡非後取者之
罪所以隱惡梁耳非言秦降滅人國也款例曰作豈不對則怨譴
動於民彼梁伯者虛興死虞之功詐稱先害之寇遂溝其宮以
盪百姓之心闢大國之志是妖讖之先徵自乞之實應故不言
秦滅梁而以自乞為文 傳缺以屬秦矣 正彘曰屬訓聚也殺

鄭子以懼東夷備車夷聚來歸已也齊桓以德屬諸侯諸侯聚

燔齊桓 注雖水之用祭 正義曰穀例曰外水自滎陽受河雖

水受於東垣陳留梁國蕪郡沛國彭城縣入泗凡水皆從水

裡之受流歸他水裡之入漢各之例為然言此後所出雖從水出

也亦謂水旁也下云用猪淫昏之鬼則此祀不在祀典故云以水

次有妖神妖神而謂之社傳言以屬東夷則以是東夷之神故言

東夷皆社祠之利燭去柔昭十年季平子成宮獻俘始用人於亳

社彼亳社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然蓋

彼傳去始用人於亳社故知時來不用以云彼邾文公用鄭子于

次雖之社既不言始明知旧俗用之則取彼而規杜邾非也

注司馬之用馬 正義曰尔雅教畜馬牛羊豕犬雞禮之六畜用

禮之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牲其實一物也此云六畜不相為

用唯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為用彼注不云馬而以其餘畜之為

其類為祭祀所用彼片月也因禮校人等祭馬祖鄭云馬祖天

駟也春經祝曰房為鳧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牛一丈而已以外

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為何神也禮者祭馬先不用馬略舉一隅批
有文者言之耳况氏云春秋祝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
馬祖彭之此等各有其祖 小事不用大牲 正彖曰雜記言魯
廟用羊門大室皆用雞德十一年僖林鄭伯之詎使卒出殯行出
犬難加以之彭皆是不用大牲也 陸三亡國魯衛邢 正彖曰
弃播云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死嗣相公使高子存
之狄人攻邢相公築夷儀以封之狄人攻衛人出庐于曹相公
城楚丘以封之是也衛則狄滅之矣魯邢不滅而言亡者美大齊
相之功耳 二十五年陸魯城之文也 正彖曰魯城南門本名稷
門今新作者新借彼稷門更令高大因改名高門以復非有所
魯人相信云然今時魯人其言猶如此也訂者易曰之意作者與
夏之辭皆是更造之文也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本言作有
新亦故為以言以異之秋刑曰言新竟亦起之言作以興事通理
興起功役之事想而言之不後至別國旧与造新也 注鄭燧性
固 正彖曰二十四年僖富辰所云郟之初封文王之子嗣羊

之才以後更无所聞唯以年一見而已无时君謚号不知誰滅之
注西宮也古年 正考曰穀梁以西宮為閔公之廟礼宗廟在尤
不得称西宮也公羊仿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为禮之西
宮有西宮則有東宮是以注取公羊内說故云公別宮也 仿注
門户之例 正考曰仿唯言啓塞從時不知啓塞之言意何所
禮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鑿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之而冬修鑿
閉從時使此時也仿既云作門不時更發從時之例則啓塞之車
尚是城門之類安得以內闔扇鑿閉細小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
仿何以不言孟冬而直云從時知從何時豈立明作仿不待月
令而後明哉故杜更内別說魚杜之言亦无明證正以門户道橋
所以開人行路故以為橋城郭橋塹所以障蔽佳來故以為塞豈
言无所執而理在可通此二夏者皆官民之所開閉終尚須之不
可一日而闔言從時者特從壞時而脩之不得拘以上功时月也
以新作南門者尚时不是傾壞依云豈脩飾使高大耳非開閉之
急得待土功间月今以日至之後興造此門故以土功之制說之

去春不時也。俗既說依公作門不時嫌門戶牆塹之類。交急之事
亦寺土功之月。故別起。後時之例。言。禮。是。不。須。待。時。其。躬。作。門。須
待。時。耳。杜。云。城。郭。謂。之。塞。亦。得。後。壞。時。而。治。之。所。以。寒。秋。築。城。每
云。春。不。時。者。謂。非。因。破。壞。而。輒。脩。理。故。理。之。不。時。叔。例。曰。門。者。道
橋。城。郭。牆。塹。官。民。之。開。閉。不。可。一。自。闕。者。也。故。特。隨。壞。時。而。脩。之。
皆。當。其。時。而。說。不。必。用。土。功。之。常。時。也。故。俗。既。曰。春。不。時。又。曰。禮
塞。後。特。重。發。以。明。二。義。其。他。急。夏。亦。包。之。也。魯。城。南。面。三。門。隱。公
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依。公。意。更。修。治。高。大。稷。門。非。禮。塞
之。也。而。以。日。記。之。後。興。功。故。經。春。塞。曰。春。不。時。吉。失。土。功。之
時。也。禮。塞。之。夏。猶。得。後。宜。而。脩。之。二十一年。淫。雪。不。止。不。收
正。年。曰。喜。秋。之。例。早。則。猶。雪。之。必。為。早。而。極。或。春。雪。或。書。早
者。雪。而。得。雨。喜。雪。有。益。春。雪。不。春。早。雪。不。得。雨。則。書。早。明
災。成。計。時。雪。不。獲。雨。故。書。早。也。周。之。友。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
也。在。時。方。數。下。種。以。月。不。雨。未。乞。成。災。而。書。友。大。早。者。以。後。實。得
少。雨。而。終。是。不。堪。生。殖。後。夏。及。秋。五。極。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扱。最

旱之月而昏之故昏也。大旱也。則炷去。大旱而不昏。飢者。飢也。既而不昏。故不昏。飢。陸諸侯之法。侯。正義曰。法侯之被執者。皆不昏其親。而公不昏。又不昏。故魯史不得書之。此由公往與盟。見其得教。故書之。耳。文七年。公舍諸侯。晉大夫盟于危。傳曰。公法之。故不書。舍。凡舍。諸侯不書。所舍。侯也。後元不書。其國。辟不敵也。此盟而摠言。諸侯不書。其國。似是公之後期。故解之。魯先不屬。楚公季元舍。期。問盟而性。故書。公舍。法侯。非。後期也。公非。後期而摠。昏。諸侯。者。此則舍。孟之法。侯也。一。復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禮。前已。歷。序。故。後。摠。言。耳。非。內。魯。公。喪。文也。傳。陸。巫。尪。元。禁。之。正義曰。同。禮。女。巫。職。云。早。曠。則。雩。寧。以。以。內。早。祭。焚。之。故。知。巫。尪。女。巫。也。并。以。巫。尪。內。女。巫。則。尪。是。常。弱。之。稱。尪。以。女。巫。尪。弱。故。稱。尪。也。或以。為。尪。非。巫。也。巫。是。禱。神。之。人。尪。是。瘡。病。之。人。二者。非。一。物。也。尪。是。病人。天。恐。雨。入。其。鼻。傳。有。以。說。不。出。傳。記。或。有。然。故。兩。解。之。也。禮。弓。云。歲。旱。糝。公。召。繇。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糝。者。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

子虐先乃不可与郑玄云起者面卿天觀天哀而雨之又曰然則
吾欲暴巫而奚若郑玄云巫主接神亦觀天哀而雨之彼欲暴人
疾而求雨故却去以爲觀天哀而下雨此欲燒殺以求雨故杜以
爲天哀之而不雨意異故解異也礼記既言暴起又別言暴巫云
起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則起是病人或說是也 注穡儉也

正莖曰穡是愛惜之義故力儉也裏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五穀不
升謂之大侵云云之礼君食不兼味其室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
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曲礼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
祭肺馬不食穀如此之類皆是務力儉也務力儉穡而修城郭者
服虔云國或凶義則先道之國乘而加兵故脩城郭力身備也

注此邦之徒反 正莖曰黃夷猶反舜典文猶訓力乱故云乱法
友也此庄引昭二十三年傳尚云叔怪始曰備檢古寺侍作豹字
蓋主後即寫誤 二十二年注須句之須句 正莖曰上侍云須

句于則須句于舊故云虫虫別國而不自通爲魯私屬若襄公
之屯鄆國屬魯故知如顯史之以略不備昏也 一侍其礼先七

矣 正考曰其中國之礼先亡矣 歷允姓之并信 正考曰

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棊杭于四裔故允姓之芒居于瓜州伯父惠

公神自秦而誘以茅是此戎內允姓也彼陸云瓜州今敦煌則陸

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從之伊川後以陸渾內名故至今為陸渾

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治也

戎內事有言驗者蓋今之遷戎始居被髮秦野之處故月

注婢子婦人之卑稱 正考曰礼云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也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是婢子為婦人之卑稱 詩曰孔云

正考曰詩小雅正月之篇也毛傳云洽合隣近云旋也言王者和

合親比甚近親則昏姻甚迴旋而相歸附其詩之意欲令王親

以及遠 敬之也易哉 正考曰詩周頌群臣進戒成王之辭

言內國君者宜敬之哉敬之哉天之道唯明見思言天之臨下

善惡必察奉天命也易哉言其奉天命甚為難逢蠅蚤十有

毒 正考曰說文云逢蠅飛出蟻人者也蚤毒虫也方言云燕

趙世逢蠅為蟻蟻其小者理之蠅蟻通俗文云蚤長尾理之蠅

毒傷人曰蛆勇列反字或作折虫 性宵吮整 正彘曰說文云曹

兜整者鎧也各倍皆云曹元兜整之文言兜整舉今以晚古蓋

秦漢以存銘 注門官之也 正彘曰月礼虎賁氏皆率先

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舍月亦初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

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諸侯之礼亡其官属不可得而知以門

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數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近公

故冬死也殲尽款祐吏舍人去殲衆之也 不鼓不成列

正彘曰軍法鳴鼓以戰因裡交戰為鼓彼不成列而鼓以擊之是

詐以求勝故注云恥以詐勝 具今至吾敵也 正彘曰言用兵

之法前敵元門強弱不可遺也且後若當強者還為已害故曰是今

之陳上不被損傷材力強者皆已與吾相敵若其不殺還生害

我是以蚤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恩彘於二毛之人 蚤及胡

者 正彘曰謚法保民者艾曰胡是老之稱也款 祐云耆壽也

舍人曰耆靚也血气精花靚端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耆面

如凍梨色似浮垢老人壽徵也 若髮之服焉 正彘曰如猶

不如古人之語然猶似敢即不敢若受彼重傷則不如本勿傷之
 若受其二毛不斃傷害則不如早服降之何須與戰注鼓以心
 色氣正義曰言金鼓以色氣理金鼓佐士與之色氣下文色

盛致志者禮士歟由閉金鼓色氣滿盛色致勇武之志以較手
 前敵為此前敵儼嚴未陳鼓而較手之可也注不言金鉦以金
 有止衆之時不是全故也因札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色

以節色系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鑄和鼓以金錫節鼓以金
 鏡止鼓以金鐸通鼓是鑄鑄鑄皆助鼓以色氣其鏡則鳴之以
 止鼓大司馬教戰法布云三刺之後乃鼓退鳴鏡且却哀十二年

傳昏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不聞金言將死也是金有止鼓之時非用以色氣注不言金見此
 意也注楚子之知地正義曰以革是楚姓姜是奇姓故云

楚女奔女母亦死元明文言之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
 礼无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禮不如礼也注師縉毛截耳
 正義曰昏傳所言師曠師縉師縉之類皆是系師知此師縉亦

乘師也。教祐云：俘取也。馘獲也。李巡云：囚敵曰俘，伐執之曰取。郭璞云：今以獲賊耳為馘。毛詩傳曰：殺而馘其耳曰馘。鄭箋云：馘所格者，左耳也。然則俘者生執囚之，馘者殺其人，截取其左耳，款以計功也。
注闕門限 正義曰：教官云：棟梁之闕，孫炎曰：棟門限也。經傳注皆以闕為門限。禮門下橫木為外內之限也。
注用上至禮畢 正義曰：周禮大司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案後禮主人酌以獻賓，合酢主人，又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九獻者，九酌而禮始畢也。楚實子爵以正朝，王自許，故却以極禮待之。注庭中至百也 正義曰：饗禮既亡庭，實所有及所加筮豆，无以言之。然却注周禮享禮兼燕禮食禮，與飡禮略同。掌客云：饗餼之禮，其死牢如殮之。陳上公飡五牢，飡一牢。陳在西階之前，正鼎九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饗。北南陳又有陪鼎三，腳鼎一，在牛鼎之後。臠鼎一，在羊鼎之後。臠鼎一，在豕鼎之後。腥四牢。陳於東階之前。牢別九鼎，无陪鼎也。侯伯飡四牢，飡一牢，腥三牢。子男飡

三牢饔一牢腥二牢其陳列時如上公又上公醢六十雍岳後陳於
 庭碑東醢六十壘後陳於碑西侯伯醢醢百壘子男八十壘岳其
 陳如上公又上公未有二十壘橫陳於醢醢之間侯伯百壘子
 男八十壘陳如上公此煢禮庭實之物饗飭亦然享客上公豆
 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邦注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
 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
 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然筭數亦然其筭豆之物者周禮筭
 人掌四筭之實朝夏之筭其實楚蕒白黑形鹽臠鮑魚鱸饋
 食之筭其其實栗栗桃乾穰榛實加筭之實蕩芡栗脯羞筭
 之實糗餌粉粢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其實韭菹醢醢
 昌本穰醬菁苴沮鹿藿苽苴麋鬻饋食之豆其其實葵苴羸醢醢
 脾析蠶醢蜃蟻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苴兔醢陳蒲醢醢醢
 菹菹雁醢筍苴魚醢羞豆之實醢合糝食以等所陳虫而祭祀
 下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与祭祀不異故三十羊饗食有昌歠白
 黑形鹽公食大夫礼亦有昌本之属此云加筭豆六品必是此

等之物但借文不具先以言之 二十三年注三月盟

曰茲父以九年即位其年盟于葵丘十五年于杜丘唯与魯同以

二盟而已云三者并教盟于薄叔宋公也案經盟于薄始云叔

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未得与盟而教之者以凡盟之法皆舍

其前惡結其後好故宣十五年楚人困宋圍後始盟及城下之盟

皆是其事今叔宋公之後恐楚人伐宋公恨楚故盟以結之若

未叔宋公之前何須盟誓但經文勢顯公舍之事故盟在叔前則

焯以宋公不与薄盟而規杜氏非也 楚人伐陳 正義曰借稱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是楚之貴鄉也而稱人者叔例曰楚之君

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昏自生異同

猶秦之僻陋不与中國準故成二年以上春秋未以八例也如杜

彼言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人耳 借注名昏之罪也 正義曰

策簡策也簡形体也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昏已名於策以明繫

屬之也并則屈膝而委身体於地以明敬奉之也名繫於彼所更

之君則不可以貳心辟罪教玷文 注成公之明之 正義曰何

休膏有難无氏云杞子卒豈為用夷礼死乎故解之此杞成公始
行夷礼以終其身故於卒歟之卒者人之終於終歟之見其終身
行夷礼也於特杞實稱伯唯此獨稱子是仲尼以文歟之林子歟
之而曰子者曲礼曰其在東夷北秋西戎南蠻蠻大曰子四夷之
君爵不過子故歟之力子言如夷狄之大國耳 不昏重故也

正茂曰隱七年已相例矣今重發者穀例曰杞侯降爵嫌有異
月故倍重發不昏之例又更發凡者以明蠻薨赴有法若或違之
國史亦兼告而昏不必改正也赴以名則亦昏之者禮諸侯蠻不
同盟或以名赴也不然則否辟不敬者禮蠻同盟而赴不以名則
亦不昏以審違謬也 享其生祿 正茂曰人以祿生故禮之生

祿 注昏臣至大功 正茂曰昏氏也臣名也昔有曰邑蓋食采
於曰邑字季子而力司公之官故名氏互見也不言狐毛賈佗而
獨舉此五人者賢而有大功故也顛頤歸晉尋即被戮而言大功
者為內從亡之時有大功也晉語林公子七年賈佗令非不與蓋
傳文意之所在便身言之未必五人皆賢於賈佗 注庸魯之隗姓

正弔曰成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欲如荀曰討赤狄之餘豈
彼言赤狄之餘知是赤狄之別種也如曰叔隗季隗知內隗姓也
乞食乞穀之 正弔曰晉語云已五鹿乞食於野人々々舉塊以
與之云子恣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寧天幸必
象十二年必獲以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鷄尾其有此土乎
天以命矣核於壽星獲於法侯天之道也由是昭之有此其以
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誓首爰而載之及存至殺之 正弔
曰晉語云存侯妻之甚善晉有焉二十乘將死於存而已曰民生
安矣孰知其他栢公卒孝公即位法侯叛齊子犯知存之不可
以動而知文公之安存為終焉之心故行而患之與隱者謀於柔
下驚妾在焉莫知其喜在也妾告姜氏々々殺之 醒以戈逐子
犯 正弔曰晉語云逐子犯曰若先所將吾食舅氏肉其知
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先所將吾未知死所誰乞與豺狼爭食
若克有成公子死而晉之柔嘉是以可食偃之肉腥腫將焉用
之遂行 及曹刖觀之 正弔曰斷其裸以上為句裸禮赤体

先衣也駢者非裸不見故欲觀其裸伺其浴乃逼迫以觀之晉語
云曲共公閱其駢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
孔晁云謀候也微蔽也注薄迫也駢背合幹 正義曰薄者逼迫
之意故力迫也祝文云駢背并幹也助背骨也廣雅云背幹禮
之助孔晁云閔公子背幹是一骨故欲觀之通俗文曰腋下記之
者如此諸說則背是腋下之名其骨禮之助幹是助之別名駢訓
此也骨相比迫若一骨然 天之所符 正義曰啓開也凡是天
開道者非人所乞及欲令却伯禮之 天其或者 正義曰天意
不可必知故言或者禮天意或當然也 男女至不蕃 正義曰
禮取妻不取同性譬違禮而取故其生子不蕃也 菑菑息昌盛也晉語
曰同性不昏懼不殖也又曰異姓則異德德之則異類之之畜道
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性則同德之之則同心之之則同志之之
畜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之亂育失之育滅姓是
故取辟同性畏亂失也周禮不得取同性被遂演說其意耳未
必取同性者皆滅姓也 注國語云知才 正義曰晉語云僇負

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陸之可謂賢乎
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孤偃師車趙襄
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詰焉僂負
羈言有卿才公孫固說甚名氏知是一物故并引之 注弭弓至
逐也 正彘曰鞮器云弓有緣者理之弓无緣者理之弭者巡曰
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
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二說皆反俱以弭為弓末也詩云載
囊弓矢則弓矢所藏俱名囊也昭元年荀偃奉註明云垂囊而入
注云示无弓則囊亦受弓之物方言云弓藏謂之鞮此囊鞮二
物必一弓一矢以鞮是受弓故云囊以受箒因對文而分之耳
孔晁云馬鞭及弓分在兩手欲辟右帶囊鞮之文故云无鞮
廣而心已力 正彘曰廣大者失於奢僭故美其已儉也文華
者失於傲慢故美其已有禮也 已敬者失於褊急故美其已寬
容也忠誠者未必有力故美其已勤也 已四者每兩事相反而
美其已兼有之 注匣汝之滿也 正彘曰說文云匣似美料

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注曰水滂且然則匿者盛水器也
盥禮洗手也故謂澆水也懷羸奉匱盛水為公子澆水令公子
洗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滌汚其衣故云揮滌也注去上之
謝之正步曰晉語說此事云公子欲辭曰空季子之犯子餘勸
取之乃飯女而納幣且逆孔晁云屏懷羸更以告妾禮迎之也服
虔云申意於楚子申於知已降服於懷羸屈於不知已注六月己
於此正步曰杜言全引待篇者多取首章之義則炫規也云
素步杖賦詩有素步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故襄二十七年
公孫段賦素履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云金戶
賦大明之首章既精言首章明知拳篇名者不覺首章今刪
定知不然者以文四年賦湛露云天子商陽又文十三年文子賦
四目是皆取首章義取餘章者皆皆指書其率則賦載馳之四
章綠衣之卒章是也所以令尹特言大明首章者令尹意特取
首章明德故特指首章與餘別也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
非是德皆如此列以素步杖賦詩有不取首章以規杜氏耶也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郟

正義曰出居實出奔也出禮出畿內

居若移居然天子以天下為家所在皆屏安居故為天子別立此

名欽例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借曰凡自周先出今以出居為名而

不昏奔殊之於別國 傳注羈馬羈縶馬縶 正義曰說文去羈馬

給頭也又曰馬絆縶係也少後云犬則執紼牛則執紼馬則執勒

服虔云一曰犬縶曰紼古者行則有大杜今正以紼為馬縶者紼

是係之別名係馬係狗皆得稱紼彼對文耳敬則可以通迤於天

下用馬為多故主於馬耳 注子祀至微月 正義曰諸言有如

皆是誓辭有如日有如月有如水有如土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

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

心意亦月也 夫袿猶在 正義曰夫辭也彼時斬袿之恨今白

猶在 蒲人乞秋乎 正義曰言獻公之時君內蒲邑人惠公之

時君內秋國人余未車君何相恩義於君享今君即位其死蒲秋

年言有人在蒲在秋為君猶是也 行者之刑臣 正義曰公言

如其行乎欲使之出奔也公若反齊桓念曰惡則出奔者甚多

矣豈唯刑臣一人乎言畏罪者皆將去 注新有至紀綱 正

曰新有呂卻之難困未輯睦恐晉人情不可信故秦伯以兵衛文

公也說文云綱維紘總也紀綱別也則綱是維之大綱紀者別理

絲縷諸門戶僕隸之吏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為紀綱理力之有

領主帥也 注躬須至小吏 正義曰一曰里鳧須者史記禮之

里鳧須與傳文不同必有一謬故辨出其別不敢正之鄭玄周禮

注云警柔冠者之官名 沐則心覆 正義曰五年昭云沐則低頭

故心反覆也 下義心處矣 正義曰在下者以貪天之功而立

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在上者以立君之勲賞盜天之罪是上

賞其然也居下者義其罪是下欺上也居上者賞其然也是上欺

下也如此上下相欺象難可與並居處矣 大上之及也 正義

曰曲禮云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報者去以大上力帝皇之在其次

謂三王以來則以大上其次功在代之先後也襄二十四年傳曰

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以立德謂黃帝堯舜之功謂禹

稷立言謂史佚周任則以人之賢愚為上次非後羊代之先後也

然則大上謂人之最大上上聖之人也以德抚民唯志是用不簡
親疎也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於遠人為下周
公親之之孝也周公亦是上聖不以德而先親者制法為後
不獨為身聖人之身不恃親也昔周之胤也正考曰伯仲叔
季長幼之次也故通謂國表為叔姪將亡為季也昔周公傷彼
殷二國叔姪其親戚令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臣輔之於滅亡
故封立親戚為諸侯之君以為蕃籓屏蔽周室言封此以下文武
周公之子孫為二十六國也此二十六國武王克商之後下及
成康之世乃有封建畢矣非是一封封建非盡周公所為富辰
以其夏為周公者以武王克殷周公由輔又撰政制禮成一代大
法豈非悉周公所為皆曼周公之法故既之於周公耳昭二十八
年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之祚之國十有五入姬姓之國四
十人被言由其克商乃得封建兄弟故功於武王耳亦非武王之
時已建五十五國其後不復封人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昔武王克
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才以蕃籓周昭九年傳曰文武

成康之建母才以蕃屏周則康王之在尚有封國非祗周公特也
 且見於經傳者管叔蔡叔霍叔周公撰政之初以流言見黜則
 三叔之國已足武王封矣尚存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時始封康
 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之月始封伯禽于魯書書傳稱成王前
 桐葉為珪以封唐叔如此之類不得為武王封也凡將邢茅昨
 蔡國公之胤也豈周公自封哉國為成王即政之後或至康王之
 時始封之耳 注平陽至兄弟 正義曰平陽但見悼往之辭咸
 訓內皆故內月也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
 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也彼叔在謂三代
 之末在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在也二代之末疎其親戚以至滅
 亡周公創其如此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才以自蕃衛也
 蕃屏者才也以遠使與京師作蕃屏也鄭賈逵皆
 以二叔為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
 詩箋亦然至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
 以為反殷叔在故杜同之 注十六元縣東 正義曰文之昭者

自右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有穆故文子而昭武子而穆昭
二十八章為稱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
說異耳非武王時十五而周公加一也此十六國所在之地秦郟
魯衛都曲滕七國為時在已經解訖霍在閔元年原在隱七年
郟在此年莒亦已解訖其毛駘闕故唯解管雍畢鄆也武穆四
國晉時見在故唯解應韓邾也周公之胤邢國見在隱七年解
訖凡祭闕故唯解蔣茅邾也 召穆至其侮 正義曰常棣之
詩周公所作故周禮說此事云周公之詩曰明明是周公作也
召穆公厲王時人於詩月德既表兄弟道缺召穆公思周德之
不善致使兄弟之恩缺收合宗族於咸周內設燕會而作以因公
采歌之詩曰常棣之木華鄂々然外發之時豈不韡々而光明乎
以親華俱外發望韡々而光明以喻兄弟兄弟多而相和睦豈不
強盛而有光輝乎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輝兄弟和睦則
強盛如是然則凡今日天下之人欲致以韡々之盛莫如兄弟之
相親也其四章曰兄弟或有不善不可訟于牆內若有他人

侵之則同心合意外禦其他人之侵侮也 陸彭善云小雅

正豈曰彭善秋祐文則者聚合之意故為收也召穆公厉王宣王

之臣詩以序云余召公平淮夷經曰王命召虎是也思周德之

不善故知是厉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也召穆公於東都舍

罕族蓋商宣王之時若商厉王之付天子疎之召公虽則聚舍不

巨使之親也於舍之上作以周公之采歌故感切宗族使相親也

劉焯云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 陸常棣至韓然

正豈曰常棣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山中

有棣樹子似櫻桃可啖鄂之然華外發者華聚而發於外鄂

之然而光明也不韓之乎言其美韓之也古之人語有苞而倒者

詩文多有此類 陸闕訟爭歎 正豈曰歎言云闕恨也孫炎

古相很戾也考心本作恨陸云相怨恨以心相怨恨而為闕是

為爭訟歎也 庸勲之甚之大 正豈曰親暱者是愛敬之辭

也即陸与是依就之意也其庸所用也用其有功勲者親其親族

親者暱其道路近者為其有賢行者以四事是德之大者也即

訓就也就其耳聾者隨其自昧者與其心頑者用其口罵者此四
夏是共之大者也熱親近賢起夏上力名聾味頑黷私身上力名
以狄元他夏故於耳目心口之上為惡名耳下文各以四夏覆之
唯棄壁毫而用三良是言鄭伯之賢與上文倒隨便言耳杜言三
良叔簋堵叔師叔所理為賢如杜以屋則謂鄭伯為賢與上文為
賢與者已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則尚也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
王德狄人 正義曰荷其鬼者理之為德古人有此德也

狄圍會淋 正義曰方言云殺人取財曰淋 注周禮司二人

正義曰周禮先御士之官唯及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有二

人掌王之燕令鄭玄云燕居時之令以親近王故磁西王禦寇

注原毛皆采邑 正義曰以原伯毛伯蓋是文王之子原毛之

後在內王臣仍為伯爵或本封地滅食采畿內故云皆采邑也

注鄭南王縣南 正義曰南汜是襄城縣南則鄭之西南之竟南

近於楚西近於周故王处于汜及楚伐鄭師于汜皆以為南汜其

東汜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遠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汜南故

內東記各隨其所近而言也 注鵲名之服 正彖曰鵲鳥云

翠鷓孝巡曰鷓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焚光云青羽出交州郭

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案漢各尉他獻文帝

翠鳥毛然則鷓羽可以飾器物聚此鷓羽以為冠也 注交書

之內宜 正彖曰此是大禹謨之文以說禹事故傳通以其篇為

友昏彼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序曰成水土既治是地至其

化五行既序是天成其施杜蚩不見孔傳於彖亦不相違也

注常帛之謝之 正彖曰礼帛喪之禮皆主人拜其帛者謝其勤

勞帛者不答拜以其力事而求不自同於賓客以皆執帛及主人

敵礼以上着其臣下尊卑則主人不拜帛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礼

待之故拜其來帛其餘缺後則否 省視官具 正彖曰鄭伯与

三大夫每日親自省視當國官司令具其器用送之於阼而後聽

其私政也 二十五年生衛邢之罪之 正彖曰曲礼曰諸侯不

生名滅門姓名皆云同姓也故名然則諸侯位貴君善故不斥其

名各名則是罪絕之夏故云罪之 注五月盟 正彖曰燬以

九年即位四年盟于召陵五年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
五年于杜丘皆魯衛俱在是五月盟也 注伯姬之故昏 正姜
曰伯姬魯女而以宋蕩冠之知內宋大夫蕩氏妻也婦者對姑之
支始即伯姬故知自內子來逆婦公羊傳曰宋蕩伯姬者何蕩氏
之母也其林婦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婦不踰竟妻婦
人越竟逆婦非礼也以非礼故昏之紀裂繻妻逆女也云逆婦者
姑自來逆故即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也故云蕩氏
妻 注頓迫至納故 正姜曰困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
而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楚也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雨之
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明此困陳納頓子
正是一妻執例曰傳稱諸侯納之曰婦今經稱納者皆有興師
見納之莫不待例而自明故但言納不後言飯之納不須兩見故
云頓子不言飯興師見納故 注非尊之賜族 正姜曰八年盟
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以時不得為曹地注注誤

耳礼先君既葬則嗣子成君此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執例曰
 文公執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以亦脩文
 公之好此孝子之心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於此
 盟舍降以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大子發故既隨而魯子修後
 而執之曰脩文公之好也是說書子苦之事 傳執以對外 正或
 曰說文云執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也 執李持臂之名遂
 經臂下脊上力執是固名轉而相生也 陸文之業 正或曰言
 執紼文侯之功業而使信黃宣布於諸侯今日納王是西可矣
 注黃帝至西吉 正或曰大戴禮五帝德曰黃帝與赤帝戰于
 阪泉之野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為姬
 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注云濟為拮据也史記稱
 黃帝伐炎帝之陸于阪泉之野炎帝即神農也黃帝將戰卜得吉
 兆今卜後得彼兆故以為吉也 戰克而王饗 正或曰卜遇
 黃帝吉兆是戰克也筮得大相是王享也 陸闕地之下
 正或曰陸元并信曰闕地及泉陸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陸也天

子之葬指重礼大尤須謹慎去墻遠而闌地通路陸遠處而漸邪
下之諸侯以下權輕礼小故墻上而直縣下之故陸乃三之葬礼
諸侯皆縣極而下故不得用陸晉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礼葬也
注都本至郡縣 正彘曰言本在高密者秘在後移都林曰都以
力李耳其案此時在高密地始於郡縣國至彼縣而滅故彼縣
專得郡名焉此秦晉伐都之時國名為郡所都之邑名高密楚
以申息之師成高密者正謂成都國也析是都之別邑成人居析
地為高密之援 注言其至行也 正彘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徑
大內徑故執力行上疏而考劉炫改徑內徑謂經歷飢饉下屬力
自輒改其名字以規杜氏耶也 二十六年齊人至弗及 正彘曰
於例將甲師少稱人將甲師與稱師此來去一也而所人異文者
穀梁傳曰其後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此傳无
解或如穀梁之言美公已逐其師若言追文師然變文以美公
猶嘉季子之獲而昏莒挈也公追我于濟西不言所至此言至鄰
者美公遠追已遠至鄰地故昏之也桓十年齊侯僖侯却伯來

戰于郎偁曰不書侵伐我有辭也此奇人侵我討既向二盟与莒
和好我亦无罪而書侵者於時晉文初起諸侯先伯齊侯是相
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魯不告齊而私為此盟非有正礼可辭者
侯容得侵伐故殘本文 庄公子之辭 正義曰公子遂名居
於偃則是卿也而云大夫者大夫是惣辭也今定本為魯御氣
則自我之心得否在於彼國乞者執謙之意不保必得之辭執例
曰凡乞者深求也理之辭執謙以偏成其計故虽小國之乞大國
乞乞之乞小國亦皆及不与謀之例臧宣叔卻錡乞師是也然則
与謀者破此合計同謀共行乞師者取彼之力我独用之故不援
与謀之例公羊偁曰乞者何半辭也曷内外同辭聖師也曷為
重師乞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殺梁亦同其意以為兵凶器戰危事
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坤本不可理之假借故皆以乞為名
偁注勞奔師 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
師柘稿故饋之飲食勞苦袒之勞也魯語云使展喜以高月沐犒
師 注柳下惠 正義曰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

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諡曰惠列女稱柳下惠死
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強以謚莊子云柳
下惠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注如而之苟恐 正義曰服
虔云言室屋皆發撒榱椽在如縣聲孔晃曰縣聲但有補无覆蓋
杜以下云野无青中言在野无青草可食明此在宅无資糧可
噉故改如而而言居室而資糧殫尽刘炫云如聲在縣下无粟
帛炫乃以服多規杜亦也 注祝融至其祝 正義曰楚書云云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湯生稷之生卷章卷章生重黎之
自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帝誅重黎而以其弟冥回居火
正為祝融冥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生莘姓楚 其後也其
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荊夷不亡紀其在周文王之特季連之苗
裔曰鬻熊夏文王魯孫熊繹成王封於楚是祝融鬻熊皆為楚
之遠祖也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亡紀其在杜云古十二世不
知出何處故刘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言言之則
百年為一古計父子為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今刪定

知不熟者以其間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為君故年多而妻少或可
轉寫誤則更先別文以意而規杜氏未為厚也 注熊執事也
子 正茂曰傳言熊執事有疾是以失楚明是適子有疾不得嗣
位楚也為死其妻不知熊執事何君之適何封封楚安宗却注
孔晁注云熊紱玄孫曰熊執事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執
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執也 凡師至
曰以 正茂曰能左右者謂執尤則尤執右則右故注云謂進退
在已執例曰凡師已左右之曰以謂求助於諸侯而專制其用也
伐進退帥意而引故書舍及之文而曰以施於匹敵相用者若伯
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也吳魚大國順秦侯之請自將其
眾唯秦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傳例稱師則諸不言師者皆不
用以為例也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則賈許顯既不守例為斷又亦
不已不通諸以唯難取晉人執季孫以帥列子單子以王猛居于
聖尹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費救夏而已又云諸稱以皆
小以天下以上亦其宜也尋案晉侯以季孫歸又下以上也前

以養侯歸而非小以大也

春秋正義卷之十二



春秋正義卷第十三

僖公

國古季原上護軍曲阜燹用國子臣孔穎達等序

三十七年信言也兵故

正彘曰此年信言楚子及法侯困宋

初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法侯盟于栗門為楚子在宋而

信言之明年信言楚子共盟也明年信言晉侯執曲伯分曲衛之田以界

宋人其下始去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

困宋必親之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苗子

至於宋再杜以諸侯之歟不至稱人今言楚人不謂為楚子之身

也子玉楚之正卿首昏其名今昏曰楚人非子玉也故以恥不得

志以微者告也楚然在二十八再齊人伐衛杜云齊侯稱人者諱

取賂而仍以賤者告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云楚皆余

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則以彼二解亦得通但信者子玉在

宋之文故稱子玉解之所以弘通其義也初困宋在此年冬楚子

之時力不勝志也杜意南以此由明年始告之今冬圍耳下句
即有公會諸侯于宋楚未來告而公得往會之者公得例即往非
待告也其各圍宋之事必倚專使來告得例行言不得各也然若
成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傳稱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死戰敗
之夏杜云時公在師後不須告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即如彼言
公見其夏不復須告以時公會諸侯于宋即是親見宋圍何以不
即各之而云待楚告者彙檢上下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云云伐
鄭傳稱鄭人行成下言晉趙武入盟鄭伯為子展出盟晉侯杜
云二盟不各不告二十五年公會晉侯云云于夷侯傳稱伐齊
之人使隄鉏請成慶封如師杜云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
各二十六年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知良霄曲沃于澶淵晉
人執甯喜以飯杜云飯晉而後告諸侯故經各在秋此之夏者公
垂在會不告不各所言不須告者皆謂公親行其夏麻隧公親在
戰故云不復須告此時公性與盟不與圍宋故圍宋之夏必獨告
乃各既以微者來告猶序諸侯之上者春秋之例會同以圍大小

內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 楚法
侯曰宋地 正弔曰陳蔡却許皆楚之屬國楚子帥而与之圍
宋往年公使公子遂如楚乞師始与之通和好魯亦楚之屬國周
宋之莫公不与謀首圍其在宋往會之再非楚未召公自往
會之非後期也言此考文七年魯之盟內公後期不序其國而德
曰諸侯此亦德曰諸侯有後期之嫌故明之非內後期而德稱諸
侯昂上圍宋之諸侯也一莫而再見者前日而後凡常例也圍稱
楚人以微者皆魯此與諸侯盟會必是楚子親之不後別言楚子
者上已歷序諸侯遂令楚子而楚人之處即後德文故不後曲序
之也凡盟會以國內地者必國主與其盟會此時宋方與國无嫌
與盟故直以宋地也 竹不廢喪紀正弔曰周禮小司徒掌喪紀
之禁令庠人掌喪紀之廢羞采記曰衰麻哭注兩以節喪紀也言
喪紀者多矣喪紀者喪更之摠名諸侯相於唯初弔贈故注云弔
贈之數不有廢也 世晉一人耳 正弔曰再助句也 國老皆賀
正弔曰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廢老於下庠然則國老

為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也 子之至國也 正莖曰二十三

年子玉伐陳城賴而还 子文使內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若

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先貴任其人 已靖者与有元子文恐子玉

矜功內亂故後令尹翼以靖國為此舉其前言以非之 包三至

人矣 正莖曰若使內即包三百乘其必不乞入前敵矣從先軫

心之施 正莖曰劉炫云下蒐于被廬先軫始仇下軍此時未為

下軍之仇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方務救宋即蒐被廬先軫此語

与蒐相近不知未蒐之前先軫身作何官故以蒐復下軍之仇

明之然先軫後身亦為中軍帥不云中軍帥者相去既遠又隔下

軍之仇故杜不言之 謀元帥 正莖曰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

行則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為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

為善故曰元年普侯作二軍公將上軍 說禮至本也 正莖曰

說禮愛柔之教謂厚重之待之大旨勸善懲惡各之內訓考贖

伐罪在上以道禁民為非之謂義待唇舌之府箴也礼者謙卑

恭謹行飯推敬柔者飲喜歡娛复合於愛揆度於內奉措階中之

謂德礼系者德之法则也心說礼系志重待各遜礼系以布德習
請各以行身有德有美利民之本也晉語云文公問元帥特趙衰
對曰郤穀可年五十矣守學強博夫好先王之法者德之府也
夫德身生民之本也也穀寫不忘百姓請使郤穀公段之友書
心試之 正考曰夏書書用臣之法賦取也取人納用以其言察
其言觀其志也分明試用以其功考其功觀其志也而賜之車服
以報其庸々亦功也知其有功乃賜之古人之法如此君其試用
之 注尚各至功也 正考曰古文虞夏益稷之篇漢魏諸儒
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後竟與至亂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各
以与爲對言故借通謂大禹謨以下皆与夏各也古本作敷納以
言明廢以功敷作賦廢作試師友不同古字改易耳賦稅者取受
之型故与取也庸功叙詁文彙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文彙略同此列友書泚彙典也 注孤毛偃之兄 正考曰晉
語偃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當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與命 注
死考則苟生 正考曰未知君臣之考不作長久之圖苟且为生

以過朝夕是未安其居 入務至生矣 正者曰利民之莫止

一塗晉語說文公內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共救乏振席臣困

資无輕閑易道通霄帝製展務勸令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

民性皆是利民之莫民懷生者謂有懷柔之心不後苟且劉炫云

生既厚民皆懷慈居也 注未明於見用之信 正者曰信是人

之所用若未伐原不信民未明於信是人用故信云未宜其用云

見用者言信見內人所用 文之教也 正者曰論語云上好礼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今晉侯以言信礼教民然後用之是文德之教也明年信君子謂

晉於是役也信以德攻注云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謂此役也

二十八年左公子之其罪 正者曰經言買信言蓋蓋名買字

叢或字相似而一謬也周礼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

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万民郑玄云刺殺也訊

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內殺大夫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皆各

刺者若云用彼三刺之法言問臣吏万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以

示不枉濫也此三刺之法位在外朝庫內之外皋門之內故小司
寇掌外朝之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於此
訊之也魯史獨設此名所以異於外也公羊以內諱殺大夫禮
之刺以為大夫不辱專殺故諱言刺之其意小異於以公實畏晉
殺子叢以說晉言成衛者叢之所由又易罪於叢言不終成豈故
殺之恐不為遠道所信故對書子叢之罪也然魯殺子叢本為
兩意禮楚云不卒成禮晉云叢殺成衛今經之所書者謂楚之辭
不書謂晉之辭者以魯先與楚同好恐楚疑之故對書不卒成之
罪以告屬楚法侯心實畏晉未敢宣露故終不昏告晉之辭蘇
方公子買不卒成者告晉楚之辭也禮晉云公子買比未成衛今
不使終其成事是以殺之禮楚云此令公子買為楚成衛其買
不終成豈是以殺之 注界互也 正義曰劉炫云公羊傳曰界
者何與也其言以界宋人何与使聽之何休云宋人者明聽訟
必師斷與其師殺共之殺界傳曰界与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
侯界案公也注云界上与下之辭故不以侯界公案傳執節伯分

黃衛之田以界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為漸欲故稱人也若不使曹
侯與宋公自可改其界名何以名之內界而使曹不得與也
君與宋人豈密國卑賤之人得移受曹伯而居之手二傳之言
皆不得合无氏而以人為假辭華國而稱之耳 陸東公之敗績
正義曰次例將甲師假稱師此齊宋秦皆文稱師則將非為者信
方宗公初國假父秦小子愁次于城濮及其交戰唯言晉師陳于
韋北說晉之將帥與楚相敵都不言齊宋公卿知其既次城濮以
師屬晉不與戰也沈氏云定四年戰于柏舉信稱蔡侯吳子唐侯
伐楚杜云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今宋齊秦屬晉而不書之者
彼柏舉之戰唐師并屬吳蔡與之同陳故不書此亦宋師皆屬
屬晉猶異陳故層書之信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
書者楚人恥敗告辭略故史不得書之劉炫規過以為晉人告陳
今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曹猶屬楚凡禍福相告必曰好之國
故知楚人來告也楚人來告不言陳蔡者恥其諸國皆在不與敵
晉故略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於其勝負以少敗多何肯

略其陳蔡而不告也。劉以爲晉人來告而規杜武津也。陸賡
上心有誤。正爲曰：信稱王子虎盟，猶侯于王庭而不各。子虎知
子虎爲盟，不與欽。定四年，信稱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魯中衛武蔡甲午，却捷新濬，留王臣莒，期其功。與舍不同者，舍之
班次以國大小爲序，及其盟也。王臣臨之異姓，爲後故載書之次
與舍異也。定四年，召陵之舍，信稱他言於襄弘曰：踐土之盟，衛
戌公不在，夷叔其母身也。猶先蔡襄弘說，昔劉子及長衛侯於盟，
如彼，信文則踐土召陵之盟，衛皆先蔡而經各諸國之序。二舍皆
蔡在衛先者，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內後。故踐土載書，齊宋魯大
降於却衛，而周而言止，禮王宮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
然。踐土召陵二舍，蔡在衛上，時國功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
明神，本其始也。是言盟舍異功之意也。如秋例之言：王宮之宰，
臨盟，乃以異姓內後。則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子虎在，宣七年
黑壤之盟，王叔柄公臨之，彼二盟亦內異姓內後。與舍異功也。八
年泚之盟，王人在列社，指王宮之宰，則早者未必已別內姓異姓。

若死王官之伯則以大小內序塞三十七年宋之盟晉楚事先是
其餘難盟不先月姓之文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稱言於天子
撰其君則下其君一筭未稱言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是衛侯之
身未稱終世子之法撰彼後盟曰死正禮其班位高下出於主舍
之意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後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伯伯之
下蓋晉文之意使然 陳侯如舍 正義曰沈氏云八年鄭伯云
乞盟此直云如舍者彼及其盟故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
不乞故與彼文異 注王在至王所 正義曰穀梁傳曰朝不言
所言而者非其所也是其由非京師故稱王所也公羊傳曰曷力
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力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其意言晉文公召王來踐土尤傳於此死召王之復直云作王宮
于踐土杜云襄王聞晉戰勝自使勞之故內作官則以王意自
往非晉召之不曰公羊說也 注元頃至十年 正義曰宣十年
荀崔氏云奔衛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傳
言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出故晉以官貴之也然得官及氏之貴則

辱名不是賢文以元咥訴君於晉所訴重直令君陷罪失君臣之節故死賢文辱其名謚本文也 凡四同盟 正考曰款以十三年即位十五年盟于杜丘十九年于祈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七年年于宋魯陳俱在是四同盟也 陳共至駭也 正考曰陳侯款經不魯葬正以林子知其先君未葬也宋裏林子九年葵丘會也陳共公林子此會也陳懷公林子定四年召陵會也其班次上下皆死考例故疑主舍所次非襲駭也相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秦侯伐鄭杜云秦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秦人在陳秦之下皆歷序諸侯之鄉而有秦小子愁杜云秦小子愁在秦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彼二夏班失其次杜以彼更叙之知此陳共公林子降在鄭下非後也者杜以後心內說亦死明文正以國之大小班序先定今乃退在小國之下因向戌有後心之說故取以內說耳未成君者例死室亦不知折由故言蓋內疑辭疑主舍之意亦未必不由後心而降之禮雜記云君薨天子号林子皆猶君也然則待之如君在本班者為得禮也

降其班者出自主令之意 晉人祀京師 正美曰成十五年晉
 侯執曹伯飯于京師彼不言之此言之者公羊傳曰飯之于君罪已
 定矣飯于君罪未定也 左氏无以正美是史異詩耳 陸晉感之之
 例正美曰侯孺愛君以請此曹伯及國送之例 厥十六年曹人再
 請於晉乃殺成公而曹伯飯自京師後外納之文者彼國人請
 君自是恒夏此侯孺貸筮史致其誠心 晉侯感其言而特叙之所
 以顯侯孺故後國逆例也 傳與人之於墓 正美曰此謀字或作
 誦涉下文而誤耳 其云誦者皆韻如詩賦 此祿舍於墓直是計
 謀之言不傳為誦 今定本作謀 弟之也何為 正美曰二子有
 疑行之者未得厚賞故言勞苦之大不啻圖謀 其報此小惠於
 何有羞恨公忘已而念彼也 陸距躍心勵也 正美曰詩稱魚
 躍易言竟躍則躍是舉身上上之名 禮記婦人踊不絕地則踊亦
 向上之名 詩云踊躍用兵則踊躍二夏勢相對也 說文云躍迅也
 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為超越言距地向前跳而越
 物適也 曲踊以曲為言則謂向上跳而折後下故以曲踊為跳踊耳

言直上而下而已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為六百跳也杜
言百猶勳亦不知何所謂蓋後訓勸內勉言每跳皆勉力為
之軍志也諛矣 正美曰允當則敵謂信者多理則須敵死求
適分決戰取勝也知難而退謂知前敵之難則須退辟也者德不
可敵謂必知敵強不須與競也此三者者與晉相遇之謂矣劉炫
亦此志三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敵謂被吾可勝得吾則不言前
人弱於已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收敵言前人已敵也
有德不可敵謂必知被強不須與競言前人強於已也三者彼弱
必強總言晉之謂矣指言晉強於已也 左楚子至益之 正
美曰宣十二年伐栗武子說楚夏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有一
卒之偏之兩是楚有左右廣也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
萃鄭若云廣車橫陳之車襄十一年知人賂晉侯以廣車蓋兵車
之名々之為廣因車以車表兵謂屬西廣之兵也文九年高臣以
官申國成王是東宮兵也周禮司馬凡制軍百人之卒知六卒六
百人也 先軫曰子與之 正美曰以子犯言為死理故先言子

与之欲令子犯与子玉後衛封曹既言此以答子犯然後後言其
 不可之理更別由之立討使私許後曹衛以權之背惠食言
 正身曰叔治云食飽也孫炎云食言之飽尚昏湯誓云尔死不
 信朕不食言孔安國云食尽其言飽不實也哀二十五年信孟武
 伯惡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也死肥乎然則食言者言
 而不行如食之消散後終不行則前言由飽通謂偽言由食言
 故尔雅訓食曰飽也注直氣盈飽正身曰素訓为空心怒之
 深空腹不食直氣盈飽也注鄰丘陰險阻名正身曰兵法右
 背山陵前无水澤楚師背鄢而舍知其背在陵也蓋所舍之处
 有丘陵名鄢其处有險阻也注鹽唛也正身曰鹽之为唛
 未見正訓蓋相仿为然服虔云如俗语相骂云唛女腦矣注五
 万心備備正身曰說文云輕著被皮也朝引軸也鞅頭皮也此
 注与說文不同蓋以时驗而由解也驂马挽車者皮在背者为约
 胃者者在腹中者有繫絆其足者及马上而下次之在物正
 認在足是也仿唯拳四夏文死所結拳其小夏皆具言其駕乘

脩備明諸夏皆備也 鄭伯至而懼 正義曰致其師者致其却
 國之師許以仇楚也戰時雖死却師望本心仇楚故既敗而懼
 於子人氏九名 正義曰相十四年却伯使其子許來盟伯孫子
 人來盟杜子子人即才孫也其後而子人氏七年伯孫子華云他氏
 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今子人九必是孫之後也杜誘以
 九內難人謀矣 晉乘云衝雍 正義曰此二盟及上文晉侯所
 侯盟于斂孟皆不昏者皆不昏也 陸以策云晉 正義曰周
 語稱晉文公初立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叔與賜文公命陸國
 語者皆以為大宰文公即王子虎也今尹氏又在王子虎之上故
 以為皆卿士唯叔與是大夫或皆大夫皆字矣耳九命者大事
 伯去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
 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陸大輅必有服 正義曰周禮
 巾車金路鈞璫纓九就建大旂以宿同姓以封軍路電勒條纓五
 就建大白以即我金路以封同姓知大輅是金輅也軍路以即我
 言我輅戎車即周禮之革路二輅各有服者周禮司服侯伯之服

自蔽冕而下凡兵夏章弁服金輪祭祀所乘其大輪之服為鞬
冕之服戎輅之服為鞬韋弁服也注丹赤至征伐正養日彤
赤旅黑日說皆然說文彤從丹旅從玄是赤黑之別也周禮司弓
矢掌六弓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度弓以授射射侯
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節去去常者勤常王夏
者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考工記弓人云性體多柔體
實謂之夾度之屬往修寡柔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性體柔體若
一謂之唐弓之屬然則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旅弓弓所漆之色
王弧則合九而成規唐大合七而成規夾度合五而成規司弓矢
又有八尺在矢絜矢利矢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
田獵矰矢蒺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諸敬射矰矢約考工記云
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
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輻中其枉殺矰恒弓所
用絜雖蒺庫矰所用彼司弓矢既云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此
天子賜諸侯弓矢使用之以戰則彤矢旅矢而彼枉矢也但弓矢

相配強弓用重矢弱弓用輕矢既唐弓大弓強弱中其怕矢軒
輜亦中又司弓矢之怕矢痺矢用諸敬射邦去之敬射禮射及
習射也此賜弓矢則禮祭之夏形矣茲矢或前怕矢也茲弓矢十
與於形而略於敬準之則矢千弓十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王制文 注靶黑至器名 正步曰靶黑黍釋單文本子巡云黑
黍一名靶黍周禮也人掌共靶也而飾之却去也也釀靶為角分
香條暢於上下也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夏和鬱也以其尋
而陳之禮祭祀必先裸是用之以降神也教器云尋自器也
李巡曰酋也之饒也孫炎曰饒尋由上器為下酋居中也詩江
漢篇述宜王賜召穆公云靶也一自告于文人却等云賜之使祭
其宗廟告其先祖也魯賜之時實之推自其祭則陳之於靜也
虎賁三百 正步曰國語云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
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暴車士有陪乘告奔走周禮司馬之屬虎
賁云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率伍軍旅舍
門亦如之舍則舟王用 注趨遠至遠之 正步曰趨遠執沽文

糾者繩治之名有恩於王者自繩治之而使遠於王也 陸倕曰
 正身也 正身曰勸導者伏助之意故曰助也餘皆叙言文臣
 并以至如星 正身曰私林皮弁明其用皮也知以鹿子皮者相
 皆由繼至今仍用之 諸毛皆云瓊玉之美者則瓊亦玉也 選美者
 飾并以惠者飾纓耳周礼弁師掌王之皮弁令五采玉璪知去云
 今繼中也璪說如綦之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內
 飾禮之綦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由之 鄭去云孤
 則璪飾四三命之婦璪飾三再命之大夫璪飾二命諸侯之臣其
 皮弁得如玉由飾也弁師又云王五采諸侯三采鄭去云王璪飾
 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婦大夫皆二采璪飾各如其命數 鄭
 又云三采朱白者三采朱線其纓之飾則先以言之蓋以玉飾纓
 之春耳 璪云今弁如星衛凡漢與篇也 鄭箋云今禮弁之纓中
 飾之以玉璪之而狀似星也 注于璪諸元曰璪 正身曰親也
 于十數宋有孟諸郭璞云今在果園睢陽縣東北周礼職方氏
 正東曰青州其沃敷曰望諸島首豫州導荷沃被于孟豬明皆

是一物而字改易耳教水云水中交白眉李巡曰水中有山木交
會曰渚古字皆謂通用故此作麋耳 陸因神心之理 正義曰
劉炫云神通冥昧與人不交楚師之敗未必由此但於時戰在河
旁乃河神許助若子玉從神所求不惜殄至則國人以為神得
所欲必勝也己自百三軍用命戰士爭先亦既不遂神心人謂神
必不助則衆意皆阻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必為傷殺三軍之衆
在茲一舉獲尚愛惜此物是死恤民之心在軍之士誰肯競勸故
云因神之勢以附有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裨竈請用瓘擊檠火
沛神所求若後而与之則驚動民意且災不可免伏長妖女故
子產不與異於此也 陸夷謚 正義曰謚法安民好靖曰夷
注牛馬至失之 正義曰劉炫規包以由故牛馬旌澤道失大旆
左旃不失牛馬今刑定知不然者若不失牛馬唯亡左旃罪夫
心重何須殺之以徇牛馬是軍之要用於夏尤重故費誓云馬
牛其及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亡左旃又失牛馬為罪至重
故殺之以徇若牛馬不失又大旆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

旃故知風于沃者為別失馬牛又於軍中亡失大旂之危故杜
 去韋曰二夏而不備理到以內不失牛馬而規材包泚也 旌大
 旂曰旂 正者曰親天 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旌 緇旌曰旂則
 旂是旗之尾也今別名大旂則此旂有異於常故以大旂為旗
 名上云狐毛設二旂而進之亦此類也通帛為旛周禮曰常大
 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設固正色无飾祝天云因章曰旂孫炎曰
 用其總色以內旗章木畫之是也禮之旌蓋是旌軍所建者
 此亦校夏雅明不可強說 旌愷也 正者曰大司馬云若師
 有功則先執律右秉鉞以先愷系獻于社注云律所以聽軍也
 鉞所以內將威兵系曰愷司馬注曰得意則愷系世歌示喜也
 注大士引之義 正者曰周禮獄官多以士力名邦云云士察也
 主察獄訟之夏者周禮命失命婦不躬坐獄訟小司寇職文也邦
 去之為治獄吏察為者也躬也躬身也不躬坐必使其屬若子利
 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為
 大夫妻者凡斷獄訟皆令競者坐而受其辭故云不躬坐也大

司寇云以兩者（禁民訟）以兩刑（禁民獄）去云訟以財貨相告者獄訟相告以罪名者對文則小別獄則可以（圖）獄訟皆事罪之度也元咥不臣與君對生故使鍼在子伐衛侯內生獄之主（宣）子由輔之莊子也以富子使高故先言之士榮亦輔莊子舉其官名以其主獄度故亦使輔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元咥也（所引）俗曰在襄十年（注）宣命至者深（正）宣曰宣命親以衣食（已）職者慮君飢渴且防醜毒也詩毛傳曰小曰素大曰囊（大）囊所以盛衣亦可以盛食宣二年傳曰由之篋食與肉宣諸事與之是也（叙）言曰餽饋也（醫）藥也郭璞曰饋藥也孫炎曰醫藥也然則藥之與醫藥相渾之異者耳（注）晉侯之心之度（正）宣曰晉侯本意止於大合諸侯之所共為夏天子以為臣之名（宣）宣元觀命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特數十方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由天子拒逆或後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足誠元帥可解故自嫌疆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厲去京師路也（用）加詛諭令王就舍受朝（天）

子不可以度朝為辭故令假稱出猶若言王自出猶諸侯固舍過
 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皆孔子所禮諱而不正之實教果倍
 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僭而過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是使
 王得之意也公羊以為踐土与此皆是晉侯召王何休云時晉去云
 并危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君踐土下
 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王居臣明王法為溫去京
 師路先百里晉侯已乞致之在濕何故不乞致之於洛何休喜造
 其辭非晉侯之意故杜氏正之自嫌疆大不敢朝周耳 佳使
 若乞猶地 正義曰以僭稱仲尼之語即云書曰明是仲尼新意
 亦曰文也杜以書曰為仲尼新意亦以此而知之聖人作法所以
 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為教訓故改正旧史旧史有依實而
 昏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天王自來
 狩狩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地故各之以說王然秋例曰天子
 諸侯田獵皆於其封內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定以為屬晉莊王狩
 所故言非其地且明德也若在隱其召君之朝是說改史之意也

計天王之狩失地不書因此實非王地借之以改旧史若說王狩
然實不說王也穀梁傳曰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舍于溫
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然河陽與溫止是一地天子一
就諸侯假辭以稱狩耳无氏死也但舍指所在之地故言溫狩
是田獵之所故廣言其地蘇氏云明晉侯之德没其召君各天子
之狩顯其失地便是喪諸侯歟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
文歟明王狩所在非實歟也若隱其召君則全没不各於地而
必書天王葬地之狩者全没其文死以明晉侯為崇天子之
德故各天子出猶諸侯往朝 注隱其死明之 正義曰晉侯所
以召王葬在晉崇天子故改旧史隱其召君之闕以明晉侯之
功德諱言莫天子是也立明內傳所以寫仲尼之意凡所改
易皆是仲尼而於河陽之狩趙盾之稱池谷之罪此三夏
特稱仲尼曰者史策所書皆書實古史晉侯召王使狩而作
自留之文是言不實也凡例殺君稱君之无道灵公不君而
稱臣以稱殺君死也大夫死罪見殺不各其名世忠諫而被

被殺昏名乃罪合死也。以三事皆違，凡與變，旧例以起大義，危
 疑之理，恐人不信，須重言以證。故簡祐仲尼以明之。生申
 公朝于王所。正為曰：信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以虛，舉經者
 經上。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之。夏二十九年，往翟泉，心稱人
 正。黃曰：信曰，師不昏罪之也。在禮，師不昏，公侯唯言。諸侯之知，各
 曾君罪耳。不昏罪，魯侯與子虎知其亦有罪者，襄二十六年，公
 舍。昔人，鄭良霄，宋人，曲三人于澶淵，彼由趙武敵公，敗之，稱人而
 文不及公，以及公不昏，明公別為罪。五年，公及齊侯，宿公去，舍
 王在子于首，止王在子不盟也。九年，公舍，至固，公云于葵丘，宰
 周公不盟也。往年，踐土之舍，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夜宣，七年，黑
 壤之舍，王叔相，公倍之。王之公，師皆不與諸侯，若盟，則知諸侯不
 合盟。王臣々々，不合，與控盟。今王子虎亦敗，稱人，知曾侯諱盟。天
 各大夫，故及公不昏也。王子虎遠禮，下盟，故敗，稱人。傳饋之
 易米。正黃曰：周禮，掌客，天子侍諸侯之禮，上公饗，餼九年，饗
 五年，能四年，車禾視，死宰々，十車，則禾五十車，米視，生宰々。

十車則米四十車侯伯饗餼七宰米四十車米三十車子男饗
餼五宰米三十車米二十車芻薪皆倍米也聘禮卿饗餼五宰
米與子男同其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饗餼亦五宰米
三十車米二十車薪芻倍米則此饋之芻米芻六十車米二十
車且謀伐却 正義曰晉侯受命却伯信王踐之與溫二人者
咸在却死叛晉之狀而此舍謀伐却者文公昔嘗已却々不禮
豈城濮戰前却後如楚自以楚敗之後畏威才舍晉侯以大
費之內實懷恨以舍却人不至必有背晉之心故謀代之也晉
詰城濮戰下稱文公誅觀狀以伐却及其陣却人以名室外
成公不許勝叔詹將亨而舍之尤倍死伐却之變蓋溫舍以後
已嘗伐却々至今未服故此舍謀伐明年遂與秦圍之信曰
且貳楚楚也是却自知自晉故有貳心也 注經書必後舍
正義曰經若歟師林人信則言其名氏若信死名氏則本也
徵人曰經晉蔡人而信死名氏以是實蔡之徵者秦是大國
小子愁名見詐信而在蔡徵者之誘若柔向成之後舍也裏

二十六年公會晉人為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信曰趙武之
昏焉公也向戌不昏後也為先宋不失所也宋是大國常在却
先向戌既以會公敗又以據之退其班使在却下以小子慙
既以會公敗又退之在蓬下若被宋向戌之後今小子慙既見後
後會信而發之經昏良霄以駁向戌之後今小子慙既見後
會信不為會又不昏蓬人之名以駁之者但秦辟西戎未曰
中國蕃人又蕃之微者不合昏名故信不發之經不敗去夏也
公孫因序在衛上者蓋為大司馬為校歸父之之執齊政不
廢身非上師如管仲之勳穆文十七年陳公孫寧裏二十七
年陳孔與皆序在衛下杜之注上師即此也 且大國至發
之 正義曰昭二十三年信叔孫婁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固周制也是其可以會伯子男也 據帛見敗夏有以闕者謂諸
師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云 尊案杜上注經云諸侯
大夫遠禮盟公侯又注信云諸侯大夫上敵公侯則是唯責諸侯
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言兼有以闕者以尊君上

盟天子之使已諱而不書則諸侯之臣罪在可悉故傳云歸不昏
罪之略言其夏故杜經傳二陸唯言敵公侯不云盟王使以其可
知故也劉炫以內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以規杜氏必
如劉氏則是君盟王使乃內有罪臣盟王使罷死殿責便是君
臣易位為卑失序聖人垂訓豈若是乎 佳傳言心之情正義
曰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
或噉鳥獸之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
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
三十年陸渥見至稱君 正義曰渥既稱名故知以詔君立瑕也
渥之罪狀實秋之在諸侯為篡弒而立已列於含魚夜見弒昂成
內君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瑕立魚已經年未含諸侯故不
稱君既不成君昂與元渥曰內國討之鮮元渥先死故稱及也瑕
若成君為私周幽治虜由文昏曰衛社其君瑕佳佳行營也
既毒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
之鄭玄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傳二十

八年晉人執衛侯伋之于夷仲坐殺其弟叔武如却彼言則衛侯合死而云罪不及死者衛侯之心疑叔武耳前驅歎大卜君意而殺之非衛侯命殺也公知其死罪執股而哭又命殺歎大是則殺非公意也故不弑死若然則是衛侯死罪而住年衛侯与元咺訟衛侯不勝殺士棠則鍼莊子者用說疑賢才渝盟先期入是衛侯之罪也罪不合死而晉侯心怨故隱殺之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若不治疾不得使醫故知因治疾也魯語云晉人執衛成公飲之于周使醫酖之不死醫亦不誅城文仲言於衛公曰夫衛君殆死罪矣今晉侯酖衛侯而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是罪不合死之夏也 陸服鄉心受命 正義曰言祀先君而服將命知其將入廟也必入廟者祭統云古者明君辭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者也命臣必在廟而王制云爵人於朝者朝上詢於衆人佐之然路入廟受命今世受官猶然 注叶東池 正義曰劉炫云二十四年王出適却处于池注云却南池也欽創土地名係二十四年記下云此南池也周王

出居于汜楚伐郑師于汜襄城陽南汜城是也此年汜下云出東
汜也秦軍汜南普伐郑師于汜滎陽中牟縣南汜汜是也楚考
校既精尚不復爾尋討信文米見杜意 陸行李使人 正茂
曰襄八年信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信云行理
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為陸則同却不解理字周語行理
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陸國語其本亦作李字
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內史故
內行人使人也 不闕秦奪取之 正茂曰沈云不闕秦而更何
處取之言有心取秦先謀取郑言滅秦以格利晉益大疆土
注昌歎心象虎 正茂曰昌歎贊之所設必是筮豆之實固礼
醯人朝夏之豆其真有昌本麋麋麋去去昌本昌蒲根切之四
寸內莖彼昌本可以內莖知此昌歎即是昌蒲莖也齊初那歎
曾有云甫歎其音有觸說大云歎盛气怒也弦欠蜀邑此昌歎
之音相信由在感反不知其字与彼为同内異偏檢昏信昌蒲
之草死此别名未知其所由也以云白黑下云嘉穀之之白黑

唯稍秀為然下云鹽虎形知其形象虎也 辭曰心堪之正

其曰國禮掌客王巡守百官及者所包之國其積膳三公賜

上公之禮卿賦侯伯之禮大夫賦子男之禮宰甸公是天子三公

其至國待之當焉於國君但周公自謙不敢當此國君耳既云

備物之贊以象其德及說備物之下即云以獻其功之德互見之

耳獻其功者獻禮是見旌表之也備設以象德薦獻以見功故

象獻分配由文 注公既曰曰初 正身曰經書多實切之其傳

既將會之初故云余之將聘于周未切又余之遂聘于晉令其

既周即去更不迴也賈服不曉傳意解為先聘晉後聘周故杜

詳說之 三十一句注晉分心曰取 正身曰濟西之田實是

曹地晉文公以賜魯故不繫於曹不繫晉者晉本意賜諸侯不

由已而故亦不繫晉也昭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後曰取

取田取邑也亦同也 注葛曰心履也 正身曰葛曰卜曲禮文也

洪範稽疑云龜五筮五禮送人之心也人心動者不疑是不吉也

卜郊不吉不復內郊姓无所用故免牲免併經放不殺之也

穀梁傳曰免牲者為之緇衣惠堂有司玄端苴送至于南郊免牛
亦然左傳死說其夏或然也相五年傳例曰凡祀禘蠶而郊禘蠶
周之三月也今於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看前而却但使春分
未也仍得而却故四月得卜郊也故穀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
二十四共通云有六十六日分為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不必得
怕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滯怕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
節為文而不以月為正依公襄公及四月卜郊但說其非所宜卜
而不說其四月不可却也孟獻子曰禘蠶而却今而後耕之謂春
分也言得禘蠶當卜郊不得也春分耳是言四月得郊也周禮
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師執夏而卜日然則禘祭必十日之
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必四月上旬更下乃
成內四卜也此言四卜却不詳裏七年三卜郊不詳公羊傳曰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
昔之道三今左傳以為禮不卜常祀則一卜亦非不云四非而三
是異於公羊說 陸三望禮之辭 正義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

望祭也然則曷祭之秦山河海却去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
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
河岳黃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之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
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疑之以襄九年傳曰南
唐氏之大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桐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
傳云辰的高星參內晉星經語云天子禘祀群神品物諸侯二
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
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
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若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禘
於之於時交之二月日在降婁信祿去衛地如魯地於十二次
豕吉禘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母之神也此三望
者因禘祀天而望祭之於法不獨祭也魯既廢郊天而獨脩小
祀故曰猶公羊穀梁皆云禘者可止之辭注辟秋心帝丘
正義曰傳秋因衛之迂于帝丘蓋有阻險可以辟秋難也
秋例曰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

之康東郡濮陽縣是也。信重館之曲地。正彘曰：魯語說此事。去獲地於諸侯，為多犧，文仲反，既後，命之請曰：地之多，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重賤賞也。今一言而辟，竟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注：諸侯至常祀。正彘曰：明堂位稱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祭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矣。天子命之，則曰常祀。故魯之常祀也。記言正月，謂用正建子之月，与倍啓蟄而却其月不同。禮記是後儒所作，不可以難石信。注：既得至曰牲。正彘曰：上云卜其牲，日則牲之，与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卜得吉，則改牛，仍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秋牲之名，是或用之名不可改，名為牲，更卜吉，山明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趙襄為知。正彘曰：晉語云：

公命趙襄為卿讓於棄枝先軫後又使為卿讓於狐偃狐毛卒
 又使為卿讓於先且居公曰趙襄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發
 讓是廢德也以趙襄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襄將新上軍箕
 却仇之晉擊惰下軍先軫仇之如彼文止謂趙襄作五軍故特言
 趙襄為卿以見之於時曰三軍之將先軫將中軍卻縠將左
 先且居將上軍狐偃仇之棄枝惰下軍晉臣仇之國語有其文
 也 卜曰三百年 正義曰案史記衛在處及年表衛沒此年
 以後歷十九君積四有二十年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元君太子角
 代立秦滅衛廢南為庶人 注相夏至祭也 正義曰夏本紀周
 生啓之生大康及仲康之生相是為啓之孫也周禮祭人鬼
 曰享 注改祀相之命 正義曰昭七年傳赫胥居及虛祀鯀
 而晉侯疾殲此衛居帝丘而不合祀相者祭法云鯀障洪水
 而殛死載在祀典傳林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周室既衰晉為盟
 主商代天子祭純祀之神故祭鯀為得祀相死功德於民惟商
 子孫自祭故祀祀即何夏非衛之罪與鯀異也 三十二年

注文公也三月盟 正彖曰經死其葬故言其謚也揀以莊二
十二年即位至此与魯十餘同盟言三同盟者但杜數同盟不
例若同盟者若數先君之盟或數大夫之盟或數經不各盟而估
載盟者若同盟者唯數今君或就今君之中數其大舍盟之
顯著者以言三同盟者皆秘王臣臨盟則八年盟于泚九年于
葵丘二十八年于踐土是也劉炫不尊杜意而規其謬非也
注不地也張盟 正彖曰舍秋于櫜函言地今不言地故云就
房帳盟房帳即是秋人所居之處上云衛人侵狄及秋盟猶若公
如晉及晉侯盟是猶其所居之處故不言地也劉炫云春秋時
秋狄錯居中國此秋死國却處所直云及秋盟於狄之處也以
秋俗逐水草先城部宮室故云就房帳盟 傳及躒空之宮室
正彖曰周礼辨師職之大喪及葬与匠師御柩及空執斧以治匠
師昭十二年信曰日中而墉礼記皆作封墉空也相近而字
改易耳皆謂奔時下櫜之名也躒則櫜置於西序亦是下
櫜於地故躒由空櫜也晉武公自曲沃而兼晉國曲沃有同

時宮廟故公卒而往殯字禮諸侯五日而殯案經文以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即殯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耳禮在柩曰尸在棺曰柩下云柩有鬻明是斂於棺而後行也 注孟明

乙丙 正義曰在族譜以百里孟明視內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譜云或以西乞

術白乙丙為蹇叔子彙俗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蹇是西乞白乙則為將帥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同耳中壽 正義曰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 注大阜曰

陵 正義曰敝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曰陸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今最高大曰陵 注畢亥祭之祖父 正義曰亥本紀文祭父名發祭名

履祭 注山道曰高道 正義曰山道見在敝是山名俗呼曰土敬石敬其阨道在兩敬之間山高而曲兩山參差相映其下兩所不及故可以辟風雨也山羊俗曰蹇叔送其子而戒之

曰爾即死必於殺之嶽嶽是文王之所辟凡兩者也此注言兩
山相欽故可以辟風兩者杜氏此言或取公羊之意欽字蓋
疑山但嶽嶽是山之阜而相欽文亦不順未嘗審杜意也何休
云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之驅馳常若辟風兩
三十三年注晉侯心言及正善曰杜以諸侯之敵不心稱人故
知諱在費用兵以賤者告也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自陳此莫云
謂我諸戎四嶽之裔也且此云善我知是姜姓之戎也角之稱
之皆彼借文耳彼云晉禦其上我亢其下是不同陳故言及也故
戰之陳共用師不言及者皆同陳也注大厚心為婦正善
曰列炫云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卻缺也而林人
者晉諱而以微人告今知不然者以戰于殺文公未葬故諱其
背殯用女以則文公既葬之後於禮潘援我復又敗狄者功又何
恥諱而以微者告故杜云卻缺稱人未為師劉以晉侯林人同於
殺諱而規杜氏非也注晉時心為災正善曰杜在十二月下
杜以古歷誤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誤經十二月內誤遂以

經四年夏皆為十一月交之九月霜不應重々又不已殺草所以為
 災也曰云陰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陰霜殺菽穀梁傳曰未可
 以殺而殺菽重可殺而不殺菽輕其意言菽重中輕也傳注王
 城心不下 正義曰咸二年伯林普解張御卻克却在緩右右
 張侯曰矢貫予手及肘左輪未殿傷手而血陳左輪是御者在
 左大將居中也宣十二年伯林楚許伯御柔伯摠叔由右柔伯
 云左射以菽是射在左而御在中也却言治筭云兵車之法凡
 人指了右人持矛中人御車故左右下御不下 注謂包心示勇
 正義曰服虔云死禮禮已天子門不橐甲東兵而但免由目呂氏
 春秋說以夏云師行已周王孫滿曰已天子之城同橐甲東兵
 左右皆下然則已天子門橐甲東兵必古有已禮或出司馬
 兵法其昏既七未見其本 注商行心先之 正義曰周禮大宰
 以九職任万民六曰商賈阜通貨殖却去云行曰商處曰賈易
 云商旅不以是商行賈坐而言行賈者相形以曉人也乘車心
 質四馬因以乘右四名礼言乘支謂四矢此言乘支謂四馬也

遺人之物必以輕先重後故先章乃入牛羖子云豕有拱辟以先
四馬不如坐區以道是古者將獻饋必有以先之 注臚厚心革
薪 正者曰臚厚淹久經信常訓也周禮大司人云玉樽諸侯
之礼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皆謂米芻薪新知此亦然
案掌客上公五積皆視飧亭者注云飧牽謂牽牲以往不殺也
亦有米芻薪却又注云上公飧五牢米二十車芻三十車侯伯
四牢米芻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芻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米
積既視飧則米芻薪與飧同 注遠倍車 正者曰款言云
駟遠倍也孫炎曰倍車驛馬也 注皆種心羊豕 正者曰聘
札飯飧養飽五牢飧一牢腥二牢飽二牢以飧是熟肉腥是
生肉知飽是未殺故云生曰饩牛羊豕可牽行故云牽謂牛羊豕
也 注原圃具圃皆園名 正者曰下注云中牟縣西有圃田
泂則原圃地名以其地由圃知與具圃皆園名也圃者所以養
禽獸故今自取其彙鹿豕天子曰苑諸侯曰圃 注迎來心於夏
正者曰聘禮賓至于也郊君使婦朝服用束帛芻芻及聘事皆畢

乃云賓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覲敵是來有刻勞去有贈
賄也 卻缺獲白狄子 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
潞子嬰兒餒彼書於經而此不居者蓋略賤之不以告也 注曰
季心曰餒 正義曰在李云岳作釋後器云所斷謂之定季心曰
餒也廣雅云定禮之稱呂氏春秋云釋柄尺此其度也其釋六寸
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釋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秋名云釋
餒媪媪禾也秋注云餒饋也孫炎曰餒野之饋也 康浩心及
也 正義曰此會言康浩曰直引康浩之意耳莊康浩之全
文也彼云子弗祗服厥父夏大傷厥考心于父不也字厥子乃疾
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今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
于弟曰乃其速由文王作四罰刑茲无赦其立意言不慈不祗不友
不恭各用文王之法制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才後刑兄是其不
相及也 注詩罔念善節 正義曰彼毛傳曰詩須也菲芴也
艸草云須對孫炎曰須一名葑却玄坊記注云葑蔓菁也艸草
又云菲芴也孫炎曰葑對也陸玩毛詩箋疏云葑蔓菁注州人

人或謂之芥也非似昔薑鹿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桑葉為
茹隋姜文可以內羹是也此二菜其根相惡故去上善下惡食
之者取善節也 佳且居心進之 正身曰且居父在之時也
特上軍以父死敵故進之臣文公曰倒銘 正身曰經書十二月
下云乙巳公薨社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十二日有乙巳乙巳非十
月文元年信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故心四月并閏由七月禮者
五月而葬今乃七月始葬故信曰緩也左氏曰信凡相說者皆
先言所說乃後述其事自此以下不論葬緩既言葬之緩遂
因說作主祭祀之夏皆夏與葬連故文相次有信公葬在明
年而此年有信知其尚在明年終葬依公下今在此者竹間編
倒錯故本杜以十年空說葬夏而其上无經文元年空舉經而
其下无信故謂以年之信尚在彼經之下於理誠由順序於文
失於重疊此云葬傳以彼又云葬依公重生文者亦既錯謬必
非其本或可編絕之處三字分簡彼有葬无公此有公无葬
後人並涉足之致使彼此共番一文再若其不然不知所以誤也

凡君至於廟 正身曰歿倒云此諸侯之禮故稱君之既葬及虞則免喪故曰卒哭之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既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殤而見矣孝子之鬼跡篤傍徨求索不知所心故造木主立几筵藉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之則祔用四時燕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之之遠主有迂入祔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祔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其意与此廷同文少詳耳劉炫云既言作主非禮國言作主祭祀吉山之節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後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為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中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持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祔祠燕嘗及三年喪畢為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之如身耳今以葬儀公後積十月始作信公木主是作主大緩故為祔禮也 注既葬曰大夫 正身曰檀弓曰既封為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思一日出也雜記曰十三虞大夫五諸侯

七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如士虞之禮諸侯七虞其六虞用柔日最後虞改用剛日甫一日乃卒哭卒哭亦用剛日則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也然始免喪與葬不得相遠共在一月之內故杜淹云既葬卒哭衰麻除是其不甚相遠然喪事先遠日則葬在月半之後葬後殯虞之後卒哭所以隔月者但卜葬蚤先遠日但葬是喪之大喪又有虞祔之舉當應及早为之使得容其虞祔禮之喪事先遠日禮練祥禫除之屬晉平公之喪大夫欲見新君王與文伯寧禫以尊蚤皆是既葬之後未卒哭之前雜記曰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穀例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七虞九虞杜所不用或云杜亦同之解云此陸言虞則免喪者禮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內卒哭也理亦通耳檀弓曰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是葬前奠而不祭至虞乃為喪祭卒哭乃為吉祭也自初死心於卒哭昏地哭无時禮之卒哭者卒此无時

之哭自此以後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喪全不復哭也禮記於卒哭之下云明日祔於祖父士虞祀亦云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是以新死之神祔之於祖也於此之時葬已多日尸柩既已遠矣孝子思慕踈篤彷徨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以依神也作主致之於寢饋用喪祭之禮祭之於寢不同祭之於寢廟也大夫以下不傷祔君以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耳不得通於鄉大夫也文二年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栗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以由虞已有主以信祔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无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注冬祭心於吉正義曰周禮之祀諸文皆有之也新主既饋祀於寢則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不廢也三年喪畢新主入廟之之遠主也也近入祧乃由大祭於大廟以審昭穆諷之由禘於是新死者乃得同於古也穀例曰旧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祔嘗案傳裏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脩棺悉于曲沃舍于隈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谷以寡君

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微朝于鄭公孫僑云魯國之明年公孫友
燧寧君以朝于君見於魯耐占執牒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言
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夏也執例又曰凡三年喪畢然後
禘於是遂以三年為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夏元
後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夏皆唯見在公之速他死亦時之說
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為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
五年又禘八年又禘信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加夏于大廟宣八
年後祀先公皆殯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八姜氏薨而以三年
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
畢不由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
年加夏于武宮計祫禘年而禘者執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
也各於其宮時之內也魯祫三年大祭而春禘用禘禮也昭二十
五年信曰將禘於襄公亦其葬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夏不書
故唯魯以數夏魯魯禘常亦記仲遂叔弓之祫常也如杜此言
昭十五年魯祫禘年用禘禮故祫禘也若去解禮二年一禘五

年一禘社解石信都不言禘者以左信无禘語則禘禘正是一
象故杜以審諦昭穆謂之禘禘明其更无禘也古礼多七末知
孰是且使礼信各疑甚焉而由之說耳刘炫去以正經无禘文也
唯礼記毛詩有禘字耳秋天主禘大祭也則象无大於禘者若
禘大於禘之聖得林大乎

春秋正義卷第十三

春秋正考卷才十四

文公

國子參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 等奉

勅撰

正考曰魯考文公名興僖公之子夫人也姜所生以襄王二十
 六年即位諡法慈惠愛民曰文是歲之在降年 元年生先君至
 死君 正考曰諸侯之禮既葬成君先君蚤則未葬既踰年矣而
 君即位者不可曠年先君故也即位必於歲首若歲首不行以禮
 餘月不得行之便是曠年死君故也則未葬亦即行之秋例曰遭
 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
 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君即位因之正之始明繼
 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周君明分制之大禮譬爾康
 王庶冕黼裳以夏之卒然後反喪服也蚤踰年行即位之禮名
 通於國內必須既葬卒哭乃免喪古之制也杜於顧命康王之夏
 以譬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蚤時不月取其暫服者服夏相似
 耳康王之禮云王及嗣德答拜彼始殯訖即呼由王知諸侯既殯

臣子亦呼为公既尸其位各号即成但先君未葬夏孫聽於冢宰
未得即成内君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来求金傅曰不
王命未葬也身踰身未葬不得命臣出使必待卒哭乃免喪也
注叔氏心礼也 正身曰四日夙云免五年王使荣叔冯含且贈
召昭公来金葬信曰礼也夫人之喪會葬为礼知諸侯之喪天子
使大夫會葬为禮也蘇氏云外鄉来會葬不昏此昏者善王使
故特昏之信称内史叔服内史於周礼内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昏
字知叔氏服字也 注毛國至此也 正身曰依二十四年信为
原伯毛伯杜云厚毛皆采邑此毛与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此
毛伯是文王之子封为畿外之國於時諸侯死後有毛或是在夏
王朝本封絶滅後此以後常称毛伯國名尚存仍内伯爵必受得
采邑也畿内諸侯故使彼云采邑此云國也封爵既存故考諸侯
内王卿士者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冬官玉人相圭以
下皆禮之命圭是用之以命諸侯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

魯是侯爵有賜之以信圭也玉人又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其冒邪刻其下年圭刻相合諸侯執圭以朝天子之執冒以冒
之觀其相商以否所以合瑞由信也信十一年晉惠公初立王賜
之命此亦新立是其也也信稱普侯受玉情以此知賜命必有玉
也公羊伯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唐夙元衣之篇普人
为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元衣為辭則賜命亦有服杜不言服
者主於玉而略之耳 陸威衛也魯史 正並曰信二十九年翟
泉之盟諸侯之卿力命魯侯故敗稱人則魯卿命他諸侯亦合敗
而春秋魯大夫皆不敗者敗他國之卿已成條例也已舉於魯
不須加敗理足可明故施用魯史成文不後改易也他國君各卒
及魯內常稱公祿慶亦條例已舉皆用史也 信於是也 不悖
正並曰於是年魯歷置閏三月米札也言於禮置閏不在此
月也因論置閏之法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履步也謂推步歷
之初始以力所歷之端首舉月之正半在於中氣為其餘氣置於
終末言於終末乃置閏也更核申之履端於始序則不悖理也

之序不愆也也。舉正於中，民視瞻則不疑惑也。故餘於終於時，復則不悖亂也。此年不合置閏而置閏，則不是。故餘於終，故為禮也。按於歷心所說，正美曰：古今歷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為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其有進退以中氣定之，无中氣則閏月也。右歷十九年為一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九為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多至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恒同。初章閏月，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治歷者以彼為章首之歲。漢晉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尚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仿曰：非禮也。志之所言閏尚在此。若十一月後，今三月已，即置閏是嫌閏月大近前也。杜以為僖三十一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於歷法閏尚存。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嫌置閏大近後也。杜為古歷置閏疏數，无復定準。凡內歷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僖五年正月

朔且冬至則四年有閏十二月也杜長歷傳元年閏十一月五年
閏十二月與常歷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歷包昭二
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蝕云火猶西流司歷包
則春秋之世歷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唯勒經
傳上下日月以內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
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於置閏所以異於常歷故較
例於春秋日有虧月而食者有曠日不食者理不得一一如算以
守恒數故歷无有不失也始失於毫毛高米可覺積而成多以失
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順之昏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
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者順天以求合非苟合以驗天者也故商
脩經傳日月以考晦朔以推時驗下又云秘經傳微旨考日辰晦
朔以相教明力經傳古歷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也是杜自
言不與常歷同 往步歷必於終 正步曰日月轉運於天猶如
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者謂歷之上
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无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者故言

履端於始也暑之日二百六十有六日謂後冬之冬至必滿此
數乃圓天也日月之行有遲有速日行逢月行速凡二十九日也
半月行及日謂之一月也半者謂一日於歷法分內九百四十分
月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也半二十九分今一歲氣周有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唯三百五十四日是少
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歲止少弱十一日所
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一年十二月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
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餘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
一日的九百四十分則四分日之一由二百之十五分今於餘分
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十五以南御四分日之一餘分仍有一
百一十三其整日唯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其一日
九百四十分唯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的餘分八百二十七
多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也列炫云則一歲為十二月後
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
日餘計月及日內一月則每月唯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

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冬差氣漸不正但觀中
氣所在以內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
與月節每^月朔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既之於終積成一月則望之
內閏故言既餘於終 注斗建至疑惑 正彖曰閏後之月中氣
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
末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
之次如是乃隱象暑不失其常 注衛毛伯字 正彖曰知是字
者以天子公卿例各爵不言名大夫稱字故毛伯魚卿或稱字案
儀九年公會宰肉公云云杜云云不字明婦或昏字 晉襄公
既祥 正彖曰禮蕃而小祥 晉文公以儀三十二年十二月卒則
三十三年十二月內小祥此云既祥謂小祥也 注合古也執事
正彖曰執事云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與兵於隣國受討喪邑寔
而告陳魚後陳之謀僅得自定以謀而偷故君子但言合古而不
叙其尤也劉炫云春秋之付天子微弱霸王重德刑以長諸侯諸
侯後時會以夏霸主大字小字莫大所以相保持也晉之與衛小

大不同而恥於受屈豎以禮獲免明王在上理在可然度時之宜
則非善計君子以由合古之道失商令之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理
也 廷言其更惡謚 正考曰既見其不瞑目則是未斂於棺故
知未斂也禮葬乃加謚未斂而加惡謚言其忍之甚也冤枉之人
奴矣未有見其灵此夏特由商臣忍甚耳相譚以由自縊而死
其目未合尸冷乃瞑非由謚之善惡也乱而不損曰灵安民立政
曰成 向大子之家 正考曰商臣今既为王以其由大子之时
所居室内财物僕妾尽以与膳樂非其所居之官室也 凡君
心並聘 正考曰即位者既葬除喪即成君之吉位也唯以既葬
力限不以踰年為漸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
不晉王命未葬也是未葬也踰年不得命臣出使也宣十年及四
月齊侯元年六月葬齊憲公冬齊侯使國仇未聘是既葬未踰年
得命臣出使也何休膏肓以為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魯氏氏曰
短却康成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就相聘在相朝左氏合古
禮何以難之 二年注孟明心術城 正考曰於例將卑師叙稱

師今林秦師知將非善者故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信稱秦伯不廢孟明後使由政則孟明秦之執政之卿也而言非命者成二年注云蒍大夫常不晉而晉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內鄉故也然則備鄉禮乃成內鄉禮不備則不晉秦是辟陋之國不以鄉禮成孟明不言孟明非執政也此年晉士穀堪其夏故名晉於秦蒍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復鄉以行名見於春秋况此真鄉而不晉者以秦辟陋在戎異於中國禮命不足故云非命卿也注主者至於廟 正義曰主所用木經死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是周厲王用栗練王用栗危傳唯言祔而作主之一而已非栗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我對曰夏后氏以柏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旧解或有以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礼記皆以社主社由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礼謂之田主死單社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由廟主故杜所依用刘炫就此以規杜包未為得也 注处父之晉都正身曰春秋鄉則晉名氏賤者則稱人外鄉之賤例皆林人魯卿

之敗乃去其族去族与称人相对即是不为卿也。父由晋正卿
 不臣并君以礼君使盟鲁即後君會親身公盟故敗去其族若言
 此父是晋之賤人則不後君公直言及晋父盟若言魯之賤人
 往与之盟也魯之賤人不合魯名舉其所由之夏而已言及不言
 名是微人之常称也以微人常称与父内属若父亦賤人也
 魯以微人敵微人直也晋以卿敵公不直也如此魯經者以魯之
 直厭晋之不直也然則不敗父称人者敗之称人則惡名不見
 敗其族。苗其名所以惡也父也秋例曰隨此称人則所罪之名
 不章故特昏父也翟泉廬淵亦合公侯所以称人者以其親卿
 非一依例惣敗不地者盟於晋之都也諸侯會聚盟於他國之都
 者即以國名为盟地普之君^臣往他國而与之盟者不後举國地
 三月冬公如晋十二月公及晋侯盟是也。注大夏如其文
 正茂曰昭十五年有夏于武宮信称禘于武宮有夏禘則知大夏
 亦是禘也躋升也秋詒文公羊信曰躋者何升也禘祭之礼審諦
 昭穆諸廟已毀米毀之主皆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第故為

昭子為終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叔王父以次而下終畢則
後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日班近執春秋以奉惠公与在公南
月南面西上總相与閔侮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
立昭穆魯日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昏而說之僖公以其三十
三年十一月薨也此年十一月喪服始畢令始八月時未應吉禘
而於大廟行之与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其違礼同也彼昏吉禘
其說已明則此亦後說可知不復更說其違也徒猶空也空以逆
祀之故乱國大典故特大其夏謂之大夏說逆祀也叙例曰文公
二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礼而於大廟行之其說已明
後以躋僖而退閔故特大其夏異其文定八年亦特昏順祀皆所
以起非常也而夏于武宮及順祀皆稱禘則知大事有夏于大
廟亦禘也 注四人曰善秦 正義曰四國大夫皆言名或是
四人皆歸也秦穆悔也終用孟明仲尼特善其夏死辭可以寄文
故敗四國大夫稱人所以善崇秦德以諸侯之名无所可加敗大
夫以善秦大夫非有罪也襄八年邢丘之會晉悼霸功既就德立

刑行貶諸侯之卿以晉晉侯其夏也此同也叔例曰秦伯終用孟
明而致敗也而罪已赦其闕而美其志孟明增修其德以霸西戎
夫子嘉之故於伐秦之役貶四國大夫四國大夫左君會而行今
以一喪變例故稱尊秦謂之崇德明罪不在四國大夫也 注信
曰晉禮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何以昏說何說爾說喪娶也娶
在三羊之外則何說乎喪娶三年之內不曰昏其意謂此喪服未
畢而行昏禮也何休此作膏肓以左氏為短今无昏傳禮之禮
也必是喪服已終杜以長歷推之知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
薨也此年十一月喪已畢矣納幣也則无月以信言禮則知納在
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次有問名納吉至納徵始有玄纁
束帛士謂之納徵諸侯則謂之納幣以其幣帛多其禮大与士禮
不同故異其名也柔士之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納米者納其
采扱之禮主人既許賓即問名將飯卜其吉凶也卜而得吉又遣
使納吉如納采之禮納吉之後方始納徵成也使之納幣甲以成
昏禮也此納幣以蔀已者三禮須再遣使一月之內不容三遣

適齊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疑在僖公之在已行納采納吉今
饒而成之也杜言其一納采勸明納徵之前更有昏禮納幣亦昏
禮之始豫為下句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張本也大子昏禮理自
不昏采則公昏唯昏納幣其納采納吉亦不昏也穀例曰諸侯昏
禮七以士昏禮準之不降唯止於納幣逆女之納幣二更皆必
使鄉行之則昏之他禮非鄉則不昏也宋公使華元來聘令不
應使鄉故信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之應使鄉故信
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亦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 信箕之至
黜之 正義曰御與車右並有常圍必臨戰更遠定之韓之戰卜
右慶者吉是其夏也自敵戰之後狼曠內右箕之使恃戰選右先
軫黜之箕戰先軫死焉非既戰乃黜之也 周志至信之 正義
曰周之志記有之曰有勇以居在上則由不義之人不得升於明
堂若執先軫則必死之而不死非勇也如以死共國而用是之
謂勇者自以有勇之故求為車右若殺先軫則是先勇死勇而被
黜退亦是得其所也吾後安得為報吾今恨者謂在上不致知也

也言其不知我有勇也若殺先軫即是成為死勇死勇被黜退則黜而合其宜也乃是在上知我矣不得言在上不我知也子且待之 注周志曰隆升 正美曰志者記也禮之周志明是

周在之昏不知其昏何所名也為去以方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也左氏曰說及魯遂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之明堂為一故杜預之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大廟俗稱公均

還者廟舍前策勳是明堂之中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美之人不得升之也魯上即是不美故不得登明堂也 注過葬心三年正美曰僖三十三年信已發例言作主非禮此後云昏不時者

彼因葬緩遂通說作主之失未辯失之所由於此又言不時以明失禮之微接成彼美也 云未心諸侯 正美曰沈云非公命不昏此穆伯會諸侯以未至而書者此公既在外命正卿每國

故穿國之臣亦合告廟而行故得書之也 陸晉司心故書 正美曰信奉司空之官云堪其夏乃書之明本不畜書故知非御也成二年信稱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

服曼其知司空非御之文也 注儀是之逆祀 正義曰禮文

子異昭穆兄弟昭穆故同僖閔不得為父子曰為穆耳而閔在僖

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序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僖

斷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

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

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

四人皆立由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廢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死

作此說 注宗伯之禮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

人鬼地祇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辯廟祧之昭穆諸侯之官

所掌亦尚然也 注新鬼至所見 正義曰且明見者既善崇僖

公且明言其意之所見也其順大小升聖賢也則煇以為直祀兄

才大小為差不須云死之長幼以規在也今刑定知不然者以僖

去新鬼大故鬼小則大小之語揔該諸夏非直獨祀兄弟明知亦

祀羊時也 君子以為失禮 正義曰僖有評論皆託之君子此

下盡先始以來皆是一君子之辭耳別詩二文於詩之下各言君

子者君子禮作禮之人此論夏君子又引彼作詩君子以為證耳
 僖公薨後始作魯頌為信之時乃設此辭非當時君子為此言也
 弗忌之意以先大後小為順故言明順禮也君子之意以臣不先
 君內順故云禮无不順各其順不月也魯語展禽云及父弗忌
 必有天殃其葬也焚煙達于上孔晁云已葬而柩焚煙達榭外
 注鯨為心世祖 正義曰鯨為父友本紀文也契陽十三在祖殷
 本紀文契生昭明之生相土之生昌若之生曹圍之生
 冥之生振之生微之生報丁之生報乙之生報丙之生主
 壬之生主癸之生天乙之生即陽也下注之不窳后稷子周
 本紀文服虔云周尚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窳
 高湯異代之王故言不先鯨契也然則文武大聖后稷賢耳非是
 不可先也下句引詩皇祖后稷不窳重文故舉不窳以辟之 注
 帝乙至尚之 正義曰帝乙微子父宋也文厉王弟相公父
 老及文微子相公宋却姓祖也言宋祖帝乙為祖后王則二國主
 其廟而祖祀之微子不先帝乙相公不先厉王惟上祖也言不以

不肖辨乎尚之心也。竇內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毀者蓋以其所出故特存。至周制王子者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裏十二台。信稱魯為諸姬臨於周廟。文王廟也。知之。桓武在有大功故得立。房王之廟昭十八年。信稱却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房王廟也。魯頌云石稷。正。羊曰。魯頌閟宮之篇。美僖公之德也。上皇。上為下皇。內君言僖公春秋祭祀非有懈。供其所享祀不有差忒。所祀之神有皇々之羨者。內君之上天配之以君祖。石稷也。仲尼心知也。正。羊曰。魯臣多矣。而獨說文仲者。以文仲執國之政。有大知之名。內不知之。夏故特說之。其餘則不足責矣。論語稱仁者愛人。知者不惑。故以吾於物者。內不仁。闇於夏者。內不知。卑下。展禽而不肯。舉。薦。廢。去。六。閔。而不。設。防。禁。麥。織。蒲。席。而。與。民。爭。利。此三夏。內不仁也。死其位而履器。不知禮。而解逆祀。不識。自。曰。而祀。爰。居。此。三夏。內不知也。陸展禽。心。立。人。正。羊曰。論語云。臧文仲。其。精。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也。又曰。仁者。已。教。立。而。

立人知賢不舉是無怨心故有不仁也 注塞關而廢之 正

曰昭五羊倍稱益丙仲士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重平七年倍

稱師自陽關逆城疎二關見於倍如此之屬凡有六也民以田農

本商賈末農民力以自食商民遊以求食賈賈賈誼說上曰

今歐民而飯之農皆者其本谷食其力未復遊食之民也周禮司閭司

畝則畜積足矣杜稱未遊者謂此未復遊食之民也周禮司閭司

貨賄之出入堂其治禁是所以禁絕未遊者令其出入有度今而

廢之使未遊之人无所禁約損害農民是不仁也 注家人必爭

利 正義曰家語說此夏作妾織席知織蒲晏由常以販賣之也

大學云食祿之家不与民爭利故以此力不仁也 注謂居心曰

虛 正義曰論語云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萬蔭椀何如其知也知

去云節枹也刻之曰山椀果上楹也登以蔭文蔡謂國君之尊也

山節蔭椀天子之廟飾皆準文仲所畜力之有其器而无其位故

曰虛君子下不倍上其居者如此是不知也 注海鳥祀之

心義曰魯語云陽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會國

人譽之展禽曰越哉彌孫之內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政之所成也故制祭祀以內國典今死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內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死而祀之非仁也弗知而不向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辟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三羊廷不晉也內卦正羊曰王子虎即王叔文公也謚之內文必當有爵不晉爵者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致赴魯必天子內之赴之以王子內親不後言其爵也翟泉之盟子虎在列而致之林人若王使來盟則不為致責不假王命則不得與盟故知旌時輒假王命周王遂以內盟之禮內之赴魯皆稱來赴弔如內盟禮也是其來赴往弔皆如內盟之禮仿凡民必曰逃正羊曰公羊傳曰饋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穀例曰安保於城保於德言上臣以德府受以功在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曰交相依懷以衛社稷者死國若盈城之眾一朝而散如積水之敗故曰潰者眾散胤道之辭也國君而逃師者盟違其典候棄其車服群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

与匹夫逃竄先異是以在彼由潰在君內逃以別上下之名死取於別國邑也賈穎以內舉國曰潰一邑曰叛董反氏死此義也傳曰陳侯如楚慶氏以陳叛此則舉國不必言潰也叛者舉城而屬他非民潰之謂也身解潰逃之義也僖五年昔止之盟為伯逃叔襄七年都之會陳侯逃叔皆昏於經十年伯碩貉之會康季逃叔不昏者於時楚會諸侯善不与楚不者故不昏也襄十六年湏臧之會僖稱高厚逃叔不昏於經者款例云例之潰逃指由一國一軍一邑居民相須由用襄文以別之地為善見因於奔自奔匪奔此由逸因死下可逃春秋指夏而昏所謂民逃非在上之逃也而賈氏後甲以入例亦不安也如例所言高厚之逃雖有仲與止月逸囚之限非是逃例然為昏昏而高厚不昏者却昏為逃來向曹故昏高厚不別赴故不昏注王子至赴也正義曰隱七年傳例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楚則赴以名者指謂同盟之二君耳不言与其父盟得以為赴其子但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被父命卒得以為赴其子以理也凡例未

明王子虎与偕月盟文公是其同盟之子今乃以名赴文是其於
礼合赴此數多矣偕因王子虎天子之臣異於諸侯王叔又未与
文公月盟故於此顯示体例則其餘履可知也 佳詔遺至之謀
正者曰讓遺叙託文燕之由安常訓也翼者贊成之者故曰成也
詩大雅文王有邑之篇美武王之夏言子未有此也 注晉救
心蠱下 丘牙曰先僕救江鮪死其事但實在兩蠱之後不進救
江於前而退圍江於下勅令下与父救江相接故也 江相公
心親伐 正者曰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由氏相
以是其子王叔陳生是其後也衛有公叔文子此人蓋以王叔的
氏也 注俱同上成拜礼 正者曰燕礼賓降階再拜稽首公命
小臣辭賓升成拜為云云升成拜後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
礼着未成然此在叔以公降拜晉侯降辭以礼未成故更登成拜
是賓主俱上成拜礼也 四年逆婦姜于齊 正者曰桓三年
齊侯送姜氏于讎注云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心括魯不稱夫人
然則往逆自稱逆女入國自稱夫人此時逆則知不行入侯不

告其禮略異於常文後以有姑故稱婦以壽女則稱姜直云
逆婦姜于魯略賤之文也 注減例在十五年 正義曰案在十
年所師減譚注云減例在文十五年并減弦減黃減饗皆不佳獨更
於此言者阮氏云減譚為入春秋之初故須指其例弦黃饗等皆
皆載其見減所由今減之傳无夏跡恐異於餘減故更引減例云
在十五年 注傳云至夫人 正義曰杜言此者以成風本是莊
公之妾婦其不成夫人故明之也 義例曰凡妾子內君其母稱曰
夫人 雖先君不命其母之以子貴其適夫人 薨則亦稱加於臣子
內外之禮皆如夫人 魯故奴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之風之喪王
使舍葬 伯曰禮也是言適夫人既死妾毋於法得成夫人也 傳
注降服也 正義曰傳三十二年傳曰秦伯素服郊次意與
此同知此降服為素服也 出次於宮而別次舍故云辟正寢也
殺牲盛饌曰奉 知不奉去盛饌也 隣國之禮有數不知其數况何
以言已數知其必有數耳 哀十三年傳林齊人執悼公赴於師 吳子
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隣國之數蓋三日也 君子心謂也 正義

曰徧檢諸本君子曰下皆死詩云則信文本自略也詩意言維彼
及商二國其政不得民心致使國勢衰滅維此四方之國見其亡
滅於是自謀於是自慶其政復自懼曰之滅亡也此詩所言其秦
穆之謂也此詩大雅皇矣之篇注米禮之小雅正美曰諸自
賦詩以表已志者斷章以取旁意不限詩之舊卑若使工人作未
則有常禮穆叔所云肆及樊過渠天子所以尊元侯也文王大明
鏗則兩君相見之象也燕禮者諸侯燕其群臣及燕聘問之賓禮
也歌鹿鳴四牡皇矣者華如彼所云蓋普卑之常禮也自賦者或
全取一篇或止歌一章未有損賦兩篇者也其使工人歌各以
三篇內斷此其所以異也此時武子因聘魯以燕之於法南賦鹿
鳴之三今賦鹿露形弓非是禮之常法信待云自賦知公特命系
人歌此二篇以示意也此二篇天子燕諸侯之詩公非天子賓亦
諸侯不知歌此歌不何意蓋以武子有令名歌此疑是試之耳
注肄習之可及正美曰說文肆訓力陳字長聿彙肆訓力習
字從聿彙也古書經信所作字皆同耳臣以由工人自習詩業以

及此篇非謂歌之以由已也魯人失於所贖辭則章主之失答則已省其寃故不辭又不答伴若不知其所以如愚人然論語云甯武子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此亦是愚之一實也案燕礼先答賦之請而怪其不答賦者非常之賦宜有對答故也天子省陽正矣曰湛露詩云湛露斯匪陽不晞陽諛日也言天子省日諸侯省露也 諸侯至其功 正矣曰敵者相商之言惟是恨怨之意商王所怒謂往征伐之勝而獻其功也彤弓序方天子賜有功諸侯也 注覺明心宴采 正矣曰覺者悟知之意故曰明也使諸侯明已心也在三十一年信曰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礼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有功則賜之以弓矢又歌此彤弓之詩以明天子之心知是報功宴采也詩言一朝饗之則是力設饗礼此云宴者明其台宴采耳非言設宴礼也 五年王使元且贈 正矣曰公羊傳曰其言也含且贈何兼之々々非礼也賈服云含贈商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存且以說之案礼雜記諸侯相吊之礼含極賜棺同日而畢与个代有夏豆不言遣異使也

諸侯相於則唯遺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有異人禮何所出而
亦責王也嘗秋之世及教陵遲吉凶賀吊罕已如禮王之崩葬魯
多不行魯之有喪寧已盡心全死所說不令又死賤責既舍且贈
使責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
哉左傳舉采舍且贈舍葬二事乃多禮也則二夏俱是得禮死說
兼之之意也言者且有二禮而已寧咍言采飯此不言采者穀梁
傳曰其不言采者不周夏之用也贈以早而舍以晚其意以由舍
者所以實口而由米殯而心以其至晚故不言葬以責王也案雜
記舍者執璧將命坐季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然則舍禭者
所以助喪盡見示其有礼而已既葬猶尚致之不必以濟其用天
子之與隣國莫不道路長遠赴者稀尚不心責其未殯而亦此是
理之不通也且來者自外之文非是曠與之竟九拜季人來飯信
公成凡之禭衣是飯之所用彼最晚矣何以後言采乎言采與
不言耳史異文耳宰咍秦人飯之既晚故舉其所由之人此夫人
新薨言飯舍贈由夫人可知故不言飯夫人舍贈也何休膏肓以

由禮者不啻早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由禮於身由禮於康成云
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舍內先極次之贈次之聘次之於諸侯舍
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禮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
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為不啻
早身禮非經意其一人兼二禮亦是因說如康成言為不啻
卑禮死其復康成以內說一人兼二喪者非左氏意也 注珠玉
心曰贈 正義曰周禮玉府大喪共舍玉穀梁傳曰見玉曰舍士
喪禮舍用米貝莊子說發冢之變云徐人破其頰死傷口中珠是
舍有用珠者也故云珠玉曰舍何休云天子以珠周禮大喪共玉
不共珠也莊子所言發冢未必發天子冢也雜記云諸侯相舍以
璧未知何人用珠耳公羊傳曰舍者何口實也孝子不忍虛其親
之口故以米貝珠玉實之謂之飯舍檀弓曰飯用米貝希忍虛也
不以食道用羨室亦士喪禮用生稻米是不以食道也車馬曰贈
以羊倍文 注與倍公六曰盟 正義曰業以倍五年即使其年
盟于首止八年于北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牧丘二十一年于薄

二十七年于宋魯許俱在是六月盟也 仿注成風曰禮正

美曰仿舉二夏以一禮結之則舍賜舍葬皆得禮也歟例祿贈賻

祿舍摠謂之贈言以夫人禮賻之指為贈舍也 注寧晉公大夫

正美曰晉語說此夏云舍旌逆旅寧嬴氏注國語者賈逵孔晁皆

以寧嬴為掌逆旅之大夫故杜亦同之劉炫以寧嬴直是逆旅之

主非大夫令刪定知不然者若景逆旅之主則身為匹庶是卑賤

之人猶如重館人告文仲重丘人罵孫蒯止應稱人而已何得名

氏見仿杜以仿載名氏故為逆旅大夫劉炫以為容舍主人而規

杜氏非也 注沈漸重周書 正美曰此仿引周書夏儀範之三

德也彼說人之三德乃以此言覆之孔安國以此二句為天地之

德故注云沈漸謂地也柔亦有剛也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

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杜以仿證人性即以人夏解之沈漸謂人

性之沈滯懦弱也高明謂人性之高元明爽也滯溺者為以剛勝

其本性元爽者為以柔勝其本性必自屈矯已乃為成全不然則

沈漸失於弱高明失於剛不且傷其身也此文在洪範今謂之周

晉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昏 注成子至夷傳 正考曰

濮之戰先軫卻縠將中軍狐毛狐偃將上軍栾枝胥臣將下軍普

語云狐毛卒先且居將上軍清原之蒐三軍如故趙衰箕却將新

上軍胥嬰先都將新下軍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將中軍不知誰

代且居將上軍也此言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伏并舉二官二年彭

衡之役云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注云代卻縠是趙衰新上軍

帥中軍佐也 六年注再月盟 正考曰二年及晉父盟三年

公及晉侯盟是再月盟也 注弟共心奔連 正考曰昭三十年

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二十傳曰昔文襄之

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夏是也 注諸侯之

辭 正考曰周禮大夫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

人魯之祖廟更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

之節羊是用特羊告於廟禮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

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

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厚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禮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書辨
之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內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
在薨信曰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
禮各有三名日月而內之也文公以閏泆常月故闕不告朔告朔之
禮大朝廟之禮小文公怠慢政事既不告朔魯朝于廟則如勿朝
故魯稱朝于廟言稱以說之必於月朔內此告朔聽朔之禮者叙
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由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
以盡知力之用摠成敗以效已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祝復
皆委心委誠信足以相感事實久而不確故位居職者思効忠
善日進自進而死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死數一月二月萬端人
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尚近習有時而
用之如此則六卿六遂之長魚躬履此復躬造此官者皆移聽
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批亂怕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
節敬其復因月朔朝正坐正位舍群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
其煩疑非徒譏憐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

顯奴以漸之是以上下交奉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
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信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魯朝于廟則如
勿朝故經稱祫朝于廟也經稱告月信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
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
廟朝正告朔視朔皆日之夏所後言之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
義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
廟鄭玄以由明堂在國之陽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
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
侯用特羊告大祖而已杜以明堂與祖廟由一但明堂是祭天
之處天子告朔魯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
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禘
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
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
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之小於告
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祫朝于廟公羊信曰祫者可止之

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內閏 倍注倍三心軍帥 正姜曰清原之蒐五軍十鄉有先軫卻縠先且居狐偃索枝胥臣趙衰其却晉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往歲趙衰索枝先且居胥臣卒八年倍說此蒐之夏云晉侯將登箕却父先都則卻縠狐偃胥嬰亦先卒矣清原十鄉唯加箕却先都在耳故蒐以謀軍帥服虔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有代趙襄也箕却將上軍林父仇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仇也改蒐于董趙有將中軍射姑奔狄先克代死中軍耳 注父到大夫 正姜曰倍三十一年清原之蒐襄始內鄉三十二年處父已專帥侵蔡則處父之屬成子未相多與蓋情素相親而當於趙氏耳那專以膏為其屬也 宣子之常法 正姜曰制夏典者正國之百吏使有常也正法罪者準所犯輕重豫為之法使在後依用之辟獄刑者有度在官未決斷者令於今理治之也董運逃者旧有連也 負罪播越者督率追捕之也由質要者謂斷爭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賦之獄用券契正定之也治曰滂者國之旧政滂穢不繫理治改
 正之也本秩礼者時有僭踰貴賤相濫本其次秩使如旧也純常
 職者職有廢闕任賢使能令統故常也出滂淹者賢已之人沈滯
 田里拔出而官爵之也此謂所由制作法武者豫為將尋使察而
 造行臨時决斷者憐為故吏使後人放習故行諸晉國以為常
 法也 注辟理也 正義曰辟訓為法依法断决是理治之也
 中占上句所以為異者正法罪裡准推制罪為憐來之法是令之
 造律令也辟獄刑謂有獄未决断當時之罪若昭十四年韓宣子
 會斷曰獄之類是也 注董督也 正義曰叙語云董督正也俱
 訓曰正是董督為督裡督察之也 注由用也質要契券 正義
 曰周礼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六曰聽
 取予以昏契七曰聽買賣以質劑郑眾云林責謂貸予也傳別禮
 券各也聽認責者以券各决之傳著約束於文各也別之為兩各
 家各得一也郑玄云傳別謂為大手昏於一札中字別之昏契
 謂出予受入之凡要也質劑謂兩各一札月而別之長曰質短曰

剗傳別質剗皆今之券各也。夏異其名耳。如彼禮文知質要契

券也。

注治理濇穢。

正義曰濇者穢之別名。不絜之稱也。法有

不便於民夏有不利於國是右政之濇穢也。治理改正使絜清也。

注賈佗至之數。

正義曰晉語甯公孫因云晉公子七夏賈佗又

曰賈佗公族也而多讖以共敬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啓正厚是以公

族後文公也尚書周官大師大保天子三公也宜十六年傳

晉侯請于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則大傅為於中軍之將與

大師皆為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有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

爵也而相三軍六卿有孤二人者晉為霸主多置群官共時所

須不乞如礼孤善於卿法由在上故宜子法成後三孤使以之

古之至不長。正義曰知命之不長知其必將有死不得長生久

視故制法度以遺後人求獨為當已之世設善法也並建聖哲以

下即位使為之兆臨死始為此也下云與隸賴之而後即命言其

施行此夏功成乃就死耳非謂設此法以擬死也。注建立心教

民。正義曰此說王者之夏或封為諸侯或置之群官聖哲是人

之雋者故惣言之耳 注曰土心之法 正義曰漢晉地理志云
凡民性有剛柔緩急色者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
舍動靜元常隨君上之情欲故禮之俗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
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
易其宜故聖王為教因其土地風俗為立善惡教也色教人之所
立故言樹之今杜云因土地風俗為立色教之法知杜此言唯樹
以色而信云樹之風色而風亦樹者其實風俗亦是人君教化故
孝經云移風易俗孔注尚香云立其善風揚其善色是也 注旌
旗至分制 正義曰米物謂米章物也旌旗衣服為卑不同名位
高下各有品制天子所有分而与之故之分之定四年信秋分魯
公以大路大旂之數皆是也 注詔善至遺戒 正義曰著之詔
言為作善言遺戒著於竹帛故言著之也 注鐘律心明時 正
義曰周語云先王之制鐘也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
乎出又曰古之神瞽考中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儀其
意言度律之色以為鐘之均於鐘律取法為度量衡也故漢晉律

歷志云推歷生律莫不用焉度量衡皆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之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黃鐘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當矣量者侖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合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內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內鈞四鈞內石而五衡說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造言之異耳其鐘者亦起於律故服虔云晁氏曰鐘各自計律倍而半之黃鐘之管長九寸則黃鐘之鐘長二尺二寸半餘鐘亦各自計律倍而半之度量衡其本俱出於律估言律度量其言不及衡者文魚不足理實兼之易革卦象云君子以治歷明時此律度量衡皆推歷為之為此法以教天下使之明四時也 陸贄准心死極 正法曰藝是准限極是中正制貢賦多少之法立其準限中正使不多

不少陳之以示民故言陳之所引信曰及又曰皆昭十三子產
辭也 注引道至威儀 正義曰引禮在前故為道也表章儀飾
故稱威儀也威儀禮則王者制之以道民言引之道之不用重文
故異之也 注訓典先王之昏 正義曰訓典先王之昏教訓之
典取其言以語之故言告之法制謂王者身自制作已之所有故
言予之 注防惡興利 正義曰防者防使勿然故為防惡利者
務生此利故為興利信言防利於文不足互見以曠人也此最為
急故特言教之 注委任至常職 正義曰設官分職當委任責
成故言委之常秩禮職掌位次故為官司之常職 注委文之疾
故 正義曰劉炫以為聘使之法自須遣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
然也非是周晉侯有疾今知不然者依聘禮出使唯以幣物而行
无別齎遭喪之禮若主國有凶則臨時辦備今文子聘晉特求遭
喪之禮出聘之後晉侯遂卒考其情豈有異尋常周晉侯之疾何
為不可劉炫以不周晉侯之疾而規杜氏起非其意也 注行除
也 正義曰字有邑相近而內訓者鬼之內言飯也春之內言蠹

也其類多矣抒邑近隆故為隆也服虔作綽之綫也 偏培 正

日譜以偏為國名地闕不知所在 注幣妻子也 正義曰詩

云采木妻幣文已有妻故毛傳以幣為子此傳元妻故杜并妻言

之幣者細弱之号妻子俱得稱之傳稱以害鳥幣鳥尾猶尚祗幣

况妻子也說文云幣金幣所藏字各幣徒子短傳妻幣亦從巾

敵惠之道 正義曰敵惠理有惠於彼不可望彼人之子報敵

怨理有怨於彼不可讎彼人之子父祖愛人之惠子孫自可不忘

要有息於其父祖不可求報於彼子孫之或暗不知乃是更後

長怨故惠怨皆不在後是為忠恕之道也 七年注二年記岳隴

正義曰王臣以儻二十四年即位與信盟于踐土翟泉今唯言出

掩批與文月盟言之杜陸或兼取前在或止取時君不內制也

信陸戴公玄孫鱗雖稱公孫 正義曰也本戴公生采甫術之生

碩甫以之生季甫之生子僕伊與采豫是也也本又云相公生公

子鱗之生東鄉雖是也 葛蕙之為此 正義曰以引葛蕙王風

謂之與之顯者謂之比之之與與隱隱為異耳此信近取庇根理
淺故以為比毛意遂取河汾深故以為與由意不日故此與異
耳 注二子所殺 正義曰經昏宋人殺其大夫信言不稱名
非其罪則此二子名氏當見於經亦卿官也傳二十二年信稱大
司馬固於時又有司馬子奠上文祭豫為司馬下云六卿和公室
六卿之外有此二子蓋是孤卿之官也宋是上公禮得有孤且
春秋之時不必如禮 注不稱名稱名 正義曰信云不稱名怪
殺者死者並不名也又言魯也解殺者不名言殺者魯多其名不
可知也且言非其罪也解死者不名言死者死罪則於例不稱名
也此信言昏曰是仲尼躬意殺大夫有例死凡故每言昏曰所謂
曲而暢之也此言死者死罪故不稱名則被殺昏名皆為加罪故
諸是大夫被殺昏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正以此信為例故也教例
曰大臣相殺死者死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
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是也若為賊者魯因亂而殺則亦稱國人殺者主名不分故也主

名不參死者蚤名耳可知亦隨而去之嫌於罪死者也士殺大夫
則昏曰盜之殺却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是也若然案之穆襄之
族既非六卿於例名氏不見亦應昏盜而不言盜者彼殺却卿者
知是尉止司臣之類故昏盜以惡其人此則不得主名昏盜不知
所惡故不昏其盜耳若知其人則亦昏盜也 注先蔑心晉地
正弟曰諸言御戎內右首是君之御石知此步招戎律始以逆雍
出軍此擬為雍之御右也改立靈公故御右穆在職也十二年以
曲之戰伯林抱死恤御戎注云代步招晉君不行有御戎者成二
年楚令尹子重為楊橋之役王卒盡行彭名御戎注云王卒盡以
故王戎車亦行然則河曲之戰亦公卒盡行公之戎車亦行故御
戎在職也此時未可令狐之稱是晉地知董彊亦是晉地也
凡舍心不敏 正弟曰依十四年諸侯城緣陵伯曰不書其人有
闕也十五年諸侯盟于扈伯曰書曰諸侯死乞為也十七年諸侯
會于扈伯曰書曰諸侯死功也然則穆稱諸侯皆是罪諸侯也以
穆稱諸侯不稱所會為公後也伯還自叙凡例云後必不昏其國

為辟不赦也不赦猶不達也諸國皆在公獨後至是公不達於夏
辟公之不達於夏諱公罪而飯責於諸侯者若言諸侯无功然故
飲諸侯而摠之所以辟公恥也 夏昏心三夏 正彥曰此夏昏
大禹謨之文也以其夏昏之言故傳禮之友昏勿使壞以上皆彼
正文唯彼言俾勿壞俾亦使也一字別耳彼上文云水火金木土
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乃次此辭下云
帝曰六府三夏允治卻缺令宜子循德行禮使人歌采故先引勸
之以九歌然後卻言六府三夏 无礼至叛也 正彥曰在上為
政无礼則民不采是叛之所由 注有明至張本 正彥曰却往
前侵衛田今晉令却飯還衛田也言飯却衛田者謂晉飯以為所
取衛田故杜下注云斥本衛邑中屬却今晉令却還衛是也然晉
亦還衛田獨言却還衛田者以為飯衛田為主遂略之劉炫以為
飯却及飯衛田怪信文飯衛不飯却而規杜氏非也 八年注乙
酉心貴之 正彥曰以壬午乙酉相去四日其間不容報君見其
古今之意故注詳其日也衛雍却地知暴却却地臣无志命之義

故軍弱皆去其族此公子遂不受君命因復遂行轅與我盟直去其族信言昏曰公子遂珍之是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也衆例曰人臣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利社稷者皆之可也故襄仲始盟趙盾遂盟伊洛之戎四日之間經再昏公子不可以遂復常辭黜之也 信陸公婿也 正身曰親親云女子之丈夫為婿信稱公婿知是晉君之女婿也其名也杜以上言幽斥戚之田于衛又言且後致則晉亦致于衛故言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則媼云服虔以為致之于鄭以服言是規杜已親之 注珍貴也之可 正身曰信多言貴之而此言珍之復回而文異故以珍為貴也大夫出竟以下皆在十九年公羊傳文 陸節國心廢命 正身曰周禮掌節掌邦節而辨其用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却去云玉節有五則典瑞云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琬圭以治德以繕好琰圭以易行以陰遷其角節却注云未聞以司馬司馬以復在實蓋執此等之玉節小行人去身都鄙者用篋節此司馬司

燔或食未地即都鄙之主此節或是管節也掌節又云山國用虎
節土國用人節凡國用龍節却注云鑄金為之禮王使之使於土
國之等掌節又云門國用符節貨賄用圭節道路用旌節却注云
門國者禮司門司關也道路者禮天子之鄉遂大夫也其諸侯之
國及門國鄉遂亦有節小行人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以國
用竟節禮已足山國之國亦使用竟虎之節小行人又云道路用
旌節門國用符節都鄙用管節却注云道路禮諸侯鄉遂及諸侯
司門司關都鄙之等也今之為官校以此此節今移節以死示已
不廢命也以夫人殺而經書宋人殺其大夫者夫人与君共有國
故否与君曰不為兩下相殺故回國討之文虽回國討務人實
非國討之例以其死者不稱名死罪故也 注鄉遠可暗後正身
曰鄉遠後大夫昭七年傳文也效節於府人然後出奔示已解任
而退不敢帶官而逃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為是昏宋國地
耳奪善其人故各其官也請索後之真在十一年一人不得言皆
知司城官屬卷与易奔逃卷与皆後也 陸登之云去年 三

曰清原之蒐箕矧先新上軍先都先新下軍二人先為鄉矣而後
勛登之知登於上軍也然則七年令狐之戮皆歷言諸軍憫先箕
矧憫上軍先都先下軍先都不登容可怨恨箕矧不失其登而亦
共作亂者蓋先克之虜狐趙并亦請退箕矧先都之於時即先
下軍箕矧雖屬不退因此意望以成小憾及狐射姑去奔箕矧位
次宜先中軍而先克代射姑箕矧身其故職蓋以此而恨也九
年注鄉共葬夏禮也 正考曰言禮者以明天子之喪鄉弔鄉舍
葬諸侯不親行也敎例曰万国之數至魯封疆之書至重故天王
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鄉共弔送之禮既葬卒與
而除凶魯侯死故而穆伯如周弔至此天子崩諸侯遣鄉弔送之
禮也杜以往年穆伯弔喪今令令葬二夏侯死說文知其禮尚
然也昭三十年傳弔穆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似不在
楚即當親行而言禮不親去彼言由君在楚上鄉守國故使少鄉
即段往耳非言君當親行也 夫人不自齊 正考曰蘇氏云夫
人幽而昏至唯有此耳餘不書者或禮侯不備或屬綴不告廟也

往七年同盟于扈 正考曰襄以僂八年即位其其年盟于泚九
年于葵丘十五年于杜丘二十一年于薄今唯言于扈按文公言
之陸地道也故書 正考曰穀梁傳曰震動也公羊傳曰震者何
動地也何休云信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周語伯陽
父曰陽伏而不氣出陰迫而不旨柔遂於是地地震瓦是云陽言
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氣出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為
異也 陸稱君云略文 正考曰在二十三年荆人來聘不稱楚
子使甚至此稱君以使大夫其禮与中国同其禮既曰椒亦宜稱
其名今不晉氏信死歟文知是史辭自略死歟例也穀例曰楚殺
彘臣与宜申賈氏皆以四圍案楚殺大夫公子側成熊之等六七
人皆稱氏族死內獨於此二人不稱也斯蓋非史策旧法故死凡例
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備春秋因采
以示善惡之所起則刊而正之不者即而予之不皆刊正也諸侯
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諱異則或林
官或但稱氏若死喪死歟信所不發者則皆執旧文或未賜族或

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云公以下皆書云布足以明時史之同異非仲尼所皆歟也 注衣服至者辭 正並曰鴻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襦致果傳曰衣衾曰襦禮稱襦者君使臣致服故云衣服曰襦也秦處西戎其國辟陋故不稱君使襦楚在莊公稱荆人東聘也成風夫人也東者不言夫人反尊者之辭也先言傳云儻公先薨也不言及并致之者 傳莊叔如周葬襄也 正並曰虛舉此經者嫌莊叔別以他更使周葬王更使人言故明之 注梁益至非卿 正並曰士穀書經別是卿也七年令狐之戰三軍將仇旻士穀十二年泃曲之戰三軍將仇杜旻死代士穀者而士穀獨為卿者先蔑奔秦傳旻其代十二年乘肩假下軍旻云代先蔑者假傳成文言之耳未必不是士穀代先蔑業旻代士穀也箕却上軍將也傳文先箕却後士穀士穀若將下軍則是旻之次也其夏似然或者晉於愾仇之外稱別有散位旻卿者命缺趙穿之類也傳箕却先士穀經士穀先箕却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傳崩得居下知其以位次也賈

達之箕却柙及非首謀案裏二十三白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杜之言及史墨辭无戈列則此亦然也 佳華耦可放此 三美

曰在礼卿不舎公侯舍則敗之祊人元年公孫敖舍晉侯于戚文
无所敗此公子遂与諸國同行諸卿皆敗遂獨不敗諸如此類莫
不盡然知諸能魯夏自非皆為其國喪敗皆從魯史以其体例已

舉不假改正故也 諸侯至旧好 正美曰此虽廣言諸侯主由

秦人發信隱元年王使來贈高說其緩若是曰盟之國必說其緩
可知款例曰秦之与魯本非方歡月盟魯竟不赴秦之不贈魯自
是其常也僂穆二公虽有月盟之美二君已卒則二子不得用同

盟之礼也今秦康公遠慕諸華欲通敬於魯无以由辭因翟泉有
盟追贈僂公并及成風假弔礼而行故曰礼也送死不及尸理不
當其夏書者書之於策出之子孫以示包厚之好也是言此信主

由秦也僂公成風服除久矣今始來弔贈當以喪礼待之檀弓曰
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
垂涕唄子啓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元乎亡於礼者之礼也其勤

也中是古有以服終其身者也何休膏肓云礼主於敬一使第二
喪又於礼既緩而尤氏以之為礼深也郑燾云若以由緩崇礼衛
將軍文子之喪既降喪而越人亦尸子游何得善之是郑不非其
緩也若說一使第二礼雜記諸侯平礼有含禭贈臨何以一使兼
行知休言非也 十年倍皆將強死 正彛曰強健也死病而死
謂被殺也 注以順流所逆流 正彛曰商在漢水北漢水東流
而南入江子西既至商邑例說不敢居商源以漢水順流而下至
江乃泝流逆上諸官當郵都之南故王在諸官下見之也 下注云
小洲曰諸穀水文 注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正彛曰言飯死於
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論語有陳司敗知陳楚同此名
也 注陳郑至同也 正彛曰杜以陳知舍楚子于息遂与楚侯
次于厲貉則陳郑當在次也信稱厲貉之舍棄子也飯則棄子尚
在也弟公逆楚子則字公亦在也 独舍楚子楚侯不言陳郑宋秦
故逆其复而為之說言宋陳郑三君降爵廢子也飯故不書也則
炫以四告文略故不書陳郑宋今知不然者此楚舍諸侯必是楚

人來告若楚人來告當以得諸侯由第何以略其采為陳平廉子
子會皆之逃飯宋為二國曰楚僕役極如許蔡二君降宋楚車許
蔡既不書於經故知宋却失位不見此乃信矣公明故杜由此解
列炫直以告文略以規杜之非也 注解儻至中央 正美曰采
公為石直无畏由危司馬而秩事公之僕自謂當官而所明无畏
當石子朱苟无是其張兩甄故置二危司馬使各掌一甄自然石
司馬一人當中央也 毋延到用極 正美曰无是此說人隨人
也 正心者以謹勅彼无中正之人言小罪尚不赦則大罪不敢為

其狀曰義卷第十四

春秋正義卷第十五

文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勅揚

十一年信注八年心失之 正考曰諸侯之卿出奔而後歸者宋
花元衛孫林父之徒皆昏其歸則高意諸之歸亦當昏之服虔云
反不昏者施而不德齊 隆亦同服虔而雜杜云襄二十九年樂未
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昏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
昏信即發文史失之即不書日史失之也類是也此既无信何知
史失杜必以由史失者案衛侯之歸于衛也信公納賂而請之
衛侯相之入于衛也莊公與師而納之歸知子益于知自我而歸
之皆受魯施並書旌經何獨意諸施而不德若意諸施而不德彼何
故施而德之春秋公侯大夫失位由奔墜人內而反者多矣若皆
施而不德不應赴告諸侯魯以不書內是則書者為非何以无貶
責之文定人之禮禮存亡之謂豈未有禮者在可諱之竟故杜以右
史官失之故不昏於策 陸野歸至漂姓 正考曰秋是北夷大

号鄭瞞是其國名魯語云吳伐越隨舍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耳
 聘問之仲尼之宴之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魯何為大仲尼曰昔為
 致群臣於舍稽之山防夙氏後至為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
 大矣客曰防夙氏何事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內
 漆姓在虞夏商由汪芒氏族周為長狄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
 極元何仲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巳十之數之極也此言
 長狄之長者彼言於周為長狄知鄭瞞即是防夙氏之後故以
 國語為說服云伐我者不昏諱之 注僑如至狄也 正義曰經昏
 敗狄于鹹即曼敗一國也敗其國而獲此人傳不言曼其將帥知
 是其國之君也穀梁傳曰長狄瓦石不亡害叔孫陽臣最善射者
 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何休云蓋長百尺魯
 語仲尼所云此十倍焦僂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魯語言不包
 十之是疑之言故云蓋也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
 兒故彼獲嬰兒故昏之此獲僑如不昏者潞國大其君貴故昏之
 此國小僑如賤不昏賤夷狄也 據其喉以戈殺之 正義曰考工

記戈之長六尺六寸耳得及長秋之喉者兵車之防皆三人共乘
魯宋與長秋之戰車皆四乘改其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蓋形如戈
也 注得馬至其功 正考曰襄三十年傳既此莫多叔孫莊叔
敗狄于鹹獲長秋僑如及虺也豹也皆以名其子宣八年傳穆魯
苦趙生子憺待夏而名之陽列之彼獲夏故名之曰陽州知得臣
亦待夏以名其三子以旌章其功也此三子未必同年而生或生
訖待夏或夏後始生欲以章也取彼名而名之也注在春秋前
正考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即位十八年以魯惠公二十一
年卒之在春秋前二十六年不知鄭瞞以何年伐宋也 注皇父
公父名 正考曰皇父戴公子女本文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
後名且以人子孫以皇父為氏知皇父字克石名 獲長秋綠斯 正
考曰服虔云不言所埋之其身首同處於戰地可知 注皇父之友
當負 正考曰賈逵云皇父與殺生牛父三子皆死却與以內殺生
牛父二人死耳皇父不死焉融以為皇父之二子疑父在軍內敵
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三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死誰殺綠斯服虔

之殺嫁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下言宋公以門賞而班
之由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實疑皆死賈君由也之如馬之言於
傳文之順但班獨受賞知三子皆死故杜亦曰之住門閔門征
稅也 正身曰禮唯閔門有征知門是閔門也禮司閔司貨賄
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禮國凶札則元閔門之征却去去征禮
者貨賄之稅孟子曰閔元而不征則天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
塗矣如彼文知出入閔者必有征稅但不知元而稅一也然稅禮文
雖門亦有征必知閔門者以閔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偃
介之閔暴征其私是閔禁之重異於城門此言食其征稅故知閔稅
也注長狄之種絕 正身曰此時長狄種絕仲尼稱云今日大人者言
商時呼住前長狄為大人未必其時有之若商時祇有其種吳人
不應怪其膏也但如付信文長狄有種之類相生商有支胤唯獲數
人多其種遂絕厲可疑之命守封陽之山賜之以陸為姓則是也
由國主縣歷四代安得更无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為民心方以類
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倭數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為匹配豈有

三丈之妻為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感也國語仲尼之談尤信
丘明所說通賈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孰實疑之久矣蘇氏
之國語稱今日大人但逆君夷狄不在中國故云遂亡公羊穀果
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晉記異稱如史記所云
秦時大人見於臨肥 十二年陸渙至臣之 正考曰此實大子
公以諸侯禮逆之公既為之由君史遂遂公之意成十年晉侯有
疾之大子列蒲為君令諸侯伐却經即晉侯史官不可及公之
心追言也子漫君所稱更其真故也 陸既婚記其卒 正考
曰天子諸侯絕期媼女於諸侯則皆曰媼成於敵休其禮不由降
卒則服大功九月叔姬既而祀之夫人蚤見出棄稱以恩錄其卒
喪服女子既媼而反在父母之室從本服由之齊喪期此既昏其
卒尚服其本服杜譜不知此叔姬是何公之女嬰始與姊妹皆服
期也穀例日出棄之女反在父母之室則與既葬成人者同故亦昏
卒也祀叔姬率穀梁以為公母妹姊謂曰母姊妹 信始朝公也
正考曰劉媪云魯公新立隣國及時耳朝則曰公即位而未朝晚

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君及時者則去即位而見晚則去始見霸王即位魯君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君新立性朝之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 注亦統言而卒 正義曰傳言請无飽昏成五年有杞叔姬卒故知立其姊也夫入也其姊亦字叔者周之法積叔也款例曰杞桓公以倚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妾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卒一人出皆杞桓公夫人也傳例出曰其飯不昏來飯未飯而卒也既飯而卒亦當書之或五年祀叔姬來飯八年書卒是也宣十六年御伯姬來飯後不昏卒者或更始於大夫故不書卒耳 注群舒至竟舒 正義曰世本偃姓舒庸舒蕪舒鳩舒鮑舒龔以其姓一故言屬以包之 注大器至璧玉 正義曰聘君用圭享用璧聘夫人用璋享用琮聘禮記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故知所言大器是圭璋也考工記玉人云環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与璧皆九寸向諸侯朱綠纁八寸知去之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向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言互相備者朝諸侯与天子

曰聘天子与诸侯同也所言朝圭九寸聘圭八寸謂上公礼也使
臣出聘降君一等故八寸则侯伯之使而圭六寸子男之使而
瑑璧四寸也聘圭曰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輕財
而重礼之義也然則王必还其来使而下云致諸執事以內端節
及裏伸辭之者礼聘終虽後仍还玉初聘之時其意欲致与主
国但主国謙屈礼終还之且裏伸辭之者內不欲与秦內好注
藉薦也 正義曰聘礼執圭所以致君命之致藉玉而後通若
坐之有薦薦然故以藉內薦也 深墨同軍 正義曰墨璧也軍
營所處築土自衛理之右墨深者高也高其墨以內軍之阻圍崇
觀礼說為壇深四尺却注云深高也是其義也 注例室至廢孫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云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官正室守大廟
却去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知側室是支子言在適子之側
也族譜穿趙風之孫則是趙有匡父昆弟之子也看右正室故禮
穿右側室穿別右邯鄲氏趙旒趙勝邯鄲午是其後也 裏糧坐
甲 正義曰甲者所以制衛常備敵則被之於身米戰且坐之

地 陸司馬心兩軍 正美曰魏武全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終曰說
綏卻也言軍命時苟死終必是退軍之名終訓由安蓋兵晉務在進
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即由大罪故以終由名焉 陸愁缺也 正美
曰愁者缺之負今人稱缺由愁也 沈氏多方言云愁傷也即缺也
下云死傷未收則是已有死者但不至大崩未甚喪敗故由皆未
缺耳 十三年陸再同盟 正美曰朔以依二十九午即位其年盟
于翟泉文二年于岳陵七年于亳云再同盟者此文公言之陸未
同盟而赴以名 正美曰蘧蔭荊子瑣之子也莊二十九午即位
九年于魯盟于犖而云未同盟蓋此文公由言故云未同盟則姑
以羊盟規之非也 陸大廟之室 正美曰估魯不共則於此室
而共知大廟之室也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
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答四阿而下為其
室中又拔出內重屋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後廟重檐天子之
廟飾節之後廟重屋也是天子之廟上由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
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以羊經作在室位曰在室者何魯

公之廟也周公祫大廟魯公祫在室群公祫宮此魯公之廟也曷
曰謂之在室在室祫也之不毀也左信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
之大室則此室是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
位曰魯公之廟文在室也武公之廟武在室也不毀則祫在室在室非
一君廟名者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早諡且无氏經內大室不作也
室故无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為大廟之室也壞必更作書其壞而
不替作者隨即脩之故不替也定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十月新
作雉門及兩觀若臺從時織其緩作故別書之耳 傳陸彥吉嘉心
澹園 正義曰桃林之臺在南河之南遠處晉之南竟陸秦適爾
乃由此路使齊嘉會以臺者以春與東方諸侯遠結思好及西乞
聘魯而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據東西圖已故使守此厄塞欲
斷其耳往故也 六師相見於諸侯 正義曰六師在朝且夕聚集
而特云相見在諸侯者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羣人私談
傳商是城外之也也耳 巨外夏 正義曰曹季是孤突之孫孤
偃之子本是狄人乞知外竟之夏得知狄之情得豫內之備

乞賤而有恥 正身曰服虔云禮巨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汗辱

請車至之先 正身曰請曰是東方之人并有才乞堪與彼魏邑

二三有司說服秦之言者吾與先折 注魏壽餘畢方之故 正

身曰固元自晉侯賜畢方魏之孽者乃乞孫為魏之在適壽餘為

魏邑之主當是孽之也親故云畢方之後 臣死而悔也 正身

曰言身拘死 晉妻 曰戮柱秦必无益於君不可改悔 注策

馬枋 正身曰服虔云饒朝以策書贈士舍杜不然而者壽餘請說

士舍即行不服晉策為辭且夏既密不宜以簡贈人皆結以書相

與皆云與書此猶不宜云贈之以策知是馬枋之故也 其處者

為劉氏 正身曰伍負屬其子托祈使內王孫氏者知已將死豫

令改換其傳文由而發之士舍之幣在秦不顯於舍之身後死所

辟俗既處秦內劉氏未知何意言討尋上下其文不彰深疑此

句或於本言蓋以為漢室初興稍重古學充氏不顯於世先儒无

以自申劉氏從秦後魏其原本出劉蜀掘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

帝時實達上疏云五經皆无證口識明劉氏由竟後者而厄氏猶

有明文竊禮薛世籍以以求道通故及引之以內謹耳注士舍
心之姓 正美曰昭二十九年信林陶唐氏既衰甚好曰劉累已
飲食鳧交王孔甲賜氏曰御裏二十四年信范宣子云句之祖自
虞以上內陶唐氏在夏內御鳧氏在商承韋氏在周內唐杜云晉
主夏盟為范氏晉語云昔隄叔子達周難於晉生子與內司空在
及武子仇文襄輔成景是以受隨范冒達云隄叔杜伯之子周宣
王殺杜伯其子逃奔晉子與士為也武子為之孫昂士舍也又在
本土為生士伯缺人生士舍之生士變舍是為之孫昂士舍也又在
子在秦不被賜族故自後累之姓為劉氏秦滅魏劉氏徙大梁漢
高祖之祖為豐云又徙沛故高祖為沛人 注缺知之缺山正美
曰邾都本在鄒滕之北有繹山徙都於彼山旁之書有曰
邑故曰缺邾邑也邾既遷都於此竟由別有繹邑宣十年孫叔
父帥師伐邾取繹取彼之別邑不取邾之國都也但邾是小國彼
邑亦取繹山之名應邾邾耳 注左右之徙之 正美曰史明
卜筮知國遷君必死不知君命自當華也左右之意理不違命可

長尤右勸君勿迂以一人之命內言也文公之意人君之命於黔民
迂則民利志在必迂以百姓之命為主也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之
短先定不迂亦死是不可如何百姓之命利在水土遷就善居則
或亦樂乃信在死窮也晉遷新田十世之利衛遷帝丘卜曰百年
是信也 君子知命 正彖曰俗人見其早卒理其由迂而死之
之短長有時不迂至期亦卒信言君子曰知命所以證俗人之惑
知文公以在二十九年即位至今五十一年其國久矣命非短折
也書不共 正彖曰執例曰大邑之屋國之所善朽而不繕文公遇雨
乃遂傾頽不共之甚故特書之 注子亦記恤之 正彖曰鴻尸
羨宜王勞來諸侯之詩也為章云之子干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之子侯伯卿士也存省諸侯劬勞外野爰日也矜憐也
王命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 諛貧定躬者又苗衰此鰥夫寡婦當收
斂之使有依附子微言 知寡弱訪使魯侯遠以還晉存恤之也
歷四月而還晉 正彖曰四月大夫行役之怨詩也為章云四月
維夏六月但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大夫言已四月初夏而行至

六月佳暑矣寒暑易節尚不得飲我之先祖非人乎王者何尚初
思於我不使備祭祀也文子言已思故祭祀不欲更極還晉佳載
馳至救助 正戎曰載馳許穆夫人衛之滅思故唁兄之詩也
其四章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蕪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怨釋
且狂其五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
子死我有尤而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此美取小國有急控告大國
之在五章而傳言四章故云四章以下言其并賦五章 佳一月
三捷 正戎曰捷勝也三者御侵也伐也戰也 十四年佳七年至
捷赴 正戎曰齊在遼考公卒弟潘殺考公子而立是昭公之
之則以僖二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踐土觀文以言之唯月意之
盟耳杜以長歷校之知乙亥是四月二十九日昏五月旋赴者蓋赴
以五月到唯言卒日不言其月而書其所至之月佳季至昏之
正戎曰日羊信曰存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
何以各祀異也穀梁傳曰存之內言彗星也其曰入北斗之有環
域也數天云彗星內攬槍郭璞曰欽星也亦謂之彗言其形字日

似婦也經言入于北斗則徙他處為入是既見而移入北斗也
星長有尾入于北斗杓中妖星非常所有故昏納揅苗于邦
正義曰揅苗不言邦者下有于邦之文莊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
者上有伐齊之文文以日也傷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子于頓
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被曰是國君故祔其國哀二年
晉趙鞅納衛于子蒯聩于戚世子之葬以名存國上下又死衛文
故亦祔國与此異也齊小白齊陽生許叔蔿季之屬經死納文又復
得國与此不同也劉炫云已去邦國又祔邦君故不祔知揅苗也
得國內君皆舉國言之齊小白入于齊是也經既許也昏卒正義
曰信祔請葬不許明年信去葬視共仲則是不得從大夫禮葬而
得從大夫例昏卒者卒葬異禮復不相連隱公昏薨不書葬不成
喪不以君禮成其喪也不以君禮祔得魯公薨教魯不以卿禮葬
既許其後得從例昏卒注舍未至四年正義曰公羊之例既
葬柩子踰年林公左氏則不然僖九年九月昔侯說諸卒冬晉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信曰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苟息立公子

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經書里克殺其君卓是未葬
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名也此林弒其君舍已成君故
云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也傳云五月昭公卒舍
即位後七月為商人所弒經傳死葬昭公之文又府侯以五月而卒
傳稱七月弒舍時未合葬知已葬者正以舍已稱君決知既葬春
秋之世多不如禮葬之早晚時有遲速雖後違禮而葬後君葬說
即成君非計禮之葬日始成君也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年六月
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仇來聘是葬連成君之文也杜以成君在
於既葬不以踰年為限此言未踰年者意在排舊說也 注大夫
至昏字 正者曰崔杼死罪昏崔氏出奔此貴子哀昏其字者於
例字貴姓名故陳父女叔之侯皆書其字則書字是皆之常例也
崔氏傳曰且告以族故曰林氏唯以不名為葬 注諸侯至人例
正者曰諸侯執諸侯之大夫死罪則稱行人以見死罪之者王者
之使不問有罪死罪諸侯皆不得執之執之則內不臣以諸侯死
執王使之者故單伯不依行人例言單伯身雖死罪不依使例故

不祗行人也諸侯不得執王使而諸侯之史得貶王使者史之所居
周公定法已君有包聘尚書之王使有德亦得貶也陸叔姬之母
辭正義曰信稱子叔姬姬奔昭公知舍之母也不祗夫人自魯
錄之父母辭亦不知是何以之女魯是其父母亦不言文公是其
父稱子叔姬者服去子殺身執國之故言子為在室辭十二年子叔姬
卒已被祀絕是並在室也信往奔亡至福也正義曰因崩薨
而言禍福則禍亦崩薨之類福是反禍者也福莫大於其國有災禍
莫甚於七家喪國禍亦崩薨之類相攻之物且奔之飯後其夏多
災雖有出入之例未見不告之義此信於崩薨之末言之故知奔亡
是禍飯後是福也將免乎我正義曰言爾已殺君矣我若為君
爾將肯放免我乎言將殺我列炫云爾將免我為君之夏求往
後三至詳言正義曰昭十七年信甲須云彗所以除曰布新也
天夏恒象又二十六年信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宋齊晉
三國之君並由死道皆有穢德今註言出而彼死是除穢之夏但未
測何以知此三君者之史服但言夏徵不言其占非末字所得詳言

故言其驗而不推其爻 注國語之內信 正彖曰楚語蔡邕子
去楚在王方弱申公子儀父內師王子變為傅使潘崇子孔帥師
以伐舒變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不至則以王知虜人哉彼
殺二子而後王 注爾雅宋至內鄉 正彖曰鼎未朱邑在十二年宋
萬穡閔公蒞叔大心者宋蒞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當其
勞以蒞邑封叔為附庸莊二十三年蒞叔朝公是為附庸故終朝
附屬宋國故云宋附庸也宣十二年楚子滅蒞此時蒞國仍在
高哀仕於蒞國遂被擢升為宋卿 注齊人至廷赴 正彖曰
商人實以七月穡會取其位而齊人未服三月而後定之訖始來
若不告會死之月唯言商人穡會魯史以其九月來告即昏之於
九月如此信文者以九月命書九月明經之日月皆誤赴而昏非
變敗詳略也杜言以者排先儒言日月有變敗之爻 注釋言某甲
正彖曰心惡其政不以為公凡與人言欲結君者終不謂之內曰
夫已云斥懿云之名也劉云甲已俱是名故云穡言某甲十五年
注華孫司馬 正彖曰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于未及孫良夫盟彼先以君命行聘禮既而別與之盟故昏聘又昏盟此無使來聘魯不令結盟故昏盟不稱使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即其此也諸侯之規例昏名氏以華耦之率其屬官備禮之儀故貴其人書其官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馬奔唯言其官不言氏族此既書司馬後曰華孫者劉炫云或以力華耦貴之既祭故特各族字信華耦魯人以內歛則君子不許是魯考之不潔蓋史有文質故詳有詳略注大夫至未身正身曰栢十八年公之喪心自齊僖元年夫人氏之喪心自齊二注者云皆於廟也是公與夫人葬於外竟皆於廟也至例書於策宣八年仲遂卒于岳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狸脈皆不書喪至是大夫喪還例不各此猶昏齊人假公孫敖之喪者叔例曰公孫敖緘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昏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歎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曰內孟云且國故是也不言某者魯人取之齊人送之非有專使特來故不言來哀八年齊人假謹及闡注云不言來命假之死指使此亦彼之

親也 注齊人包異文 正史曰伯例出曰未飯是直出之大也齊

人以王之故來送叔姬故與直出異文也使者早微不可言齊使

人故云齊人來飯九年奉人來飯信公成風之禮定十年齊人來

飯鄆謹龜陰之田成九年晉人來勝之類皆是來者微賤不得稱

君命故舉國稱人 信陸古之至不名 正史曰杜預伯文諸言各

曰者皆是仲尼都意此云其官皆陸而多書曰司馬牛之明是貴

其官從故畧其官也聘禮之夫有上介忽介至所聘之國誓于其

竟則史讀各司馬執策賈人執玉有司展幣其後群官多矣詩絲

蠻之篇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稱鄉行旅後昭六年楚公子棄

疾聘者至於却竟而誓知其從人多矣盟舍禮重於聘知古之盟

舍必備威儀樂贊幣賈之與主以成禮為敬故伯亦其官皆陸也

之也春秋之時率多不備威儀故伯亦言一介行李是也華孫

今他已率其官屬以禮古典所以敬其君矣而自鎮重也使人既

重而承夏恭敬則善被焉而實禮焉也魯使藤園已善主厚禮是

可貴之夏故仲尼嘗而不名也寧死故揚其先祖之罪而已謙辭

是不敬之極魯人以為敬明君子所不與言仲尼貴其官廷君子
嗤其失辭有善有惡皆兩舉之也穀例曰古之盟會必備禮儀示
等威明貴賤各以成禮內節之制兼備則名位不愆華錡居據
據之世而巳率由古典所以敬復而自重使重而復敬則貴者而
禮篤故考之也至於宴會追述先人之罪內已謙辭以失辭故皆
言魯人以為敬明君子所不與也是言善惡兩舉之復也襄五年
傳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貪也君子禮登共王於是刑言貪
也罪王夫不刑責共王亦是兩舉之文其意彰於此也服虔云華
耦曰卿侈而不度以君命偕好結盟舉其官屬禮之空虛廢職
魯人不知其非反為貴之其意以為貴之者魯人貴之非君子考
之案經傳父與魯結好子哀不與子司敗故節來奔單伯自齊
致命皆言書曰考之實善而貴之也此亦云書曰司馬華孫貴
之何故惡而考之也劉炫又雅云內不知其非偕父豈亦魯不
知其滿而貴之乎孔子脩春秋載其得失定其褒貶善惡事於其
臧否示於來世善魯人所善亦善之所惡亦惡之已死心於抑揚

逐逐魯人之善惡削筆之勞何所施用約之以理豈其然哉其嘗嘗
既禮共聘之官死關齒有自治政者豈奉朝令行而責其空官也
若以官從節責空官聘禮官屬不少豈周公妄制禮乎 注亞旅
上大夫也 正義曰尚書敘誓或王呼群官而誓曰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孔安國云亞次也旅忽也忽大夫其位次卿成二年魯
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候正亞旅受一命之服皆師後即次亞旅知
是上大夫也華倭不敵為君請受上大夫之享魯人 正義曰
魯人魯鈍之人 諸侯之制也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
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屯相朝也節去去父死子立曰屯凡諸
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內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要
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和子來朝信曰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朝之而被朝之也文九年華伯襄卒
十一年曹伯來朝信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朝之而朝此也則知其
秋之時稱有世相朝信與月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唯有此信元
五年再朝之制以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疏缺未知

古是何時去言古者執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時天子蓋六
 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能朝五年再相朝者似
 如以然則古者執今時而道前代也耳不必皆道前代也信古者執
 國而謀非禮前代之人有此謀也古人有言禮禮前代之人有此
 言也詩云我思古人涕思夏殷之人也此言古者亦非必及殷却
 言夏殷禮亦也依十五年公如齊杜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引
 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也禮前代禮也或人見信公朝齊杜引以
 內證遂言五年再相朝是夏商主之法然則魯亦霸主也伯何以
 朝之重豈推魯內霸主而屈已以朝之也且云古之制也則是古
 之聖王制由此法天子不親諸侯死霸明德天子豈慮在表霸王
 威權不行而著之制此法政諸侯以朝之此不達理之言耳然則諸
 侯之邦交者皆以快近隣結息好安社稷息民人工字相望竟界
 連接一在一朝號陶大甚其於間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
 在相朝者以其一曰一刺彼此未狎於口之際必須往朝奉其禮之
 大有不言唯有以夏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文不具耳文

裏之霸其粉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律未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
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五年一朝者亦謂朝大國耳且彼國說常華
非獨霸主之喪明侯諸侯相共行此禮也霸主適時制宜此已創
制改物諸侯或從時令或存舊制此在文襄之後仍存舊制故五年
再相朝也信古之制以文襄已改故也昭十三年歲聘同朝是
周之諸侯朝天子之法故釋例引之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以
解朝聘之數高晉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孔信云一朝舍京師是再朝而
舍周之正禮也若然大行人云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
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甸於服
數朝者大行人所云禮重物而見或君自至或遣臣來除計貢物
之外別有朝舍之禮沈氏以為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三年皆
內朝故伯之陸以間朝以講禮與再朝而舍是三歲之朝與六年
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但魯泚董之伯國而沈云
朝收伯之禮又昭十三年朝盟主之法亦死明證沈氏之言未可
疑也陸孟氏心孟氏 正義曰魯孫敖慶父之子杜以慶父與莊公異母

喪長林孟孟強曰於通自稱為仲以其实是長廢故時人或稱孟
 氏 注堂阜至所飯 正考曰喪大記云飾棺君黼惟黼荒火三
 列黻三列素錦褚加惟荒黼紐六大夫登惟登荒火三列黻三列
 素錦褚黼紐二玄細二却玄云飾官者以華道路及墳中不欲使
 親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惟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惟
 布荒君大夫加文章蓋黼荒緣邊為黼文登荒緣邊為雲氣大
 黻為列於其中耳褚以襯覆棺乃加惟荒於其上紐所以連結惟
 荒者也禮之飾棺唯有耳齊人歛之飾棺蓋依以大夫之制而
 內之飾置諸堂阜故內不殯示死歛異魯人哀之也阮氏云飾
 棺帛雜記云諸侯死於道其輅有綈緇布裳惟素錦以內屋而
 行大夫死於道以布為輅而行者或當然 注下人魯下邑大夫
 正考曰治邑大夫制呼為人孔子父由鄆邑大夫謂之鄉人知以
 下人是下邑大夫其邑近堂阜故見之而告魯君 注教卒至喪
 禮 正考曰教卒已向周年雖尚毀以內請知教卒即請至今未
 已也信言移毀是不後應毀故知毀已喪禮也劉炫云教去年九

月卒至今年夏祀月未而不得祫期年今知邾者杜以信云惠叔
孫毀祀日月之歆盛言其遠故云期年但首尾二年亦得由期
年之義劉以未周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 惟堂 正義曰檀弓云
尸未設飾故惟堂小斂而徹惟堂大斂之節又惟堂以至於殯恒
惟堂難記云朝夕哭則不惟今邑已恨穆伯故朝夕哭仍惟堂檀
弓又云惟躅非古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与此相對也敬姜者穆伯妻
文伯歆之母也穆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与歆非一人 祭故至道也
正義曰祭敬者禮助祭於兄弟之家其故也喪哀者禮見才死
喪之衰竭其哀也情由不同禮內相怨恨情由不巳和曰尚死純
其愛是相親之道也 注曰顛心而死 正義曰句窺處立有寇攻
門不昏者脂履云魯國中小寇米異國侵伐故不昏也 注得常
曰非禮 正義曰此与莊二十五年經文正月彼信云非常此信云
非禮者彼失常鼓之月言鼓之由非常以得常鼓之月而用牲內
非禮彼云六月實是七月信固日月之變以起時歷之誤故釋例
曰文十五年与莊二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後發信曰非禮者明前

信款以審正陽之月後皆發例款以明諸侯之禮而用牲由非禮也
 以乃至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是解二信不同之意注去盛
 饌 正義曰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妃子王日一
 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天地有災則不舉却去之殺牲盛饌日舉
 今之天子不舉是去盛饌也膳食也 注責群陰伐稱擊也 正
 義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墻下答陰之氣
 論倍云鳴鼓而攻之伐鼓者是攻責之也故云責群陰也日食者
 陰侵陽故責陰以救日瓦安國尚書傳云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
 竟上公然則社以上公配食天子伐鼓責群陰亦以責上也諸侯
 用幣于社請上公亦以請群陰也互相備也 注社者至責之
 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曰封由上公祀由貴神社稷五祀是者是
 社是社由上公之神善於諸侯禮用幣者皆是告請神明之莫以社
 善故用幣請救而不敢攻責也陰侵陽而請陰者請止而勿侵陽
 也 注天子至訓民 正義曰天子不舉自取食耳而以由夏神
 者是故神明乃自取獲傲膳不舉亦是夏神之義故通以不舉為

事神也 凡勝至入之 正義曰此傳已發凡例襄十三年後款傳

之用大師曰臧弗祀曰入再發例者兵之所加不可細舉故舉曰

策之典以例而言用大師起大衆重力以陷敵國而有之皆勝國

通以滅為文也以成師重力自獲大憚得而弗有故直以失力辭

曰入之而已憚不包地國不通邑滅邑必主大師是故再發例也凡

諸侯至後也 正義曰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

公故不昏所舍因發例云凡舍諸侯不昏所舍後也後至不昏其

國辟不赦也彼乃身更而公後期諱君之惡故摠林諸侯此亦總

林諸侯不舍非公之罪而終文相似借辯其嫌故更後發例而以

善形免凡諸侯由更更聚舍而公不與則不歷昏諸國諱君惡

也若公實與舍而亦不書諸國為公後期也即七年扈之盟是也

今於此舍受賂舍罪致使魯有奔惠公出與非公之罪經與後

期文同似為公諱故借發例以明之此舍公出與非公惡也曰

女也道也 正義曰言曰者原所侯之意而由之辭也責董曰女
而故行禮責於朝魯也天道以早為為人道以小事大禮者自

早而為人朝者謙順以行禮，以順天是天之道也。詩曰：
于天。正義曰：詩小雅而禋正之篇，胡何也。禘人責朝廷之臣
女群臣上下何以不相畏乎？女上下不相畏，乃是不畏于天也。十
六年注：諸侯至詐，正也。曰天子頒朔於諸侯，受而獻之
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以月之政，禮
之視相，因以其日又以期享之。禮祭皇考以下，禮之朝廟，以年公
疾自二月至於五月，已經四月不得視朝，故昏公四不視朝，借祫
正月及禘，平公有疾，使孝文子舍舟，使則正月公初疾，不得視二
月朔，至五月而四故，知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
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計有三年餘月，公以疾不視朝，當此也。餘皆不
昏而此，獨昏者，公身有疾，不得視朝，固莫不廢矣。无所取，因此舟
侯疑公，故得舉此以表行，更餘時，疑可知也。穀制曰：魯之群公以
疾不視朝者，多矣。因有夏而見一此，猶數不朝，正之義是其夏也。又
在時，舟侯不信公，宜有疾昏者，且明公宜有疾，此詐舟也。史
之所昏，魯其始不於二月昏之，而以五月書者，二月公始有疾。

未知來月瘳否不得豫書其數至六月公瘳乃積前數之闕故
以五月書四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彼皆有疾此
不言有疾者在道而還容有他故昭十二年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
後皆為晉人僻公而还冰內疾也故須言有疾以辯之公不視朔
唯有俛耳无所分辯故不書瘳也告朔禮告於祖廟視朔禮聽治
月政視朔由公瘳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疑是以廢更有不告
朔者故欲去其羊耳六年閏月不告月書經以說之在後若不告
朔不復書之者蓋以閏月不告其說已明故於後不復說之閏二
年告禘于莊公已說其速文二年大夏于大廟不復說之者亦如彼
之類不重說也 傳注伯禽至七君 正義曰魯世家公伯禽子
春公首弟煬公熙子出公圍身微公滑子后公權才獻公具子順
公寧弟武公款子懿公戲才孝公紇子惠公弗皇子隱公息姑才
相公允子莊公同子閔公侑兄僖公申周公不之魯從魯公數之
者十七君也 毀泉臺 正義曰蛇自官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官

內人見復宮而出殿臺并毀其宮也 注魯人至壞之 正美曰

人見蛇出而善其以為臺是妖之穴仍禮以處有妖更惜為害毀

之所以絕其陽安民意也故穀例曰見蛇自泉臺出如先君之教

入於國聲善之靈通与妖舍而國以存災遂毀泉臺各毀而不變

大以示為者君人之心一國之俗須此為安故不說也以不變文

知不說也不書蛇入國者鸛鶴非魯國之有故書其所死蛇是魯

地所有善其不由此蛇凡物不內與則不書也 注我山夷也正

美曰四夷之名隨方定稱則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當處立名

則各從方号故北戎病燕奔使伐山戎北方得有戎故楚西亦有

戎是山間之民夷為四方号故云我山夷也 注遷楚地百

濮夷也 正美曰將欲伐楚聚於此地故知是楚地也牧誓武王

伐紂有庸濮侵之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濮由西南夷也

穀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死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

百濮也下云各走其邑是死君長統之 申息之北門不替 正

美曰申息北樓中國有寇必從北來故二邑北門不敬開也 注

蚘冒心地名 正考曰蚘冒者楚女也蚘冒在才熊建殺蚘冒

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蚘冒是兄不得由父今知不然者以世

家之文多有蚘繆之經信異者蚘是一條杜氏亦不見其文但見

而不用耳則以世家而規杜非也言服陞陞則陞陞本是他國蚘

冒始服之也欽例陞陞與信四年次于陞由一地穎川君履陳南

有陞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蚘冒之時未至中土不應已

已越中息遠服穎川之邑疑非也 注駟信車也 正考曰釋言云駟

信也舍人曰駟者者之信也郭璞曰信車驛馬之名也 弟公心

恤也 正考曰禮於國人德言接待之也錫其粟而貸與國之飢
民也禮與人物曰饋詔遺也饋詔皆是與人物之為也民年自七
十以上死有不饋遺以飲食也珍異謂非常美食羞進也時加進
珍異者謂四時初出珍異之物也死有一日不歆於六師之門言
歆請不絕也國之賢材之人死不復公子者夏之也其族親自相
以下子孫死不恤公子皆賑恤之也 注元華督魯孫 正考曰廿
本元華督生世子孫生元華孫御夏生元華元右師是也 注君

祖至夫人 正考曰哀十六年信蒯賁告周公蒯賁得罪于君父
君母謂母為君母則祖母為君祖母矣故云君祖母者諸侯祖母
之稱也昭公成公之子襄公之孫故襄夫人是其祖母也佳襄夫
至之師 正考曰周禮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
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采邑之田任稍
地以小都之田任闕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近郊土遠郊
二十而三甸稍闕都皆无田十二彼後國都而出計遠近節級而
別為之名鄭玄引司馬法王國百里內郊二百里內甸三百里
內野稍四百里內闕五百里內都諸侯之與天子竟無不同亦尚
近國內郊之外甸甸天子之甸內公邑之田則諸侯之甸亦公邑
也師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杜書帥甸死以相明故舉
鄭書之去郊甸之帥其實正是甸地之帥非郊地之帥也 佳始
例至君罪 正考曰宣四年信例曰凡弑君稱君之死道也稱臣
之罪也彼是弑君大例經下注多例在宣四年指彼例也彼處
在此之後乃是例之初始故謂彼為始例彼因故生弑君而奏信

例是始例發於臣之罪也此祐第人弑其君文異於彼故重明君罪
謂與彼例若重也穀例曰却灵宋昭文異而例曰重發以因之

十七年注自國至故也 正義曰穀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

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舍衛在陳上莊十五年冬僖十七年三十五

歲凡八舍陳在衛上在十六年盟之下注云齊桓始霸楚亦始

強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退之遂班

在衛上終於春秋但齊桓分陳於衛上乃在莊之中年不得以莊為

始故云自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上也今曰大夫舍伐宋

欺之稱人而陳在衛下襄二十六年澶淵之舍僖稱宋向戌後至退

在却良霄之下此僖是歷序大夫之名不言公孫寧以後至被退

厥三年僖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多為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彼

言大夫位有為卑次序列之升降則公孫寧位非上卿故降在衛

下也檢春秋上下亦有後至死僖而杜云後至者則魯小子然莫

也案彼則公孫寧未必非後至但杜弘通兩解故云昧上卿耳

注西當內北蓋經誤 正義曰經言西鄙僖言北鄙服虔以內再

來伐魯西鄙魯北鄙不各諱仍見伐案經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
鄙冬齊侯侵我西鄙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及齊人伐我
北鄙皆仍見侵伐魯而不諱此何獨諱而不書人言諱者諱國惡
也齊侯死道而伐我之非有惡而可諱何以諱其仍伐故知正是一
夏經文誤耳知非仿誤者魯求與平陽盟于穀之是濟北穀城縣也
穀在魯北知北鄙是也 注昭公至大教 正義曰弑君稱君之又
罪者欲以懲創人君使為鑒戒不書弑者之名以見君亦合死其
君雖則合死要非臣所得弑故文公宜以弑君受討林父稱人猶侯
不序責死者罪弑者所以督大教之 禮魯君早臣之教也 傳使
執評而與之書 正義曰使執評便之行適晉也與之書與此執評
晉令持以告宣子 注藏勅也 正義曰藏之為勅先正訓也先
儒相告為然賈服皆云藏勅也 一朝至于君 正義曰穆公以伐
三十二年即位晉襄公以文公六年卒一朝于襄三年十一月也
再見於君十四年七月往年八月也或者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
勅成陳更再見于君謂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八月寡君又朝

是也 孤之二三臣 正彘曰禮諸侯與臣言自謂寡人小國之

君自稱曰孤臣與他國之人言稱曰君為寡君此般生對晉稱曰

君有云寡君之二三臣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

札瘥天昏是其甚也此言孤者蓋却伯身自對晉或自稱孤般生

固即以孤言其君也 注音所至假借 正彘曰釋言云庇庇蔭

也舍人曰庇蔽也蔭依止也郭璞曰今俗呼樹蔭曰蔭杜意言本

當作蔭古字音同皆相假借故借作音言處死不挾庇蔭之處喻

已不挾所後之國勸張楚也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

迫將死不暇復挾善音急之至也劉炫後服說以為音色裡不挾

音色而出之而難杜今知不然者以借去銖而走險急何也挾言

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其怖急得險則傳不巨遷挾寬靜蔭蔭

之所借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論音色好惡故杜不依服虔

劉以內音色而規杜滌也 注銖疾走貌 正彘曰銖文連走故兩

疾走負 十八年注不稱盜罪商人 正彘曰料君稱臣之罪

賤臣料君則稱盜衰四年盜殺荼侯申是也盜字商臣名之處以

賤不階書名變文謂之盜耳此弑商人者而歎閭職亦應書盜不
稱盜弑者罪商人令後弑君稱君之例也 注書二至介 正
曰婦為卿介則書使不昏介倍二十六午公子遂臧孫辰如楚乞
師昏遂不昏辰是其正也襄十四午季孫宿叔老並書之者晉人
敬之自尔以後晉人輕魯敬而益敬其使故特兩書之於法不應
書也此倍稱惠公立故且拜葬是以兩夏行非相為介故並書之
耳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倍稱栢子獻却俘孟孫報夫人
之幣亦以兩夏行故並書之但彼非是同時受命經應各自為文
但以晉人輕之故不各自別昏与此意少異也 注先君至之稱
正美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以先君既葬故稱君也此亦先君
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成君以未成君昏之也子者葬前在喪
之稱也若言稱在喪而自卒然諱之也欵例曰公子惡魯之正適
嗣位免喪則魯君也襄仲倚齊而弑之罔以為諱故不稱君若言
君之子也 注稱君之死道也 正美曰楚太子商臣弑君言太子
此倍稱太子僕因罔人以弑紀公不稱太子而稱君者以見君死道

傳言多行死礼於國是其无道之狀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稱
國又稱人此直云莒弑其君庶其不稱人者秋例曰劉賈許願
以為君莒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莒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案傳却
云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子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
亦重明不異既不碑辯國之与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死礼於國
大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与人虽言別而
夏月也傳注以下夏告龜 正義曰周礼大卜大祭祀則視高命龜
知去之命龜告龜以所卜之夏士喪礼卜葬命龜云哀子某來日其
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死有追悔如此之類是令龜之辭也令者告
令使知其意与命同也 襄仲至許之 正義曰惡是齊甥齊侯
許發惡者惡以世適嗣立不受齊恩宣以邾分疆國苟見必厚齊
侯新立務親善為援故許之 注詐以子惡命 正義曰傳因殺
惡之下即云而立宣公其宣宣公之立尚在惠伯死後惡虽已死
來告外人故詐以子惡之命召惠伯使入公冉務人疑其宮内有
變謂非子惡之命故云入必死耳亦未是審知惡已死也如鸞鶴之逐

鳥雀 正義曰秋鳥云鷹來鳩郭璞曰來當為爽字之誤耳无傳
 作爽鳩是也又云晨風鷓舍人曰晨風名鷓之執鳥名郭璞曰鷓
 屬也 先君至不忌 正義曰言制周禮曰作誓命曰謂制禮之
 時有此語存此誓言耳此非周禮之文亦无誓命之書在後作九刑
 者記其誓命之言著於九刑之書耳德者得也自得於心之所得
 有惡有善欲知善惡以法觀之合法則內吉德不合法則為凶德
 故曰則以觀德也既有善德乃自制斷夏宜故曰德以處夏也既
 為其夏務求成功度量功勳必功成乃善故曰夏以度功也民不
 自治立君牧養作夏成功所以養食下民故曰功以食民也其意
 言在上位者必有法則乃為養民之主將言夏僕死可法則故言
 此以強本也又作要信誓命以戒後人曰有人毀法則者是為賊
 言其賊敗法也掩區賊人是為截言其截罪人也竊人財賄謂之
 為盜人器用謂之為盜主為截區罪人之名特賴是人所盜之
 力極大之凶德有常刑死赦其夏在九刑之書不遺忘也以宣公
 容納言僕為主截更其室玉者賴是故舉此以極諫也 注指言

余至今亡 正義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叔世謂襄在在襄民慢作嚴刑以督之稱其創制聖王以為所作之法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則周作九刑作周公之刑也此云周公作誓命其夏在九刑知自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所載也謂之九刑必其錯沓相九而九刑之昏今亡不知九者何謂服虔云正刑一該刑八即刑司寇八該之親故貨巨功貴勸賔之辟此八該者載於司寇之章周公已制之矣後世更作何所後加且所該八等之人就其所犯正刑該其可赦以否八者所該其刑一也蓋湯理之八刑杜知其不可故不解之 陸高陽曰苗裔 正義曰先儒曰說及譙周考史皆以顓頊帝譽為帝之身號高陽高辛者國氏土地之号高陽次少昊高辛次高陽堯承高辛之後孔子之錄高書自堯由始史籍之說皇帝其言不經大戴禮五帝德司馬遷五帝紀皆言顓頊帝譽代別人春秋緯命歷序類頊傳九世帝譽信八世典籍敬七死以取信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其八人者不

邑知其出生本系伎派遠近故略言其苗裔耳注此即心陶字
正考曰司馬遷采齊魯在本以為史記其夏本紀稱禹是顓頊之
後秦本紀稱皋陶是顓頊之後伯益則皋陶之子禹之所出史死
其文旧說相傳亦出顓頊故云此即禹益禹皋陶之倫服虔云
八人禹禹之屬也六年傳臧文仲問大禹葬咸之皋陶庭堅不祀忽
諸知庭堅皋陶力一人其餘則不知誰為禹誰為益故云之倫之屬
不敢存言也班固漢書有古今人表餘量古人為九等之貴禹
知禹益必在八愷稷契必在八元不能識知其人不得自相分配故
八元八愷與皋陶禹稷並不出其名亦為不知故也鄭玄注論語
之皋陶為士師子曰庭堅杜云庭堅皋陶字者古人名之與字難
得審知言字者明其是一人也齊聖至八愷正考曰此并序八
人德言其德或原其心或批其行一字為一夏其義亦更相通
齊者中也率心由道率措皆中也聖者通也博達知務廢事盡
通也廣者寬也器宇宏大度量寬弘也淵者深也知也周備思慮
深遠也明者達也曉解事務照見幽微也允者信也終始不愆

言行相副也。寫者厚也。志性良謹，交遊款密也。誠者實也。秉心純
直，布行貞實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為其美，自謂之八愷也。
和也。言其和於物也。孟子曰：伊尹聖人之和者也。注：舟中至和
也。正：彘曰：舟中釋言文允信篤厚，款括文愷訓由柔，亦和也。
膠水理之冽，故謂為厲也。注：此即至之倫。正：彘曰：契後為殷，稷
後為周，史記殷周皆為帝嚳之後也。此言伯虎仲熊尚書有朱虎
熊羆二者，其字相近，知此即稷契乘虎熊羆之倫也。尚書更有夔
龍之徒，亦應有在元愷之內者，但更死明證，各字又殊，不知與誰
由一故不復言之。史記稷契皆為帝嚳之子，而上句注云其苗裔
者，史記堯帝嚳之子，則稷契堯之親才，以堯之聖，有大賢之身，
久而不知，舜始舉用，以情而測理，必不然。且云世濟其美，其間必
應累世不容，高辛之下，即至其身，與此偕聞於人，未必不盡，其美
也。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說之云：繁鯀則舜之五世後祖父也，
而及舜共由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疑者。
然則以其不可悉信，故言苗裔以諉之。忠：禹至八元。正：彘曰：此

亦德言其德於世亦德相通忠者與人死德尽心存上也忠者敬也應執敬謹臨復恪勤也忠者治身克謹尚官理治也懿者美也保也精粹立行純厚也宜者備也應度多方知恩周備也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惠者性多哀矜好拯窮困也和者休度寬簡物无乖爭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由之羨自禮之八无々善也言其善於夏也論語曰善人由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弗敬至善也 正者曰弗敬教訓文懿義教祐文宣備教言文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此十六至其名 正者曰此十六人耳而謂之賢者以其各有親屬放稱族也世濟其美後世最前在之羨不損其名不隳前世之美名言其世有賢人積善而至其身也刘炫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 注后土至之官 正者曰后訓君也天稱皇天故地稱后土舜典云伯禹作司空呂刑云禹甲水土則禹是主地之官故云主后土也 以揆至天成 正者曰用禹内主后土之官令以揆度百夏々々无不揆度於是皆有次序隔地平其化天成其施言有成功也 注揆度也成古平也

正孝曰揆度親言文度百夏者令之豫自算度而之數量法創夏
成則平其可存使之德契務也地乎天成大禹謨之文孔安國云
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釋詁云成平也是成亦由平其平一也
注契作重之中 正義曰舜典之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終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高書契敷五教此云奉八元使布五教以
此故知契在八元中也然則尚書禹作司徒此云奉八愷使主后
土以此而知禹在八愷中也但不知八愷之中何者是禹八元之中
何者是契耳主后土布五教是夏之大者故舉以內言此是各令
八人共一事故主土唯禹主教唯契餘尚別有所主或助而為之高
層稀益仇禹治水是其助之夏也 父子心外成 正義曰一教
己內父子兄弟子善卑有五品父不弟母不慈兄不友弟不共子
不孝是五品不遜順也故使契內司徒布五教於四方教父以弟
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共教子以孝是之謂五教此五教可
常行又禮之五典也諸夏夷狄皆從其教是由內平外成所云五
典克復即此內平外成之謂也 掩善至渾敦 正義曰掩善善

夏而不行，隱蔽其外，而陰由賊害也。其有凶醜之類，穢惡之物，心
頑而不則德，美之經口，罵而不道忠信之言，如此惡人，不可与之親
友者，此不才子。於是与之相附近，相親密，言惡人所處，曰曰者，
也以其由惡如是，故天不之民，由之惡目，謂之渾敦。渾敦者，不侖通
之，自言其死所知也。服虔用山海經，以爲驩堯人，面馬喙，渾敦亦
內獸名。注醜亦至密也。正多曰醜亦惡也，物亦彰也。指渾敦
人等輩，重復而言之耳。此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
非由善惡之名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以君子小人
相對，故却去之。忠信由周，阿黨由比。觀文，曰說也。注謂驩至之
自。正多曰：此傳所言說，真昏之夏，彼云四罪，謂共工驩堯三苗
醜也。此傳曰：此乃謂之渾敦，窮奇，桀，兇，饗，殘，貪，檢，其事，以識其人。
堯典帝言共工之行，云：靖言庸違，傳說窮奇之惡。云：靖，謂庸回二
文。正多知窮奇是共工也。堯典帝求賢人，驩兜，皋共工，應帝是與
共工相比。傳說渾敦之惡，云：醜，對惡物是。此周知渾敦是驩堯
也。堯典帝言驩堯行，云：弗戢，方命，比，族，傳說桀之罪，云：告頑，舍罪。

傲很明德是^野呌夷地族之狀且鱗是顛頊之後知搆杙是鱗也尚
書死三苗罪狀既甄去三山自然饗發是三苗矣先儒尽然更无
異說皆以行狀駁而知之也莊子稱南方之神其名曰僚北方之
神其名曰忽中央之神其名曰混沌七之无七竅儻忽力鑿鑿之一
日为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与渾敦字之異耳莊子虽則寓言
要以无竅为混沌是渾敦由不通之自此四山者渾敦搆杙以
杙負之名窮奇饗發以義理为之名古人之意自異耳服虔案
神異經云搆杙狀似虎毫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丈八尺能
斷不退饗發獸名如千人面目在腋下食人 注少暉心黃帝
正義曰金天國号少暉身号譙周云金天氏能脩大暉之法故曰
少暉也其次黃帝則昭十七年信有其夏 毀信至盛德 正義
曰毀信者謂信不足行毀壞之也廢忠者謂忠为无益廢棄之也
以惡言为善善崇脩飾之安於讒譖信用回邪常行讒疾隍々
由惡以誣用盛德之賢人也天下之民理之窮奇言其行窮困
所好壽異也 注崇聚至人也 正義曰叙詁云崇充也會人曰

威大充盛之大亦集聚之義故崇之聚也庸用靖安回邪慝惡
常訓也服從是奉行之義也蒐索隱伏是蒐得之隱也服虔亦以
蒐為隱之隱裡隱之為惡也成德裡成就之德故曰賢人也定本
成德為盛德 注裡共至如奇 正義曰孔安國云共工官稱也其
人為此官故尚書舉其官也行惡終必窮故云其行窮也好惡言
好說慝是所好奇異於人也 注方以至除之 正義曰宣公不
去莒僕而行父能去之恐宣公以不去之為恥行父以去之為專
史克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朝有四凶堯亦不除去須賢臣
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恥解行父專擅之失也然則聖王莫如
於堯任賢王政所急大聖之朝不才樞萃豈曰帝其雄之且後何
其甚也此四凶之人才實中品豈行有不善未有大惡故已仕於
聖在致位大官自非重慶登庸大島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
以榮島之成功况此後之多罪勲業既謝德譽自生為聖所誅其
欲益大且厚史克盛章彛德飯罪惡於前人史克以宣公比堯同
四凶於莒僕此等並非陛下愚未有大惡甚為不善唯帝所知尚

書將言求樂以見帝之知人此苟安慰宜公故言竟不能去辭各
有為情頓埋甚學者苟以意達文不可即以為實 注縉雲黃
帝時官名 正義曰昭十七年信林黃帝以雲名官故知縉雲黃
帝時官名字書縉赤總也服虔云夏官內縉雲氏 貨賄 正義
曰却注周禮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注貪財至為賂 正義曰
此无正文先儒賈服等相信為然 注內竟臣 正義曰昭七年
信祐王臣公之臣大夫謂王以公為臣公以大夫為臣皆是上臣
下也而此云樂臣竟禮內臣以竟竟乃是下臣上也文曰義異意且
相顧故辯之云為竟臣 注闕四至竟賢 正義曰賓于四門是
禮賢之夏而樂典下文之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言闕闕四方之
門未闕者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无壅塞亦是賓禮賢之夏竟
同於上故引以解之 注投棄至子者 正義曰投者擗去故為
棄也樂典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強鯀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幽洲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
裔羽山東裔在海中是放之四方之遠處螭魅若毒害人則使此四

者當彼螭魅之災令代善人受害也宜三年作王孫滿說九鼎之
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用雨莫
能逢之知螭魅是山在異氣所生為人害者也故屬之人也正
義曰此書書彙典之篇也三夏六句彙典本文其言死違教也死
廢夏也死凶人也是史克解虞書之意也每引一事以一句解之
故每事言曰 注史克至宜也 正義曰宣公貪寶玉而受莒僕
為惑已大行父違君命而逐出之甚專已甚故史克激揚而言
之夏克以辯宣公之惑以解行父之志方欲盛談善惡說夏必當
增甚故其言義惡有大也之辭言義則大美言惡則大惡為則歸
之子也說鳥則云世俯其美言歸則云世俯其山明其餘亦加大
也世俯其美也蓋夏勢自然耳何休以為孔子云歸之乎克之為
君唯天为大唯克則之今如左氏克在位數十年父析元愷而不
能奉養育山人以內民言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然紂為
惡一也則誅四凶歷數千歲而死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致餘
殃虛言也尤氏為短但克之由居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之之人

未必在濟其惡但史克勸明行父之志勸辯官言之惑故美惡備
辭具於此注何休之難不足疑也 注系呂戴公由 正考曰
在本云戴公生系甫術之生碩甫澤之生夷父須之生大司寇呂
季云也 孫福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五

計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字

卷之五

二十一



春秋正義卷第十六

宣公

宣公 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

等奉

勅撰

正義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文云之子敬嬴所生以匡王

五年即位是歲在青星謚法善尚周達曰宣元年注不說此

言不待貶責而其惡自明也昭元年公羊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

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

惡是其義也文四年逆婦姜于壽傳云卿不行非禮也是卿內

君逆之例也注稱婦之闕文正義曰宣公母敬嬴在是有姑

也夫人以姜內姓舉性而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知不稱

氏者史闕文也傳言新作延既而經无作字是作傳之時經猶未

闕於後經始闕耳此文傳亦无氏知是本史先闕故云史闕文而

不云經闕文也史文既闕仲尼不正之者以无所廢貶故因其詳

略也諸經所闕者或史文先闕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始闕

公羊穀梁漢初始為其傳見其闕文妄為之說非其實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歟曷為疑說喪娶喪娶者以也則曷為疑夫人內无貶于公之道內无貶于公之道則曷為疑夫人公每云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為說非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身女不從故詩云匪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杜不然者女之出嫁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人若其貶責夫人苟去夫人之号職一氏字後何所明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字也舍遂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亦知遂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後安可以去氏稱姜也逆婦姜于齊以卿不行喪文略賤此經貶遂不稱公子以成夫人之尊非略賤之也詩責強暴之男行不由禮陳其爭訟之辭述其守貞之意此豈是宣公淫掠而欲令齊女守貞哉

注故者可以遠 正哉曰舜典云疏宥五刑孔安國云疏放之法寬五刑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三

諫不從待放而去者被安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而是放棄
之矣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敎例曰奔者迫害而去逃
死四隣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去君三諫
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美則進吾則奉身而退迫害而出奔及
以禮見放俛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仲尼於春秋又以所稱為
優劣也言優劣者放者君舍其罪緩步而出是其優也奢者止則
懼死奔馳而去是其劣也昭八年楚人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
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憐于吳与此晉甲父等皆甘心受罪黜
其官位宥之以適遠方是實放而書放也襄二十九年傳稱齊公孫
蚤公孫寵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昏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
復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彼罪高止故實放而書奔也然則文而
年傳稱高哀不為宋公而出逐來奔高哀罪亦放故而各奔
者放者緣遣者之意為奔者指去國之人立文批其所往之處皆
是從外來耳高哀身來而魯自善而稱來奔不各置人之意故不
得言放此乃外內之文異耳報者以地適他稱叛入魯則稱來奔

亦此之類也。陸氏言云蓋闕。正義曰陳宋俱被楚侵明其並
救二國傳稱救陳宋而經云宋子故設疑云蓋闕也。服虔云趙省
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省救宋而楚師解去。案經傳皆言侵陳
遂侵宋陳在宋南是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若趙省救宋而南陳
猶及楚師北迴救宋安得不及楚也。若言救宋而楚師解去與
救陳之時楚師已向宋矣。何以各救陳也。蓋以陳既被侵方始告
晉之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
故諸國會于棠林同共伐鄭。棠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
遇。故竟先戰。復言救陳宋者皆呈致其身。注晉師。云棠林
正義曰晉本與師為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性會晉師
與共伐鄭。言于棠林者行會禮然後伐。栢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
陳侯于袤伐鄭亦行會禮乃伐。与此同也。晉師趙省內將不言會
趙省而言晉師者取於兵會。非好會言所會之其兵非會其人故
稱師。案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陸云卿不昏禮不敵。公知以非內
趙省不敵。公侯稱師者沈氏云此會有宋公陳侯等猶成二年會

于焉有恭許之君故知此非內趙盾不得敵諸侯但取於兵舍被
舍于瓦唯有公故知与此異耳 傳陸諸侯到執之 正彙曰氏
者位尊乃賜是臣之電号具名氏所以尊君命言君命重故貴臣
行人人貴則君命尊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者若棠花元衛元
咺之類是也如魯卿公孫敖殺尚祐氏明生婦亦然其級父意
如叔孫婁不稱氏者各有所內与常例不同也會盟征伐具名氏
者皆是君命也傳獨於此發者內其与还不同故於此執之
執例曰昏礼蚤奉時君之余其言必稱先君以礼辭故公子翬
逐女傳曰惰先君之好公子遂逐女傳稱曰昔君命互發其妾也
注遂不至備矣 正彙曰公子亦是電号其妾与族相似魯臣有
罪則貶去其族去則非卿今遂与夫人俱至物无两大人并不
為君從夫人者為則夫人卑矣故替其尊稱今從夫人者卑則夫
人尊矣執例曰往必稱族以示其重还蚤在塗必舍族以替之所
以成小君之尊是其妾也成十四年叔孫僑如逆女及以夫人至
其文与此心同彼傳云稱族為君命舍族尊夫人此傳不言稱族

舍族者欽例曰傳云云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
氏自齊尊夫人也叔孫僑如逆女則往曰稱族還曰舍族然則公
子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是言云子非族故與彼異文云子孫
則非族稱舍亦與族同故其言尊君命為夫人与彼亦不異也所
以異者族必君賜乃稱之云云子孫繫公之常言不須待賜乃
稱之耳
注胥甲至於險 正義曰案被傳胥甲與趙穿同
罪放胥甲而舍趙穿者於時趙盾為政穿是晉君之壻或本罪
輕於胥甲故得免咎 注篡立王位定 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
不行諸侯自相推戴廢立不由天子篡弒而立則隣國討之若與
之舍則序之於列成其為君諸侯既已為舍則臣子不得復討若
其殺之則與弒君罪同宣公殺子惡而取國常畏魯人討已心不
自安納賂請舍故既與齊舍而公位乃定成十五年戚之舍討曹
成公成公得列于舍陳曹人請于晉曰先君死乃有罪乎若有罪
則君列諸舍矣是列舍則位定也 注文十王受賂 正義曰杜以
傳言皆取賂而不必有二更乃得稱皆故指二虺之盟以充皆義

列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齊扈之盟文所不及何商虛指其更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內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義窮人之弒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皆必為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案十七年會于扈尋檢經傳全書內魯討齊之更豈得違背經傳委指十七年年但宋弒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內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列炫以傳又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為十七年之更違背經傳而規杜非也取賂而還昏本或云取齊賂而還檢勘古本及杜注意並先齊字又十七年宋及晉平唯受宋賂十五年會扈受齊賂耳傳言皆者皆齊宋也故知皆取齊賂者非也 秦苾崇正彙曰崇苾秦之與國故秦人惠於援崇 二年宋華至生帥師正彙曰此花元皐生及衰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曼將吾師衆故並具其文或於皐生之下先帥師之字既耳注得大正縣南 正彙曰此穰花元生也衰十一年獲齊國昏死也以此知生死皆曰獲昭二十三年傳云昏曰胡子驍沈子逞滅獲陳夏

蓋君臣之辭也。傳言晉曰：是仲尼變例也。注：鄭公至稱人。正
義曰：諸經敗諸侯之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此傳唯稱趙盾及
諸侯之師，侵鄭諸侯之將，不言名氏，則實是微者，非敗之也。趙盾
畏楚而逃，故敗之稱人，執例曰：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其二
卿。此晉之不競也。晉於是申命衆國大起其衆，將以雪宋之恥，取
威定霸。趙盾為政而畏越椒之盛，不敢遂其所志，託辭班師，失宋
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致敗也。注：靈公至四年。正義曰：執例
曰：經晉趙盾弑君而傳云：「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宜稱君也。
弑非趙盾而經不實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故特
見仲尼曰：「越彘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蓋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
其罪，蓋由教之遠防。傳君子之戮也。正義曰：軍法以殺敵為
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即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
以掩人，宜其為禽也。昭明也。兵戎之責，明此果殺以聽之，詔
禮已殺敵人是名。為果言已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乃名為殺言
已獲殺以立功易之戮也。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認明曉此禮

致謂達之於敵敵強也亡致用此意乃內強人言在軍對敵必須
殺也尚昏成湯教桀之罪以誓言歟云亦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
其大責汝尔不從誓言予則擊戮汝武王教紂之罪以誓言云曷
哉夫子尚相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尔所不曷其于尔躬
有戮二王以至聖伐至惡尚誓言使多殺是軍法務在多殺也敵
乃為禮也公羊善柔裏云不鼓不成列以為文王之戰亦不如此
武王之戰既知不然文王之戰豈為若是害如公羊之言文王未
曉戰法其不自身定天下豈為此乎 注疇昔猶前日也正彘曰
禮記檀弓云孔子謂子貢曰吾疇昔之夜身坐奠於兩楹之間鄭
玄云疇昔猶前日也是相傳內然 注登馬內文 正彘曰謂文
師雕登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 見叔至來奔 止彘曰叔詳卑
賤故得先啟華元見而安慰之曰往奔入鄭軍者子之馬自然非
子之罪叔詳自知蕭言已豈不敢隱諱乃對元曰非馬也其人也
言是已內之叔詳既答華元而即來奔忠身服虔載三說皆以子
之馬然內叔詳之語對曰以下為花元之辭賈逵云叔詳束守門

大夫花元既見叔祥也謂花元曰子見獲於郑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花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为之也謂羊斟馳入郑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馬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郑歟云叔祥即羊也也在先得故花元見叔祥也即誣之曰奔入郑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花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馳之耳叔祥既与花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祥宋人見宋以馬贖花元謂元以賤得故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賤故然花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賤自以人受來身賤更既合而我即來奔杜以傳又見叔祥而即言曰則曰下皆畜为花元之語不得为叔祥之辭且以花元与賤人交語而稱對曰謂故國而言來奔皆於又不須又羊斟与叔祥畜是名字相配故不從三家而别为之說來郑氏來奔为奔魯耳合是聚合言語故云合猶答也 注植將主也 正受曰周礼大司馬大改属其植郑曰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華元为植巡功是植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巡功謂巡城檢作功也 注睥也目瞽大版 正受曰說文云睥大目也目大則出見故云

出目也。鰮是服之狀。服以大肉異故力大服也。注于思多鬚鬣之
貞。正豸曰鬣。連以內白豸。鬣成十五年。花元力。右師距此三十
二年。計未得豸白。故杜以內多鬣。豸亦是。以意言之耳。犀兕尚
多。正豸曰鬣。獸云犀似豸。郭璞曰。形似水牛。豬頭大。版庫脚。有
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者。食角也。
小而不櫛。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則飲期交。吳記曰。犀出九德。毛如
豸。蹄有甲。豸似馬。吳錄地理志云。武陵阮南縣。以南皆有犀。獸獸
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
堅厚。可制鎧。交吳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
柄。偏檢。各傳犀兕二獸。並書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固必不
与多言。尚多者。苟以答詭者耳。犀夫。物熊蹄。正豸曰字。昏包
孰曰。豚命此。犀夫。物熊蹄。其蹄不。不於孰。以其連命。故殺之。
注春以。玄宮屬。正豸曰。周禮。挈壺。成挈春。以合軍糧。鄭玄云。縣
春于。康廩之處。春所以盛糧之器。故以春表康。說文云。春蒲。謂可
以盛糧。韓詩外傳云。鮑焦挈春。采蔬。過子。負於道。是春可以盛糧。

盛菜以草索力之令人猶有此器形制似管故內管屬也朝以示
人令衆懼也 將諫也純之 正彖曰言二人將始相隨入諫士
季謂省曰子是善卿令與子俱諫而不入則莫之与純繞內諫會
是卑卿請先往諫不入則子純之 三進及階 正彖曰階謂藩
下水溢之處入門伏而不省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溢言
迫於公之荀也趨登也非礼 正義曰此言飲趙省酒是小飲酒
耳非正燕礼燕礼獻醕之後方脫屣升堂行无筭爵非止三爵而
已其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至蔭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
洒如也二爵而言也斯礼已三爵而油々以退郑玄云礼飲也三
爵則敬被可以去矣是三爵礼訖自高退也提彌明言此之時未
必已也三爵假此辞以悟趙省耳 遂扶至葵享 正彖曰服虔
本扶作跪注云趙省徒跪而下走礼脱屣而升堂降階乃納屣堂
上无屣跪則是常尚須云遂跪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弥
明言訖而遂不得力趙省遂也杜本作杖言杖省下階也服虔云
蹶取也夫語辭葵大名公乃取夫葵使之唾省也數畜云狗四尺

曰焚是大大之名以其使之噬省故云焚猛犬也 注宦学也

正考曰曲礼云宦学夏师則二者俱是学也但宦者学仕宦学者

尋經藝以此為異耳 注箒筭也 正考曰郑玄曲礼注云曰

箒方曰筭然則俱是竹器方曰異名耳故以箒力筭却玄論語注

亦云箒筭也 注穿趙之才子 正考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才

也族譜自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力省之後又昆弟之子也在本

夙曰表祖穿曰夙之曾孫也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 注越

夢討賊 正考曰哀八年傳云山不祖云君子遠不適讎國未

臣而有伐之奔命季死之可也注云未臣所適之國則可不奔命

死其難加彼傳文多則出奔臣妾未絕此注云越夢則君臣之妾

絕者以仲尼云越夢乃免出夢則免責明其妾已絕也襄三十年

郑人殺良霄傳曰不称大夫言自外入也去國不称大夫是為妾

絕之驗且受君之命乃得為臣今君殺已逃奔他國君之於臣

既已絕矣臣之於君已絕乎董狐云子為正卿反不討賊明其

威足討賊卿位猶在故責之耳我以君寵得為國卿杖君之威故

群下用命亦既失位出奔國人不得畏我國內自有賊亂非我所
巨禁之故越事得免由義絕故也不相之言謂已以他故出奔昨
是君殺殺已聞其弟國宜還救之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以晉師
救宋是其變也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杼之亂申鮮虞來奔僕僕於
野以喪莊公彼是公之冤臣去國而行君服豈復責死罪而將見
殺逃竄而得免死者皆令反服君子禮檀弓曰穆公問於子思曰
為曰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曰君反
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死為戎
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言去國豈曰本情有異不可
以一槩論也 注黑臀晉文公子 正義曰周語單襄公云吾國成
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普
老冢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初麗至公子 正義曰服
虔云麗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先畜群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社
豈不注義似不然若麗姬身以此詛姬死即應復常何得比至於
今國先公族豈後文襄之霸遂踵麗姬法乎蓋為奚齊卓子以庶

篡適晉國創其為亂不用種畜公子棠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
雍在秦系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
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初也則是
國內因麗姬之亂乃設此詛非麗姬自為詛也若麗姬為詛不須
言麗姬之亂以言之亂知其創麗姬也自此之後垂立公族而顯
者亦少唯悼公之中揚干悼公之子懿二人名見於傳昭十八
年鄭人救太子產辭者公子孫於東門以外更先其人良由偪
於六卿不被任用故耳 注无公至之官 正義曰不畜群公子
故无公族是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也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
亦亦治餘子之政餘子屬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
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
公族也晉語云肅伯請以族悼公曰苟家博惠苟舍文敏廢也果
敢无忌情請使茲四人者為之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博惠者教
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情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天
夫是公族主教誨也 注餘子之政 正義曰下庶子為妾子

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也言亦為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
子之政令王教卿大夫適妻之治子也下云廢子內公行掌率公
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廢子然則卿大夫之妻子亦是餘子之官教
之矣注哀子為戎行正義曰下句趙盾自以為廢為旄車之
族則旄車之族即公行也掌而謂之公行知其掌率公戎車之行
列也晉於至公行正義曰此晉有公族餘子公行皆魏風有
公族公路公行其公族公行既曰公路似此餘子但餘子不主路
車公路非餘子也苟與公行內一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
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正是一官詩人變文以韻句耳周禮无此三
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伴爰與公族同也春
官有中車下大夫二人掌王之五路爰與公行同也无餘子曰者
天子諸侯禮異耳注旄車為旄車正義曰至公車行列謂之
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子々干旄又曰建旄設旄
是云車必建旄也周礼主車之官謂之中車中者衣也主衣飾之
車謂之中車此掌建旄之車謂之旄車之族省本鄉之適子其子

也。秉正適當，內公族使辟屏李，故更內旒車之族，自以身為妻子，故使其子為妻子之官。知非有身自為旒車之族，而云使其子者，旒車之族賤官耳。有身既為正卿，无容退掌賤職。六年，經稱晉趙盾衛孫免侵陳，仍肩於經，非身逐臣，故知使其子耳。原曰：長而使趙括者，沈氏云以其君推氏之愛子，故使之非正適也。注省以正適。正義曰：旒車之族，故官屬者，父時曰官屬也。將父時官屬，盡與屏李使李為妻之正適也。有之此意，故令身死之後，使屏李秉其父族之類，以宗主。但晉人以有之忠，更使其子胡，秉省族耳。三年，注再與文同盟。正義曰：蘭以洛三十二年即位，文二年盟于岳。陸七年于岳，十四年于新城，魯和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者，以岳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規之非也。傳注言牛至而祭，正義曰：祭經牛死在正月，郊苟用三月，其間足得養牛。牛一傷一死，苟更改卜，取其吉者，郊天之禮不可廢也。牛死而遂不郊，故為非禮也。不郊非禮，則於禮得郊，禮諸侯為天子斬衰，天王崩未葬而得郊者，不以王變廢天變也。引曾子問者，舉輕以明重也。初

死以玉於殯啓殯以公反哭於此之間五祀之不行耳既殯之後
啓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
然王制去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而越紳而行更鄭云不敢
以卑廢者紳輻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櫛車而塗之繫紳以備火
災言越紳而行更是在殯得祭也桑童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
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也罷矣酌
酒醕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巳謂尸飯而侑勸
訖酌尸不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獻畢而止
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却又注彼云天子七祀
言五者閭中言之業禮記祭法云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中
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厉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
五祀曰司命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厉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
立三祀曰族厉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戶或立竈是其義也 注螭山司水神 正考曰螭山神
獸形魅怪物先儒相傳為然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

惟電周象則周兩是木石之神社以水神者魯語賈逵注云
周兩周象言有變毫之形而元寶休然則周兩象皆是虛元尚
德彼之意非神名也上句言山林川沢則螭魅罔兩四神文十八
年注螭魅山林異氣所生螭魅既由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由川沢
之神故以水神也 注載祀皆年 正義曰契天云唐虞曰載
商曰祀周曰年孫炎云載取物終更始祀取四時祭祀一訖年取
年較一孰是載祀皆年之別名載言之身律歷志云商三十一王
六百二十九年 卜世至七百 正義曰律歷志云周三十六王
八百六十七年也卜教也 多天使与已蘭 正義曰多言天者
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与已蘭即云余内伯儵即非天也伯儵不
得自称为天也不得变为伯儵明是多者恍惚之言身成五年
昔趙嬰多天使謂已榮余之福女上天之神聰明正直寧南就臨
札之人降福以求食乎昭四年叔孫穆子夢天壓已弗勝号曰羣
助而勝之若是上天之神寧南与豈牛争力而不勝也明皆恍惚
之言或别有邪神多者不識而妄称天耳 朝于楚 正義曰諸

侯天子攝行父夏稱朝此云子士非天子亦稱朝者以天子稱朝
故傳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 四年借注才二指 正彘曰大
射礼云右巨指鈞弦郑玄云右巨指右手大臂也又曰設決朱極
三邦玄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之之三者食指
將指无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
无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借注盧周傷將指取其一履注云其足大
指見斬遂失履謂大指內將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
力大指內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內將指手以中指
內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屨皮云俗所謂捷躡指也 龜
正彘曰說文云龜大鼈也云中要記曰千歲之元龜能與人語
凡弒王之罪 正彘曰晉語云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則君
臣之交猶父子也君无可弒之理而云弒君稱君之无道者弒君
之人固为大罪故見君之无道罪亦合弒所以懲創將來之君兩
見其美非故弒君之人以弒之而无罪也 叔則曰天生民而樹之
君使司牧之群物所以繫命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夏之如神明其或後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致命有死无貳
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奉无父子自然
之恩未无家人習觀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壘壘之否万端是以居
上者降心以柔下表誠以感之然後乞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群下
絕望情義地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离則位号虽存无以
自固故傳例曰凡殺君稱君无道稱臣亡之罪稱君者唯昏君
名而稱國稱之以殺言喪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昏殺者主名以
垂束世終为不義而不可救也然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
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弑君猶五文公而亟深
見貶削懷諸賊乱以力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郑之餒生齊之陳
乞楚之公子比至本无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愴然
以立也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与諸侯夸者則以成君号
之奇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壽人殺无知衛人殺戾吁公子班之
屬是也諸侯篡立虽以令諸侯为正比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

名李實即君臣之分已定故殺不成君者亦与成君同爰傳曰舍
于平刑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舍為斬也經
昏趙盾弑君而傳云美云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宣統君也弑非
趙盾而經不爰文者以示良史之意際責執政之臣傳特見仲尼
曰越聲乃克明有亦應受罪也醫不三在不服其業古之修戒也
人子之孝當尽心嘗禱而已某物之壽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
國非先醫而輕果進某故罪曰於弑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
赦蓋為教之遠防也楚灵死道於民於例當稱國以弑公子比首
兵自立楚穀敬飯而齊王縊死故以此為弑主也此既得國令人
驚亂棄疾垣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屠公子棄疾殺公
子比也左氏爰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後赴也劉賈許穎以為
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案傳却灵宋
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爰以同之子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
明其不異既不弑別國之与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无礼於國大
子僅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与人豈言別而重

一也杜書小異使赴者宋之蒙汜楚之乾谿俱是國內而弑捷不
昏蒙汜壽高入衛及呼俱是公子而及呼不祿公子諸如此類取
有不同皆送赴也此弑君之制有君罪臣罪之異而諸侯出奔皆
不書逐君之人以罪臣者以君之見弑未必皆為其道故立臣罪
之文以見君有甘罪死者國君而被臣逐患是不能固位其罪皆
在於君故杜諸侯出奔例云諸侯奔者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
仲尼之經更及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者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
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蔡侯朱多其罪其失位出奔亦其故也是
說逐君甘罪臣之文意也 注漳滏漳水也 正者曰軟例云漳
水出新城縣南到荆山東南經襄陽南郡南陽縣入沮尔雅
水也之名唯有屋梁岸辭甘以滏為水名者但此云漳滏成十五
云決滏滏滏漳皆水名舉水名而言滏知滏是水名也 及鼓跗
著於丁寧 正者曰車上不得置簣座以縣鼓故內作跗為鼓之
楹鼓也言著於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鍾鼓者其罪也
戰以淳于丁寧做其民也是丁寧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鑄和

鼓邦玄云鐔淳于也其形同如確形以金鈎節鼓邦玄云鈎鉦也
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是鐔即淳于鈎即丁寧故先儒時
以鈎白鉦之別名丁寧即鉦也 注兵車之蓋 正義曰服虔
云蓋較之之蓋如笠所以蔽較上以禦矢也 一曰車較上鐵也或
曰兵車旁幔輪理之笠較杜以彼為不安故改之而為此說亦是
以意而言差於人情白允耳 王使至是矣 正義曰此是強軍
人之 心耳息有此矣之尚有法不得甘人學作唯三而已且射
中至車由射之工不由矢善若其由矢王國猶有一矢何不一發
以敵越椒 注易其名 正義曰言越椒之亂合謀絕其強今更存
立故命曰生言應死而重生 五年注高固曰諸侯 正義曰依
五年公孫茲如牟注云娶於牟也婦非君命不越事故奉公命聘
於牟固自為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國來聘而自逆也經書公孫茲
如牟是以聘白文此高固以逆白文不言聘者此二者皆以非君
之命不得越身請君行聘而固自逆妻本意為逆不為聘也後魯
而出私娶經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則嫁女重而後

聘輕故書逆不昏聘內外之異文耳諸侯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
內之主而書於經者以禮為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為主耳其女適
他族以先公遺體許人必告於廟故昏之身嫁於諸侯者皆昏其
歸此不書嫁者差降於諸侯也非齊夫人不得言歸于齊若言嫁
于齊高氏則下嫁於大夫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歸也 注叔姬
寧國反馬 正義曰傳言乘反馬也批高國為文耳嫌叔姬亦為
反馬故辯之二者各有所為而相隨行耳女既適人而稱夫殺京
蕩伯姬是其實也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躬歸於
夫反馬乃成夫婦令婦乘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 傳注公既
示已 正義曰凡公行臣居主者性反死皆喜之而告廟也公如
齊見止求與高國為昏方始得齊首以恥而不告而後告廟能
故依常書之以示已 穀制曰凡反行飲必以嘉舍昭告祖祧有
功則舍爵策勲其勲尤勞告夏而已若夫執止之辱獻者毀列所
以累其克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然宣公加齊
既已見止連昏於隣國之臣而行飲之禮故傳曰書已也言告

也者書之以示公也。注：適諸王明之。正義曰：俱是外來逆
女，適諸侯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紀裂縞來逆女，是也。適大夫
之上，自來逆，則稱所逆之字，此高國來逆，叔姬是也。二文不同，所
以別晉卑也。傳言鄉自逆者，別其與君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
逆，叔姬文与此同，不於彼發例者，嫌此高國見迫而成昏，與常例
或異，故因此以明其不異也。注：禮送，正說。正義曰：禮送女
適於夫氏，當其所送之馬，諫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身則將乘之
以歸，故適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
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後，故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國因叔
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更，以示說也。後禮
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女反馬，故何休極之作膏肓，以難在氏言
禮女反馬之法，却去昏之曰：冠義云，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
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
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
家之車也。坊鵠集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御

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婦
女皆乘其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乘反馬，則大夫亦當其車也。禮
多散亡，以詩之箋論之。大夫以上，其婦皆有由車。反馬之禮，由車
妻之道也。反馬，婿之妾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
婦入三月。祭，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說。唯高固不宜親
行耳。杜言三月廟見，謂无舅姑者。士昏禮，婦之其夕成昏，奠明贊。
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設，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鄭云：奠菜者，祭
菜也。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鄭云：謂助祭也。曾子問篇，婦
祔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祔。祔，婦也。祔日而祭於祔成婦之義也。鄭
云：云。禮舅姑改者，也是舅姑改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內反馬
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又祔，若不親迎，則婦
入三月。然嫁壻見於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說云
親反馬也。案杜注，經云：叔姬，寧國反馬。皆唯舉反馬不言寧者，以
寧是常變，唯反馬非禮。故傳舉其非禮者。六年傳，陸陸，盡之習
也。正義曰：教詁云：習也。殮死也。言其死，故以殮。力，盡。盈，云。

勇者杜以爲盈滿之心使爲習集伐到炫云案尚書泰誓武王敷
紂之惡云商罪貫盈紂之力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
今知不然者以詩稱射則貫者先儒亦以爲習故杜用焉蓋得兩
通則直以尚者之文而規杜已怨非也周晉曰殪我殷 正茂
曰如杜所注我訓以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
晉本文故言字在上 注豐上卦咸七 正茂曰豐卦震上雷下
震爲動動爲明動而益明豐大之義豐卦上六變而爲純震之卦
故曰豐之離也杜以筮得此卦支變而爲彼卦可言過觀之否過
坤之比耳此直口語不是擇著而亦言豐之離者周易論變而爻
故爻不筮論易者必以爻言其爻故言豐之離也杜又別豐上六
而不觀凶皆周易之文也王弼以爲上六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
履於位深自幽隱疏離深藏者也節者覆節之物也豐大其屋又
節蔽其家園之甚也以甚園而處大屋不乞久享其利其屋幽
大其室將空故窺其戶而闚然無人也經三歲而不能覩見則凶
伯康別此者蓋取其德而居乃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七年衛侯

之來盟 正義曰文二年晉人以其不朝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書曰及晉處父盟其族以厭恥也然則公與大夫對盟則為恥
辱此良大夫來盟其責者彼公親朝晉之侯不與公盟故遣大夫
敵公是為恥辱此不貶責者其君不得親來遣臣來與公盟不對
彼君非為恥也 傳凡師之曰舍 正義曰款例曰與謀者曰志
之國彼我之計未定相與共謀講議利害計成而後行之故以相
連及為文不與謀而出師者謂不得已而應命故以外合為文皆
批魯而言之也公親舍齊侯伐莒而偕以師出而例所以通師大
夫帥師者也魯既春舍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起師而更從不與謀
之文者乃公篡天子忽之任謀而納之非正故諱從不與謀之例
若夫盟主之今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彙或先謀皆從
不與謀之例成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將伐鄭下云舍伐鄭是也
凡乞師者臨求包理之辭執諸以福成其計故魯小國乞之於大
國乞乞之於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卻錡是也傳以師
為例是唯繫於戰伐而利賈許穎濫以假借及字為義本不在

例今欲強合之所以多相錯伐也杜言小乞大夫乞小者依二十
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是小國乞於大
國也成十三年卻錡來乞師十六年乘釁來乞師十七年荀息出
來乞師十八年士魋來乞師是大國乞於小國也與謀者心俱欲
伐彼此同謀乞師者非彼所欲乞來為己也我乞彼者彼不與我
謀被乞我者我不與彼謀是故凡言乞者皆後不與謀之例宣叔
是小乞大卻錡是大乞小除晉乞魯以外更無大乞小者故舉卻
錡以辨乞小之度耳晉是盟至自是上行率下例无與謀之文不
由卻錡乞師乃後不與謀之例 注此无秋字蓋闕文 正莖曰
苗秀乃君力禾夏則无禾可取知此取必在秋此无秋字蓋闕文
注慢盟也諱之 正莖曰昭十三年公舍列子晉侯去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与盟於時晉以諛惡弘多不与公盟
公不得與非國之恥故屠其同盟而影言不與此時公實有罪為
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恥故諱而不言其盟若言諸侯實不盟
公之所可與然 八年陸渙與五年屠包同 正莖曰被執不以

內恥而亦告廟飲之故各之以示也故杜云葬與五年各包月
注蓋有之禮也 正義曰下言其卒故疑有疾而也聘禮曰賓
入而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哀于
五年皆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受之禮是入所聘之聲則尚遂也
黃是奇音遂以疾也非禮也 注有受之禮地 正義曰有受祭
也者謂禘祭也秋例以昭十五年有受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
知此言有受亦是禘也祭之日仲遂卒不言禘而略言有受者禘
受得常不主各禘而下釋祭張本身上言公子遂如壽公言仲遂
卒不言公子者此書有受為仲遂卒而各之與上相連猶是一事
因上行述間先異受省公子之文從可知也傳或難杜云其間有
卒已有受于大廟何得為間先異受秦氏秋云有受于大廟是
為仲遂卒起文止是一受故云間先異受也既不各公子而稱仲
遂者時君所嘉寵故稱其字非美也定五年傳云季平子何
東野卒于房公是魯地卒於房內故不書其地蓋是奇地非魯音
故書地也 注釋又司邑間 正義曰叙又祭天又孫炎云祭之

明日尋緘後祭也公羊傳曰譯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譯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內饗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款詒云款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尊敬此尸也公羊傳曰王者何干葬也筓者何筓葬也于言乃入去筓何去其有邑者廢其先邑者知于不可而力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是乃內葬者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葬大武干楛也威斧也此葬者尤手執楛右手執斧故謂之武葬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內名諸言碩人之葬云尤手執筓右手秉翟却云云筓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葬也故吹筓而葬謂之文葬唐人知卿佹之喪不宜作祭故去其有邑而不知廢譯納葬去筓惡其邑間也尋杜注意直云乃葬名又陸隱五年卽亦直云乃葬也下尚羽數則乃是葬之大名不取公羊乃是干葬之義則執羽吹筓是乃乃葬故杜注納葬去筓惡其邑間是死于葬筓葬之別名也沈氏云案曾子問嘗禘郊社簋豆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譯是又祭內輕故而廢之 陸欽謚 正考曰謚法夙夜勤

史曰敬 而不克葬 正考曰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
而不克葬 戊午日卜 早乃克葬 被云乃此云而者 公羊傳曰而者何
難也 乃者何難也 曷為或言而或言乃 難乎而也 何休云難者臣子
重難不得以正曰葬 其君言乃者內而隱言而者外而淺下 吳曰
父故言乃 左氏曾傳杜又不說 或如公羊之言 是史亦異辭

傳姓舒蓼二國名 正考曰舒蓼二國名者 蓋轉寫謬 蜀云一國名
案叔例土地名有舒群舒七蓼舒庸舒鳩 以為五名 則與文五年
滅蓼同 蓋蓼滅後 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列 炫以杜為二國 而規之
非也 盟吳越而返 正考曰譜云吳姬姓 周大王之子 大伯仲
雍之後 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 荆靈自号曰吳 自或為工
夷言發也 大伯元子而卒 仲雍嗣之 當武王克殷 而因封其曾
孫周章於吳 曰吳子 又別封章弟虞仲於虞 自大伯五世而得封
十二世而晉滅虞 七滅而吳始大 允壽多而赫王壽多 以上七世教
可知 而不紀其年 壽元年 晉成公之六年也 夫堯十五年 獲麟
之歲也 二十三年 魯哀公之二十二年 而越滅吳 越以姓甚 先夏后

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自号於越於者夷言發色也濱在南海
不与中国通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
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十一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三十二
年句踐滅吳霸中國春秋後七在大為楚所破遂微弱矣外傳
曰羊姓屏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 陸記禮至
下柩 正爻曰禮記諸言自某始者皆与後人為始此云始用葛
幕則自此以後常用葛故云記禮夏之所由幕字礼或作緋或作
緋繩之別名也周禮送人大喪屬六緋天子用六也喪大記君葬
用四緋大夫士葬用二緋是緋者所以引柩也於殯則已有之簣
於輅車以備火具有吳則引柩以辟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
而不引懷也 正爻曰曲礼云凡下筮曰旬之外曰速某日旬之
內曰近某日喪夏先遠日吉夏先近日却云云喪夏葬与練祥也
吉夏祭祀冠取之屬也然則先日先下上旬不吉卜攻旬又不
吉卜下旬喪夏則先卜下旬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
汲之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

卜葬先達曰以證為兩而止禮王制云廢人葬不為兩止者却云
去虫兩猶葬禮後少也 九年陸卒於武日諡 正義曰敕例危
是鄭地故云卒於魯外黑齊以二年昭立而云四與文曰盟者杜
注春秋又為敕例前後經傳勘而備盡豈晉侯二年昭立不干文
公之世而云四與文曰盟必是後寫之誤蘇氏亦以為然列炫以此
規杜非也其君卒或書地或不書地皆按赴今云卒於魯外故書
地者晉侯卒在魯外卒非以為例也列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
于鄆昭二十五年齊公伋卒于曲棘魯內不書地非魯外九月死
卒而看下有十月癸酉杜以長歷推之癸酉是十月十六日卒而
在齊十二日耳故云九月死卒而上有八月下有十月諱月諱也
注三與文曰盟 正義曰鄭文燬以依二十五年卒却代孟其年
盟于泚二十六年于向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于危十四年于
新城唯二與文曰盟云三者以二三字体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
不然杜无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非也 注踐土不書名 正義
曰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蕢之而不名此書踐土之名是不

曰春秋所貴故書名傳稱臣者所以治煩去惑是以伏死而爭則
 直諫者臣之盡忠之爭說治忠諫而死不內春秋所貴者執例曰
 魯哀之可諫者甚矣未聞仲尼之若言也於陳恒執其君孔子沐
 浴而朝若於哀公求討不獲顯支施舍足以致益者固人臣之所
 當造膝也若乃情色之惑君不巳得之於臣又不巳得之於子臣
 子而欲野直於其君父適所以益謗而致罪也陳侯公宣淫悖德
 亂倫志曰禽獸非盡書所敘洩治進先臣濟遠策匡不危行言孫
 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遂成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桓曰罪
 賤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忠力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此其美也墨說不貴洩治之意也然則此干諫討而死孔子稱教
 有三仁焉善比干者家語云子貢曰陳夏公君臣宣淫於朝洩治
 誅而殺之是与比干誅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
 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單身
 死之後紂尚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治之於夏公位在大夫死
 骨肉之親懷冤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

而无益可謂稍矣訪王民之多辟死自王辟其後治之謂平是言
濶治之行不得同於比干之意也 信誼不書王將帥正美曰依二
八年晉侯奔師索師秦帥及楚人戰于城濮彼誼云東公奔國飯父
秦小子懿既攻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晉其
師此全不昏者彼豈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也故稱師耳
此則全珍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私自帥之故唯晉林父伐陳也
十年臣晉略王甘棠 正義曰崔杼有菴於惠公之既薨高國
二家怨其藉前世之寃又有寃於新君故畏其傷已因君薨而逐
之崔杼未相罪也身人疑其復故不言其名略言崔氏見其舉
族出奔身及仲凡情之大夫出奔所罪不名之即是先罪故因
告稱氏而書氏以見死罪若貴之或稱官或稱字如司城子襄之
彭是也 注王季子稱字 正義曰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
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實也其貴奈何母身也是公羊以為
天王之母身也母身而稱季子則字季子也天子大夫例稱字
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少傅大夫身稱弟此不言王弟者教例云朝

聘盟會嘉好之更此兄弟之篤睦非美例之所與故仍曰史之策
或赫茅或赫公子是由義元所見故因其曰文其相殺害乃赫茅
以示美耳 陸繹邦之說也 正義曰文十三年魯赫邦逃于紀
則紀由邦之都莫更別有紀邑今魯伐取之非取邦之都也亦因
紀山內名蓋近在邦都之旁耳 傳注典策至改曰 正義
曰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知陸尚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
紀例云若乃赫司城以責效節於府人晉歸父之逃以善後命
於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其死罪蓋隨夏以示廢也 傳既
云書曰崔氏以明非罪後云且告以族不以名知典策之書
曰尚以名通也齊國雖繆以族告通 合仲尼所廢之矣因而不
不單以示其罪且明春秋之作或因仍舊曰史成文不必皆有
改也何休膏肓以為公羊說世卿而難尤氏蘇氏執云崔杼袒
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
說世卿也曰非礼夫子何由獨責又知駁異矣引尚書在遷亦若
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絕絕王者之常說在卿之

又其幾何在 注違奔放也 正義曰秋例曰迫蹙而奔及以禮

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又是言違兼奔放也 注上某至

某名 正義曰若言崔氏之守臣杼也大夫受氏而世守宗廟故

謂之守臣言守宗廟之臣也徹十一年管仲云天子之二守高國

在彼謂天子命之為守國之臣与此異也知此異於彼者豈天子

命者出奔乃得告於諸侯餘臣如奔不得告也且下句云失守宗

廟知守臣謂守宗廟之臣非守國也天子賜姓諸侯賜族對文則

姓與族別散文則可以通禮謂族人為庶姓故云上某出者姓其

實正是族也 注玉帛之使謂聘 正義曰聘禮執玉致金執帛

致享故云玉帛之使謂聘也下注云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又昭二

十年曹公孫會自邠出奔宋注云曹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則社

意以為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既相接則告之若奔

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聘之國餘不告也則燧

以內玉帛之使謂國家有友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

注顯水之入淮 正義曰秋例曰顯水出河南陽城縣陽乾山東

南經潁川汝陰之淮南下蔡縣入淮也 注以四列卿禮

正美

曰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禭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

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五寸然則子家上大夫棺為八

寸今斷落其棺不使後卿禮耳不知斷落之使後何禮也 禹公

正美曰謚法動靜亂常曰禹 十一年注晉侯初秋地 正美曰

凡諸侯祭會魯不與者皆歷序諸國云會于某地上盟于辰陵即

于夏也秋位諸夏序列亦然傷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刑量也此

異於彼而云晉侯會狄是狄在彼地晉往會之故傳說晉大夫狄

召狄卻成子勸其動是晉侯自往故以狄內會主成十五年會吳

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柎其意与此同 注不言于解也 正美

曰討辭者言殺君之賊人皆殺之皆殺之作奉國共殺之文故不言

楚子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是討賊但衛人自殺

于臣故稱大夫激舒非楚之臣不得言殺其大夫諸放殺及執他

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者以人臣卑賤故設其爵号而空書名

氏 注楚子之之後 正美曰魯傳楚子為陳討及氏亂遂入陳

殺夏徵舒轅諸栗門此經先書殺夏徵舒後書入陳者批先後更
實力又故杜注云楚子先殺徵舒而欲驟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後
封陳不有他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是其意也劉炫云楚子入
陳乃殺徵舒經先昏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於討賊
先心滅陳及殺徵舒陳為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
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既殺徵舒楚子乃後入陳納二子於陳
入陳之文向下納張本傳云昏曰入陳納公孫寧儀均父子於陳書
自禮也入納連文是入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
越殺陳孔奭被心斫滅陳此則主為討賊有心滅陳而後封之君
子善其自悔故遂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邑若其不然志云楚子
入陳殺夏徵舒如以則楚子本為入陳國入乃討陳賊則是思楚
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注二子至後之 正義曰二子與君臨
晉致使君死國亂實罪人也今楚子入陳而納之乃是納罪人也
討心罪楚子而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均父子於陳昏有禮也
既善楚子有禮則是恕彼之邑故杜注甚合恕之申言賊討國後

是二子之力其功足以補色故君子善整後之費達云二子不繫
之陳純於陳也惡其與君滋故純之善楚有礼也案子糾捷當皆
不繫固自是例之常費說非也執例云賈氏依放教果云純納者
內難之辭納公孫寧侯以父于陳言書有禮不可言內難也陳縣
而見後上下文驩二人多有淫縱之闕今道楚臣陳賦討君葬成
權方盛傳稱其礼理无所准此先儒說之不安也杜言於時陳成
公播蕩於晉者此傳云陳侯在晉襄二十五年傳云夏氏之亂成
公播蕩是也 傳注艾獵孫叔敖 正矣曰服虔亦云艾獵為費
之子孫叔敖也此年云令尹為艾獵明年云令尹孫叔敖明一人
也考本艾獵乃叔敖之兄世本多誤本不必然 注封人之計功
正矣曰周礼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大
司馬大皮與慮夏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却云云慮夏者封人
也於有使司馬與之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也是封人主造城邑
計度人數此云使封人故云其封王築城者慮夏者謀慮城築
之夏无則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无慮之語皆謂揆度前

夏也 註榦植也 正義曰教祐云榦榦也舍人曰榦正也築牆
所立兩木也榦所以南牆^內郭土者也被植為榦故謂榦為植謂
牆之內野立木也板在兩旁卧郭土者即破文榦也平板榦
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 林番築程土物 正義曰番者盛土之
器第者築土之杵司馬法輦車所載二第是也林番築者量其
輕重均實土與第者之力也程土物謂鍤鑿耨耨之屬為作程
限備豫也 註少西之名 正義曰禮以王父字為氏徵舒以
夏為氏知子夏是字少西是名言少西氏者氏猶家也言將討
少西之家 以諸侯討而戮之 正義曰誼无諸侯而去以諸侯
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使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各
唐而傳云唐侯內无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各隨而傳云
使隨人舟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告耳 謂之夏
氏 正義曰謂之夏氏者討夏氏卿取一人以歸楚而成一夏故
謂之夏氏 註設其至後禮 正義曰言入陳納人為有禮也直
言入陳納人是設其縣陳本意言陳國見存入而納此又耳是全

以討亂存國為文所以善其得禮 注為明正義也 正義曰十
年鄭及楚平既先其變謂經先之也鄭微更晉又先端師亦謂經
所先也傳若不發此語不知楚以何故明年忽然圍鄭為此特發
此傳以明後年圍鄭之經也自虜役以兼鄭南北兩屬不專心
於楚故楚未得志而明年圍之七年晉為黑壤之會鄭伯在焉虜
役在黑壤之前九年傳言楚子為虜之役故伐鄭更在黑壤之
後而被傳不以黑壤興伐而遠紆虜之役者楚子之志所恨在
於虜役逃歸不為黑壤會晉故也上指虜役下指辰陵中包黑壤
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云

計一万六千一百一十一字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宣下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十二年注晉上王邦地 正義曰此一軍成陳軍不成陳成陳者
 魚少以戰為文案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六國成陳而楚不成陳
 成陳者多而以敗為文者六國並眾楚之兵至楚既未陳故以獨
 敗為文与此異也 注葉宋可九日 正義曰莊十二年宋萬
 弑閔公葉叔大心者宋葉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
 以葉邑封叔大心者宋葉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
 滅葉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葉以叛則此後為宋邑也社以
 長歷按之十二月九戌寅戌寅乃是十一月九日此不言月諱長
 歷云日月必有誤者葉得秘師人多寒若是十一月則今之九月
 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注晉衛元東南 正義曰傳
 云盟曰恤病討貳陸貳於楚而宋伐之衛救陳不討貳也楚伐宋
 而晉衛不救不恤病也是晉衛皆盟故貳其大夫而稱人曹是小

同敗與不敗俱爲稱人故不言曹也明年傳稱君子曰清丘之盟
唯宋可以免則宋不違盟而亦疑宋卿者彼晉衛曹並皆僞妄
花椒彘群約之言以謀其國致使宋爲盟故伐衛衛人救之楚人
討之伐陳怒楚被伐先救宋豈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說者曰
諸國失信而累及椒也晉衛不信乃在盟後非是心欲不信而妄
作此盟而盟之時未有不信之狀在後違約不可豫知而亦并責
椒者君子結交尚取善而後之所與不善必將敗德椒與不信約
盟則是不信之黨魚獨守信并亦敗之戒後之人使擇交也

伯陸臨哭云祖廟 正義曰案雜記客致舍賜訖請縣裏十二年
伯異子壽步卒臨于周廟故云臨哭也宮卽廟也象其尊貌則謂
之內廟言其牆屋則稱之內宮大宮々之大者郊祖廟者謂郊大
祖之廟也 陸碑城上俾倪 正義曰碑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
之名襄六年晏弱圍萊塿之環城付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
五年吳子門于棠々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葵
攻崔氏々々堞其宮而守之注云堞短垣也碑堞俾倪短牆短垣

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堞俾倪女牆也韋
名云城上垣曰堞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堞益也助城之高也
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 臣袁其至
十日 正義曰杜以三月克之謂圍經三月方始克之故云九十
日也知非季春克之者下云六月晉師救鄭及河閼鄭既及楚平
栢子欒還是櫛欒至河邲櫛未敗至河閼敗猶欒逐師在閼敗
師必不覆若季春克之不應此到六月而晉人不圍以此知三
月非季春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知圍以何月為始圍經自有七
日內之逐師聞其圍城乃復更進之圍三月方始克之則謹初以
記於克凡經一百二十許日蓋以三月始圍到六月乃克也
注周厉王滅也 正義曰邲栢公是周厉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
王封之故傳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栢公始封西鄭武公
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願楚要
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滅也 欒栢文 臣楚滅邲比之 正義
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栢文王歸申息在云年栢楚滅

鄧十八年征武王克權德五年滅強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陵
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天又滅蓼十五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傳
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言九縣者
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
外為九也 庸可滅乎 正義曰庸用也幾諸如翼言用可莫
幸而得之乎何必滅其國 注彘季代林父 正義曰服虔云食
食於彘或為然也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荀林父仇中軍史駢仇上
軍彘者將下軍自亦以彘傳无甚代知先穀代林父卻克代史駢
趙朔代彘者也八年傳趙朔仇下軍知彘書代趙朔也彘傳文皆
稱彘子今注云彘季者勸譖亦以彘子彘季為一人則社君別有
所批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
彘季以穀非彘季以規社今知非者社以子為男子之稱季是幼
少之稱季之與子是得通林子路或為季路舉其常稱謂之子論
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唯稱彘子无彘季
而規社非也 注韓万去孫 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宣嘗得

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女有韓厥世本云相叔生子万七生求伯
七七生子與七七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万也如彼二文
厥是万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万玄孫不知何所批也
注孽罪也 正者曰孽謂內罪者孽是間隙之名今人謂瓦裂是
裂皆內孽既有間隙故得內罪也 德刑之是征 正者曰既言
觀象而動更說元孽之變德刑政更典禮此亦變物之不變易者
不可与之敵也聖王之制征伐者為有罪者耳不由是六變不易
行征伐也此舉亦變之目下文歷說楚不易六變以充之 君死
怒讎 正者曰讎謗也故有常則民不恨故國君死人怨死人謗
擊鼓怨及吁咎人謗子產是有怨謗也 商農之其業 正者曰
弄語云云曰成民之變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云曰處
士工商農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制也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
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四民謂士農工商此數亦四死士
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眾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
征不容後就閑燕故不云士而分商賈為二行曰商坐曰賈坐曰

是販賣而坐異業發兵征伐四者悉皆不与故摠云不敷其業也 注軍令包叙教 正彖曰周礼六卿大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帝之号楚臣令尹為長故從他國論之禮令尹為宰楚國仍別有大宰之官但位任卑耳俗稱大宰伯州犛是也楚之國名上卿為令尹者叔祐云令善也教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 注在車包力主 正彖曰司馬法兵車一系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不共碎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為左右也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扶轅者步卒被分在右者為軍門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扶轅以為戰備楚陳以轅為主故以轅表車正是扶車嚴兵以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使之道求草薈令兩道求草不近吾車也薈謂卧止之草故云力備備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危道薈云於對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身 注虜先云旌識正彖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其所无之憂恐其卒有非常為預告軍中兵眾使知而為之備也如令軍行理當社互時行軍有

此法也。前有所候，踰伏者，今人遠在軍前，斥候望慮，相伏兵使
踰行之，持以緋及白，白幡與軍人白私号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
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其受与此見賊，拳幡相似也。茅明親言文
舍人曰：茅昧之明也。注物猶司勅令。正義曰：彰謂旌旗，昏物
彰也。百官為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
政教，不待約勅号令而自備辦也。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
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
旒，百官載旆，鄉去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
也。或載旂，或載物，皆屬軍吏，各所將也。郊禮鄉遂之及長，縣正以
下野，謂云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善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旆者
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吏者，各異物，先者卑而已。是其尊卑
所建各有物，彰也。素春官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闕贊司馬，頒旗物。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旌，
縣鄙建旒，道車載旌，旒車建旌，俱是周禮所建不同者。大司馬

所云中秋教治兵之法司常所云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云凡頒
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爲軍之常建則如冬大閱備軍禮旌
旗不如軍時空辟實也是以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而動
謂軍行之時而指治兵之法也 子君云施舍 正彘曰內姓謂
曰姓也子君之舉用人也於曰姓則選之於親於外姓則選之於
曰於親內選賢於曰內選賢言唯賢是任不以親以曰便即用之
所舉不失有德所賞不失有勞必有德乃舉有勞乃賞言不賞无
勞不舉无德臣民年尤有加增恩惠外來旅客有施舍常法謂羈
縻之臣以子新來施以恩惠舍不勞役也 注賜老則不計勞
正彘曰老有恩惠苟謂年尤有加增恩惠不論有勞与无劳也列
炫云老者苟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以文車
當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列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
杜氏一何煇碎 注威儀有等差 正彘曰言貴有常者則高云
賤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常者於貴
逆屬等威於賤使互相發明耳 德立不敵之 正彘曰功德

若其不立刑獄若其不行政以成就为上莫以得時為善典貴于
便禮惡其逆故去德立刑行政成變時典從禮順各以義理相配
由文皆不易之變既歷序此變乃云若之何敵之副上德刑政更
典札不易不可敵也 陸仲虺云之後 正彖曰取亂侮亡尚書
仲虺之誥文也定元年仲虺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由夏車
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二人皆是薛祖是仲虺為奚仲之後
注為詩至取之 正彖曰為詩經元為字序者言為詩先祖之道
以得天下故以為名季錫義教祐文於於於辭也時是也晦昧也言於
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也適天之道養是闇昧之君待闇昧者愚
積而後取之言適天之道者上天誅討之期未示武王靖以倚之
是善適天之道也 注齊致聖於時 正彖曰齊善指齊致邑相
也故曰致也致討於時者言善之使時然後可討之上句云兼弱
攻昧引仲虺之言以謹善弱引武王之更以謹攻昧此不云攻昧而
言善昧者以為詩之意言善弱而不言伐討不得謂之攻昧故緣
詩之意言致之於時然後攻之 注武詩至之業 正彖曰烈業

也。戰於文競強也。詩意言先強乎唯武王之功業言克商功業實
均強也。此引武詩兼言攻勝之下。故杜以得意解之。言武王兼
弱取昧。故此先強之業。此皆約武二篇並先兼弱之變。因得上
文連言之。抗弱即可也。正義曰。上言兼弱。此云抗弱。言其抗
善而取之。未必皆攻伐以求之也。此抗弱即農上仲虺有言兼弱
也。耆昧即農上約曰於銘王師耆昧也。以務烈所農上武曰先競
惟烈士舍言不須敵楚兼抗餘諸侯弱者。致討諸侯昧者。以務武
王烈棄之所可也。晉所云仇倚。正義曰。言晉之所以得為霸
主者。由軍師之武群臣有力。以有武力。成此霸功。今失諸侯。不可謂
之內力。見敵不怠。怪不可謂之內武。命力軍師者。三車將仇皆後
君命力軍之至帥。以中軍仇濟。指一軍之內將仇。分之各有所帥
故注云仇。疑子所帥也。依二十八年晉臣以下軍之仇。与此同也。
知莊子云大矣。正義曰。莊子見疑子。逆命必當有禍。乃論之。變
云此師之行甚危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夏師之初六變。而白熒
初六爻辭云。軍師之書。尚頌以訟。若不善則致甚凶。既引易文以

人使律今者師書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履解不臧之爻
也執爻上下相順和成則為臧若相違逆則為不臧既教不臧之
爻又教以律之意坎為眾今爻為先之為柔弱是眾散為弱坎為
川今爻為先之為澤是川壅為坎坎為法象今為眾則弱由川則
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以教易爻律否臧之義
否臧易注云为师之好得師者也舟艸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
律不可失之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今有功法所不教故師出不
以律否臧皆凶教否臧既了又教凶之一字故云且律竭言法律
竭也川水尚盈而以竭且又被大塞不得整疏似法尚嚴整
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得施所以致此凶禍解教凶爻既了以
居易意然後論彘子之惡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愆
矣彘子有師不使訟論不行之愆爻誰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
子之謂為已違碑前敵於爻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禍
敗之爻彘子主爻之象在敵克死而歸必有大咎也師坎為水坤
為眾之別如水師書之象故名其封為師服履云坎為水坤為眾

又互恃震々為雷々鼓鼙又為長子々々帥象鳴鼓巡水而行々
師之象也臨先為澤坤為地居地而俯視於沢下之義故名為
師 注坤為師柔弱 正義曰晉穆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
占之曰震雷也車也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是坎為
衆也易說卦先為少女故為柔弱衆聚則強散則弱坎變為先是
衆散為弱也 注坤為師見塵 正義曰說卦坎為溝瀆々々師
是川也說卦先為沢川是流水今變為沢是川見塵也 注如後
師之象 正義曰說卦云如性也往是相從之義故訓為後也法
切則人從之率人以從法也法敗則法後人々各有心棄法不用
法後人也 說卦云坎律銓也 律先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
亦平也 卦彖曰易坎卦主法々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為法象
也今坎變為先為衆則散而為弱由川則壅而為澤是失法之所
用法敗後人之象也 注竭敗為法敗 正義曰竭是水涸之名
坎為水為法水之竭似法之敗故云竭敗也 坎變為先則為水不
流坎不流則為法不切矣為坎之用是法敗之象 注水過則涸

也 正考曰哀九年傳曰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水當盈川而以壅
故竭是水過大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天過是壅塞卒之矣故書過
大塞也 注至此禍 正考曰欽言剖尸為至故云至此禍也服
虔亦云至此禍也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凶長子帥
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仇之於元帥弟子也而意以師
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與尸案下句云蚤免而飯則謂彘子而
在陳而死師卦有與尸之語其言尸之或客有此意但尸字不可
兩解故杜略去之 注沈或元婚縣 正考曰楚官多名由尹沈
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寢尹吳由于因解寢為
縣名不為寢是而沈耶也 於于管 正考曰土地名棠陽京縣
東北有管城古管國也 注為教之啓土 正考曰楚世家云熊
罈卒子熊俊立是為若敖 七七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煦立是
為蚡冒 七七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案杜注文十六年傳蚡冒
楚武王父不徒史記也以荊竹織門綆之箏門則箏路亦以荊竹
編車故謂箏路為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

謂敵衣也服虔云言其條破蓋也然廣有至之兩正考曰
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
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
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
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為大
偏今楚亦用曰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為兩而書
一卒別後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從之列燧云兩廣之別各有一
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為偏一有一
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知此為偏之兩云實一廣十五乘有一
百二十五人從之注十五乘義劉正義曰下云楚子為乘廣
三十乘分為九右知十五乘為一廣也史記孫臏景公時有司馬
田穰苴善用兵至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史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
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子曰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
兩十五乘為偏皆司馬法之文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偏禮亦
有此文但周禮无偏故杜并別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

者為小備故此為大備也相五年二十五乘為備戰時臨陣所用
不同不可与此相對為大小杜注多少皆望文也言亦用曰備防
者謂楚彘荆尸而舉仍用曰備偏於椽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
但以已設者多故禮文不具 右廬至于夜 正者曰右廣雞鳴
初駕教及日中則充廣變而代之以禮於昏此昼日更也其內官
親近王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令宿直遞持更也 以我卜也
正者曰贈我者戰之勝負自卜其運乘運往猶人探著看卦善惡而
卜其去之與往也 注二先至穆王 正者曰莊十六年楚格伐
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甲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依五年首止之
季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將時後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知
入此月唯成穆耳今之莊王成王孫穆王子知以此行捕往來於
鄭 注單車之群帥 正者曰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
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
挑之下云趙梅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子既
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當知以疑誤晉之群帥 注尤車之

善者 正義曰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在中央故云左車
右系伯居右故稱右也下云莊子抽矢葦納諸厨子之房選好矢
而田之知最是矢之善者 注兩飾之句暇 正義曰兩飾掉正
皆元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力然也飾馬者謂隨宜刷刮馬又正
其鞅以示間暇 注麗著至心者 正義曰易齋卦象云麗麗也
日月麗半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是麗為著之義麗之於背高而前
後下此射彙麗麗謂若其高也故杜以兔力背之隆高為心者服
虔亦然星相傳力此祝也 以歲祀後者 正義曰周禮獸人冬
獻狼獻獻麋春秋獻獸物者謂獻之以共王之膳耳非能禱及
於百官也禮冬攝曰狩言圍守而取之獲禽多也於時虞人所獻
或殲及群臣故言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以內禘之辭耳 陸鏞
魏驪子 正義曰服虔亦以為驪子世本以為驪孫世本多誤未
必然也 使其徒入之 正義曰使已後人入墨以取信誠也
十五乘甲兵備甲兵侵之是兵車明矣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服

度云軌車屯守之車古名難得而知其義或當然矣 注云戎

白備 正義曰元大也戎車也詩小雅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

有大車十乘常在軍前以開道諸軍便行所以先人為備也詩毛

傳云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黃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三代行軍皆前有此車其名司馬法之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

解其名鄭玄又執其意鈞車備鈞轡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

黃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曰先良

也 晉師元未動 正義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

在右言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者皆移唯上軍未動故

杜云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 告唐惠侯 正義曰此未戰之前

告經不書唐侯者為楚私屬故不見也 陸游車補闕者正義曰

周禮車僕有闕車之件鄭玄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此言游闕

知游車以擬補闕今使從唐侯是補闕也 陸以乘允得勝故

正義曰相八年傳云楚人高允君必允者謂置車尚允故君在允

此言先允謂乘廣先車上文且則右廣初駕日中乃撥允廣則曰

法先乘石廣今楚王偶然乘石廣以逐趙梅園是而得戰勝以石
宜乘石廣自是以後乘廣先石以乘石得勝故也 注廣兵車

正美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定四年史皇以乘廣死是
兵車稱廣也此言晉人廣隊下云拔旂投衝軍行則旂在軍前不
是車皆有旂也此蓋是晉人在軍之前載旂之車 注甚教至兵

衛 正美曰旣高拔旂皆是教人之語知甚為教也服虔云高橫

木有水橫投於輪間一曰高車前橫木張衡西京賦云旗不旣高

薛綜注云高所以止旗今杜以高為車上兵衛各以意言皆旣明

證而礼扛鼎之木其名曰高則高是橫木之名教之旣高則高是

可旣之物杜云兵衛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

坳則橫木有礙故不能進 注正使、正美曰旂扇風重

故馬便旋而不忌進教天云縑廣充幅長尋曰旂純曰旂郭璞

曰帛續旒末力燕尾者此旂也扇風使重令馬不忌進則其制必

大矣故云旂大旗也城濮之役七火旂之在旂此之類也旂懸於

竿插之車上衝是馬頸上橫木故按取旗竿投於衝上卧之使不

帆凡則於車者輕故得布坑也帆是扇風之名今人初上張布以
郵風名之曰帆 陸兄弟累尸而死 正考曰獲者被殺之名並
皆被殺唯商言皆獲耳語見尸相重累之皆獲故杜辯之云兄弟
累尸而死累亦倍之重也 可勝既乎 正考曰重物不可舉者
謂之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甚夏今人尋後此語
故少難解耳既盡也可勝乎言用之不可盡也 不以可故也
正考曰言我不以好箭射楚貴人之子而質之吾之子其可
得乎吾以此計者不可用也非苟且力射故也 陸重輜重也
正考曰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輶前後敵也蔽前後以
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力謂之輦輜重輦
一物也襄十年傳稱秦董父輦重如夜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
糧食常在軍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邲也周禮師大軍旅
舍曰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却去多輦駕馬輦車人執行所以載
任器也止以內善營司馬陸曰夏右成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
周曰輜輦之一斧一斤一鑿一担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箭又曰夏

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統者以爲夏
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武王云
保之 正考曰昔武王克商周公力之作頌曰武王誅紂之後則
載載其干戈則秦韜其弓矢言既誅暴亂則先後所用故韜載之
懿義也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允信也武王以天下既定又乞求
義德之士而任用之故於是功業遂大信哉唯我武王保之義武
王已保天下也 注載載至息兵 正考曰載訓力斂聚斂載之
義故爲載也橐一名韜盛弓矢之衣也干戈弓矢載而不後用是
義武王已誅滅暴亂而息兵也此所引者周頌時邁之篇也皆序
功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則頌功成乃成乃作此傳言武王
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在追力作頌也其克商之功非克商即
作也國語引此云周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傳言克商作
頌者包下三篇皆述武王之夏 注肆遂至天下 正考曰肆之
力遂相傳爲此副也夏大統和文求義花謂求而任用之遂大者
功業遂大也 又作至尔功 正考曰既作時邁又作武篇也頌

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布武之大

功也 其三至求定 正美曰其三周頌賚之篇也鋪布也叙

陳也但往也言武王乞布陳政教故其時之民頌武王者皆言我

往惟自求安定美武王乞安民故民頌之也 陸其三乞安定

正美曰鋪是布教之義故為布也叙陳教祐文思是語之辭不為

義也 其六至豐年 正美曰其云周頌栢之篇也後安也屢

教也言武王伐紂安天下万国教有豐孰之年美武王乞和眾

國豐財也 陸其云列之身 正美曰後安教祐文屢教常

訓也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不同故句疑辭蓋楚系歌之

第言楚之系人歌周頌者別為吟第故賚第三栢第六也劉炫以

白其三其六者是楚子弗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絳万邦今則定

知非者此傳若是曰文及傳叙更容有言楚子第三引鋪時

繹思第六引絳万邦此既引此既引楚子之言明知先有三六之

語故楚子引之得去其三其六若楚子始第三引詩第六引詩

豈得自言其三曰其六曰則以其三其六為楚子引詩改第以規

杜邑何辟之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采篇次不曰杜云仲尼未刪定此亦不曰而云楚系歌之次者襄二十九年蚤少有篇次不曰大略不甚乖越故云仲尼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大全占詩次不曰故云楚系歌之第令周頌篇次相第八賈第九也夫武至財者也 正美曰楚子既引四篇乃陳七德則四篇之內有此七者之次哉 干戈橐弓矢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者定尔功定功也我但求定安民也終万邦和象也屢豐年豐財也我但求定是乞安民故往求定也終万國由德乞和象故万國安也 注著之至不忘 正美曰杜以不忘其章謂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故云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必知然者以文彩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美故以為著之篇章則炫云乞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為死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 注祀先君告戰勝 正美曰禮記曾子問稱古者所行必以逐廟主行載于舟車言必有善也尚書甘誓云用余賞于祖謂逐廟之祖主也為先君言為此逐主作官於此祀之

告成更告戰勝也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更而奠
於牧室亦是新作室而奠幣也管子問又曰死生主則何主孔子
曰天子諸侯皆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祢區奉以出載于舟車
以行每舍奠享而後就舍 注鯨鯢大魚名 正義曰非袁剛廣良
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目即明月珠也故死即不見眼
睛也周處瓜土記云鯢海中大魚也俗說出入穴即力謝水
是彼之魚臣 正義曰入楚師言入此楚師於鄭國服虔云入楚
師使楚師來入鄭是也此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幸與
楚取幸立云子魚臣白鄭君已執擅其竈也 陸訪亦云致之
正義曰詩以雅四月之篇也高臺瘴病者皆致祐文言時在禍
亂必有憂病者於何其所適 故乎致此禍亂不知將何所歸也
相子請死 正義曰禮弓云謀人之軍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
則亡之今相子將帥師敗故請死 進思之補也 正義曰孝經
有以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直
道正辭有犯死隱退還所職思其憂巨獻可替吾以補至也此孔

意進謂見君臣謂臣私職也或當以此二句批臣心者文上既批
臣君在其上施之於君則稱進內者其身則稱退盡忠者盡己之
心以進獻於君補己者內脩己心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力進補
己為退耳非謂進見與退不見也 某清 正美曰實未讀史以實
王之意故言蹟知者下云明曰某清是也 注續縣也 正美曰
玉藻云續滿繡為袍袞云續新縣也 注麥麴正美語
正美曰麥麴窮所以禦濕買達有此言則相傳為此說也尚書
說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麴蘖則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麥蘖者
是麥草之名觀傳文勢教使无社逃於泥水中而問有此物以否
知是聖王所用但不知若為用之耳 阿魚正極之 正美曰上句是
叔展之言曰下是无社對語无社頻答言无叔展乃言必酒入水
故以水无告之云如似阿中之魚久在水肉則生肢疾无以二物
其素理何无社乃解其意告叔展云畜目視於管井而極出之出
溺為極方言文 君為正則已 正美曰此亦叔展之言也无社
既辭其意令展視井極已但廢井必多不可知也故教无社令結

茅為經置於井上又恐死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号哭向井則是我之己身已展叙自謂也 注原穀先穀 正莖曰杜譜以內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案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傳有名号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為彘子服虔以為食菘於彘今後稱原々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十三年傳原束討心以免正莖曰往年涓丘之盟原鄉亦欺傳稱不實其言此年束被楚伐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欺於此發傳言唯束可以免者意在責諸國耳婦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束亦有罪宜其不救但盟之不信唯椒身合欺束國死罪言唯束可以免見諸國皆合責也注盡滅至其也 正莖曰先穀之罪不合滅族盡滅其族為諱已甚亦是晉刑大已是大惡君子既婦晉刑大已又允先穀自招故曰惡之來也已自取之惡之來也言大惡之莫乘先穀之家十四年傳注以有心妻之 正莖曰叔指以平力成則成亦平也男子謂妻為室故杜以為衛人以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後以女

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為傳文死衛侯之女為孔達之妻後室其子謂後以室家还其子謂達既被誅家而没入官後以孔達財物家室还其子今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志於衛國本實无罪所以告於諸侯穆於虛以說晉衛人荷其功力何得没其家資男子謂妻為室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还其子便則以母还子不得云後室其子又諸國大夫之妻傳皆不載其氏姓何得独責孔達之妻須言衛侯之女既言後室其子明孔達之妻則衛侯之女可知劉以孔達之妻為衛侯之女於傳死文以規社也於豈非也注昭明也韓園也 正豈曰人之聽視聰明唯在耳目而已却昭言其目明則亦不明也忠魯言其耳聞則亦不聞也耳目各舉一變而對以相反言亦不解豈必殺我也 陸室皇寢門闕正豈曰下云矧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室皇為寢門之闕謂里門歷及也在十九年幣奉葬於經皇陸云經皇冢蘇嗣者亦以此而知也陸傳通謂兩觀為闕唯指雉門以雉門

高大為縣四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之為闕者以
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為通也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
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堂被作經字異音曰未知孰是其名曰堂
皇及中名蒲胥其美皆未闕 与之言魯系 正美曰系謂系居
高位也 懷於至不亡 正美曰懷思也謂思高位於魯也既思高
位必貪之必計謀去他人既謀去他人之亦謀去己一國之人謀去之何
以不至亡也 孟獻子公既 正美曰臣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
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
前所賓筮豆醴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
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故以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與車
服之飾有物米文章嘉散皆善也有善言辭善行讚燕而送賓有
加地賄貨言賓往既共則主執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
謀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死及
於好吏矣今楚子在東君甚圖之勸君使往聘也則炫以為皆是
賓吏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

謂聘享之禮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
 故土饒物產於是也玄纁玩組羽毛齒革乃得內容之物未文
 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也獻賄賂以謀其不允於
 罪也 陸物玉帛皮幣也 正考曰聘禮賓執圭以致命享用
 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其享敬巾又有皮
 馬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 注主人正答賓 正考
 曰聘禮君使卿章弁服飯饗饌五車有司入陳鼎豆簋鉶醴百
 應未百筥黍稷栝栗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筵豆百品實於庭
 以答賓也列炷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炷以杜注在二十二年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玉陳贊幣以象則朝聘陳幣亦
 實百品於庭非独主人也 注客數至亦備 正考曰杜謂於是
 有者皆主人之夏故以客數為威儀客類為謂善為威儀客類
 以接賓也采章車服文章謂主人陳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
 逆之類也嘉淑皆訓為善客數文章以外別言善之故以為令辭
 林讚謂接之謂善言辭善物讚也加貨謂好貨加增於常若儀二

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為介王重賄
之亡彭故以加貨為命宥幣帛也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論
聘之義深不宜言至之禮備豈虞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死
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死賓客則驕容儀容
後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
爵之後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鞮伯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
親朝獻救伯禮小朝大小國不洽為征後有何功可獻炫謂案章
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去鯨玩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
可以為容自物未文章嘉淑謂義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
所獻希庭實也於聘摠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也
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
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批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自
米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自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為主人之物
又君死獻征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今知列說非者二十二年經子

入享于邦庭實旅百加筮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珍有陪鼎
依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如有加貨故
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先加貨之
文故杜為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葵捷于邢丘是獻征伐之功於
牧伯也列荀達杜弔以為庭實旅百及魯自來章嘉淑加貨之等
並為賔物又以諸侯親朝无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於
義非也 十五年注平者弔其人 正義曰平者和也言其先不
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強之意昭七年暨齊平燕与齊平也定
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魯与平也諸言平者皆舉國言平總
言二國和同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
此言宋人楚人史墨辭耳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
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曰茲然則彼不稱人者豈唯國
君歟平而在下不稱平乎傳載盟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教例
曰宋人及楚人平魯盟書平從赴辭也 注賈亦不從告
正義曰秋有赤秋白秋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賈是國

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夷狄袒其雄豪君子孫則稱豪名為種若
中國之始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定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
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所以國名為氏但
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
以氏配之階氏甲氏彘落氏皆是也杜言氏國故稱氏蚩指解此
狄而中國亦然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種種之禮賦
之曰之草木故稱種林父為卿尚稱師師令後將甲師衆之例直
稱師者便告也 陸稀殺元札字 正義曰殺單傳曰不言其兩
下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君殺臣不得言其大夫也教例曰
大臣相殺死者死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
允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
傳稱此人為王子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經又倒札字也
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廢之号也柯休云天子之廢兄也允傳
書札為王孫蘇所使非是為貴不得為王之廢兄故譜以為難人
不知何王之子 陸公田云曰初 正義曰公羊傳曰古者什一

而藉古者易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禁
小禁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碩苞
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此於禁重貉死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
傳亦云古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
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豈異名
而多少不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者公田
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畝法既已十畝取一矣今又履其
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論語云哀公曰二吾猶不
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此之法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
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无包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
國故鄭云云十一而稅謂之徹之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
十一年不言畿內而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之九百畝其中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夏旱然後敢治私夏旱則食
貨志取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諸儒多
用彼為差如彼所言則亦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邦去
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為
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邦去
周禮通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邦去以
力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
一是為二十而稅二故邦去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
一為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今直云十取其
一則又異於邦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飯公今又履其餘畝稅之
更十取一耳履畝較梁傳文也趙歧不解反五十穀七十之嘉
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畝耳五十而貢七五畝七
十而助七七畝好惡於此邦注考工記云周人徹內用夏之貢法
邦國用殷之助法 注參子成益 正茂曰秋義云車益負

鑿望螽蟴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款災又云蟴蟴
李巡云蟴蟴一名蟴蟴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到款以為
蟴蟴有翅者非也如李郭之說是蟴為螽子也上云秋螽秋而生
子於地至今其子後生過冬而死故不成災蟴凡物不為災不
當此不為災而當之者皆云幸之也此年既既若使蟴早生更為
民害則其困甚矣善其冬主以為國家之事故善而書之公羊傳
亦云蟴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注凡雨而不暘正彖曰此
年秋螽知不為災而既者春秋書之螽多矣有冬螽之年皆不書既
而此獨書既知年既不專為冬螽故云凡雨不知五稼不豐也
傳川澤之截疾正彖曰周禮澤厲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
藪爾雅十藪皆是大澤則藪是澤藪却玄周禮注云澤水所鍾
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川以山藪相配為文者川
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德云納汙言其納汙也山有木
藪有草毒故云其在草在木故俱云截疾言其截毒害也
藪是澤藪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藪與澤藪傳文與山相連藪

是草木積聚之處山也澤皆得稱藪上既有川澤之文下別有
山藪之變此藪近山故杜云山之有林藪也劉炫以爲澤旁之藪
以規杜氏非也 注馬亦云瑕穢 正莢曰璵璠玉之美名聘莢
曰瑕不揜璵璠不揜瑕鄭玄云瑕玉之病也璠其中間莢者玉之
性善惡不相揜此云區瑕似以莢區惡故云區而截也言玉質良
莢亦瑕穢其中不言璠已揜蓋瑕也 子反懼与之盟 正莢
曰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力匡師若孟任割辭與魯莊公盟下云
盟曰是兩國平後失盟而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
辭也 注雋絕心者三 正莢曰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儀
倍儀曰雋十人曰英倍美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雋爲絕異
之稱也有三雋才知其有才藝勝人者三隻耳不知三者何是也
不祀至五也 正莢曰此五者從性至重 祀魚爲大罪廢祀未
是害物故先言之者酒則廢亂政更有害於民故攻之棄賢人而
侵隣國其害已大又次之殺夫人傷君目罪之大者故攻言之棄
仲章而奪黎民地是力二隻而并殺爲一者俱是爲政之惡故并

數之奪黎民地已盡奪之使黎侯失位故下云立黎侯而还更後
 其國也 商紂由之故滅 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紂賢辯捷疾
 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於人臣
 以臣高天下以高以為皆出已之下武王伐滅之是由恃才高故
 滅也 天反至災生 正義曰如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怪異謂之
 妖時由天物在地故屬災於天屬妖於地其實民有亂德感動天
 地天地為之見變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力之耳非獨天為災而
 地力妖災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
 曰國无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譴是其由君
 不由民以民表人故釋例引此即改民為人是其民謂人也傳言
 天災地妖民亂歷序以吾甲為治更言亂則妖災生明妖災由民
 起妖災亦通言耳天蚤四時氣唯寒暑故社以反時有寒暑易節
 物則其數先窮故摠云群物失性反其常性即是妖也穀例曰物
 者雜而言之則是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
 謂也歲者水旱飢饉也時者寒暑風雨震電雲霜也日月者薄食

夜明也星辰者皆李實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已出
陰迫而不已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曰妖災
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為之此偽地反物者唯言妖耳陸範五行傳則有
妖孽禍病皆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為災孽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
卑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夫胎言尚微也蟲魚之類謂之孽子則牙
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之病類言浸深也甚
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內稱唯皆祥有外
內之異耳大旨皆是妖也故文反正為之正者曰許慎說文
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象形謂之又其後形意相益謂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体文反正
力之服度多言人反正者皆立挽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之
則國滅亡是之絕道也 今在妖矣 正者曰言冬在妖矣則妖皆有
之其反德為亂則五罪是也天地是妖偽不指斥不知於時略國
有何災何妖也 卒立召襄 正者曰卒終也禮後終立之非此
時即立也後亦不滅但偽不言之耳 陸心之云同偽 正者

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之去之何以言久昭二十五身皆文
初既而財也 正義曰藉者借也民之田穀出共公者不取所
借之田穀以董民之財故不多稅也既說其稅故言藉禮乃舉正
礼言穀而不包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非更稅故杜以內十一外
更十取一旦以哀公之言驗之知十二而稅自此始也 冬蠶
生既幸之也 正義曰幸之者由幸蠶冬生不幸既也而借以既
連蠶生乃云幸之者以歲既而後有吳則民踴益甚困由既之故
乃以為幸故借連既教之 十六年陸渚例更歆前 正義曰楚
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
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美未聞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或為
然也成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吏則佳就之亦雅叙
宮云无室曰榭又云園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內
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
武故言室而歆前之者无壁也如今廳是也公羊以為宣宮之
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中與其廟不毀与充氏異也 傳注代林

孤卿

正義曰晉之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大傳又為於上

卿且加大傳以褒顯之。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後命。傳言以黻

冕者黻冕是命孤卿之服。故以之命士會也。論語稱焉惡衣服而致

義手黻冕。鄭玄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黻

黻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服謂之鞞。俱以鞞為之制。同而色異。鞞者

後裳色。黻則其色皆赤。尊卑以鞞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高言黻冕。此亦云黻冕。但冕服自有

尊卑。卑周禮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

天子大傳三云之官也。諸侯大傳孤卿之官也。周禮與命云云。公之

孤。四命。鄭象云。九命上云。得置孤卿一人。春秋特晉為霸。王侯亦置孤

卿。文六年有大傳。陽子大帥。費佗則晉嘗置二孤。凡火至曰災。

正義曰。人火。後人而起。人夾火。而為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休

而謂之為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己。本其火休。故以其所害言之。

謂之為災。聖人重天災。故異其名。春秋書災多矣。唯此言火耳。

注。蒸升也。并散於俎。正義曰。禮升散於俎。皆謂之蒸。故蒸為升。

也却去詩義云凡非穀而食之曰散則散是可食之名切肉為穀乃非於袒故謂之散黍 注享當重其享 曰豈曰若公侯則朝王為設享則荀有休虐之其半休而謂之房黍或子謂已被王享亦竟房黍今乃散黍故怪而問之 注享則之共儉 正義曰王力不僕設享則半解其休而舊之為不食故不解折所以示共儉也示共儉与下示慈惠成十二年傳文 注休解之惠也

正義曰王力不僕設享禮休節折升之於袒即散黍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共食歟之所以示慈惠也其享飲散黍其數死文若祭祀體解索特牲饋食禮有九林則肩一臂二膈三肫四胎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子一休加胙脊代膏其諸侯天子甘文或曰十一 注公謂諸侯正義曰五等諸侯總名為公故云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肉之設享又設燕也享用休薦燕用折袒若使鄉來豈為設享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袒是王室侍賓之禮也周語說此甚詳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變則角全燕王公立飲則有房黍親戚宴享

則有殺燕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昭尔体解
 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以示容令好將安用全燕注國
 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体而升於俎謂之全
 燕王云立飲即享礼也礼之立成者名曰飲十解其体而升於俎
 謂之房燕皆云体薦即房燕也親我享享則宴享礼同皆体解節
 折乃升於俎謂之敬此体略而力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破解之
 十七年注再与文同盟 正義曰錫我以文六年即位七年盟于
 扈十四年于新城魯許偃在是再同盟也 傳注跛而登階
 正義曰沈氏引殺渠傳云魯引父克晉卻克跛衝孫良夫助曹公
 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卻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卻克眇衝
 孫良夫跛 以信奇阻 正義曰使阻者之言信也 而又至有
 焉 正義曰晏栢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再侯之使也今
 晉不以礼待之而又久執之以成其悔恨言李恨齊令又恨晉齊
 侯見晉如此將有背晉之心齊若叛晉何利之有言此者勸晉侯
 免之耳 注解也 正義曰方言文 凡大至弟也

心者曰此例再言凡者所凡明稱母弟之人適子及妻子之等後
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妾云之母弟見經者却段魯公子友
衝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釋
例曰母弟之寔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魯
便稱公子其兄為君則特弟而異之親而睦之既以隆友于之
恩亦以獎為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為君故不言夫人
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皆之所廢天臨而已凡稱
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
傳之所發適和叔之稱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
齊女叔舒曰秦公子必曷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
尼因母弟之例擬例以與弟却伯懷害弟之心天王解群臣以殺
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首惡後夫稱弟不同反謀也
即隨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不害弟弟身以章凡罪弟又害兄
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衝
侯之弟鱒出奔皆是兄害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及容

子母才傳曰罪秦伯故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乞制禦臣下
使逐其弟傳言非罪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元於
陳招殺兄之子宗辰幸群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
且於其兄故以首惡林弟稱名使兩下相殺也統論其弟兄弟二
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才則示兄曲也鄭伯既云失教若依例
存弟則嫌善臣故特去弟而見其弟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更
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旧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
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嘗挈非卿非卿則不應昏令
嘉獲故持書稱書猶不稱弟明諸書身者皆卿也先儒說毋弟若
惡喪敗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為大夫者得以君為
尊系傳嘗挈非卿乃法所不書也而不言弟非國以君為尊也凡
聘享嘉好之更於是使卿故夷仲年之聘皆以卿稱弟而行此
例所謂凡稱弟皆母弟尤傳明文而自違之邲氏又曰臣死晉外
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弟憂故去弟以懲包鄭從去唯以名
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稱公子者名號之義稱又非貶

所也劉炫云再言凡者前凡極適妻子由文後凡嫌妻子為君母
才不得稱才故更言凡也 十八年注傳例可鄭子 正義杜

以會盟之例卿則書名大夫則稱人此稱郟人故云郟大夫身

賈逵亦云知使大夫往殘賊之 注未曰之偽 正義曰諸侯

之葬魯不魯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為僭不書者魯二十九年傳

稱葬楚康王云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為魯也禮坊記

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稱楚越之王

發恐民之惑也鄭云云楚越之君僭号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昏葬

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号也辟其号者五等諸侯死

則稱爵書卒及葬則隨彼臣子之辭皆稱內公若書楚葬亦宜

隨彼所稱為云葬楚王以此僭而不與不得稱王故遂絕之而不

書其葬曰之喪喪言其不足紀錄以懲創自求名号之偽曰之喪

喪者重喪卒亦不書之言其不書似之也 傳注殺戕之之名

正義曰殺者誅也言臣下伺候間隙誅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人

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弑戕皆是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耳教例

曰列國之君而受辱於臣子其所由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故改殺為弑弑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道暴客變起倉卒亦因變而見戒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也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諸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弑為文也春秋弑君多矣其戕唯此一豈自弑其君足明无道臣罪之例哉者外人所殺為无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縱使君或无道其惡不加外國不得殺君之例也君戰死則書滅此智在國見殺身後命於介 正義曰聘禮後命之禮云云南鄉使者執圭及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之之喪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之之再拜若聘君薨于後婦執圭後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後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也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後命之法今身將出奔不得親自後命故立介於位介南面而飯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後命既後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後命之語介使知令介以此言告於殯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計一萬六千五百五十一字

春秋正義卷第十八

成公

國子祭陶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勅撰

正義曰魯世家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
 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欽例曰討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
 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案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
 以始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衡為質於楚公衡成公子也既堪為
 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未得有成長之男 元年陸
 周二至冬溫 正義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被春无月則是竟春
 无冰此而應竟春无冰而春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春之也穀
 梁傳曰終時无冰則志此未終時不言无冰何也終无冰矣加之
 寒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无冰則終无冰矣杜君令之
 十二月者見此意也冬而无冰是時之失故昏之記冬溫也 注
 周礼郊故昏 正義曰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
 为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天尺为步十百为畝十百为夫十

為屋七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七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
匹馬五牛四丘為甸七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饗之乘馬然則社之此注多疑
司馬法文而杜以周禮冠之者以司馬法祖述周禮其無陳者即
是周法言此是周之禮法身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注論語云司
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与此不同者鄭注小司徒云方十里
為成緣邊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六十四井案鄭注小司
徒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
牛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方井車車百乘甲
士千人徒二千人与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者
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却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
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古
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七七不足取六遂七七不足取公卿采邑
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摠徵竟
內之兵案此一車甲士步卒摠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大數不同者
大司馬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調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
曰鄉遂之法必知臨時對敵用鄉遂法者以相五年戰于繡葛先偏後
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偏之兩及尚晉牧誓云千夫長百夫
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長較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
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
卿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此言四丘為甸並
批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較一乘耳甸即
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為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
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於常說其重斂故晉之也穀梁傳曰作
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變也丘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
具農工皆有職以夏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
民丘作甲非正也其意以為四邑為丘使一丘養民皆作甲以農
為工失其本業故說之今左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重斂之變傳

先明文而知必異較據以為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為奇難故作立
甲以處有奇難而多作甲兵知使立為甸甲而倍作之也士卒牛
馬悉倍於常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餘敵充之耳非作之
也說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說敵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奇難暫
為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說此亦備難
而說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倍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
蒐倍稱車車千乘此時亦應然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敵
故說之 傳注康公至死備 正義曰宣十年經魯王季子來聘
傳言劉康公知即王季子也傳言平戎于王戎必遣使詣周受平
但康公要戎者非要戎平遂之使單使來平不遂伐也欲伐其國
耳以未平之日設備禦周全既平矣戎必先備要其先備將遂往
伐之故下云遂伐茅戎起兵伐其國也 敗績于徐吾氏 正義
曰敗于徐吾之地也茅戎已是戎內之別徐吾又是茅戎之內聚
落之名王師与茅戎戰之處二年注魯乞至齊地 正義曰以云
盟王之令故不遂与謀款例云乞師不遂与謀所以不同者以

莫得兩通故互言之魯於聘與盟會後二卿並行止魯一使重於
行師用兵則並魯諸將以魯四卿昭定之世或魯三卿或魯二卿
皆謂重兵故魯之其他國唯魯元帥詳內略外也魯曹公子首者
叔則曰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余數周官具有等差尚春秋時
漸以變改是故仲尼上明於時之宜隆而然之不讓與周官同也
命者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余數皆
以卿禮各於經備之於者不得此於國則邦莖祀野之屬固以微
矣此等諸國尚賤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到上不
能通於天子下无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盟會戰伐甚多唯曹
公子首得見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魯之
是言首成爲卿故魯 注穀梁至十里 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
適遠且鞏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
又云壹戰縣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叔例土地名鞏與袁婁並
闕不知其處遠近无以驗之 注晉使至言飯 正義曰晉使齊
逐魯不用力故直魯取袁八年齊人飯謹及闡此不言齊人飯

者不以好得非奇歟我故不言也 陸子重不昏不親伐 心義
曰傳二十五年楚人圍陳陸云子玉稱人後告此云子重不昏不
親伐者彼以路遠或苟不以實告此傳言侵衛遂使我道路既近
告當以實經傳皆言楚師例是將卑師卑故以為子重不親伐所
以弘通其義也 注公与至君故 正義曰傳稱在禮卿不食公
侯令云侯則貶之而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嬰齊會公計亦應貶
而不貶者為其會有蔡許之君蔡侯許男与公相敵嬰齊不与公
敵故不貶也傳稱孟孫賂楚人許平即三十一月公及楚公子
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郑公子
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弔凡會且盟者必先會而後盟之時蔡
許在列會時必亦在焉以二君乘楚車謂之失位經多抑而不昏
會時其身實在且二君与楚同行无容不列於會故知二君在會
嬰齊不敵公也或以為於時兵將嬰齊為主蔡許为王左右隸屬
嬰齊則二君早於嬰齊何由得与公敵斯不然矣征伐以主兵為
先盟會以尊卑為序春秋之常也傷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郑

伯許男固來楚既稱人必非貴者為其主兵猶序於上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齊侯來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於時晉為盟主召諸侯使集會而趙盾猶序於下文不先諸侯則知以時行其楚為其主會則蔡許在先故二君自敵公明嬰齊不敵公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趙武不晉尊公也於是衛侯會之然則時有衛侯猶敗趙武者於時衛侯致往晉猶執之不得與會而趙武敵公故致之也被傳又曰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故衛侯加晉人執之於會已執其卿衛侯加晉人即執之明其不得與會公允所敵故趙武敵公與此異也 注齊在至惠也 正義曰諸會盟曰地而間於他夏者例不重序其人此會盟別序者前會之時唯公會蔡許後楚而行唯應蔡許在列秦宋以下諸國未至會盟人別故別序也諸征伐會盟突卿而致物人者傳皆言其名氏實是大夫而本會稱人者別傳皆言大夫此傳鄭公子去疾以上言其名氏則皆突卿

也奇國之大夫則實是大夫故齊在邦下為非卿故也傳曰卿不
各匱盟也謂匱盟之故并歿楚卿楚卿於是盟上始與中國相準
紀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曰託亦隨文強生善惡之狀混濇无
已其不能得詳則皆言惡惡夷得志然為齊柏之盛而經以屈完
敵之差必有衰敗非抑楚也此乃楚之初與未開周之典禮告余
之各自生曰吳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春秋亦未以存例也
楚之焦解也刻於楚辟在荆山華路藍縷以處草莽及武王能達
始居江漢之間然未自同於列國故經稱荊敗蔡師荊人來聘
後其取居之稱而摠其君臣至於魯僖始稱楚人而班次在於蔡
下依二十一年為楚成王之世且遂其業內列於公侯金于孟楚
之君爵始與中國列然其臣名氏猶多參錯至魯成二年楚公子
嬰奔始乃是列傳曰卿不各匱盟也實為楚臣示例也自此以上
春秋未以入例自此以下衰敗之文可得而論之也杜言黃為楚
臣示例者解傳言匱盟之意傳言卿不各者非直言諸侯之卿不
各蓋言楚卿亦不各是實為楚卿示例 傳注傳證也 正義曰

周礼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擄之邦去云擄當為贖諸城上之贖字
之誤也贖謂去衣磔之方言云贖贖也 注取奄至未閔 正
曰外取由邑非魯之罪無取可贖而此独不存故杜云其去未閔
賈逵云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存耳案楚子滅
蕭嬰舟入莒皆殺楚人而經不喪文以加罪此何尚改文以諱惡
也哀八年齊人取譚及圍以隘女見取猶尚存之此殺敵見取何
以當諱知譚去不通故不從也 皆不對 正云曰子者指左孫
子其言並皆諸將言皆不對者孫子與甯相向禽皆不對又曰子
國卿也乃專與孫子言耳 注于葵守新築大夫 正云曰大夫
守邑以邑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鄒邑大夫偁稱鄒人統論語謂
孔子為鄒人之子即此類也 注軒縣至南方 正云曰周礼小
胥正系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衆云宮
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
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
縣繫纆以朝諸侯之礼也却去云系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筥座者

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之於東方或
於階間而已是光儒皆以闕南方故曲也象語說以夏云請曲縣
之系繫纓以朝王肅云軒縣闕一面故謂之曲縣 注繫纓至之
服 正義曰周礼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以祀金
路樊纓九就以牲以封象路樊纓七就以異牲以封革路條纓五就
以封田衛木路亦樊纓以封蕃國却云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
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彩屬
飾之就成也玉路十二成金路九成象路七成革路樊纓以條纒
飾之而五成木路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亦五成是言
天子諸侯樊纓之飾鞶即鞶也字之異耳巾車又云孤乘夏篆卿
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其飾皆无樊纓是鞶纒為馬之飾
皆諸侯之服也案棧礼既夕士薦馬纒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
輅木輅之賜皆有繫纒云云諸侯之服者以与曲縣相對又于奠
所請故云諸侯之服且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輅士喪礼为送葬
設盛服耳皆非正法所有也 仲尼至止也已 正義曰仲尼在

後周之曰此曲縣繁縷可惜也不加多与之邑唯車服之器与爵
号之名不可以借人也此名号車服是君之所主也名位不愆則
為下民所信此名所以出信也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此信所
以寄車服之器也礼明尊卑之别車服以表尊卑車服之器其中
所以截礼言礼截於車服之中也貴者宜也尊卑各有其礼上下
乃得其宜此礼所以行其物宜也物皆得宜然則是利生宜此義
所以生利益也利益所以成民此乃政教之大節也若以名器借
人則是与人政也政教既亡則國家從之而亡不覆可救止也已
言利以平民者平成也每吏有利所以成就下民使國益民皆是
利也此以曲縣繁縷与人假人器耳名器俱是可重故并言名
注范文子代荀庚 正義曰宣十二年邲之戰荀林父將中
軍先穀仇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仇之趙朔將下軍柔唇仇之十三
年晉殺先穀荀是士會仇中軍卻克將上軍不知誰代卻克仇上
軍疑是荀首為之十六年士會將中軍則林父卒矣荀是卻克仇
中軍疑是荀首將上軍荀庚仇之十七年士會請老卻克將中軍

當是荀首仇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楚屈巫對莊
王云知營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仇中軍則荀首於莊王之世
已仇中軍明士會老後卻克遷而荀首代也首於郟戰尚為大夫
不應宣之末年得仇中軍故疑先殺死後代卻克仇上軍也明年
荀庚來聘傅彬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則此時荀庚將上軍
矣林父卒來已久不應始用荀庚故疑林父卒後荀庚即仇上軍
士會老後荀庚轉將上軍故杜以為士燮代荀庚也郟戰以來趙
朔无代今驟昏將下軍則趙朔卒矣故知來昏代趙朔不知此時
誰代來昏仇下軍也 注中軍公不息 正義曰以卻克為中軍
之將言己之傷而未絕鼓音明是法而自執旗鼓也周禮大僕軍
旅田役贊王鼓却克云王通鼓仇擊其餘面上云再侯執鼓則天
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衆 若之必更也 正義曰
卻克云余病矣言已不堪擊鼓故有退軍之意故責之云加之何
其以身病之故欲喪敗君之大憂也 援枹而鼓 正義曰說文
云援引也枹擊鼓杖也援枹而鼓謂引杖以擊之 注居中軍在

允 正彘曰韓厥爲司馬亦是軍之諸將也以夢之故乃居中之
御明其本不當中允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須云代御以此知
自非元帥其餘軍之諸將皆御者在中將在允 注齊侯不知戎
禮 正彘曰依二十二年傳曰蚤及胡者獲則取之明恥教戰求
殺敵也宣二年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七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
毅是戎是以殺敵爲禮齊侯謂射君子爲非禮者乃是齊侯不知
戎禮也 皆肘之 正彘曰說文云肘臂節也謂允右爲凶處故
以肘排退之 韓厥僂定其右 正彘曰言此者爲下丑父與公
易位由厥之俯故不覺其易其素毋張蓋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
注輶士車 正彘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鄭云云棧車不韋鞅而
漆之考工記輿人云棧車韋鞅鄭云云爲其无韋鞅不堅易圯壞
然則韋者謂上鞅下闕也輶與棧字異音同耳 韓厥以進
正彘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
展執紼西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麥与此同唯无璧耳蓋古者
有凶禮彼臣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更更不忍

即加屈辱以申貴賤之義晉語云靡筭之役卻獻子伐齊之侯
來獻之厚殯命之禮也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殯命以行禮如會所
用侯也若殯命則无結旗司馬攬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杜不
引之者蓋被此不甚相商故也 注重其至求之 正父曰利
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
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令知不然者
以傳又三入在前三出在後若用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令入齊軍
得以三入在前令齊侯既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
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无
入何謂云三入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為齊侯每出齊
帥以帥有退者每出之又別自為求不計上之三出列君不達此
旨妄規杜失非也 注婿人臣所得 正父曰經昏齊侯使司徒
如師故知齊婿人即司徒也杜請云司徒婿婿人武子三夏互見
於經傳不知齊婿人是何等名号也郑衆注考工記云甌无衣甌
方言云甌自閩而東謂之甌知甌是甌也下云子得其國室知甌

亦以玉為之傳文王在羸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莊四年紀侯
大去其國不言齊滅而去滅紀既得者紀侯被福而去後齊侯收
其民人又取其珍室此則與滅无異故為此解 蕭同公類也乎
正交曰蕭同叔子非他人是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言之則亦普
君之母也吾子布天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諸侯之母以為信其
君王命何先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親其親令輕慢其母不
受同彭即是違王命也奈此王命何乎今輕齊侯之母亦是輕普
侯之母自輕其母即是不孝且告諸諸侯云以母為質是曰者以
不孝之更令諸侯也詩之意言孝子所以行孝不為匱乏之道故
以孝道長賜女之旅類諸侯皆普侯之類普侯皆以孝德賜同類
若以不孝之更令諸侯其元乃非是以孝德賜同類乎責其違
孝道也所引詩者大雅既醉之篇 詩曰祀其猷 正交曰此詩
小雅信南山之篇四王之歌 正交曰禹湯文武四王之王天
下也立德於民而成其同類民有所歸上即曰之東敵南敵皆喻
民意五伯之霸諸侯也唯勤勞其功而抚恤之以奉養王命而已

不改王之制度也。吾子求合諸侯以快其死疆畔之敵，止亦自快已。敵不與民同，是違王霸之政也。注：夏伯子晉文。正：姜曰：邦語云：祝融已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豷豷，幸為商伯論語云：管仲相，公霸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伯也。豈已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邦云：天子表諸侯與故曰：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詩曰：邦害害。正：姜曰：詩商頌言成湯布政，優於然而寬，故百種福祿於是聚，故之子實不己。傳：寬而自棄，福祿於諸侯，何害言不己為諸侯害也。所引詩為商頌長發之篇。注：戰而曰：犒為孫辟。正：姜曰：士卒之勞於外師，衆枯槁以酒食勞之，謂之犒師。此以師拒戰，非犒勞之義，而亦稱犒者，言以師衆性為侍之，如以酒食犒之，然為孫臏之辭耳。注：言完，師徒命。正：姜曰：言於先字全福事之時，尚不違晉故言亦云。後也。是指其寔，夏列燧以為奇人，請戰言敵邑，既或有幸戰勝，亦云後也。虛林未然之，夏年違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是非也。注：籍薦，侯白也。

正考曰禮表玉之物名為纁藉之是表薦之言故為薦也復者報
命於君故為白也言无物則空口以為報少有所得則与口為藉
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召生求利少有取得皆言可用藉
手矣 注上野史闕 正考曰定八年經晉公會齊師于瓦此
獨不昏故多史闕謂曰史先闕故仲尼修經受之 賜三衣之服
正考曰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
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
命之服司馬司書驛帥候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
之服於卿言賜於大夫言受互相足也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司
空等皆一命者春秋之時其受已異於周禮故大夫一命 注三
帥之物 正考曰三卿各統一軍故總稱三帥魯君之賜晉臣
正可知其法所得服改新以与之身不得特命他臣發初賜以此
物且被表先受此物則身由敢受魯賜故杜以為此三帥已嘗受
玉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之旌旗取若之衣服皆賜
之也案秋則先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教為先

其受之於王則稱大杜言革路若木路者或用革或用木也知受之於王稱大者鄭子矯叔孫穆子受之於王皆稱大是也革本是卿大夫車之舊者故云大路金路是諸侯車之舊者亦稱大則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車之舊者亦稱大故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言所建所服之物者周禮中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司服云凡兵夏章弁服中車又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又云凡田冠弁服然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章弁冠弁則燧以爲旆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義也今知不然者杜以穆叔子矯嘗受王路故杜擬而言之教例應云受王大路之賜言先路者順傳先路之文故也則以爲常受晉君賜而規杜長亦也 陸晉司寇侯賜 正義曰司馬司也本星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名其司馬司寇皆爲大夫之官仍稱卿之嫌故云晉司馬司空皆大夫也明他國以爲卿者以爲大夫也與帥也於亞旅本是大夫官名故又云亦大夫也軍行有此大夫使者司馬主甲兵司也主營壘與帥主兵車

候正主并候亞旅攻於鄉是歟大夫也嘗專職掌散共軍是故後

言之直受服據非魯賜故云皆魯侯賜 注燒蛤也後葬 正

發曰晉語云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雉為蜃月令孟冬雉入大水

內蜃即玄云大水謂淮也大蛤曰蜃則蜃者蛤之類也周礼掌蜃

掌斂五物蜃物以共圉墳之蜃即玄云五物蚌蛤之屬圉猶塞也

將井樽先塞下以蜃禦濕也是用蜃以瘞墳也礼檀弓說曰塗車

芻灵自古有之即玄云芻灵束茅為人馬認之灵者神之類也不

解塗車為是用泥為車也傳言益車馬者認用此塗車茅馬益多

於常故云多埋車馬也即玄云殺人以備死者曰殉言殉还其死

石也言始用殉則自此以後死者葬常用殉故認此為始也刘炫

以為用蜃炭者用蜃後用炭知不然者杜以侍用蜃炭若文故

知燒蛤為炭又且炭之類也及亦得稱炭刘君以為用蜃後用炭

和規杜氏非也 注重猶多也 正發曰重認重疊故猶多也

為盟器也言器備者士喪礼下篇陳明器云用器弓矢未報敦

行槃也設器甲冑于室燕器杖筮嬰其冠有共用之器有備禮之

器故言器備 注四阿正王礼 正考曰周礼西人云殷人四阿重
屋即云云阿棟也角設棟也是力四注樽也士喪礼下篇陳明
器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樽之上設此木送二橫三以負土則士
之樽上平也今此樽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礼天子樽題
漆諸侯不題漆不題漆則注四注^阿注云楨輪榦也舍人曰楨正也
築牆所立為木也輪所以首牆兩邊障土者也輪在牆之旁則
知此輪亦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郑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
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楨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
力旁飾上飾也言樽有楨有則是本不尚有言其厚葬說其奢僭
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四阿輪楨皆是王之礼也蜃炭言用亦
本不當用其蜃炭蓋亦王之礼也車馬器備法得有之言益言重
但說其多耳殉則本不得然非說其僭 注若言何用力臣 正
考曰言何用力臣是不成臣也言多有若云則君还以為不成臣
与杜弼語別而規杜弼非也 哭於宮以葬 正考曰哭於大門
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面衛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西面各從賓

主之位婦人哭於門內謂門內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也
至於三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如之自此有隣國者常行此禮
以至於葬地氏云雜記吊者即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受
命曰孤某使某請受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取相者入告出曰孤
某須矣吊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吊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
君命行吊之禮今三子帥行經衛夢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注
喪位婦人哭於堂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坐於西方內
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又
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是喪位婦人哭於堂 周書云詔也
正義曰周書康誥之篇周公述文王之意以告康叔云惟乃至顯
考文王克明德慎罰至臣既引其言乃申其意云文王能為此行
故所以造周國也務崇之謂務勸崇益道德務去之謂務去
其刑罰天子垂殺而叔 正義曰子雲衛叔自以短命死身似天
鍾義於是致使物受兩大故亦以二事為反姬之罪 叔吾聘女
正義曰禮記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道之云女叔吾依

禮聘女以為妻也 注云卻克族子 正莖曰世本卻豹生莫芮
生缺生生克又云豹生義生生步揚生生蒲城鶴居生生記如
世本克是豹之曾孫記是豹之玄孫孫克為二從兄弟子 注禁
錮勿令仕 正莖曰說文云錮鑄釜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釜之
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官者其吏亦似之故謂之禁錮令世猶然
注王卒記之位 正莖曰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車此云彭名御
戎知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軍則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
士在右故御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而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
使御者在中令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為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下
注云乘楚王車為左右是二君皆在車之上也 注齊大司卿也
正莖曰諸大夫盟會經敗之稱人或惣言大夫若實是國卿
亦合書名者傳即顯其名氏若本是大夫不合書名者傳蓋言其
大夫見其敗與不敗俱首稱人故不核言其名氏此傳言齊國之
大夫傳不顯其名氏為非卿故也襄十三年吳梁之會經昏戊寅大
同盟傳云於是叔孫豹晉荀息向戌衛甯殖却公孫孟小邾之

大夫盟於時會上邦之下有曹邾薛杞而小邾之大夫最處其
下舉小邾而上包之此盟邦人之下有齊曹邾薛鄆俱是大夫齊
最在上舉齊而下總之止力齊若是卿則合言名氏此會非卿故
舉齊也 注匱乏也 正義曰私竊為盟之終不固此盟是匱乏
之道也傳既言匱盟以解經又自解名曰匱盟之意於是不畏晉
而竊與楚盟故曰此是匱乏之盟也諸侯之卿竊與楚盟而仲尼
貶之言其不應背晉故責之也責諸侯之背晉是成晉之盟主也
哀十二年公會于橐臯臯子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而私與
衛侯宋皇瑗盟被畏若而竊相與盟不貶者不與異內盟主言其
私盟可許但魯自畏若不昏其盟其情實可責也穀例曰諸侯畏
晉而竊與楚盟書盟而貶其卿此所以成晉為盟主也異之疆大
擬於會鄭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異
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礼也後不與則盟神不蠲非所以結信也
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為盟主也既不與異之內盟主則
宋曹衛三國私盟可許故也貶文是也若然依二十一年公會請

侯盟于薄二十七年云會諸侯盟于宋彼二者皆與與楚盟並在
貶責此竊與楚盟而貶之者為依公之時齊相既卒晉文未與中
回語伯雅強是與遠共楚盟世所可責此時晉為盟主堪率諸
侯私竊為盟心實畏晉故貶之耳然諸侯之卿畏晉亦可貶之楚
之強盛怕與晉敵非是畏晉卿亦貶者楚既強盛應顯然作盟令
私竊受盟不敢宣露亦是畏晉之義且成晉為伯更須貶楚注
秦楚之別 心義曰小國之從大國其征伐也皆自秦其車自
率其軍或戰陳之時與同出力耳此二君棄已之車乘楚之車乃
為楚王左右則是失位既失其位非後國君故侵與盟會並皆不
序經書楚師却師侵衛於時秦許在矣云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蔡
許亦在也及盟又蔡許之君在焉侵也會也盟也三變並失其位
經志不書故傳於盟下款之明上侵衛會為皆失位也曰說諸侯
之貶亦書為人杜意認諸侯之貶不認於人故因此而又明之卿
不晉則稱人諸侯不書則全不見經此是君臣之別明貶諸侯所
稱人之法也 防曰武收註 心義曰此大雅假秦之篇大誓也

衆也 正矣曰泰誓云後有億兆夷人离心鬻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曰德此言大誓所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 注三吏三公也
正矣曰曲禮云五宮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天子之吏鄭玄云
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故知三吏三公也 禮之記一等 正
矣曰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不得依獻捷之禮其獻捷
之禮王待之必重於告慶之禮鞏朔晉之上軍大夫也縱使得如
獻捷之禮亦為降卿禮一等傳言降於卿禮一等以見王待鞏朔
不失常也 三年注宋衛禮也 正矣曰依九年傳曰宋桓公
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公侯曰子傳因未葬而發
在喪之例是先君未葬嗣君不得稱爵以命諸侯也知非踰年得
成君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
未葬也彼王既踰年矣猶不得稱王命臣知諸侯則踰年伯星
未葬不得稱爵以接隣國正以王不命臣明知其非禮也 注三
年記哭之 正矣曰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
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哭三日哭禮也穀梁傳

曰新宮者稱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迨近不敢稱謚恭也二傳皆以新宮為宣宮三日哭有得禮故杜依用之宣公以其十八年冬十月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也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新宮禮檀弓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宮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鄭玄云謂人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記稱新宮火者指此新宮吳耳傳例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三家經傳有五字皆為吳鄭玄以為人火並非其要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是其善得禮也哀三年柏宮儀宮吳不言哭而此言三日哭者執例曰新宮者宣公之廟父廟也諱罔始罔而過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異於餘廟也及荀庚盟 正義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魯之微者及之也此言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郟驪盟皆是公自及之非臣及之也知者儀二十八年傳晉棄投入盟鄭伯衰十一年傳晉趙武入盟鄭伯子展出盟晉侯臣對君者皆君自與盟知此使來亦以自與盟也上言來聘盟又不地盟於國都公親可知故不言公 注不書至僻略 正義曰直舉國名傳其親

知是若辭略故史異文年費遠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
不稱猶師夷狄之刺也知也此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
冬却伯伐許先後並言致責何独此伐偏刺之傳注以血玉擊
鼓正考曰說文擊血祭也禮雜記擊廟之礼云雍人舉羊升屋
自中々屋南面到羊血流于前乃降擊廟以血塗廟知擊鼓以血
塗鼓也然則德我乎正考曰德加於被々荷其恩故認荷恩
由德論語以德報德傳稱王德秋人皆是也死且不朽正考
曰懷荷君恩身雖死而朽腐此恩不朽腐也死尚不朽以示其
死不忘也陸宣十至計之正考曰認赤狄餘民散入谷如之
內令伐谷如者朱執谷如之內計被赤狄餘黨然腐谷如者亦狄
餘民則谷如亦赤狄矣列姓以內腐谷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令
知不然者以赤狄之國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畢落氏等皆是
其類並內建國假令潞氏甲氏鐸辰畢落雖自外猶存則是不
滅者多止應言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且伐者色其鐘鼓討者責
其罪狀以腐谷如者受赤狄餘黨故伐而討責若以腐谷如即是

赤狄之餘應取土地與兵絕滅何首唯伐討而已到以虜各如節
是赤狄之餘而規杜非也 注此猶言四字 正義曰傳言上失
民也秋經墮文若經墮文則傳言所解故疑經闕此四字秋例曰
傳言虜各如墮上失民也今經但言伐虜各如虜各如墮文
若經本无此文則丘明為補益經文而加失民之傳也是言知
經闕之意也三年墮述已有例矣履發傳者嫌夷狄異於中國故
重發也 其位在三 正義曰於時卻克時中軍荀首之荀
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注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而大國
之下卿又言衛在晉不得為次國則以衛為小國荀庚若是中卿
自然當先晉矣乃云晉為盟主其將先之直以盟主先晉明是二
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晉立三軍將佐有六第三稱下
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三是其正故定以
三人為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性年賜晉三帥皆以三
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 注春秋云
小國 正義曰古制公力大國侯伯力次國子男力小國以上地

之大小命數均等也春秋之世強陵弱大吞小爵豈不能自改
地則以力外降諸侯聚舍強者為雄史書時變大小均序此豈不
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
計爵之尊卑故衛侯爵猶力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
傅子產論晉曰今大國多教圻矣圻方千里是晉有方千里者三
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傅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於晉不過
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有冷國其力冷國者尚齊秦乎 注韓
厥之天軍 正義曰杜知韓厥為新中軍及上下新軍將佐者以
下六年傅云韓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時晉更增置新中上下
三軍韓厥將新中軍名居其首故杜依名配其將佐 將授王
正義曰王詔所執之圭也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王於兩楹之間於
以時卻克趨進故記之也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
軍頃公朝晉於尊王晉景公王不敵尚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
齊頃公如晉於上尊景公为王景公謙不敢然此時天子安微諸
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隨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

力一戰而勝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竊原馬匹之意
 所以有此說者當議此傳將授王以內時授王遂飾成以此諷辭
 耳 注戎朝異服 正彖曰周禮司服凡兵吏韋弁服禮玉藻記
 云諸侯皮弁以德朝朝服以日視朝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
 迎聘客尚以皮弁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
 韓厥於時亦皮弁也却去云韋弁以韋為弁又以衣裳春秋
 傳曰晉卻至衣韋韋之跣陸是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
 白裳是戎朝異服也 四年冬城鄆 正彖曰教訓土也名魯有
 二鄆文十二子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
 縣南有負亭或曰鄆即負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
 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為
 公歿叛晉故城鄆以白備當西鄆也 傳通嗣君也 正彖曰文
 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曰
 好要結外授好交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其交与此一
 也謂君初即位聘隣國耳在魯而出謂之始聘自外而來謂之通

嗣君言被君嗣位以來未與魯通於此始通之也 注記祭記

水 正茂曰杜陸愛陽中牟縣有東記襄城縣有南記知此記祭

非被二記而以成臯縣東有汜水者以信為晉伐鄭取記祭既為

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汜水也字晉水旁已為汜水

旁已為汜字相亂也漢晉書茂亦為記今汜水上臨謂記谷

五年祀叔姬來飯 正茂曰祀既出之猶稱祀者雜記曰諸侯出

夫人之禮者素妻致令其家乃為絕不用此為始 注記異也

以夫人之禮者素妻致令其家乃為絕不用此為始 注記異也

正茂曰公羊傳曰梁山崩何以昏記異也公羊以為非常為異若

物為異此山崩中無害故力異也 傳注自告自伯從人 正茂

曰嫌者趙嬰使人故去自告自伯從人也若者趙嬰使人不以云

神福仁而禍淫 注野饋記大國 正茂曰教誥云饋饋也孫炎

曰饋野之饋也被言野饋也田農在野之人此言野饋也 在野行

路之人俱是在野皆以野言之謂之饋者言其運糧饋之被自送

女而住饋之者故大國也 注捷邪出 正茂曰捷亦速也方行

則遲邪出則遲楚辭謂邪行小道力捷徑是捷由邪出 注車无

文 正義曰周禮中車掌王之五路皆不言車有文飾其下服車

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鄭玄云夏篆五米登轂約

也夏綬亦五米登轂耳墨車不登也孤之車尚有珠約明諸侯

之車必有珠約詩所謂約軼錯衡是甚矣也乘綬車无文蓋乘大

夫墨車也覲禮侯氏乘墨車乃朝鄭玄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

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尽同也被為適王尚乘墨車明此山崩降

服亦乘墨車也 注舍於郊 正義曰依三十二年傳秦伯以師

敗于殽秦服郊次此言出治降服明亦治於郊也文四年傳楚人

滅江秦伯內之降服出次注云碑正寢与口文互相見也 注經

在口研文 正義曰傳不虛舉經文口无所明又上下倒錯諸家

之傳又悉无口言必是衍文此杜以疑更母質不敢輒去之耳

六年注魯人至陵世 正義曰杜以傳稱孝文子以鞏之初立武

宮鞏在二年今始立武宮故云魯人自鞏之初立武宮鞏之初立武

戰以內已功故策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廟以告戰勝之捷故以

章示後世明己之功也其意言築武軍入作武公之廟云羊傳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是立宮為武公廟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其廟毀已久矣今壞立之以為不毀之廟禮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言其世之不毀則煇以為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令知不然者以下傳云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丘明說魯立武以章武功明非徒築宮而已又宣十二年厲黨請築武軍楚子云武有七德我先一焉武非吾功遂不敢築武軍以明武功此則丘明說魯章武功明亦築武軍也若其唯築武宮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宮不得單稱武也則以為唯築武公之宮而規杜非也 傳注禮授武

亦已 正義曰聘禮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云中堂

南北之中也入堂之際專尊受也東楹之間示以君臣一臣行二

也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不敵故授玉于東楹之間國君來朝

亦卑禮敵且傳言東楹之東以說鄭伯行達明禮尚授玉于兩楹

之間 注宣十說之 正義曰服虔云章之戰請武公以承勝

故立其宮肇定元節傳昭不祀故季平子禱于燭公至燭宮曰若
內禱而王何以不言禱也死驗之說故不可疑 以饒云夫也
正彖曰土田良沃五穀饒多民豐則國利財多則君未其處不可
失也 注鹽亦此是 正彖曰說文云鹽所東鹽池袤五十里
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
多是鹽唯此池之鹽故名為鹽餘鹽不名鹽也 注路寢之庭
正彖曰私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知寢庭是路寢
之庭也沈氏云大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摺相邦臣云燕朝
之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為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其路
門之外朝則司士掌享故司士掌路朝之儀路朝則路門之外每
日治朝更之朝也其庫門之外朝則朝士掌享故朝士云掌外朝
之法此是詢衆處問罪人之處也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
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舉應
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 注意
疾亦觀成也 正彖曰下云土厚水肥居之不疾此云土薄水淺

必居之多疾以此知惡是疾疢也亦雅訓觀由見杜以惡為疾疢
疾疢非難見之物唯若其病成耳故訓觀由成言其病易成由水
土惡故也 易觀正墊隘 正爻曰疾疢易成則下民怨若民既
怨若則必羸困之而謂之墊隘者方言云墊下也地之下陞狹
隘猶人之羸瘦困苦故杜以墊隘為羸困也 且民正利也 正
爻曰民有與患則不暇後上其與患則從教化十者教之小成故
多十世之利也 注則易正騎修 正爻曰尊語敬美云昔者聖
王之處民也扶瘠土而居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
則思之則善心生逸則忘之則忘善之則惡心生坎上之民不
相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勞也敬美以語自是激發之辭未必
聖王卒然要亦有以理也大史公肩絳武王克殷惠殷民富後大
史公曰奢皆厚葬以破其產而富而驕佚故設法以貧之也管
子曰倉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謀生於有餘爭生於不
足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後教為其貧而先恥教營生以富之
也以皆觀民設教故其理不同若迂都近監則民皆商販則富者

時富驕侈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且貧者貧富而致貧富者削貧而為富惡民之富乃是悲民之貧然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 注近室則民不務本 正考曰農業人之本也商販之末

也若或居近室則棄本逐末優農而商則富富兼并若富富兼并則貧多富少貧者无財以共富富者不可以德稅賦稅少則公營貧也 子之仇十一人 正考曰服虔云是時宋晉將中軍荀

首仇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仇之卻錡將下軍趙同仇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仇之華朔將新上軍韓穿仇之荀躒將下軍趙旃仇之 注商書洪範 正考曰武王克殷始作洪範今見在周書傳

謂之商書者以箕子商人所陳故也 七年饑鼠必免牛 正考曰狄然云饑鼠李巡曰饑饉鼠一名饑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

今鼠狼改下牛下重言饑鼠又食其角不重言牛者何休云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改下被食角者言乃免牛則前食角者亦免之矣從下免畜文也 注稱牛為禮也 正考曰稱三十一節傳曰牛卜曰牛牲合稱牛是未卜日也免放也放

不殺遂不邪也 傳詩曰玉有足 正美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
篇 曹宣公來朝 正美曰此文及八年傳召相公秉賜公命並
先所解款而屋載經文者款例曰其經傳變曰而文異者或告命
之辭有老異或氏族名号當須互見此蓋須互見名号故舉之也
以兩互一季 正美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
將百人也言之者婉句耳凡將一百二十五人適吳也舍偏謂舍
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季又舍二十五人也凡舍九乘車二十
五人與吳矣發首言兩之一者內舍此兩之一故先言之又言卒
者見巫臣所將非唯有一兩也司馬法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
大偏言偏不為大偏是苗九乘車矣唯言為一偏不見元將車數
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立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独蹇法或誤本
文蘇氏云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則以舍將十五乘車傳不言者
以舍既稱偏明去時有車可知後省文也沈氏云聘使未有將兵
車者今此猶將兵車為方款教善戰陳故与常不同 注成林云
屬晉 正美曰傳言晉反戚焉則戚已屬晉襄二十六年衛孫林

又入于戚以叛此不言叛故辭之戚是孫氏世所食邑林父出奔
之後戚自隨隨而屬晉弗林父入而將去故不言叛也 八年延
昏聘之之父 正矣曰傷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其姬也則華元
新婚告魯欲圖為昏之禮慶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來鄭云云達
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
人納其來扱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士禮使
媒諸侯不可求媒於他國自使臣行則亦媒之妾昏有六禮下達
之儀初有納來扱之禮既行納采其日即行問名問女之名將飯
卜其吉凶也飯既卜得吉又使士者往告謂之納采若則昏
禮定矣後遺納徽士成也納幣以成昏禮士禮納徽有玄纁束帛
儷皮其諸侯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納幣以後又有請
期親迎是之謂六禮也計華元來聘之後尚有納采納吉二使二
使之後乃始納幣今唯書納幣者納采納吉其使那卿故不書也
教例曰諸侯昏禮已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納幣
逆女二宜皆必使卿行也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昏也采公使

羊元來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赤來納幣納幣
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唯存納幣送女此其父也是
言聘女不應使卿令羊元以卿將命故特書之也隱二年公羊傳
曰昏禮不稱主人來公使公孫赤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
也辭窮者何元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來公元主昏者來公自命
之故稱來公使公孫赤來也公孫赤蕩意諸之父者文十六年傳
文 注傳曰已稱名 正義曰傳稱莊姬諧之則是同括元罪大
夫元罪見殺制不書名此並書名故解之宣十二年傳曰原屏楚
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而妄叨高位宜其見討今雖實不作
亂誣告而稱其名言誣者凡殺大夫必以其實有罪若不肯言
其元罪魯史詳其曲直乃立其文故所書或否耳 注諸侯至
通稱 正義曰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亦元正禮 唯文元年天
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侯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
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
朝王明當即位即賜之命命八年乃來是緩也隱元年事啗來賜

由其纒書名以說之此亦纒也而不說之者被贈死不及尸孿生
不及衰子氏未薨而陳凶事所失者大故特說之春秋之時賜命
禮廢唯文云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相公免後追賜其餘皆不
得賜苟以得之內原故不復說其纒也且賜之以主者由朝而合
瑞魯尚不朝天子不且說天子賜纒也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
稱天王者二十五結王者云稱天子者一即此是也三稱並行
皆死異說故知天子天王二者之通稱也其不曰者史異辭耳公
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杜用彼說
也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飯合且
贈以恩際加礼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
狄同故稱天子无氏死此義故杜不從之 注古者云膝之 正
次曰在十九年云羊傳曰膝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伴膝之以
禮姊媵姪者何兄之子也姊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是諸侯娶
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媵也傳曰曰媵之異姓則否是夫
人與媵皆同姓之國也魯衛同姓故兼膝之教例曰古者諸侯之娶

通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媵皆同姓之國也三人凡九女參骨肉
之親無以息陰訟之息所以廣純嗣也當時多无其人必待年
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寡非常也辭和泰惠不教故道大夫隨之亦
謂之媵臣所以將謹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媵媵結室
一与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之之之之既固上足
以奉宗廟下足以結後世此夫婦之妾也 傳註餞送判飲酒

正妾曰防大雅韓奕篇云韓侯出租出宿于魯顯父餞之清酒百
壺是餞也送行飲酒也 大國之盟主 正妾曰妾者宜也妾得

其宜禮之力妾改陽之田宜其飯魯是飯飯魯曰妾飯齊不妾大
國當制其妾更以內諸侯之盟主 信以正辭體 正妾曰言之

何信妾更乃行是信以行妾更必以妾命乃成就故妾以成命也
秋信以行妾更以妾而命諸侯故小國所望而飯之懷飯也言而

先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妾則妾无所立如則四方諸侯其誰不
解體認更普之心皆踈慢也 詩曰其德 正妾曰衛風氓之

篇 詩曰其言之 正妾曰防大雅板之篇也言王者之所圖

謀其受未終長遠我以是故用大道諫王行父令亦懼晉之不能
遠圖而因此以失諸侯是以敢私言之私布此言即是大諫也
楚師之還也 正姜曰還在六年不於彼言者因其今獲申驪
言六年侵沈述來書得稔善之功故於此并言之 詩曰王作人
正姜曰大雅旱麓之篇 注穆姜之女 正姜曰明年季文子如
宋致女还稱宋工之系穆姜出拜謝之知是穆姜所生之女也
注趙武武嫁也 正姜曰史記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
宋皆趙襄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
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在姬以時尚少
不得為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從之史記又稱
有屠岸賈者有寵於襄公以時曰司寇追論趙盾執君之受誅趙
氏救趙朔趙氏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信來書持下軍則於時朔
已死矣曰括內莊姬所諧此年見救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
時晉君明諸臣強甘各有屠岸賈斬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
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

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充宿皆違馬比妾說不可從也
夫豈不免也 正彥曰此趙同趙括謂天祿之父祖若桀紂之輩
蚤邪辟子孫賴禹湯之功而食天祿 注渠丘邳邳里 正彥曰
十四年莒子朱卒知渠丘公即是朱也渠丘莒之邑名夷不齒有
謚或作別号此朱以邑名内号不知其故何也 唯然 正彥曰
俗本唯作彥今定本作唯 衡人至則否 正彥曰膏肓月以力膝
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充宿異姓則否十年壽人來膝何以死
賤刺之充宿為短却箴云禮特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
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壽是大國今來膝我謂之
為幣不得賤也 九年注女嫁之好 正彥曰相三年九月夫人
姜氏至自壽冬壽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壽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此二月伯姬嫁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二者其間並近三月
礼婦入三月廟見知致女必以三月蓋廟見之後婦礼既成使大
夫聘問禮之致女致其成婦之礼存讓故序殷勤所以篤昏姻之
好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如則曰致女在地

國而未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以彼言聘而實是致女故二注
 皆言使大夫隨加聘問也此也 注五同盟 正義曰死野以宣
 十年即任此二年及國仇盟于表婁又盟于弔五年于莒七年
 于馬陵此年于蒲皆魯齊俱在是五同盟也 注魯邑祀晉時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文在十二月上而云各
 時也即是閏月城之閏月半後即是十二月節故水昏已正而城
 之是得時也 傳注南冠楚冠 正義曰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
 曰柱後冠无倚南冠而繫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
 服之即今解象冠也古有解象鞅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角形內
 冠令觸人也 注冷人樂官 正義曰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
 於冷官鄭玄云冷官柔官也冷氏在掌柔官而善琴故後在少号
 柔官力冷官呂氏春秋稱黃帝使冷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
 竹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昭二十一年傳景王鑄无射冷
 州鳩非之是冷氏世掌柔官也周語云景王鑄鐘成冷人告和魯
 語云冷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稱冷人謂稱冷官是冷內柔官之名

也 注舍其也 誠 正矣曰楚王既曰君矣不言之君時變而
遠稱天子者若書曰君時變嫌為君隱忍或疑已在君位矯情為
善舍其而時近更遠稱天子少小者未為君時不須隱蔽以示王
性自然言其德小如此以明已之誠无所私也 禮君前臣名字
則實於名此道二卿之名不言字是為君也 注決辰十二日
也 正矣曰決為周甲也 從甲至癸為十日 從子至亥為十二辰
周禮縣治象決日而敘之 謂周甲至十日 以言決辰 謂周子亥十
二辰 故為十二日也 先棄菅蒯 正矣曰 敝草云白華野菅郭
璞曰菅茅屬陸玩毛詩疏曰菅似茅 隋沈元毛朋宜為索繩及曝
尤善蒯與菅連亦菅之類 喪服疏 儀者傳曰 蒯蒯之華也 可以為
屨 明脚如菅並可代 然麻之也 故云先棄也 十年注卜常云 故
晉 正矣曰 曲禮論卜筮云 旬之外曰遠 某日旬之內曰近 某日
則卜者每旬一卜 雋林勝塾而鄰則周之三月 鄰之大期 此云五
卜者 每是三月三卜 四月又二卜 皆不吉乃止也 儀三十一 年傳
云 禮不卜 常祀不應卜 而卜以不吉而不鄰 皆非禮也 注晉侯

正之礼 正考曰如傳文知晉侯是太子也漢末有汝南應劭作
曰君諱諫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厉公名及滿又有王孫滿是問
名不諱則此力及滿或由及滿誤耳今定本作滿傳先說文知說
其生代父位失人子之礼者傳稱凡在喪公僕白子父喪代位尚
不稱君生代父位說之必矣傳言立太子以力君若其不說則不
須此傳是顯其說之意 注云同盟 正考曰稱以宣九年即位
十七年盟于新道元年于赤棘二年于表妻五年于夷罕七年于
馬陵九年于蒲皆魯晉俱在是云同盟也 傳注厉鬼怨故怒
正考曰鬼怨言殺余孫不弔必是枉死者之祖也景公即位以來
唯枉殺趙盾趙盾故知是趙氏之先祖趙氏先祖其人第一鬼不
自言其名未知誰之鬼也本云公明生趙夙晉語云趙襄趙夙之
身則括之祖云明是也服虔又以為公明之鬼凡為疫疠鬼皆妖
邪之氣未必真是彼人故杜不復指斥 注晉南也心下為膏
正考曰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賈服何
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蓋疑者為脂教者為膏其實疑者亦曰

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腦膏則以膏謂連心脂膏也列炫以力教者
力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力膏當內高改易傳文而規杜氏非
也 注叔禽叔申第 正彖曰此无文也以禽与申俱死畜是坐
其兄弟知是身也 忠內至令乎 正彖曰言叔申忠誠內此令
善之德施之於却伯施非得其善人猶尚不可何况不有令德者
乎言令德者往年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
晉使晉必級君是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八

計一万七千一百八字